

# 美赫主

## 第十一卷

作者：宝·喀邱瑞

翻译：石灰

校对：田心

# 目录

复杂自由生活 .....	4
美赫灵性中心 .....	13
血染美国 .....	56
斯卡斯代尔 .....	71
伦敦与洛迦诺 .....	88
燃烧自由生活 .....	97
哈默坡达善 .....	150
德里达善 .....	171
阿姆劳蒂、萨奥内和那格浦尔 .....	178
安得拉邦达善 .....	202
德拉敦 .....	224

# 复杂自由生活

1952年2月13日星期三，巴巴同女子们自新生活开始以来，首次造访美拉巴德。看望了那里已有两年半未见巴巴的弟子。第二天又来。2月15日，巴巴任命帕椎为美拉巴德管家，卡卡·巴瑞亚为美拉扎德管家。新生活期间，帕椎在美拉扎德，希度任美拉巴德的管家。

这个时期，在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居住者有：

下美拉巴德——帕椎，邓肯，卡里玛玛，希度和妻子拉姐，巴拉·塔姆巴特，穆罕默德玛司特，阿里·夏；

家属宿舍——姜古家，萨瓦克·考特沃家，瓦露；

上美拉巴德——曼萨丽，捷拜，谷露、佳露、美露（达斯托）；

美拉扎德——拜度，埃瑞奇，古斯塔吉，卡卡·巴瑞亚，凯克巴德，克里希那，尼鲁，彭度，韦希奴；美婳，玛妮，美茹，高荷，娜佳，吉蒂，拉诺。

如通告所述，巴巴于16日完全结束闭关，又开始在主房的卧室居住。2月17日星期天，巴巴同美婳、玛妮、美茹和高荷，乘纳瑞曼的车离开美拉扎德，前往孟买。美赫吉，纳瑞曼，吉蒂，拉诺乘美赫吉的车随行。中途在普纳的宾德拉屋稍停，举行小型达善。巴巴和女子这次到孟买，是为了办理赴美签证。将随巴巴赴西方的邓肯、尼鲁、大阿迪、古斯塔吉，也同萨若希乘他的车到了孟买。取得签证后，巴巴和女子22日上午返回美拉扎德。

巴巴仍受痔疮和裂口之苦，故于2月26日11点，在阿美纳伽市立医院，由专门从孟买请来的焦勒卡医生做手术。在手术台上巴巴急于尽快做完手术，以致医生不慎将热直肠镜掉落在肛门。没有麻醉，巴巴一声未吭，焦勒卡医生很感动；泪水盈眶。埃瑞奇的心折服，对巴巴的忍耐力深感惊叹。

在场的高荷与邓肯也目瞪口呆。下午4点，巴巴乘救护车回美拉扎德，高荷开始为他治疗。邓肯和彭度协助护理。

这期间，阿美纳伽的巴吉拉施·提瓦里，携妻子考姬拉到美拉扎德看巴巴。巴巴问考姬拉：“今天你做了什么饭？”

“米饭，豆糊，蔬菜和烙饼。”她说。

“做了多少饼？”

“大概30只。”

“什么！就你俩，怎么做这么多？”

“巴吉拉施的姐夫带女儿们来，”她解释，“需要多做些。”

“女孩子帮你做饭？”巴巴问。

“没，没帮。”她答。

巴巴转向巴吉拉施，表示：“打发亲戚今天回去！考姬拉身体不好；他们看不出？”

巴吉拉施回到家，告诉姐夫：“你们最好今天走。”

“可我们打算待两周，”他说，“不着急回去。”

“你们最好今天就走，请走吧。”

“急什么？”姐夫问。

“抱歉，这是巴巴的命令。”巴吉拉施解释。召来出租车，装上行包，让他们走人。后来得知，这些亲戚一直嘲笑巴吉拉施夫妇跟随美赫巴巴。这次“被逐”使他们意识到巴巴的无所不知，也逐渐倾向他。

7日，巴巴及赴美旅伴接种天花疫苗。巴巴的胳膊肿胀，身体难受，让帕椎给美赫吉发电报：“巴巴的疫苗反应严重；手臂和腋腺发炎疼痛，还发烧。”帕椎还给大阿迪写纸条：“愿神帮助巴巴和西方！”

大阿迪和顾麦3月14日到美拉扎德见巴巴时，巴巴指示阿迪，让萨若希继续为孟买的印度中央银行的保险柜付费，在那里所保存的物品中，有巴巴1925-26年间在美拉巴德的著作手稿。

巴巴在末那乃息工作之后一直身体虚弱。3月17日，致电美国的伊丽莎白和诺芮娜：“巴巴的状况日益糟糕，但他仍说他‘会来的——除非不可能，因为这次不来，我再也不会来了。’”

在普纳的埃瑞奇3月15日回来。这期间拜度也在普纳，他也接到电报，要于18日中午到美拉扎德。

1952年3月21日星期五，是巴巴的“复杂自由生活”的第一天。这天，他乘阿迪的车，同纳瑞曼、美赫吉、拉诺和吉蒂到美拉巴德。尼鲁、韦希奴和帕椎，乘埃瑞奇开的吉普车尾随。女满德里和阿娜瓦丝乘纳瑞曼的车前来。在角卜地（小屋），巴巴向大阿迪和埃瑞奇授述如下通告：

今天是我“复杂自由生活”的第一天，我很高兴通过此公告宣布：

A. 对“生活”及其三个阶段的说明。（注：10天前，3月11日，巴巴已授述该说明。）

B. 对相信我的“1号生活通告”者的讯息。

C. 给埃瑞奇和彭度的从1952年4月1日至10月底之间7个月的指示。

A. 说明：

(1) 今天“生活”发现我既强又弱。强的是对大知之确信和旧生活之美赫巴巴状态，而弱点和束缚欲望之常人状态则使我感到十分软弱。

(2) 如我所声明，我已把对自己和所有相关者的末那乃息工作之结果，交给神的判决与许可。该工作的结果将于何时、何地、如何发生，我完全留给神的旨意。

(3) 在我的复杂自由生活、完全自由生活和燃烧自由生活期间，我，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将做在神的引导下揭示给我的工作。

我感到在我的复杂自由生活中，束缚将支配自由。在我的完全自由生活中，自由将支配束缚。在我的燃烧自由生活中，自由和束缚二者都将，凭靠神恩，融入神圣生活。

#### B. 讯息：

我今天给爱我者和信我的生活者的讯息是，要逃脱这个宇宙幻相，并证悟无上实在，我们必须遵守如下：

最首要的是，我们对神人的彻底臣服，在他身上，神显示了自身的全部荣光、无限能力，无量知识、无比喜悦和永恒存在。

若做不到这种彻底臣服，那么对如下之一或一些，如果忠诚履行，也能赢得神的恩典：

(1) 全心全意地爱神。对见神、认识神、与神合一的强烈渴望，构成吞噬一切的爱，致使爱者摒弃一切，包括自身。

(2) 总是与圣人和爱神者为伴，全心全意服务他们。

(3) 头脑对淫欲、贪婪、嗔怒、仇恨、权力、名声与找错等诱惑保持警惕。

(4) 完全彻底的外部舍弃，离开万人万物，在独处中献身于斋戒、祈祷与静心。

(5) 生活在世间，而实践彻底的内在舍弃。这意味着履行一切世俗责任而不执著；认识到一切皆幻相，惟独神真实；以纯洁的心履行世务，在紧张活动中过遁世者的生活。

(6) 无私服务：实践此道者不考虑自己，只考虑他人的幸福；服务别人而不思酬报；从不让心难过失望；欣然面对一切艰难困苦；为他人利益牺牲自身幸福。此乃无私工作者的生活。

#### C. 指示：

1. 我将派遣埃瑞奇，带着特别指示，赴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7个月，为我从11月15日开始的“燃烧自由生活”工作做人员和奠基准备。

2. 燃烧自由生活，将要求我和准备好者，在神爱火焰中自由地燃烧，并且带领我们通过 B 中提及的各个方面。

3. 埃瑞奇除了执行 1952 年 3 月 21 日给他的特别指示外，还须遵守如下：

- a、已给他 2000 卢比，用于这 7 个月的开销。
- b、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接受任何人的钱款。
- c、他可接受食物和车票——只有当有人乐意提供时。
- d、他应避免政治，如我们一贯所做的。
- e、他应杜绝淫欲行为，如我希望他一直所做的。
- f、他不因受称赞而高兴，也不因受嘲辱而沮丧。
- g、他应勇敢而友爱地面对一切困难，以神的名义忠实完成工作。
- h、他应严格遵守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的法规。
- i、彭度已受令在这 7 个月工作中，全心全意地协助埃瑞奇。
- j、彭度也被给予 2000 卢比。
- k、上述所有指示对彭度同样有效。

授述完毕，巴巴到美拉巴德山，看望曼萨丽及凯克巴德家人，接着返回美拉扎德。自从 1948 年，巴巴已停止在美拉巴德过夜。需要时，他白天去美拉巴德，晚上回美拉扎德。

1952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巴巴由彭度和尼鲁的陪同，埃瑞奇驱车，前往普纳的伽内喜金德花园。在那里做农业官员的达迪·科罗瓦拉，安排巴巴在园子里住宿。尽管达迪厌倦了工作，决意辞职，巴巴却以奇特的方式要他保留工作。达迪在宾德拉屋同辟鲁·萨达谈起自己的决定时，巴巴突然进屋。交谈间，巴巴对达迪拼出：“伽内喜金德的氛围相当好，气候也很好。是个最宜人的地方，那里的牛奶优质，健身益神。我很喜欢伽内喜金德，你不应离开。”

达迪想：“真不幸。若另一份工作薪水更好，我为啥不应离开？伴随这个大师不好，他的命令约束人。”他虽说心中嘀咕，却未向巴巴吐露半个字。

巴巴看他这样，含笑授述：“你在伽内喜金德，有机会陪伴我，多幸运。”

这次巴巴到普纳，是因邓肯和埃瑞奇的催促，来配假牙的。帕帕·杰萨瓦拉为此曾联系了家庭牙医，巴鲁恰医生。巴鲁恰答应用铂金假牙，费用 600 卢比。可交付的却不是铂金做的，而是更便宜的材料。帕帕怒火冲天，同牙医争吵，谴责道：“这样蒙人不好。我们说好付 600 卢比，要铂金的，不是普通假牙。”最后，争端以降价解决，支付医生 450 卢比。

听了帕帕的汇报，巴巴却说：“去，把余款付给他。”

“您说什么，巴巴？”帕帕·杰萨瓦拉大惑不解，“为何要奖励他的欺诈？”

巴巴回答：“正是为了让他记住自己的欺诈，才给他 150 卢比的。这会提醒他所干过的事。我的方式与世间的相当不同。”

3 月 24 日，巴巴乘美赫吉的车前往孟买，住在阿厦那。焦勒卡医生来检查了巴巴的痔疮。次日巴巴回美拉扎德。因巴巴身体虚弱，西方之行的出发日期推迟 9 天，改为 4 月 18 日。

29 日，巴巴再次带女子参观幸福谷，午饭后返回。自 1923 年起，巴巴时而造访此地。在他这次降临期间，幸福谷也获得特殊位置。

从孟买返回后，巴巴给那格浦尔的嘉尔·科罗瓦拉发急电，召他马上到美拉扎德。当时嘉尔有项重要的政务要处理，但一接到巴巴的电报，他立刻动身，于 3 月 30 日星期天到达美拉扎德。巴巴告诉他：“我需要 400 卢比。能给我吗？”

嘉尔没有一丝犹豫，把钱递给巴巴，但思忖道：“巴巴干吗为这点小事把我老远叫来？他要是明说，我会从那格浦尔把钱寄来的。”嘉尔对背后原因一无所知。结果，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巴巴。

31日，巴巴来到阿美纳伽，会见那里的亲密爱者。阿迪驱车先将巴巴、尼鲁和帕椎送到萨若希家。巴巴会见萨若希、纬露、小阿迪和芙芮妮。接着到库希如大院，给所有员工及其家属、鲁斯特姆·卡卡和达图·美恒达格家人施达善。并且给顾麦、琵罗佳、美茹和萨瓦克特别关照。随后访问纬露的兄弟克基家和阿克巴棉纺厂。11点半驱车回美拉扎德。

同一天，阿迪的侄子法鲁、贝拉姆和美鲁在美拉扎德见到巴巴，巴巴对美鲁说：“你如果对我有一星点的爱，你的状况就会改善。”

4月6日星期天，巴巴同女子乘美赫吉和纳瑞曼的车，离开美拉扎德前往孟买。古斯塔吉、尼鲁、韦希奴携部分行李，乘巴士和火车随后。同一天彭度到普纳，加入埃瑞奇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行。巴巴希望埃瑞奇一同去西方，但埃瑞奇请求免除，表示自己因新生活旅行和艰辛而身心交瘁。于是巴巴派他同彭度赴印巴各地巡回演讲，向人们解释巴巴的新旧生活和末那乃息阶段的含义，为燃烧自由生活做准备。巴巴目前在过复杂自由生活，这将延续到同年7月10日。

在孟买，巴巴和女子在阿厦那逗留三天。之后搬到孟买郊区班德拉的“诺曼屋”二楼。因为巴巴发现阿厦那太喧闹，纳瑞曼和美赫吉费尽周折，才仓促找到这间公寓。地方相当小，房东是位基督徒妇女，住在楼下。随巴巴在班德拉住宿的有美婍、玛妮、高荷、美茹和阿娜瓦丝。拉诺和吉蒂留在阿厦那。

在班德拉的住所，有一次，巴巴谈到燃烧自由生活：

**真人是极乐海洋。零（幻相）是悲惨海洋，是一切众生的烦恼，骚扰得他们个个受苦。在燃烧生活中，靠神的恩典，将点燃焚烧这个“零”生活！燃烧自由生活，不是可理解的事，而是被见证的事。**

那天夜间，巴巴坐卧不宁。美茹，高荷，阿娜瓦丝合住一间。巴巴走过来，令她们离开，睡在阳台。守夜的埃瑞奇，将巴巴的铺盖放在她们房间。巴巴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又出来，到阳台叫女子回房间。他依然烦躁

不安，来回踱步，然后回自己房间。一整夜不停地换地方，不自在。后来得知那位基督徒妇女遇到很大困难，巴巴显然在为她工作。

翌日，4月11日上午，耶稣受难日，巴巴极度疲惫憔悴。指示埃瑞奇，打电话向留守阿美纳伽、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的人员传达如下讯息：

“健康不佳。房子内外有诸多干扰。夜间，交通造成大量骚扰。去西方虽说必须，看来不确定。传达给所有人。”

因房屋挨着繁忙马路，巴巴不想继续逗留，决定带女子回阿厦那。到后，批评纳瑞曼和美赫吉：“你们不考虑我。不关心我。我要个安宁处，你们却忽视我的希望，不放在心上。昨夜是我的十字架受难！”

美赫吉、纳瑞曼和萨若希又马上开始另找地点。纳瑞曼和美赫吉在35英里外的马维海滩找到房子。当晚，巴巴和女子搬过去。此地很安静，巴巴很喜欢，同女子在长长的海滩上散步。当地居民是渔夫，巴巴观看他们驾渔船，对四周的田园风光甚为满意。

巴巴的食物由阿娜瓦丝之弟霍玛·达达禅吉从孟买送来。一天，巴巴指示霍玛：“到英国去，什么都别担心。我与你同在，会为你做一切。在英国学汽车机械。”其实巴巴叫他去英国，有特别原因。霍玛膝关节受伤疼痛，需要动手术，尽管他从未向巴巴提及此事，巴巴也不曾问过他。但何事能瞒住全知者？所以说，巴巴让他放心，不必担心。后来霍玛如愿做了手术。

1952年4月15日，巴巴在阿厦那给大约200个孟买老爱者施达善，包括D·M·辛德和克夏夫·V·尼内家人。辛德通过伽德卡认识巴巴，尼内则是通过阿美纳伽的鲁斯特姆·哈施达鲁。（注：尼内之妻和鲁斯特姆之妻卡库是姐妹。）

20岁的朵丽·达斯托也来达善，可她22岁的丈夫佳尔·费罗兹·达斯托却没来，因为他不信巴巴。朵丽自幼接触巴巴，她母亲苏娜工程师（阿娜瓦丝的姨母）常来看巴巴。那天，朵丽回到家，发现佳尔在流泪。问起缘故，他回答：

“啥都别问了。不去达善巴巴，我犯下今生最大的过错。我真是个傻瓜！现在我承认他是阿瓦塔。”

佳尔·达斯托出身琐罗亚斯德教牧师阶层，在孟买长大。朵丽去参加达善后，不信巴巴的佳尔，无论朝哪儿看，都是巴巴！朵丽刚离开，这就发生了。为躲避，佳尔走出屋，可在外面，也看见巴巴！他感到无助，回了家，琢磨怎样逃避这一幕，眼中涌出泪水。眼泪打消了一切怀疑，使他从那天起，紧抓美赫巴巴的双足。

一名迟到者，得到2分钟的达善和帕萨德。他是位医生，叫贺山·古斯塔吉·巴鲁查，25岁，来自瑙萨里。1949年，巴鲁查医生拜访萨考利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埃舍时，首次听说美赫巴巴。在那里他偶然听到两人谈论说，美赫巴巴要关闭埃舍，带几个人流浪印度各地。1952年这次达善，是巴鲁查医生首次有机会见到巴巴。

在阿厦那的达善，是1949年新生活以来，大师的长期和亲近爱者第一次亲密接触他。高荷的妹妹恺娣，自新生活开始，一直住在纳瑞曼和阿娜瓦丝家；苏娜玛西和蔻诗德，现住在1923年巴巴曾住过的塔夫提宅邸。巴巴指示这些女子继续这种生活。

这次在孟买，巴巴还同拜度访问了迪娜·塔拉提的家。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但只有女儿姬若在家。巴巴对她说：“我想带个玛司特来。你能准备一个房间吗？”巴巴还指示房间须有独立入口和浴室。塔拉提家只有一个这样的房间，房间的一角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向巴巴祈祷处。

姬若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巴巴查看了整个屋子，挑选了几件家具，姬若一一搬进房间，除了床。巴巴说床太重，吩咐她等家人回来帮她一起搬。“一两天内，拜度就会带玛司特来，”他表示，“少了一张床，你们怎么办？”

姬若说：“我们姊妹睡一张床。”

但几天后，拜度来通知姬若，巴巴的工作已完成，玛司特不会来了。

# 美赫灵性中心

诺芮娜·马切贝利和伊丽莎白·帕特森遵照巴巴早在 1944 年的指示，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默土海滨建立了一所灵性中心，用作静修所并向世人传播巴巴的讯息。在协助诺芮娜和伊丽莎白的美国爱者中，主要有达文·肖、弗兰克·伊敦和约翰·巴斯。1948 年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在印度期间，达文·肖和家人搬到默土海滨一年，照管灵性中心。

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回美国后，开始为巴巴的访问做准备。为巴巴建的房子基本上全由当地的承包商杜鲁门·摩尔完成，还有女子的客房，爱者的另外几间小屋。（巴巴为自己的房子指定了位置，也是该中心的最高点。卧室墙体厚达 14 英寸以完全隔音。）还铺了路，购置了一座现成的大仓库托运过来，以便巴巴施达善。

这片最初被命名为“湖畔美赫中心”的森林地产，有两个淡水湖。作为静修所，从自然和灵性角度都很理想。做了一切必要安排后，伊丽莎白和诺芮娜邀请巴巴。经过几次延期，确定于 1952 年 4 月从印度启程。巴巴一次命邓肯致电询问，他不在 3 月 31 日，而在 4 月 10 日出发对她们是否合适。她们复电：“巴巴问 4 月 10 日是否适合我们——什么都行！只要他来，一切都适合我们！”

再次延期后，邓肯来电：“巴巴让我反复重申，他是‘肯定’要来的，不仅仅因为西方人的渴望他应该来，而且因为神意如此。”巴巴已暗示多年，他将“血洒美国”，也许这是他所指，但当时无人领会其意。

巴巴曾遣邓肯于 3 月底返英探望病危的母亲。她去世时，巴巴致电邓肯，说他的爱与她同在。（注：邓肯的母亲菲碧，是苏格兰作家兼政治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侄孙女。）又令邓肯 4 月 1 日赴美，协助筹备巴巴的访问，还给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带去特别指示。

1952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夜间 11 时，巴巴由美婣、玛妮、美茹、高荷、拉诺、吉蒂陪同，从孟买圣克鲁兹机场，乘环球航空公司飞机起飞。

自从 1937 年访问戛纳，他已有 15 年之久未到西方。德希穆克博士和家人、伽德卡一家等亲密爱者到机场送行。送行者近 100 人，给巴巴挂满了花环。两天后，大阿迪、萨若希、美赫吉、古斯塔吉和尼鲁，乘环球航空飞赴纽约。

飞机上，高荷和拉诺坐在巴巴和美婣对面。巴巴伸开腿放在拉诺座上，使她坐姿局促。空姐拿来表格，拉诺填写时，巴巴说：“为何移动？”拉诺觉得尴尬，尤其在空姐面前——但也许巴巴有意为之。

飞机上有两个儿童老看巴巴，往他跟前凑，不由自主被他的爱抚吸引。他们的母亲不安地向巴巴道歉。

4 月 20 日早晨 6 时 35 分，巴巴一行降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伊丽莎白、玛格丽特、迪莉娅、茹阿诺和邓肯前来迎接。当天住宿宾州车站饭店。由于是星期日，多数餐厅停业，只好到印度饭馆用餐。高荷身体不适，巴巴还是让她吃了饭，之后她感觉好转。

纽约的约翰·巴斯这次见了巴巴 5 分钟。后来他回忆：

“在巴巴面前，我感到巨大的神性。不知该如何形容。我之前或后来从未有过这种感受：感受到巴巴的惊人力量和能量。同时我感到和平的渗透，对房间外的伊丽莎白说：‘伊丽莎白，巴巴巨大宏伟！’伊丽莎白回答：‘是的，巴巴是他所是。’”

午夜，巴巴和女子乘火车从纽约宾州车站出发，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弗洛伦斯。伊丽莎白、玛格丽特、迪莉娅、茹阿诺陪同。随行还有邓肯。虽说不让送行，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和阿黛尔·沃尔金还是忍不住去了车站，躲在三楼阳台的几根大柱子后面，以期瞥一眼巴巴。巴巴含笑向远处的她们挥手，在字母板上拼出：“菲拉黛尔”——她们的新昵称。

4 月 21 日下午，到达弗洛伦斯后，巴巴一行驱车前往默土海滨。诺芮娜在巴巴的房里迎候。最近她因心脏病，没能去纽约。

他亲切拥抱诺芮娜，对大家说：“我对你们为我做的一切——对这所房子，壮丽的湖海景色，环境——都很满意。正是我所希望的。在这里我很高兴。最让我深深感动的，是伊丽莎白和诺芮娜这些年来，为了我的工

作和舒适，在筹建这个独特处所中所表现的忠爱。为贯彻我的希望，她们无微不至，不惜代价，皆是爱的劳动——直接发自心灵的爱。我也如此接受该礼物。”

巴巴又拥抱伊丽莎白和诺芮娜，继续说：“这一次我有很多家。头枕过宫殿地板和寒舍泥地。”随后指着中心，说：“但在我到过的一切家中，这是我最爱的家，因为它是怀着如此的爱给我并为我建的。”

停顿片刻，他又说：“我永不离开。记住，我不会离开，因为这是我的家。”

美婄、玛妮、美茹、高荷住客房，拉诺、吉蒂、玛格丽特、迪丽娅住另一座房子。伊丽莎白和诺芮娜也住在旁边的木屋。次日上午，伊丽莎白驱车带巴巴和女子参观整个地方。参观结束时，巴巴对她和诺芮娜说：“我不但极其高兴，还被你们的爱感动，爱让你们为我做了这一切。”

巴巴和女子的食物，由贝茜·格雷厄姆烹制，茹阿诺指导。其余人的饭菜由另一名黑人厨师做。有趣的是，当厨师享用丰盛的鸡蛋和炸鸡早午餐时，女子们则按巴巴的命令吃素。但对别的人，巴巴表示：“我让素食者吃素，非素食者吃肉；我不干涉任何习俗或宗教。比起对神的爱，这些事情并不重要。爱神即克己、制心和我灭。”

4月24日，五名男满德里到达，他们虽在外面饭馆用餐，也只可吃素食。古斯塔吉长期素食者，嗜爱冰淇淋。他充分利用在美国的机会，一天三餐享用冰淇淋！

巴巴通常凌晨5点起床，在客房同女子用完茶，走到原厨房会见爱者。之后同满德里走到海滨，或坐威尼斯凤尾船游湖。迪莉娅怕坐船，一上去就紧张。她的紧张惊乍弄得小舟摇晃，巴巴十分开心。两名黑人，弗兰克·汀克斯和乔治·弗林克斯，在中心工作，巴巴每次散步路过，都会停下，与他们拥抱、握手，或者拍一下。

一年之前，巴巴曾在信中告诉伊丽莎白和诺芮娜：

“为使我[1951年]10月16日至1952年2月16日的工作成果能在西方世界充分显现——要么圆满成功，要么彻底失败——我必须在访美期间

的最初两周闭关。因此我不希望在离开或抵达美国时有任何类型的宣传。最初两周的闭关之后，我将在每一个地方见每一个人，因为最终我将必须把四个月的工作成果给予世界。”

因此在中心，巴巴有时候静坐闭关工作。尽管他最初两周不接见个人，仍然向爱者阐释了一些问题。

4月25日星期五，巴巴答问，解释了很多问题，包括奇迹：“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已被创造的无限大幻中，去制造琐碎的仿制幻相？除非对总体上把人类引向证悟大我的灵性目的绝对必要，否则用不自然或超自然方式施展奇迹，就会干扰神规定的进化过程。”

“那么疗愈呢？”有人问。

“真正的疗愈是灵性疗愈，由此摆脱欲望、怀疑和幻觉的灵魂，享受着神的永恒极乐。过早的身体疗愈有可能阻碍灵性疗愈。若被欣然承受，身心痛苦能够让人值得接受灵性疗愈。要把身心痛苦视为来自神的礼物。若被泰然接受，这些痛苦将引向永久幸福。”

又有人问：“巴巴，您这次访问西方期间，会打破沉默吗？”

巴巴答：“神永远不断地在沉默中工作，不为人见，不为人闻，除了被那些体验其无限沉默者。倘若我的沉默都不能说话，口舌发出的言语又有何用？神认为我的开言将被普遍听见的一刻，会使我打破沉默。”

“大多数人为其羯磨而受苦。少数人为他人受苦。大师为全宇宙受苦。”

巴巴最后拼写出：“神不是被学习、研究、讨论或争辩的。而是被冥想、感受、爱与活出的。”

自从珍·艾德尔1948年离开加州，赴印度伴随巴巴，照看加州奥亥“美赫山”中心的责任便落在45岁的阿格妮丝·拜伦肩上。夏季，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来看望阿格妮丝，告诉她更多关于巴巴的故事。在美赫山生活的六年中，阿格妮丝面临一个又一个困难。珍离开前，组建了一个新董事会，介绍一个人加入，后者提出分期偿还贷款。后来，阿格妮丝发现，此人的打算是在此建造宾馆，设立通灵中心。

阿格妮丝奋力为巴巴保管这块地产，致信巴巴述说困境，表示：“如果您想要美赫山，我将不惜赴汤蹈火，为您保住它！”巴巴答复，要她尽一切办法保住地产，并传达了她的爱。

这时候，一个叫约翰·库克的英国人介入。这位富有的年轻人多年前在欧洲见过并且爱巴巴。在他的帮助下，阿格妮丝所面临的可怕财务困难得以解决，从肆无忌惮的开发商手中夺回了地产权。（注：库克曾把自己在阿尔及尔的房子献给巴巴，巴巴考虑 1952 年赴美途中去逗留几周。）

巴巴答应从默土海滨前去美赫山。希望接见阿格尼（阿格妮丝的梵语昵称，意为“火”）来商量访问计划。玛格丽特将巴巴抵美的日期通知阿格妮丝。巴巴到后，令玛格丽特致电阿格妮丝，于 4 月 26 日到默土海滨见他。与之同时，阿格妮丝已经出发，错过了电报，但遇到一些怪事，耽误甚久。她感到自己 25 日很晚才会到默土海滨。到后，似乎无人知道美赫巴巴中心。可巧，在她准备住宿的地方，值班女士说，她丈夫是帕特森夫人的建筑师。阿格妮丝得到中心的电话号码，打了电话。伊丽莎白接的，告诉阿格妮丝，她次日早上来接她。

翌日，1952 年 4 月 26 日，阿格妮丝被接到中心，从玛格丽特那里得知，她并未迟到，而是“刚好准时！”——尽管未收到巴巴的电报。早餐后，她被领到湖屋（接见处），巴巴已在等候。里面没有男满德里。阿格妮丝描述了见到巴巴的最初时刻：

“言语无以形容。如此奇妙。我的一切疑问顿时消散。巴巴做的第一件事是张开双臂，把我的头放在他肩上。巴巴双臂环抱你的时候，不同凡响的事情对你发生。无法言喻。我看到的坐在沙发上者，与我感到的坐在沙发上者，是两码事。无需更多理由，我便百分之百接受了他。（后来）我有意观察，看他会不会犯错误，但我心底已接纳他。

经多年观察，我意识到，巴巴实践了所有伟大导师教诲的：你必须专一。忘掉过去和未来，专注于当下。我意识到，巴巴对此做到了百分之百。他无论做什么——拍狗、给灵性建议或拯救宇宙——无论做什么，都同样专注。真是绝妙！他跟你说话时，你感到那种同样的专注。对我来说，那就是其伟大的证明。”

玛格丽特被叫进来当翻译。巴巴授述：“首先，我希望阿格尼知道，惟有阿格尼、神和巴巴知晓，她这六年为我保管美赫山经历了什么。”

阿格妮丝惊讶地看着他，说：“没什么麻烦，巴巴，根本没什么麻烦。”

在他面前，她竟把问题麻烦忘得一干二净！她又说：

“巴巴，你知不知道，我来这里差点丧命？”

巴巴拍掌，打手势：“妙极，妙极！”

期待同情的阿格妮丝满脸迷惑，接着讲述了她和另一名女子，在暴风雨中驱车越野赴默土海滨途中的死里逃生。巴巴说：“摩耶使出最坏手段时，神必须尽最大努力加倍工作。”

接着详细讨论了在美赫山的 10 天访问计划。巴巴反复对她说：“现在无需任何费心麻烦。”

“麻烦！”她说，“我等待这么多年，就为了您来。一切都油漆擦好了。”

“不用，不用，”巴巴继续说，“我可以睡在树下或地上。根本不必费心麻烦。”

阿格妮丝后来讲：“巴巴的‘大’在于他的卑微姿态。这比别的都更感动我。我一次又一次亲眼见证。那彻底征服你。他伟大得敢于微小，降到我们的层面。”

邓肯和阿迪被叫进来，巴巴指示：“我要你们同尼鲁、古斯塔吉和美赫吉，先行驱车到加利福尼亚，协助阿格妮丝为我的来访做准备。”

“可是巴巴，一切都准备好了，”她说，“全部就绪。”

然而，巴巴有自己的原因，要满德里直接从默土海滨驱车过去，沿途不停，等他抵达。还令阿格妮丝次日离开，回美赫山，她照办。

中心的另一名到访者，是达文·肖 20 岁的儿子罗威尔。巴巴想让他守夜，故让玛妮打电话给纽约斯卡奈塔第的肖家，传达巴巴的意思。罗威尔连夜从斯卡奈塔第赶往默土海滨，也于 26 日到达。

次日早晨，罗威尔在弗兰克·伊敦的看守人屋刮脸时，有人拍他的肩膀。他转过身，与巴巴的目光交汇。当晚，他去巴巴的屋子值班。满德里都不在，都住在中心的不同房屋。巴巴让罗威尔看了蜂鸣器，叫他到厅对面的卧室躺下。

罗威尔说：“可是巴巴，我旅途太累了，会睡着。听不到蜂鸣器的。”

巴巴坚持，罗威尔离开，但他的预言成真。一躺下就酣睡，整夜都没听到巴巴击掌。

次日早，巴巴揶揄罗威尔睡着了。并叫来美赫吉和萨若希，通过他们对罗威尔说：“守夜职责不适合你。回家专心学习。你父母若坚持，就随他们来默土海滨。”（注：1956年，罗威尔·肖的确跟父母回来，随巴巴旅行。）

达文和珍妮·肖很高兴儿子受召为巴巴守夜。罗威尔也迫切为巴巴效劳，但这项工作他担当不了。跟巴巴的这次短暂接触，对罗威尔产生深刻影响。后来他父母汇报，他回到家，显然充满巴巴的爱，连斯卡奈塔第的友人也感觉到了。

4月27日星期天，罗威尔随拉诺和阿格妮丝离开默土海滨，前往纽约。拉诺要去纽约看望16年未碰面的兄弟克里弗一家；阿格妮丝回加利福尼亚。

一名在中心工作的年轻黑人，被分配了守夜职责，但守了一夜，他说宁可做平常的工作，回家过夜，因为他不想与未婚妻分开。因此尼鲁履行守夜责任，美赫吉和阿迪在按规定时间换班。

和满德里一起时，巴巴听美赫吉朗读伽尼对《神曰》的编辑稿。大阿迪研读苏非教文献，为艾微·杜思和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来访做准备。

5月6日，邓肯、大阿迪和萨若希到康韦，领取驾驶执照。

迪莉娅怕蛇，而默土海滨中心到处是蛇，一些还有毒。一天，从伦敦时期就认识的旧友邓肯跟她开玩笑。他杀了条小蛇，卷成一圈，放在迪莉娅的餐盘上，盖上白布。迪莉娅坐下吃午饭，掀开布，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其他人哄堂大笑。

另一回，吉蒂以为遇到一条真蛇，用棍子拼命打。有人让她停手，这才发现是橡皮假蛇，有人放路上捉弄她的。这就是美赫巴巴弟子的幽默。

美赫中心尚未正式启用，伊丽莎白等着巴巴的到来。1952年5月9日，巴巴宣布中心正式开放。并从那天起开始会见一些美国爱者。从早上8时，在湖屋个别和集体接见。艾微·杜思和女儿夏闵，属于最先来见的一批。同行的是来自澳洲水域的一条重要的“大鱼”——45岁的弗朗西斯·伯纳德·布拉巴赞。

几年来，弗朗西斯·布拉巴赞一直试图见巴巴。作为艺术家、诗人和作家，他倾心灵性，谙熟形而上文献，尤爱波斯的苏非教，通过澳洲苏非教领袖凡·弗兰肯伯格男爵，了解到苏非教和美赫巴巴。1946年9月，男爵派他到旧金山，陪伴穆希德拉比·马丁赴印度拜见美赫巴巴。但拉比·马丁因癌症病重，无法成行，于1947年去世。布拉巴赞不能独行，便留在美国，直到1948年1月，下一任苏非教穆希德，艾微·杜思，在印度拜见巴巴后返回。杜思回美后，打电话给旧金山的弗朗西斯，向他保证美赫巴巴确实是“所有苏非的库特博”。布拉巴赞接受指示，返回澳洲，努力工作，攒钱等候巴巴召唤。1950年，凡·弗兰肯伯格去世，弗朗西斯被杜思任命为澳洲的苏非领袖。

弗朗西斯在澳洲很受尊敬，一度穿黄袍，被称为“谢赫”。他亲手在悉尼的灯塔山为巴巴盖了房子。1952年，弗朗西斯从澳洲前往纽约达善巴巴，因巴巴的访问推迟，他只好在那儿逗留数周。

9日上午8时，艾微和夏闵首先见巴巴。看到巴巴，二人泪流满面。艾微描述了当时情景：

“我们一到，满德里立刻带夏闵和我去见巴巴……他的外貌令我们无比震惊，四年前我们见到的红光满面、强壮有力、狮子般闲庭阔步的他，如今皮肤晒黑、头发鬓白、又瘦又弱，裸露的腿脚没有血色。我们泪水夺眶而出。他灿烂笑着，要我们振作，说：‘你们不觉得我气色不错？人人都说我气色好。’”

可我们不肯接受安慰，他若有所思，承认说，‘这是新生活的艰辛；我受了很多苦。但7月后，我会比以前更强健。’”

巴巴接着叫弗朗西斯·布拉巴赞进来。“我认识你很久了，”巴巴说，“但你不记得了，对不？”弗朗西斯承认不记得了。巴巴向他保证：“你将会知道这是真的。”

之后，他们就苏非教和巴巴对苏非教未来的计划，进行长谈。巴巴指示艾薇把她在澳洲的工作移交给弗朗西斯，并授述道：

对我的话，仔细听。需要牢记的首要一点是：神爱真理和诚实；如果你们要为神和我工作，就必须对神、对巴巴、对别人、对你们自己诚实。这意味着，除非我们体验自己所说教的，否则就是不诚实——不仅是对苏非教，也是对生活本身。做无神论者，不信神，甚至做坏人，都比虚伪好。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工作。明白？我知道我所说的。我感受我所说的。所以，我希望做的乃基于真知。

目前，宇宙性的混乱即将发生，我必须抓紧时间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离开印度之前，把亲密弟子遣往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为必须从1952年11月开始的工作打基础。我的燃烧生活将从11月起开始。我知道这种燃烧生活将是什么，并将怎样结束。但我不介意。我希望工作完成。我在计划我的工作的五个不同方面。

这是今早我亲手画的图：（插图）

在印度和美国、澳洲和欧洲，我希望这项工作完成，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但现在对着你们，我想对苏非教作出决定。巴巴位于中心，你们将为苏非教做的工作，必须照我的要求做。这是真正的苏非教，真正的工作将由我来指导完成。所以我问，你们是否准备好百分之百地做；你们已经答应，因为为了神、巴巴和宇宙，必须百分之百全心全意地，百分之百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意味着，倘若我说砍下我的头，你们也只好照办！

对穆斯林来说，禁止沾酒——以至于一滴酒洒身上，那部分身体就得切除！但苏非教是，如哈菲兹所言，倘若大师命令你在浸透酒的地毯上祈

祷，你也得那么做。所以，对这项工作，我叫你们做什么，你们都必须照办。

至于亲爱的布拉巴赞，你有很多要做并且乐意做的——为我、为苏非教、为神。做多少，什么程度，我知道。这意味着，你会不惜生命代价照我说的做？

弗朗西斯说会的。“我很高兴。”巴巴继续。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不是我第一次见你。为了西方的苏非工作，我需要四五根栋梁。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理解的苏非教，不是真正的苏非教。“谢赫”、“穆希德”和“穆里德”这些词被轻率使用，以致忽视了真正的苏非教。如鲁米所言：“认识苏非教的唯一途径，不是靠言语、修炼或戒律，而是通过成为大师足下的尘土。”

真理隐藏不见。一个人除非达到法那（寂灭）并获得巴卡（永住），否则就不能够引领他人走向完美。（注：对法那和巴卡含义的全面阐述，参阅《神曰》英文版 140—144 页。）因此，自己尚未体验该状态，却要他人跟随，乃是侮辱苏非教，而这种状况在东西方屡见不鲜。

按照神意，我打算对这种状况，进行大改变、大拆修，因为我全心地爱苏非教。所有这些方面都属于我，但苏非教于我最珍贵。所以，我要拆修之，为此你们必须照我说的做。对任何一点我们都不得含糊。都必须精确严谨。

你们看到《神的十个状态》图吗？我把全部要点授述给伽尼医生。由他编辑整理，现在我却发现有一半没提（包含进去）。一半正如我所希望的。我把文稿带来，有空时审阅一遍，作必要的修改。这本书将在同类著作中空前绝后。今天我只是让你们看一下它所依据的图表。准备好了，我也许把它交给你们出版。（注：该书即《神曰》，三年后 1955 年出版。）

此书将是巴巴的《古兰经》，《圣经》，《阿维斯陀》。独一无二。

巴巴接着解释了三类确信——理性、内见和实证。艾微和弗朗西斯坦承：“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是零。”巴巴表示：

你们说一无所知，就有希望知道。我所希望的是：

A、在东西方的苏非教由我指导；

B、工作者要完全照我说的做；

C、有九个月，工作者首先贯彻执行我给他们的指令，以便自己获得“光”。那样苏非教就将能够把他人带向“光”，而不只是在无明中带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将赴欧洲，以及阿尔及尔，联系两三个我尚未谋面、却知道的人。

弗朗西斯要在7月10日前返回澳洲，届时在那里开始工作。可能的话，于11月15日前回美国。这个期间，如果我命你11月来印度，你要去，因为11月是我的燃烧生活开始的月份。盲目地照我说的做。你不会是跟从盲人！我知道！照我说的做。

而你（指着艾薇），从7月10日起，开始照我现在说的做……

巴巴随后指示二人，从1952年7月10日起，每晚11点半至12点半静心一小时，连续九个月，还命令他们也在10日保持沉默。

艾薇·杜思1948年在印度首次见巴巴时，曾请求巴巴指导，因为她被指定在拉比·马丁去世后领导苏非教团，而她知道自己尚未证悟。巴巴叫她放心，不必担心自身局限；他会作为教团的首脑，负责其福祉和重建。

在默土海滨，艾薇和弗朗西斯9日离开湖屋之后，巴巴要阿迪到外面，为这个苏非团体想个新名字。阿迪走进旁边的小屋。静坐闭目专注，不多久脑中便浮现“苏非教再定向”的字眼。回去报告给巴巴，巴巴非常喜欢，又对苏非教授述了几个要点，阿迪记录下来。

1952年5月10日星期六，早上7点，马克姆·希劳斯第一个见巴巴。巴巴指示他研阅阿迪记录的巴巴对苏非教再定向所授述的要点。

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已从纽约驱车到默土海滨，同行者有弗雷德和艾拉·温特非特，阿黛尔·沃钦和艾格妮丝·伯恩（她1932年见过巴巴）。37岁的菲丽丝一直对东方哲学感兴趣，尤其受加尔各答的罗摩克里希那吸引。1943年5月，她收到一张明信片，邀她到纽约市马提尼克酒店，听诺芮娜演讲巴巴。她即刻“认出”诺芮娜，并受邀到后者在东大街67号家中。她在这里见到伊丽莎白和娜丁，并第一次见到巴巴的照片。就在两三周之

前，她听关于罗摩克里希那的讲座时，曾看见“我主耶稣”显现。此刻她意识到所见到的正是美赫巴巴。“一切寻找到此结束，”菲丽丝后来回忆，“我心属于巴巴。从心底接受他是基督。”

关于默土海滨之行，菲丽丝回忆：

我们越接近中心，似乎越来越靠近宇宙中心！就像乘宇宙飞船，旅行一千八百万光年后，最后来到行程终点。就是那种感觉。我们驶过美赫中心大门时，弗雷德放慢车速，一股爱的微风涌出，笼罩着我。

在饭店，伊丽莎白电话确认，要我们次日上午9点到。“巴巴在等你。”她说。电话差点从我手中掉下。这让我难以置信：他在等我？我曾致信吉蒂，得知巴巴喜爱蓝色，于是做了套蓝衣迎接巴巴。

10日上午，达文·肖驱车同菲丽丝、阿黛尔和约翰·巴斯去中心。为了此刻，他们已等待了九年。菲丽丝描述了首次会面：

9点半，迪莉娅站在湖屋的台阶上，说：“师利美赫巴巴，这是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巴巴用字母板将菲丽丝的名Phyllis拼作“Filis”，这次见面后，她便采用该拼写。）巴巴长得什么样？我不知道。我想起耶稣，可第一眼见到巴巴，我脑中闪现的念头是：他像埃及人！长眉，深色杏眼，金色皮肤。他拥抱了我，我心跳加速：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他指了指身边的椅子。

巴巴通过阿迪问：“我气色如何？”我对阿迪说（因有人误传，新生活中不可直接对巴巴说话）：“他好像病了。”我一开口，就觉得，不对！他看上去很美。

黑色钻石般的双眸亲切地看着我。我感到内心洋溢着他的爱。他显得那么熟悉，那么亲密，那么亲近。

“我从诺芮娜、伊丽莎白、邓肯和玛格丽特那里听说你，”巴巴说，“我从内在听见你。你爱我？（是的，巴巴。）见到这种爱我的灵魂，我感到快乐强壮。菲丽丝这样的人是亲近者。我爱你，因为你是那么爱我。”

15分钟后，巴巴召菲丽丝的“孪生姊妹”，34岁的阿黛尔·沃尔金进入。“她的眼睛像巴巴筒，”巴巴评论，“很大，灰蓝色。”

他对二人拼出：“我听说你们二人的很多事，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们。你们不紧张？”

“不紧张。”她们说。

“我很欣慰。你们开心不？”

“非常开心。”

“不会比我见到你们更高兴。你们了解我时，会像小孩子一样爱我。我是孩子——大孩子！”

“我爱幽默，我爱打趣，此刻我一边与你们交谈，一边在这里、在各处辛苦工作。当你们单纯地爱我时，就不会有障碍。单纯地爱，一切疑惑皆会消散，直到心再度受诱惑去怀疑。

即使有爱，心继续运作。但爱不介意；在至爱中丧失一切。你们真诚爱巴巴？”

“是的，巴巴！”她们回答。

“我能为您做什么？”阿黛尔问。

“你还能至爱做什么？我要爱，没别的！爱我，让神爱我们。这就是我所要的。你爱巴巴，神也会爱你，而神爱意味着一切。因此，巴巴很高兴。真正最卑微者，是最伟大者。但必须完全地诚实无伪。所以，让我们爱、爱、爱；别的一切皆虚幻。因此，阿黛尔和菲丽丝，你们如果真正爱我，还有什么比这更需要做的吗？你们爱我吗？”

“爱。”

“你们可知，那份爱从何而来？当你们爱巴巴时，神爱意味着一切。”

菲丽丝后来回忆：“那一刻，我感到爱从他的心流向我们的心，又回到他的，是那么强烈，我再也不可能说，‘我爱神’。那份爱是他的礼物。说是我的，就像露珠在闪烁时自称：‘我是太阳。’”

阿黛尔和菲丽丝随后离开，到客房见女满德里。

次日上午，二人再次在湖屋单独和巴巴会见。他甚至让读字母板的阿迪出去。菲丽丝对上午9点45分的会面回忆说：

“我与神单独在一起！我感到很腼腆，却开心。我被他的美征服了。他在字母板上缓慢拼写：“有问题吗？”我摇摇头。当然，内心涌现一个深深的问题：为何受那些苦？我为何要经历那一切？巴巴默默地回答了我。他拉起我的手。就像握着小孩的手或一朵玫瑰；肌肤纯洁，几近透明。我能感到他的血流经我——仿佛输血——我感到他的痛苦。他握住我的腕，我感到一种分担他的痛苦、他分担我的痛苦的神秘感。那是一种无言的答案。

然后，我默默对他说，巴巴，我要您永远做我的大师——直到最终。巴巴点头答复：‘我会和你一起到最后。’

他击掌召阿迪回屋。在字母板上拼出：“一无所求者，得到一切。”他又谈到对神的爱是惟一真实的事情，最后说，‘你对我的爱真正而纯洁，我深受感动。你知道你为什么爱我吗？因为我爱你。’”

上午10点，阿黛尔见巴巴。巴巴对她说：

“你想说什么，我全都知道。我理解。你不必担心有时候抵挡不住的弱点。你对我的爱巨大，会消除你的弱点。心脑净化了，人就能见神。通过纯洁我们能看见神，但爱超越纯洁，吞噬一切弱点。

因此，你如果把巴巴当作大师、父亲、兄弟来爱，就不用担心其它东西。有了百分之百的爱，纯与不纯尽皆消失。所以，别担心。巴巴了解你，爱你，无论怎样，巴巴决不会离开你。记住。清楚吗？”

“是，清楚了。”阿黛尔说。

“难以置信地清楚！”巴巴说，“对于我，你就像玛妮。”

阿黛尔后来回忆，她当时感到沮丧，以为巴巴说她像“金钱”——肯定指某种负面东西！当然巴巴是指妹妹玛妮。（译注：玛妮的名字 Mani 和金钱 money 发音接近。）

达文和珍妮·肖 1934 年在纽约见过巴巴，对于他们的两个女儿，17 岁的芮妮和 18 岁的丽翠丝，这是首次见巴巴。全家（包括达文的侄女朵莉丝）驱车到默土海滨，10 日上午 10 点在湖屋拜见巴巴。巴巴身穿白色宽松裤，栗色丝质长袍。一一拥抱他们。几个女孩子泪流不止。

巴巴说：“你们在此，天父很高兴。你们可知晓，见到你们我有多开心？过去两年来，我历尽艰辛，做玛司特和穷人工作，静坐闭关，但今天见到这些亲爱的，我真高兴。你们为中心的建设辛勤劳动，这里的每寸土地都有诺芮娜、伊丽莎白和肖家的爱。6 日我见了你（达文）的父母。

“过去的七夜，我未曾睡眠，却感到精神焕发，因为爱者的爱使我强健。神要爱——诚实、纯洁之爱。因此惟有爱要紧。”

“我们希望服务您。”达文说。

“我知道，你真正地爱。她们（孩子们）也爱我，因为巴巴爱你们每一个。是我的爱使你们爱我。”

会见中，巴巴问女孩们：“我要求什么，你们都会照办？”俩人点点头。

“大写的是！或者仅仅是？”巴巴问。

芮妮想：“我心里感到这么多爱，不太明白巴巴在说什么！”

丽翠丝决定：“不管是什么，我都要说是，过后再考虑。”

俩人都坚定回答：“是！”

“你们俩儿都会毫不犹豫服从我，我很高兴。”巴巴表示，又对她们的父亲说：“对不，达文？她们会毫不犹豫照我的要求做。”

巴巴继续：“你们会跳湖吗？”

她们说是的。

“有鳄鱼也会？”

“是的。”

“好。我在一切中——蛇，鹿——在万物中。”

巴巴再次拥抱每个人，拥抱丽翠丝的时候，让她能深深凝视他的眼睛。她生动地回忆那次体验：

“他让我深深地看，我仿佛看到深远的未知处。我目无旁鹜地一直看下去，无止境地看向遥远遥远。凝视巴巴眼睛的一个结果是，我体验到巴巴是不可测、无色彩的光之美。我似乎渗入巴巴。我曾一直酷爱所有形式的美，舞蹈等等，此刻巴巴向我展现了真美，以便我能以正确视角看待事物。

他在中心逗留期间，我渴望再有一次机会，注视巴巴的眼睛。次日上午 10 点 15 分，巴巴叫每个人到湖屋，我注意到，人们出来时兴高采烈。我们进了屋，巴巴拥抱我父亲，满面春风，幸福洋溢。那天他在施予快乐幸福，于是我加入行列，感受到可以说是洋溢的幸福。

进去时，我发现巴巴让每个人吻他的手。我没料到这个，因为我想拥抱巴巴。他让我拥抱他，但我意识到，我因而错过了吻手的机会。我感到后悔，希望自己珍惜了这个机会。过了一会儿，不经意间，巴巴把手伸给我。这下我知道怎么做了。”

会见期间，巴巴几次评论：“珍妮爱我。”珍妮·肖后来描述道：

“一整天，爱的感觉包围着我们，光一般地留在我们内心，温暖着我们，用神爱的波浪吞没我们；我们的头脑静止，感到非凡的和平与宁静。其它什么都无关紧要——沙滩、浪涛和城镇的诱惑不再吸引我们。我们对彼此、对每一个人都感到友爱、耐心和愉快，琢磨着巴巴给我们的个人指示的意义。我们还回顾他给我们的甜言爱语（巴巴指点字母板，阿迪读出）。我们没有问题要问。完全满足于和巴巴在一起——别的都不重要。一切美好得不像是真的。很想掐自己一下，看是否在做梦。我们曾等待了那么久，盼望再次见到巴巴本人，竟然实现了。简直难以置信，我们真的见到他，被他接见。”

但有一人错过了见证中心的神爱游戏，她是诺芮娜。5 月 10 日心脏病复发，被送往医院。但巴巴通过她建立了酒肆，她在他的工作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无论她在何处，酒肆主人永远与她同在！

10日上午，（威斯康辛州的）伊妮德·柯菲、玛格丽特·斯科特、伊丽莎白的侄子哈里·哈茨霍恩，和康苏拉·德赛兹，都一一和巴巴单独会见。伊妮德多年未见巴巴，二战期间曾被拘禁于意大利的集中营。“你是亲密者之一，”巴巴向她保证，“17日后，我会抽时间看你（对战时经历）的笔记。”

伊丽莎白曾对巴巴讲过哈里的养鸡场。“我喜欢羊胜过鸡。”巴巴评论。哈里说他也有不少的羊和羊羔。巴巴喜欢他，拼出：“哈里，我喜欢幽默，你很有幽默感。一个人必须总是尽量快乐，并让他人快乐；否则，生活就会枯燥乏味。诚实地生活也很重要——由此我们知道自己没在欺骗上帝、别人、自己和世界。对我们的全部期待，就是这种诚实和努力让人快乐并自己快乐。”

对哈里的姑妈伊丽莎白，巴巴评论：“伊丽莎白因爱而为我做的一切，超乎想象。”

自1935年，玛格丽特·斯科特还未见过巴巴。“抱歉，巴巴，我给你造成痛苦。我知道您为我受了苦。”她表示。

“但你的爱已弥补了全部痛苦，”巴巴安慰她，“我知道，你内心深处爱我。巴巴也爱你。”

玛格丽特说：“有时候我很坏，只是因为我不懂。我感到现在明白了。”

“要明白的最重要一点是：我们必须对神、巴巴、我们自己对人类诚实。也就是爱神时毫无妥协的诚实。有问题要问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安宁。”

“没有必要问。要相信我的爱会帮助你。无需问，巴巴会通过爱帮助你。爱神和巴巴，把其余的交给神意。”

次日上午10点40分，玛格丽特·斯科特再次见巴巴。这次会面时，玛格丽特问：“昨天您为什么说我没变？”巴巴答：“上次见我时你爱我，现在你爱我，所以没变！你以为我是指你没有努力，对我的爱不诚实，没有在爱巴巴中成长？你以为我指这些？”

“我以为我辜负了您，使您受苦了。”玛格丽特坦白。

巴巴解释道：

至于受苦，我为自己、为全世界、主要为我的亲近者受苦；所以，我肯定为你受了苦。但你爱我。因此，这种受苦已受补偿。

你怎样努力过，怀疑什么，怎样试图克服这种困惑，以及怎样最终到我这里，我都一清二楚。这一切都意味着，你没有辜负我。

人人都犯错，除非他已完美、与神合一。不过，对巴巴的爱消灭错误。我们必须记住，神乃全真全美。在对神、对巴巴的爱中，我们必须百分之百诚实。纯洁、诚实和爱；神要的就是这三样东西。你爱巴巴；因此什么都别担忧。

爱能消除每一个弱点，每一个过错。当你百分之百爱巴巴，你内在的神知道此爱，那对他已足够。他在一切里，在圣人、罪人、动物、非生物里，在每一个人里。此刻他就在此，里面外面；他知道我们说什么。他奇妙，无限，惟独他真实。他知道你爱巴巴。

别担心弱点。它们会离去，缺点会离去，即使苟延残存，爱有一天也将吞噬之。在爱洋里，一切消失。无论我们的心会有多肮脏，我们拥有的爱也会彻底净化之。你要是每日在这个（中心的）湖中洗脸，所有污垢都会溶解湖中，湖却保持清澈。同理，你内里也有一个爱巴巴的湖。因此，对坚持不走的每一个困难、每一个弱点，都不必烦恼。它在被洗掉。你必须全心全意地、诚实地爱。爱要求你不想自己，只想至爱。

所以，别担心，我告诉你，即使你有时候怀疑、困惑，即使你无法照我的要求爱我，也根本不用担心。巴巴爱你，这才重要。

巴巴访问默土海滨期间，一对忠爱他的夫妇，弗雷德和艾拉·温特非特，首次拜见他。他们是德国移民，在纽约定居并相识结婚。54岁的弗雷德多年来一直寻找灵性导师，55岁的艾拉自幼就体验到神在人间的临在。

（注：艾拉·温特非特是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的亲戚。）他们决定攒钱，乘船或飞机到喜马拉雅山，或者南太平洋某个岛屿，寻找大师。

1948年间，一名衣着考究的女士到弗雷德管理的公寓楼，签租豪华公寓。女士的裘皮大衣敞开，弗雷德被她衬衫上别着的小徽章吸引。“他是灵性大师或瑜伽师？”他问。

女士答：“他是位伟大的至师。”

弗雷德很好奇，女士说，她搬入后，他可以来谈谈。

女士不是别人，正是艾薇·杜思。她对弗雷德讲起巴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借来珍·艾德尔的书《阿瓦塔》，带回家，与艾拉一起分享。

不过，艾拉看见书，觉得巴巴是假基督，就这么说了。可当她翻开书，注视巴巴的照片并读到他的爱时，也深受感动，逐渐爱上他，只想念他。他们成为艾薇指导下的苏非教徒。

逐渐地，艾拉感到自己的心只属于巴巴。她尊敬因纳雅·堪，但她只想要美赫巴巴作她的大师。于是她谁都没告诉，给在印度的巴巴写了短笺，并不期待回应。可不久，巴巴回信说：“我被你的爱感动。你直接服务我的时间还未到，但快了。”艾拉欣喜若狂：巴巴接受了她！她知道现在必须退出苏非教团，遂告诉艾薇，后者准许她退了教。

1952年5月10日，下午3点10分，弗雷德和艾拉终于来到默土海滨见大师，他们被领入湖屋，一进屋，巴巴就站起，张开双臂迎接他们。先拥抱艾拉。她像疲倦的婴儿或小鸟，把头放在他的肩膀上，唯一能说的是“哦巴巴……”叹息中是完全信任的臣服。

素以超脱的推理能力为自豪的弗雷德，试图分析怎么回事。他后来讲述道：

“巴巴越过艾拉的肩看看我，眨眨眼，喜笑颜开。那一刻，理性——四年的论证——像爆破的气球一般飞出门外。取而代之的，是对我所面对的绝对真理的瞬间认知和确信。那种感觉支撑我整个余生。

巴巴随后拥抱我。而巴巴拥抱你时，你会感到仿佛洗了爱的温水浴。顿时充满狂喜、升华，生活的一切痛苦、忧虑和渣滓脱落，了无意义。除了他——惟一真理、惟一实在，其它的一切都无意义。”

巴巴拉着他们的手，和他们一起坐下，一边一个，仍握着他们的手。美赫吉翻译字母板。爱者与至爱终于团聚。他们向巴巴吐露心扉，坦陈一切，请求指示，巴巴给了。

对他们说：“关于你们，我从伊丽诺拉（伊丽莎白和诺芮娜）那里，也从你们自己的心声中，听到许多。我感到很高兴。真的非常高兴。你们因爱为我做的一切，我明白，我知道。

“我们除了自己，没什么给您的，”弗雷德说，“我们臣服了您，但没有做到应做的。”

“我很感动，”巴巴回答，“除了全心的爱，还能给什么更多的？你们对我有爱。

“因此，你们的所有缺点对我只是鸡毛蒜皮。在爱火中，一切的污垢都自动焚烧。我们必须做的是，要对神绝对诚实，如他对我们那样。他以神圣诚实照顾万人万物，我们必须以衷心的诚实爱他。在爱他上不可能有妥协。因为你们爱我，要确信神会帮助你们爱他，在他中认识我。”

巴巴还向温特非特夫妇解释了他怎样改变了苏非教团，并评论说：

诺芮娜是我的珍宝。杜思夫人是另一枚宝石。伊丽莎白独一无二。

现在，我希望你们理解的是，我不仅关心苏非教，还关心吠檀多、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所以，无论你们是否跟随苏非教，最终都到我这里。不过，如果你们对苏非教感兴趣，就继续保持下去，跟随之，但要根据我对它的计划。

我不认为你们需要什么“教”。实际上，杜思夫人、布拉巴赞和印度的领袖也不需要苏非教，因为他们有我。然而，由于我希望不同的人，就实在的这五个方面，为我做不同的工作，所以

我现在亲自把苏非工作，直接委托给杜思夫人和布拉巴赞。因此，这项苏非工作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我。

例如，我也许有一天发现你们适合做我的基督密教工作，把工作委托给你们。那不代表你们需要它；但为了我的工作，我命令你们去做，你们则必须做。我可能要你们帮助这项苏非教工作；也可能要你们帮助我其它方面的工作。你们准备好做吗？

温特非特夫妇说：“是的。”

那样你们就是巴巴的，不需要任何具体的“教”。只是照我说的做。

你们知道，一切皆神、皆真理、皆独一实在。一个人在本我里体验该实在时，便在无始无终的觉醒中，从始到终一切明了！那时，神且惟有神真实。我们皆一。

愿我对你们的爱、你们对我的爱、你们照我说的做的准备，把你们很快带向那个实在。神能在瞬间做到这个。

明天我将告诉你们我的计划，看看你们能否帮助。我知道，你们无法在金钱上帮助，但你们的全部爱会帮助我。至于怎样帮助，我明天告诉你们。

温特非特夫妇把自己的农场献给巴巴，随他使用。巴巴说：“你们把唯一的财产给我，还说为我做得不够！你们如此爱我！”

巴巴嘱咐他们次日下午4时再来。这次会面时他继续说：

我知道你们不富裕。有个农场，你们给了我。这种爱的表示，对我来说抵得上整个宇宙。我知道，你们怀着怎样真诚的爱把土地献给我，怀着怎样真诚的爱为我工作，并准备为我做任何事。

许多西方人在爱神上已达到很高程度。现在是他们需要推一把的时候。高潮临近。11月15日，我的燃烧生活开始。因此，神愿意，该高潮将促成东西方在灵性世界的团结。会结束的。神在做一切，巴巴必须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要借助于你们这样的东

西方爱者。因此什么都不要担心。什么都不要困惑。只管照我的话做。

接着又进一步讨论了出售农场，为中心的工作筹资的可能性。弗雷德还想捐轿车，但巴巴让他留着。温特非特夫妇期待在默土海滨逗留 10 天，可现在巴巴命他们次日尽早动身回纽约。他们难过地离去，但下定决心执行他的希望。凌晨 2 时起床，离开默土海滨，晚上抵达纽约。

另一个纽约人，哈里·赫特格，乘巴士到默土海滨。10 日下午 3 点 40 分，巴巴简短会见他，说：“你的来访，对你对我都好，因为你爱我；我也爱你。而你爱我是因为我爱你。所以对我们二人都值得。就这 5 分钟的联系，凭靠神恩，将延续到永远！神乃真理，永恒，全爱。这意味着，凡是爱——真爱——造成的，永不消亡。因此，这次联系永不会消亡。”

赫特格表示，希望越来越把所有的人视为兄弟，说：“有时候，很难把一切人视为兄弟。”

巴巴建议：“努力在他们身上见巴巴；那样你就会把他们视为兄弟。终极上，我们皆一。那些亲身体验者知道，在神里我们皆一。愚昧离去，一体性真知自动到来。在那之前，尽量在他们身上见巴巴，在你自身培养这种兄弟情谊。”

“怎样做？”巴巴接着说，“当你看到某人冷漠，对他没有兄弟感情，你就得对自己说，‘巴巴在他里面’，以便感到他是兄弟。”

“我感到您与我同在，”赫特格说，“希望它持续。”

“问得好！现在你已看见了我，联系了我，拥抱了我，神会使你越来越感受我，直到你证悟我。”

5 月 11 日星期天上午 8 时，马克姆见巴巴。巴巴要他将巴巴的一些讯息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马克姆立即着手工作。当天飞回加利福尼亚，完成巴巴访问美赫山的安排。巴巴还嘱咐，为了他的西方工作，他要 7 个 17 岁左右的青年男女，完全照他的要求做。“别给我带来很多人；给我带来爱神者，我将向他们顶礼，”巴巴表示，“否则，我将向自己顶礼。”

5月11日上午8点45分，艾微、夏闵和弗朗西斯再次见巴巴，他们也喜欢“苏非教再定向”这个名称。巴巴说：

你们是我工作的工具，直到你们得到“光”。届时你们将自动知道该做什么。“苏非教再定向”这个名称应各地统一，但时下，我个人认为它应该单独，一旦它按我所要的运作，我将负责把不同国家的不同分支合并为一。这些要点均须记下；要精确实际，以便公布。应全部汇总，由我审阅校正，在我7月离开之前公布。”

谈及穆希德穿道袍的惯例，巴巴评论：“成为真正穆希德之前，不需要穿道袍。那时候可以穿道袍。苏非教的基础是羊毛衣，因为它吸收他人的阴暗业相。当你得到光，穿道袍时，羊毛会吸收业相。穆罕默德穿过；奎师那也穿；这次巴巴也穿羊毛衣。”

这次访问期间，另一名首次拜见巴巴的女子，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伊夫琳·布莱克肖。1941年艾琳·科恩比从印度到美国居住，1947年回英国之前，到加利福尼亚海滨的玫瑰十字会静修所生活几天。（注：玫瑰十字会是基督密教团体。）当时伊夫琳在那儿工作，艾琳请她打印一些材料。艾琳的妆台上有很多巴巴的照片，伊夫琳自然地问起他是何人。艾琳把《至师》和《阿瓦塔》二书借给她，伊夫琳一夜读完，“毫不羞愧地”哭了。当夜美赫巴巴给她梦示：

“巴巴跪坐一片空地上；一群男子跪坐他面前……我一见他，就想跑过去，扑倒在他的莲足前。心里一直说，‘我的奎师那，我的奎师那，您在这儿，您回来了。’尽管生在西方，我曾在某处听到奎师那的名，一听到，心莫名怦跳；那时我不知原因；可现在知道了，这就是至爱的主。

我仍想跑过去，但巴巴举手制止了我。我猜想他知道我想跑过去，因为他摸了一下他宝贵的心，一条细细的金线从他的心飞到我的心，带来的喜乐和爱非同寻常。我醒来，喜乐犹在。次日，我看见巴巴无处不在，墙上、地板上、打字机上、地面、草丛间、站立路上。”

1947年11月，伊夫琳联系了马克姆·希劳斯，后来又联系了珍·艾德尔。得到巴巴的印度地址，写信给他。她又得到几次梦示，见到至爱的主，但直到五年后在默土海滨才面见。

5月11日上午10点半，伊夫琳·布莱克肖被领进湖屋。这是她的会面记述：

“吉蒂把我带到巴巴在的小屋，进去，介绍了我。可那儿不是巴巴，他的照片我见过，他的相貌我在内层面上见过；那儿，在一片美丽粉色云端，漂浮着我此生见过的最俊美少年。绝对美若天神，不超过16或17岁。我知道，我看到的巴巴，是我真正认识的他；巨大的爱漫溢心间，我几乎被冲溃。

我记得巴巴让我在他身边坐下，拍拍我，把我拉近，但他仍是粉色云端那个俊美少年。直到在纽约再次见他，我才真正看巴巴的肉身容颜……

我最亲爱的奎师那曾经，现在，确实又来到我们中间！”

“我的孩子从未离开我。”巴巴对伊夫琳说，她知道，众生皆是他的孩子！

巴巴还提到珍·艾德尔，并指示：“我发现珍的朋友对于我就像她一样亲。你真正爱我。爱能做的，你已充分证明。我爱你，希望你得到爱的拥抱，这一切都值得。因此，除非你想那么做，否则我不认为有必要等在这里，到饭店打工，就为了在17日（公众达善日）见我五分钟。

“别以为我希望你走。我爱你，把你当作自己人之一，这么对你说。所以，去华盛顿找份工作，找到的第一天，写信给我。努力爱我，不要想我会离开你。我的爱会与你同在，完全纯洁的神所珍视的诚实、纯洁之爱。因此，怀着巴巴的爱，勇敢地面对一切。什么都别担心。”

一个叫托妮·鲁斯伯特的女士，在默土海滨有一座房子。一天，美婿等女满德里去喝茶。托妮是著名美国的摄影师，几年前在纽约，经诺芮娜、伊丽莎白和娜丁了解到巴巴。11日下午3点，托妮首次见巴巴，康苏拉·德赛兹同行。

巴巴问托妮：“之前你见过我吗？”

“没有。”她答。

“我见过你！”他说，并向她解释：

“此刻你在这儿（默土海滨）感到快乐，我也是。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在这儿快乐。有两个原因：那些与我连结者，在这儿应该快乐，因为这个地方（中心）是我很久以前行走、居住和到访之处。其次，这些湖、海和森林——这种组合赋予它独特气氛。”

托妮说：“我只有在能为人做事情的时候，才会快乐。这儿连一所医院都没有……”

是的，我们必须做事情，一些能真正使人快乐的事情——不是表面的一时快乐，而是真实持久的快乐。我来告诉你们。你，康苏拉，与我有联系；她，与我也久远有联系。所以我会向你们两个解释这种无私工作。生命是一条漫长、无尽的存在链，真正的幸福仅仅在于爱神并且与神结合，获得永久的幸福和平。因此，一个人能为人类提供的最伟大服务，乃是让他们感受这个实在。

帮助人有很多方式：通过慈善工作，施舍食物、衣服、金钱，亲手服侍、照料他们，在医院工作、护理他们，等等。但这些都是物质帮助，对行为者有益，同时却把一个人置于进化过程增添债务。

何以如此？例如，我没饭吃，挨饿。来找你要饭；你给我，我吃下，满足了。这是很微妙的。结果是，你救我免于挨饿，如果你感到做了件善事，自我就被喂养；而我则自动获得受惠的印象，必须以某种方式报答你。结果，给你增加了业相或印象。

无私服务之羯磨瑜伽要求两样非常难做的事情。帮助他人，服务他人，但应以一种你哪怕一刻都不会意识到帮助或服务了他们的的方式。而这只有当你百分之百忘记自己并沉浸于服务中，才有可能。所以说大师们教导，帮助人类的惟一途径，不只是照顾

他们的身体需要，而是给予他们灵性提升，让他们知晓生命的目的是完全诚实地认识神，而非通过道听途说。

所以，你感到为穷人、为他人做事的需要。帮助他人；这的确很好。但除非你知道怎样做，否则总是有陷入混乱的可能。

接着，巴巴谈起未来的计划：

现在我有计划。6月15日至7月15日，我没有其它工作，也不会见人，我将做两件事：有关“神的十个状态”一书（《神曰》）；筹划这儿的中心——代表着通向神的道路的四方面。

这个中心分成四个中心：

一、苏非教的；

二、为那些想获得“光”者，彻底舍弃的；

三、按我制定的方式，无私服务人类的；

四、为那些生活在世间又希望超脱者，用于静心及其它方面的。

由我指导建立的，在此每个求道者都能达到真理的四个中心。

这需要很多钱。我是穷中最穷者，却掌握着神和全宇宙。钱来了又去。自从沉默后，我不再碰钱。伊丽莎白在这块地方花销很大，时下资金有限。但我知道，神会按我所愿安排一切。我将建立四个中心：在巴巴的指导下，一个用于静心，一个用于服务，一个用于舍弃，一个用于知识。

7月巴巴将离开，11月15日开始燃烧生活。此乃“生活”的高潮，有可能会以我的肉身暴死告终。我感觉如此且必须做这项工作。

神完全纯洁，完全诚实，我们对他的爱也应该诚实得毫无妥协。因此，你无论怎样帮助人，给他们幸福，不可意识到做了这些。那样你才安全，他们也安全；你感到快乐，他们也感到快乐。

这非常罕见。《梵歌》和《韦达》的整个基础即无我服务。使他人快乐，但不求回报，不计结果，不可认为帮助了他们。

11日下午，巴巴接见其他很多人。头天误漏了艾格妮丝·伯恩的名字。巴巴安慰她：“昨天因误会，漏掉了你。但你不应为之难过。我特意派人叫你，意味着我和你的联系。实际上你昨天已经见我了。他们告诉我，你为此很难过。伊莉诺拉对我说过，你怎样为我工作。保持沉默的我和默默表达的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就在那时，雨停了，太阳出来。巴巴妙语：“我感到，当这个亲爱者来见巴巴时，神便止住雨，称，‘让我们驱散乌云，让阳光普照！’”

并称赞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是神给巴巴的礼物。这是肺腑之言。”

下午4点巴巴对利奥诺拉·尼克尔斯评论：“诺芮娜在巴巴的心中。她离不开巴巴。巴巴离不开她。”利奥诺拉曾怀疑巴巴。巴巴建议：“你爱我，虽然有时候怀疑。感到怀疑时，你就对自己说：‘巴巴告诉我，我真正爱他，巴巴爱我，因此我决不能怀疑他。我再也不怀疑了！’”

下午5时5分，巴巴在湖屋接见30多岁的迈克尔和安·柯赫瑙夫妇，向他们解释了三类确信。最后授述，

通向目标的最安全道路，是通过爱臣服于抵达终点者。那样你们唯一需要做的是由他引导，走向目标。那时这种确定感便不再必要。

见到并联系我之后，你们从今天起必须做的是，点燃见神、与神合一的渴望，这么想：‘巴巴，让我见神，然后把光和幸福给予他人。’无论在何处，在做什么，这个念头应持续不断：“巴巴，帮助我认识神见神，然后把光和幸福给予他人。”我的这个解释，你们是最先的听者。我见过许多人，这样的指示却首先给了你们。要忠实地执行。

夫妇俩答应，巴巴接着向他们解释直觉：

当你感到某种直觉，并且对之确信无疑，那就相信是真的。不要重视短暂的疑念和情绪。但你觉得心灵被触动，就听从。来

自头脑的，不是直觉。直觉来自心灵。在神圣道路上，首先有直觉，之后有灵感，再之后有觉照，最后是证悟。

如果心灵被触动，就听从。若神意如此，那么从今日起，你们将知道，是直觉就是对的。我的爱将帮助并引导你们认识什么是对的。爱巴巴。神要诚实的爱。他乃彻底诚实，所以要诚实的爱。因此，要爱巴巴。神会帮助你们对真理的探索。

自从 1944 年，弗兰克·伊敦一直帮伊丽莎白开发默土海滨中心。他是 1940 年代初听说美赫巴巴的。5 月 11 日下午 5 点半，他也首次见到巴巴。

“弗兰克终于来了，”巴巴说，“伊莉诺拉谈了很多你的事情。你怀着爱在中心做了那么多工作，我是那么想见你。现在，若神愿意，你将得到想要的。”

“巴巴，我妻子（艾琳）不相信您是上帝。”弗兰克说。

“即使她不信我，也要友爱地待她。若神愿意，有一天她会明白。我知晓一切，别担心。把一切交给我。一如既往地爱我，若神愿意，一切都会被理顺。”

下午，巴巴会见了一名苏非教徒奥尔夫人。

5 月 12 日，温特非特夫妇的熟人，来自纽约的教授 G·D·维诺德博士，于上午 8 点 15 分和巴巴见面。谈话摘录如下：

“我在写一本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世人心理状态的书。”他说。

“我到过澳洲，欧洲，亚洲，美洲；伴随过高羯罗查尔亚（印度教大祭司）。我希望您的祝福。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暂时和传统的。它们没多大意义……”

巴巴打断他，“它们毫无意义。靠智力得来的信心，范围有限，有可能使人陷入虚伪境地。

“神绝对地诚实与纯洁。要认识他，不可能有任何妥协。在智力信心之外，是通过感受来认识之确信，如你见我一样见神。唯此才能使你有在

实在中与神合一的确信。因此，除非这种与神一体的确信到来，否则一切空谈都是不诚实。”

“怎样建立这种一体？”维诺德问。

“这确立于私欲离开时。有欲望时，神不在。然而，人必须体验该实在。我常说，不信神胜于做伪君子！”

“私欲、执著和渴望，怎样控制？”维诺德问。

“相关的书有不少。不过，这可在瞬间实现，也可能需要多世。因此，问怎样控制，怎样征服欲望，类似于问，‘怎样活着死？怎样在酣眠中有意识？’

“心，只要在，就不由自主地运作。由于你真心想知道，我也感到你需要，并且有这种智力，如果你是真正做到这个，就能在真实意义上为神和世界工作。”

巴巴随后给他一些静心指示，最后说：“现在就开始。巴巴已对你解释很多。神的工作即我的工作，你将做我的工作。当你内里拥有海洋时，是不会渴望几滴水的！那就是我想要你见到的。不只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实际体验。”

“我会成功吗？”

“倘若你诚实地做。每天夜间 12 时巴巴会帮助你。诚实地做，把余下的交给我。”

12 日上午 10 时，艾微·杜思，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和夏闵·杜思再次会见巴巴。在场的还有夏闵的朋友，22 岁的丽塔·卢克丝“火花”。巴巴对艾微和弗朗西斯说：

**我们又见面了。本应如此。**

**现在你们俩仔细听着，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自过问苏非教。  
我对苏非教再定向很认真，我们必须诚实得其效果出现于全世界。**

**有三样东西总是阻碍着真理：**

第一是诱惑。很少、很少人能够战胜诱惑——金钱、声名、权力、情欲和领导欲的诱惑后果严重，极具束缚性，极少人幸免。

第二：对事情模棱两可。

第三：不诚实。

因此第一点是，你们必须忠实执行我的指令，仿佛你的整个生命依赖之。其次，对我所规划的，你们必须形成文件。巴巴将签名，印制副本。它将为全世界的所有苏非中心所共有。

遂令弗朗西斯直接回澳洲，通知那里的苏非教团，巴巴已将其解散，要他们停止一切的呼吸、咏唱曼陀罗等修炼。弗朗西斯当天离开。

对这次会见，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已等待数年，见到巴巴的一刻，他的心便接受他为至古者。他表示希望永久伴随巴巴生活，可巴巴只让他在默土海滨待三天，便遣他回去，传达特别命令。巴巴承诺将来召他。

弗朗西斯写下与巴巴的初次接触：

这次会面是我 10 年的灵性研习和求索的巅峰——对那位我可无保留信任的理想导师的寻求；那位我感到已掌控了我仍然面对的每个困难与障碍者。过去 10 年间，我研习过重要苏非教派的方法和修炼，相当广泛地阅读了吠檀多、佛教及其它体系，包括道教和儒学。在美赫巴巴身上，我找到了那位不仅通晓这些东西，而且是这一切体系和知识之化身者。

当然，我知道多年来巴巴一直说他是成道者；我也知道各地的苏非教徒和成千上万人都接受了这一宣称。但就像多马一样，我必须亲眼见证。（注：多马是耶稣的门徒，常怀疑耶稣的话或预言，故被称“多疑的多马”。）

好，我见到了；我意识最深处的呼求已被回应。我满足了，倘若可能在这世界上见到上帝，我已见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不只是某种情绪皈依之证明，表现为这样的简单事实：这次会面后几天之内，一种真正的创造力发生在我身上，并持续至今。

**我从未有见过，或者体验过，像他那样融化我的心灵、磨利我的智力者。**

弗朗西斯从默土海滨离开巴巴后，整整七天不断地啜泣；他心潮澎湃。泪水最终干涸了，心灵却燃烧依旧。他陷入神圣渔夫之网，完全臣服于美赫巴巴的足前。

与之同时，艾微和夏闵获准在默土海滨待到5月18日，但受令于6月3或4日前到旧金山，等候巴巴6日访问加州。

5月14日，星期三上午9时，达文·肖全家在湖屋再次被巴巴接见。巴巴表示他很放松。还讲述了1927年他在上美拉巴德禁食闭关时，少年佣人拉乎喝掉他一半咖啡的趣事。

巴巴又叫来旅行车。他和达文·肖全家五人乘车到巴巴的房屋，阿迪开车。巴巴亲自带他们逐一参观每一个房间。在厨房，他向珍妮打手势，赞赏现代便利设施。还从阳台上指点大西洋景观。

回中心途中，珍妮说海面平静，又说：“南方人发音是‘偏静’。”巴巴微笑，示意她用南方口音说点别的，然后让达文也说一下。他们都开心地大笑。

菲丽丝和阿黛尔，获准在中心随巴巴和“女孩们”（东方女满德里的爱称）度过一周。她们将每天晚上在巴巴6点离开前，在客栈陪伴巴巴。5月14日晚，巴巴要她们讲故事。阿黛尔感到很紧张，结结巴巴地讲了一个圣彼得的故事。

中间，巴巴低下头，说：“彼得最爱我，但就连他都否认了我。”

迪莉娅问：“那是有意识的行为，还是他无意识做的？”

“使徒中没有一个像彼得那样爱耶稣，”巴巴说，“必须如此。那是神意。他是有意识的。后来他亲证了我。”

迪莉娅说：“我一直理解为犹大背叛基督是无意识的。”

巴巴向她解释说：“最伟大的服务是犹大的背叛。他亲吻耶稣时，什么都没做。神做了一切。他是在面纱下行事的。在所有的门徒里面，他为大师做了最困难的工作。”巴巴随后表明犹大也获得证悟。

巴巴转向阿黛尔和菲丽丝，说：“除了爱神，什么都不重要。玛司特有这种爱。一个人必须淹没于火湖，未受损地出来，抵达神。

“几百年后，人们还会谈起，我们在这儿做什么，大师在这儿时发生了什么。之后我将再来，一次又一次——你们也都会来。

“菲丽丝和阿黛尔爱我。从前跟随过我。我认识你们很久了；你们不知有多么的久远！什么都别担心。只要更爱我，越来越爱。让这句话铭刻心中：‘除了神什么都不真实，除了爱神什么都不重要。’”

巴巴边说，边指着自已的心，手指似乎把这“写”在在场爱者的心上。

“不久我将拔出利剑。”巴巴最后说。

另一次，巴巴向菲丽丝和阿黛尔透露他最喜爱的四位基督教圣徒：“我最爱的两位女圣徒，是阿维拉的圣特蕾莎和锡耶纳的圣凯瑟琳；我最爱的两位男圣徒，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和圣奥古斯丁。”并戏称：“菲丽丝长得像圣特蕾莎，阿黛尔像圣凯瑟琳。”

（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2—1226>。一次巴巴曾让人给他读方济各和朱尼伯修士的故事；圣奥古斯丁<354—430>被认为是基督教神学创始人。锡耶纳的圣凯瑟琳<1347—1380>虽是修女，却富有外交才干。阿维拉的圣特蕾莎<1515—1582>，与同修圣十字约翰一道，唤醒了远传至西班牙等欧洲地区的宗教热情。）

5月15日，星期四上午9至11点，巴巴在湖屋接见达文·肖和约翰·巴斯。讨论了各种话题，包括赴加州旅行的财务安排。他一周末眠，显得疲惫。最后巴巴说，若资金到位，他一定会去。

艾微的旧金山苏非，拉德·丁普夫尔，筹集了4500美元，飞赴默土海滨。16日到达，把支票交给巴巴。艾微劝巴巴乘飞机去洛杉矶，可巴巴选择驱车。

艾微的丈夫詹姆斯·特瑞·杜思，也于5月16日抵达，上午9点会见巴巴。特瑞是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高级主管，旅行经验丰富，巴巴要他设计赴西海岸的路线：一条给先行的男满德里的快道；一条给他本人和女子的观光路线。

巴巴还对他说：“我很爱你。我希望你理解，以便不感到困惑。你可能认为这是巧合，但你来是注定的。惟独神真实。他为每个人做每件事。我们无法逃脱他的意志。他爱我们，生命的目标是爱他，绝对诚实地认识他，避免一切诱惑，与他结合。”

又说，“我现在的工作是宇宙性的。物质和灵性剧变的时候迫近。整个世界将天翻地覆。将出现高潮。11月起，我的燃烧生活，将在该剧变中发挥最大作用。因此，我的计划是，凭靠神意，20日安全到加利福尼亚，然后回来，在这里住一个月。届时我谁都不见。将有时间为这个中心制定计划，我希望它，凭靠神恩，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中心。

“之后我将于7月底之前，赴英国和欧洲，11月返印度。1953年7月，我将回到这里，逗留一年，在最大规模上发展中心。我知道你能在这方面帮助我，我希望你同我一起工作筹建4个中心——这是我希望这个世界性中心应有的。因此我希望你做出决定，并让我知道，你愿不愿帮我做这项工作。”

“我不知道能承诺什么或将承诺什么，但我会尽力。”特瑞答应。

“那意味着努力，这方面神会帮助你。我知道你在生活中想要什么，也许神会给你某种更大的东西……这里将成为宏大的世界性中心，而你能帮助。”

“我将尽全力。您有什么计划设想？”特瑞问。

巴巴详细回答：“我将于6月15日回来，住一个月，谁都不见。我将视察此地的每寸土地，将它划分成4个中心，分别代表：怀着对神的爱服务、舍弃、奉爱和世间生活。服务方面将有一所医院、麻风病人收容所等类似机构。预计建设及维护费用将需要1000万美元。

“我是穷之最穷，富之最富。从沉默后，不再碰钱。但如果要诚实地为人类做这件事，将需要 1000 万美元，神将给予我。因此我说不会需要你的金钱资助。

“规模会大得需要你这样的人按我的要求管理。我将需要你帮助计划和建设。因此我说，你将必须在这儿待一年帮忙。我一直把你当自己人，直言不讳。所以，你决定吧。

“不过，首先，我希望你尽快去阿拉伯，从 1953 年 7 月起，帮助我一年，实施计划。”（注：特瑞·杜思作为经验丰富的商人，巴巴希望他帮助开发默土海滨中心，不过这些构想未实现。）

艾薇·杜思的几个纽约苏非弟子已到默土海滨，参加 5 月 17 日在仓库举行的“开放日”达善。16 日下午他们也见到巴巴。

斯特拉·杜·弗莱妮求巴巴保佑 19 岁的独子，他是水兵，在朝鲜战场作战。巴巴命美赫吉撕下谈话记录用的便笺纸的一小角。巴巴把它折成一个小卷，握在手中，对之专注一会儿，然后递给斯特拉，说：“让他随身带着这个，一刻不离，带一整年。”又说：“尽量更爱我，神将赐你一切美好的事物。”

一个叫爱德华·詹姆斯的非裔美国人弟子是博学的知识分子。巴巴问他：“用五个字告诉我，你从所有这些书中学到什么？”年轻人看着巴巴，不知该说什么。巴巴替他回答：“‘啥也没学到’——五个字，不是吗？”

对扎若琪·巴洁简夫人，巴巴说：“爱的语言属于心灵。爱者无需说，至爱无需听，两者心照不宣。所以要放心，我知道你想说的一切，并且告诉你：‘别害怕。’”

当天下午 3 点 5 分，纽约市的伊迪丝·布拉德伯里拜见巴巴，接着是达格雷教授。巴巴对他说：“理解皆非知道。能被理解的皆非神……自古以来，我一再重申，一直在说：‘惟一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是神。’”

“可用任何形式爱他。可通过任何姿态爱他。爱他的非人格或人格方面。爱巴巴或爱你内在的神。都一样，但爱的感受必须发自内里。现在你

已见到巴巴，神将使你爱他。我的爱将引导你。因此，现在就下定决心：爱神，爱巴巴。”

一个叫奥提莉亚·德·特婕拉的女子，从巴拿马飞到默土海滨见巴巴。1948年她从迪莉娅·德里昂那里听说巴巴。16日下午4点，巴巴接见她，并指示她回去后，与巴拿马的每个同伴握手。

另外两个见到巴巴的女子是玛蒂·佩洛妮和弥芮欧·休斯敦（巴巴来访期间，她们在中心帮忙）。弥芮欧问巴巴：“您希望我做什么？”

巴巴说：“照常履行一切的世俗义务，但这点不同：把你的内在生活奉献给爱神。不可放弃任何东西。但内心要明白，惟有神真实。”

早在1938年11月，康苏拉·德赛兹曾到印度见巴巴；但也顺访了其他古鲁。16日下午4点10分，巴巴就这种拜访其他灵性人士的习惯，建议她：

你是我的最亲密者之一，是我的世界中心的五位信托成员之一，你一直渴望联系我。因此，作为最亲者之一，我想诚心诚意地给你一条建议。不要到处挖掘。即使要很长时间才能挖到水，也应该专注于一处挖。最后，水会涌出。

不要涉入团体。那将是一团糟。我想要你通过实际体验证悟。我个人叫你做一件事。你可以一如既往履行外在义务，但可能的时候，每天要抽几个小时——1、2或3小时——独自一人，全身心投入现在我让你做的。

独自在室内，沉默闭关，用整个心灵喊出，在内心深处呼喊：“巴巴，让我见到我内在的神吧！巴巴，让我见到我内在的神吧！”带着强烈的渴望呼喊，以至于这几小时里，只想见神，别无所求。亲爱的康苏拉，你将见到他。你会这样做吗？那样你就会见到神。

诚实地做，仿佛你的整个生命依赖之。莫多莫少。你若要见到应被见到的神，就照我的话做。你对于我亲爱，我将帮助你，但要真诚地做。呼喊，呼喊，呼喊！神想要我们见到他，比我们都渴望我们见到他。此乃真理。我知道。但他想被见到。怎么做？

用极大的渴望和志向。努力试试。你如果诚实地努力，就会拥有这种渴望。我们必须在这个身体中见到他。所以，你会努力试试吗？

康苏拉说她会。

1952年5月14日，托妮·露丝伯特再次来见，这次巴巴向她解释：

我了解一切。即使你什么都没说，我都知道。因此要认真对待我专门为你作的解释。我将清楚地对你解释，你若彻底领会，将永不再困惑。头脑习惯于起落沉浮——有时充满信心，有时充满怀疑。因此，虽努力寻找真理，人有时仍会陷入困境，感到心灵枯竭。

你必须认识到：神和爱神，并非儿戏。就像淹没于火海！耶稣从不对任何事认真，除了对神——他即神的化身。他对自己，对他一体的神认真。此外，他轻松愉快！耶稣甚至以这种轻松心情，为世人上了十字架。何以如此？因为他没有欲求。他不索求；他给予。

因此，神唯一要的不是仪式，不是瑜伽，不是祈祷；他要爱——使你在他里面忘己的爱。所有的“教”都一样。爱神和成神，不是通过履行仪式，而是通过为神而死。巴巴没有任何教条。会社、团体，毫无意义。巴巴超越这一切教条、仪式和“教”。在印度人人知道，我没什么教，也不属任何教。我已重新定向苏非教、吠檀多、佛教，以便保活其中的真理。应吸取精髓，剔除糟粕！

你知道，耶稣对门徒说了什么？“放弃一切，跟随我。”此刻，我若这么对你说，你的脑子会波动，会想：“真的？像耶稣说的吗？巴巴是对还是错？”所以说，除非且直到你全心准备跟随某个你认为真的——如耶稣，否则最好不要服从任何人。只是继续听从内在声音，绝对不与任何人，包括巴巴，有任何的干系。

但你能够绝对臣服巴巴吗？诚实地扪心自问。你能够像诺芮娜、伊丽莎白和艾薇·杜思那样，全心臣服吗？自己弄清楚。

一刻都不可想让你丈夫不快乐。那样不行。你如果认为，全心臣服巴巴，会使他不快乐，那就别这么做。人人皆基督。有什么新奇的？总之，我建议你使他快乐，无论如何别离开他，而在你心中，你若是爱巴巴，就会知道怎样爱神。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在心中爱巴巴。可能的话，跟随新的苏非教。不行的话，也别烦恼。在心中爱我，让你丈夫快乐，神会照管你该怎样爱他。

巴巴总结：“记住我对你说的话，照此去做。”

5月16日下午4点35分，托妮第三次见巴巴时，对他说：“我认为，这您很清楚，您将在美国做非凡的工作。”

巴巴答：“当今美国领导世界的物质方面，若被唤醒，极有可能在灵性上领导世界。”

托妮说：“在表面和未知之下，有对灵性的巨大渴望。”

巴巴回应：“这种唤醒所需要的是，对自己喜欢的神的爱。以十字架上耶稣的形式，或别的形式。神会做这个。他能做这个。现在时间近了，很近了，这个灵性提升必须发生。是的，绝对的。必须发生，必将发生。”

“以便笼罩世界的可怖大灾难能避免？”托妮问。

“正走向高潮，”巴巴答，“之后，将有一个改变。”

“高潮是战争吗？战争可避免吗？”

巴巴答：“我了知一切，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美国注定要在灵性上领导世界。”

“那些爱神者将成为牺牲品。”托妮表示。

“真理永不辜负，爱神者将很快得胜，”巴巴宣布，“我很高兴。我看到你是神的真正爱者。”

“不幸的是，在这个国家，对青年没有灵性教育，”托妮说，“青年人甚至没有伦理教育！”

“是的，”巴巴表示，“但可以肯定，这些现在不知神，只知吃喝玩乐纵欲的年轻人，很快将受到巨大打击，认识到只有爱神才是真正生活！”

5月17日星期六，早上7点至12点，下午4点至6点，在仓库举行开放日达善活动。（注：所谓“仓库”，曾是烟草仓库，伊丽莎白买下后，改建成大型团体或活动用的会议室。）近700人聚集，很多来自默土海滨小镇，其余人来自远方。伊丽莎白坐巴巴右侧。巴巴指示每个访者来见他，触一下他的手，走过去。大阿迪站旁边读字母板，尼鲁和美赫吉协助，同时萨若希和邓肯组织来访者的达善。

中间，伊丽莎白问：“他们这么快匆匆经过，您怎么能帮助他们？”

巴巴答：“如果他们多磨蹭一会儿，头脑就开始运作，而我希望触动心灵。”

菲丽丝·弗莱德里克，站在仓库入口，分发巴巴对其沉默、奇迹等讯息印刷品。她回忆：“见到巴巴后，许多人啜泣、恍惚，意识不到周围环境。”

近1000人受邀，包括不少当地的黑人。在场者注意到，每当黑人访者进屋，巴巴总是从座位上站起，上前迎接。这是来自纽约的黑人妇女，贝丽尔·威廉姆斯，第一次见到巴巴。

贝丽尔于1951年11月，从密友菲丽丝那里首次听说巴巴。后者邀贝丽尔到卡耐基大厅，听诺芮娜演讲，题为“神爱乃解决之道”。有灵性倾向的贝丽尔被诺芮娜的演讲吸引。听众被告知，巴巴将于春季莅临西方，他们若希望收到通知，可留下姓名地址，贝丽尔留了。

以下是贝丽尔·威廉姆斯对首次见巴巴的描述：

“迪莉娅为我开了门，说，‘巴巴，这是贝丽尔。’我在入口犹豫着，巴巴从椅子上站起，向我伸出双臂。接下来就记得，我伏在至爱肩上号啕大哭，为终于找到归宿欣喜。巴巴的欢迎让我对自己归属在哪里毫无疑问……我毫不怀疑是巴巴以自己的方式把我吸引来，尤其是会面过程中，他突然转向阿迪，在字母板上拼出：‘这值得。’我幸福地点头，傻傻地语无伦次。”

巴巴给我一些他要我做什么的个人指示后，深察我的内心的他简练地叮嘱：“把一切交给我——把它交给我。”如此简单，可对于任性的我多么困难。然而我感到内心的巨大负担卸掉，在那之前我甚至未意识到载着它。那时才明白，什么是与自己和平相处。”

新泽西州的 37 岁的哈罗德·贾斯汀·鲁德，回忆了 17 日与巴巴的首次会面：

“我同妻子弗吉尼亚一道，从新泽西通宵驱车到默土海滨。我妻子对至爱巴巴了解甚少。我与巴巴的会面很重要。我被迪莉娅领入仓库。一听见我的名字，巴巴立即从舒适的扶椅上站起，等着我。我有一大堆关于大师的愚蠢成见。我的背景是神智学，肚子装满了大师们，和跟随那条道路被毁掉的生活。因此我决定，要盯视至爱巴巴的眼睛，亲自看看，美赫巴巴是否大师。

我一走近，他便张开双臂拥抱我，我突然发现自己哭得像个孩子。巴巴十分高兴。在字母板上拼写：“告诉他，他很爱巴巴。”这使我很高兴。接着巴巴又说：“也告诉他，巴巴很爱他。”这令我更为欣喜。”

巴巴同哈罗德谈了几分钟的个人事务，最后说：“我会负责神为你准备的。我召唤你时，你要准备好立即动身。”

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芭蕾舞学生，芭芭拉·玛亨，那天也有缘见巴巴，艾拉·玛西和马特琳·盖弗丝同行。以下是芭芭拉·玛亨的回忆：

“巴巴坐在，我后来想到，仓库里的老地方。他身穿白衣，头发披垂。个子比我想象的小。他微笑着，很愉快。我的感受？基本上愣住了，说不出话，很害羞。似乎无话可说。因过去两年的思想巴巴，我老早决定：既然他是神，既然神在我们众人中——就没什么可问或可说的。我早就觉得，巴巴肯定实际知道我——我内心深处的思想感受……巴巴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作出牺牲前来——他爱我们，为我们受苦。然而，虽然这听来严肃，他却眼含笑意，充满温柔和爱。”

38 岁的安德鲁·缪尔，为华盛顿特区的宇航局工作，设计绘图，54 岁的妻子莫德·安娜·“佩吉”·缪尔，经营美发沙龙。40 年代初，二人从

艾微·杜思那里得知巴巴，并成为苏非教师。实际上，佩吉曾在1932年的报纸上见过巴巴的照片，并对母亲说：“来日我要去见此人。”

5月17日他们来到中心，穿得像上教堂；安迪身着夹克打领带，佩吉打扮漂亮。站在仓库外等候见巴巴时，安迪没有感到畏惧或紧张。佩吉先被叫入仓库。她常对安迪说：“如果我认为自己帮助了某个灵魂更亲近神，我会很开心。”佩吉走上前，巴巴的第一句话是：“你把很多灵魂带到了我这里。”没有比这更让佩吉幸福的了。这话来自巴巴，是对她内心深处渴望的神圣确认。巴巴的甜言对她意味着一切。

接着是安迪。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走过门，立即看见巴巴坐在那儿。没注意到房间里有别人。我为他的美倾倒，不由奔向他。双臂抱住他。佩吉后来说，她担心我会伤着巴巴，因为我的拥抱近乎粗暴。

我紧紧搂着巴巴，我们的脸仅距几英寸，我凝视他的眼睛，感到莫大安慰。只能这样形容我的感受（仍词不达意），就像我小时候那次，迷路了，基本上在邻居街区。天快黑了，我很怕。怕找不到回家的路。恐惧压倒了我。正走着，注意到一些电车轨道，记起那是回家的路。我止住哭泣。很开心，晚上能回家睡自己的床了。在巴巴的臂膀中感到的就是这种安慰。仿佛我不仅会回家，而且已经到家。这是我的港湾，这是我的庇护。

拥抱时，伴随如此巨大的安慰感，我凝视他的眼睛，听到一位满德里说：“他非常爱巴巴。”听到此言，使我自觉地意识到：我非常爱巴巴。我的心曾告诉我，但我未真正知道，直到听见这句话。接着，我开始抽泣。幸福得止不住泪。巴巴说：“巴巴非常爱他。”

即使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再也听不见声音了，（但因巴巴的声明）我听的已经足够了。从那以后，我曾多次违背巴巴，多次忘记他，多次做不该做的事——但从未失去那种爱的感觉。”

缪尔夫妇离开仓库，驱车回华盛顿特区，完全忠于大师。

一整天乌云密布。仓库的达善活动后，巴巴驱车到客栈看望女子。他的足一触及地面，一道巨大闪电击中长湖水面，天下起雨。菲丽丝回忆：“仿佛他阻止了风暴，直到完成工作，随即‘按下按钮’，让雨降落。”

艾微和夏闵在客栈道别。巴巴对她们说：“1000年后，人们将歌颂这个在仓库的日子。当然，你们这些参与者，无法体会其全部意义。”

诺芮娜身体仍不适，未能参加活动。当晚大阿迪致信印度的满德里：

“我在午夜写这封信。诺芮娜健康不佳，而巴巴的计划，因诺芮娜生病，无法照他的要求贯彻。因此，自我们抵达后，巴巴身边的气氛不是很活跃愉快。我希望诺芮娜尽快康复，能遵照巴巴的计划，参加7月中旬至月底在纽约举行的会见……”

翌日，5月18日，菲丽丝和阿黛尔被遣回纽约。首次别离巴巴，痛楚宛如首次会面的喜悦一般强烈。菲丽丝写道：“感觉像亚当夏娃离开天堂。”可在默土海滨巴士车站，仿佛为安慰她，她心里正难过，电唱机播起巴巴喜爱的歌——科尔·波特唱的《跳起比根舞》！

仓库的“开放日”本来只持续一天，但因通讯错误，玛格丽特求巴巴准允四名舞者，次日上午9时见他。他们正随大都市歌剧公司旅行，从明尼阿波里斯演出后，直飞默土海滨，这是他们能到的最快时间。巴巴答应，说“只给5分钟”。可巴巴5月18日星期天上午9点到湖屋时，舞者没到。他召来玛格丽特，一起等了又等。

“你为什么要我在17日后见人？”巴巴甚是不悦，“现在我没心情接见。他们在哪儿？”

巴巴坐卧不宁；召来其他人，多次复述同样的话。

他在湖屋内踱步，问：“你们认为他们出什么事了？你们认为他们遭遇事故了？为什么他们没到？何时会到？”他派人打电话给机场，却没有消息。

巴巴去用午餐，下午返回。一整天，话题都集中于四个失踪舞者。吉蒂记得：“有时巴巴似乎很恼火他们来，却又深切关心发生了什么。”晚上巴巴要离开时，吩咐他们再次致电机场。唯一的消息是，因天气恶劣，

航班取消，许多飞机延误。“我要回屋了，”巴巴说，“如果人到了，告诉他们，我将于明早7点见他们5分钟。”

巴巴离开湖屋，人刚走，电话响了。是这些舞者从默土海滨机场打来的。因正常航班全被取消，他们不得不包租私人飞机。途中遭遇暴风雨，汽油勉强够飞完航程，经历可谓惊心动魄。但他们决心不失去拜见神圣至爱的机会。没有巴巴的帮助，他们必死无疑。听到他们安全抵达的消息，巴巴表情十分慈爱，转向艾薇说：“明天我不打算工作，但爱奴役了我。”他边说，边拍拍口袋，里面装着舞者途中发给他的电报。

次日上午，巴巴接见四名勇敢舞者——若布拉·内文斯，苏拉·盖斯宾，凯瑟琳·达蒙和查尔斯·劳伦（“特克斯”）·海托华。先是个别，接着是集体会见。拉诺读巴巴的字母板，因阿迪和美赫吉已前往加利福尼亚。中间，巴巴说：“我爱你们，远远胜过你们爱自己。”又说：“我对你们的爱，你们永远不会知道有多深。”对于四名舞者，与巴巴的相遇是一种大爱体验。

四名舞者一起进屋，巴巴让他们坐在沙发上，他来回踱步一会儿，有时停下，仿佛注视窗外。他们注意到，他的四周有很强的能量。之后，巴巴坐在他们面前，授述：“昨日我同你们一起乘飞机；现在你们必须把我带回去。”他慈爱地拥抱每一位，他们深受感动。四人立即出发，赶下趟飞机去参加演出。

他们走后，巴巴叫来亲密者，说：“他们的飞机曾遭遇大麻烦，整个航程多次经历危险。”迪莉娅对巴巴的恩典失声痛哭。

访问默土海滨期间，巴巴的爱浸透了每寸土地，每粒尘土被授权传播阿瓦塔的真理与美讯息。巴巴的临在圣化其土壤，足迹令气氛生辉。美赫灵性中心是巴巴的美国“爱寓”，向渴望神、光、真理者敞开大门。

伊丽莎白和诺芮娜在巴巴事业中的爱、服务与自我牺牲，是那些希望为他的事业工作者的灯标。有一次，巴巴告诉伊丽莎白，中心应当用于如下的任何一个目的：

作为一所灵性学院；

或者高道家园；  
或者圣人寓所；  
或者精神紊乱者收容所；  
或者静心隐修地；  
或者病残者休憩所。

多年以后，在伊丽莎白的精心管理下，中心成为巴巴爱者和知道者的静修所。

美赫中心被泪水浸透，因神人一瞥而震撼的心灵涌出的泪水。其中蕴藏了巴巴的喜悦、深邃、机智、幽默和优美。这些泪水为所有渴望爱酒者保留着。造访默土海滨者不会失望离去。

1952年5月19日星期一，巴巴如期遣邓肯、尼鲁、美赫吉、古斯塔吉和阿迪，驾驶伊丽莎白的普利茅斯旅行车，横越美国，赴加利福尼亚的美赫山，为他和女满德里的到访做妥善安排。他们离开后第二天，巴巴通过邓肯给他们发去如下讯息：

“避免一切诱惑，尤其是淫欲；

要诚实公平、高尚正义。

不要闲谈瞎聊，要谈就谈巴巴，

为中心找个守夜男孩，人莫枯燥如灰。

不要和稀泥，做事莫敷衍。

我并非怀疑你们，只是在友爱信任中警告。”

亲爱的邓肯，

把这个念给其他人听。我希望你们都放心，我写这个并非出于怀疑，只是一时兴致，也为避免无意中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巴巴

# 血染美国

在美赫灵性中心逗留一个月后，1952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2点半，美赫巴巴和女弟子乘两部轿车离开。巴巴计划用九天时间驱车横穿美国，于29日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奥亥的美赫山。30日接见加百利·帕斯卡，6月1日见马克姆·希劳斯，2日和4日到好莱坞。6日离开美赫山，前往旧金山，（在邓·斯蒂文思安排的饭店）逗留三天，于6月10日启程返回默土海滨。

巴巴、美婣、玛妮和美茹乘伊丽莎白的蓝色纳什车，伊丽莎白驾驶。（夏闵想为他开车，可巴巴拒绝。）另一部车由萨若希驾驶，拉诺、吉蒂、高荷和迪莉娅乘坐。从默土海滨出发之前，巴巴问伊丽莎白：“汽车保险文件带了没？”伊丽莎白说没带，巴巴指示她回“幽畔沙丘”家中取来。巴巴再三告诫萨若希，跟紧伊丽莎白的车，否则他永远不会宽恕他。虽然萨若希随巴巴在美国，不在印度，却接到消息说，他已当选阿美纳伽市市长。很快，该职位就发挥了作用。

高荷记录行程日志。巴巴一行下午2时离开默土海滨，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在森林汽车旅馆住宿第一夜。（注：旅馆位于双峡路3041号。现称森林橡树公寓。）巴巴未吃晚饭，一夜未眠。次日，5月21日清晨6点45分启程，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墨菲。途经蓝岭山脉，美丽的自然风光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萨若希的车有点问题，无法一直紧跟巴巴的车，有时落后很远。在劳伦斯，萨若希跟丢了，后又在格林维尔寻找巴巴的车。在一处，巴巴让车停下，直到萨若希到达，严厉斥责他的疏忽。之后心情好转，宽恕了他。途经蓝岭山脉时，看到一处叫“凯撒头”的美丽风景。

巴巴一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里瓦德停车，吃了热狗、火腿三明治和蛋糕。巴巴似乎心情不错。到达墨菲市区，驱车转了一会儿，寻找一家安静的汽车旅馆，并在谷河大街510号的穆尔兰高地旅馆歇息。旅馆有个小厨房，他们用了简单的晚餐和茶。当晚巴巴睡得好，早餐时心情愉快。

5月22日早晨6点半，他们动身前往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多雾天气。经过达克敦，驶入田纳西州，停在奥科伊湖畔。曾遍游世界的巴巴，说此地是他所见过的最美风景之一，并表示这个古老的切罗基族印地安人地区具有灵性氛围。他们参观了观景峰上的红宝石瀑布（深藏地下的瀑布）和岩石城花园，巴巴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停车观光。”

穿越克利夫兰镇和查特努加市时，萨若希又跟丢了，找到巴巴的车时，巴巴十分不悦，警告说，若再次发生，决不宽恕萨若希。他们在田纳西州的韦恩斯伯勒，西姆斯汽车旅馆住宿，旅馆位于萨凡纳高速公路1015号的溪流旁。巴巴用了汤和小牛肉，睡了两小时。

次日5月23日早晨，他们7点35分出发。全天驱车，途经孟菲斯后，在阿肯色州的瑟西停车用午餐，但巴巴不喜欢供应的煎蛋卷。驱车经康韦、阿特金斯和克拉克斯维尔，抵达阿肯色州的欧扎克，当晚住宿潭溪汽车旅馆。驱车约350英里。此地很幽静，自然风光优美；还有小溪蜿蜒流过。房东养了100多只鸡。巴巴晚餐在自己房间仅用了牛奶面包，并要了同样的早餐。巴巴彻夜未眠，说喉咙胃部疼痛。

1952年5月24日星期六，是个怡人的多雾早晨。他们4点半用早餐，5点45分出发。巴巴再次警告萨若希，要紧跟在后。这天早上，巴巴神情严肃；显得心事重重，不像往常那样急于出发。途经史密斯堡，越过阿肯色河，进入俄克拉荷马州。一次，巴巴让伊丽莎白停车，他下车，在公路上来回踱步几分钟。上路之前，巴巴又告诫萨若希多加留心，跟紧了。萨若希再次跟丢了巴巴的车，到萨利索才会合；在那里，巴巴命萨若希先行。可在戈尔，萨若希又跟丢了车，到沃纳才追上。

然而，重新上路后，巴巴命令伊丽莎白：“开快点！”并不断叫她开“快点，快点！”头天夜里下雨，路面湿滑。他们的车在俄克拉荷马州东部的起伏丘陵快速行驶。

上午10点15分，翻越一座小山的时候，伊丽莎白看见一辆轿车从逆行道朝他们开来。她减速，希望司机看见后会转向避开。可他未能停下，全速向他们的车撞来。就在事故发生时，伊丽莎白记得，巴巴举起左手，指着迎面驶来的车，仿佛在指挥整个事件。

巴巴整个人被抛出车外，后背落地，摔入路边的泥沟。他鼻梁断裂，鲜血直流；一只胳膊和腿骨折。美媞和美茹也被抛出车外。美媞的前额创伤很深，美茹手腕骨折并扭伤。伊丽莎白被卡在方向盘后面，双臂、锁骨和七根肋骨均折断。一直在后座打盹的玛妮，是唯一未受伤者。

根据当时用来申请保险的警方事故报告，事故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林肯县，布雷格以西约 10 英里处，在米克镇附近 62 号公路，距东县路 600 英尺。

另一辆车的司机，时年 24 岁的安东尼·约瑟夫·帕尔米耶里，这样讲述出事经过：

“我驾驶 1952 年的水星轿车朝东行驶，看见一辆卡车停在前方。于是减速。可做这个时，一侧刹车卡住，让车趋于朝左拐。这下，我在高速路上转了 U 形弯，偏离原路。这时，一部纳什车飞速驶来，撞上我的车尾。”

帕尔米耶里还画了图说明出事经过。

据伊丽莎白叙述：

“我们一行从南卡罗来纳州的默土海滨，开往加利福尼亚。我驾着“纳什政治家”（车品牌），沿宽敞公路驶向俄克拉荷马市，已过布雷格几英里。忽然，我看见一辆轿车朝我驶来，速度很高，朝着布雷格，朝着我。它莫名其妙地从其右侧道拐到我的车前。我全力踩刹车，尽量给那辆车腾地方，把我的车尽可能停到公路右侧，而不致冲入沟中。我的车左前侧被那辆车撞得厉害。我只能认为，对方的车失控了，后来得知，车主是安了假肢的退役军人。”确实，帕尔米耶里是朝鲜战争的老兵。他一条腿被截肢，驾驶的是带手动刹车油门的特种（特制）汽车。这是他第一天开车。车中还有妻子比莉，岳母简·汉森夫人，都来自俄克拉荷马市。（他们正前往阿肯色州，接比莉和前夫的儿子，到俄克拉荷马同她一起度夏。）

事故发生在一个小农场正前方，农场主是捷克斯洛伐克移民，斯坦利·莫卡。邮差刚把信放入他家邮箱（帕尔米耶里看见的停着的卡车）。莫卡听见撞车，冲出来。拿毯子给美媞和巴巴盖上。帕尔米耶里的车中无人受伤。汉森夫人已跳下车。跑到美媞身边，用手绢揩她的脸。

伊丽莎白的车冲下公路，停在莫卡家的车道。“可怕的一幕。”莫卡后来回忆。汉森夫人也说：“到处是血。恐怖极了。”

这时，一名送妻子到布雷格诊所生产的男子，驱车路过。因该镇仅有一部救护车，他把车送回，还带来一部柩车。

萨若希的车仍未到现场。因天热，萨若希沿途停车喝冷饮。这是令他终生后悔的停车。事故发生 15 或 20 分钟之后，他们的车才到，被出事现场震惊了。拉诺、高荷、迪莉娅和吉蒂跳下车，奔向巴巴。高荷茫然无措，慌乱地奔走于美媞和巴巴之间。巴巴用手势向拉诺示意，他的胳膊和腿受了伤。迪莉娅拿出她的小枕头，垫在巴巴头下。

“那一刻的痛楚难以忘怀，”迪莉娅后来说，“巴巴的头血涌如注，流到脸上——他的目光直盯前方，仿佛望着遥不可测之处。他默不作声，只是一动不动躺着。伊丽莎白在车中，身子蜷在方向盘上。她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活着吗？’”

巴巴躺在软土上，血泊中。他曾预言，美国的土地渴饮他的血。在无限慈悲中，他血洒于斯。

活基督躺在路上，无助地流着血，

仿佛匕首穿刺世界心脏。

美国！你渴望他的血，那就喝吧！

但要记住要提醒后代，

他连同热血还带来并留下神圣珍宝。

这是他在痛苦中给美洲的沉默讯息：

血只为那些继续念神、

并爱戴活基督者流。

基督受难是为那些始终与神同在者。

基督之血是他对世人之爱的标志。

美国是他的，通过为之受难，他把爱给它，

以便它能够俯首听从神人。

救护车和枢车到了，急忙将巴巴、美婣和伊丽莎白送往诊所。高荷和拉诺陪伴巴巴和伊丽莎白乘救护车，玛妮和美茹陪美婣乘枢车。作为新当选的阿美纳伽市市长，萨若希的身份现在发挥了作用，警方也充分配合，为这位“访美贵宾”作了紧急安排。

布雷格的小诊所是家私人诊所，相当不错，为内德·伯利森医生和妻子朱莉娅经营和拥有。虽然伊丽莎白被最先送到诊所，但医生见美婣伤势最重，就开始为她治疗。

以下是伯利森医生的叙述：

“上午 11 时左右，救护车将事故受伤者运到医院。场面混乱。我用了几个小时从他们的伤口里取出玻璃碎片、泥土和草，才能着手缝合伤口。现场血污狼藉。我不指望美婣能存活。她受到我见过的最糟的颅骨骨折——像只落地的蛋壳。

我立即对她治疗，尽力挽救她的生命。不一会儿，巴巴一行的人开始进房间，要我过去看看巴巴。我尽量不理他们，继续对美婣治疗，但他们愈发坚持。‘巴巴这，巴巴那’，他们说。（高荷）伊朗尼医生也开始催我去查看巴巴的情况。当然，我不知道巴巴是谁，因专注手头的工作，几乎听不见她说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终于决定去看一下这些喧闹都是怎么回事，便走进隔壁巴巴在的房间。

我一进门，巴巴就对我咧嘴微笑，我以为他伤势不会很重——直到后来才发现他的受伤程度。

终于得空照料巴巴时，我惊讶地看见一个受伤如此严重的人仍在微笑。我还震惊地发现，他不吐一字，不出一声表示难受。我以为他不会说话，但高荷医生告诉我，他不说话乃有意为之。

我知道，要为他接骨，就得对他作全身麻醉（喷妥撒纳），心想他这时候会说些什么，可他没有。

第一天他人格中最吸引人的品质是，那双褐色大眼睛看我的样子，仿佛在阅读我的心。后来我意识到最令人惊叹的是，让他受到这么多优秀、有教养者如此深爱和忠诚的品质。那种品质强迫不来。这样的忠爱之所以有可能，完全是因为他当之无愧。”

巴巴的左小腿两骨、左肩臂和鼻中隔骨折。上牙龈损伤，车祸时戴的下假牙处流血。赴西方前，邓肯和埃瑞奇曾劝他安装假牙，这次事故后，他几乎再没戴过。

巴巴始终意识清醒，发出指示。例如，医生和男医疗技术人员可以碰触美婳。巴巴住在伯利森的办公室；高荷睡旁边。美婳和伊丽莎白在另一个房间，由吉蒂和拉诺照料。美茹住候诊室。

5月24日，萨若希给在印度的人员发去电报：“巴巴和女士组，由伊丽莎白驱车，在汽车事故中受伤。现在俄克拉荷马州布雷格医院。详情后告。”次日致电：“巴巴和女士们进展良好。皆有肢体骨折，打了石膏。将在这里两周左右。”

埃瑞奇和彭度接到消息时，正在哈默坡。他们立即返回美拉巴德，那里另一封来自巴巴的电报等着他们，令他们莫放弃旅行，按计划继续。

埃瑞奇懊悔未按巴巴原计划伴随巴巴。他感到要是他在场，或许会避免或减轻巴巴的受苦。埃瑞奇曾对巴巴说，他因新生活过于劳累，无法到西方旅行，但后来发现，安得拉和哈默坡之旅比到美国还累。

邓肯、美赫吉、古斯塔吉、尼鲁和阿迪已抵达加利福尼亚的美赫山。一接到马克姆·希劳斯转交的电报消息，邓肯立即飞赴俄克拉荷马（尽管短时间内很难买到机票）。四名东方满德里驱车直奔布雷格，5月28日晚到达。

艾微、夏闵和玛格丽特也立即赶来，25日到达。艾微和夏闵来到巴巴房间，巴巴握着艾微的手，在字母板上拼出：“你一定要明白此乃神意，结果会让全世界受益。”

以下是艾微 1952 年私人日志中的叙述：

萨若希，还有迪莉娅，在医院门口接我们。他们憔悴疲惫。萨若希失声痛哭，说道：“我真该自杀——没脸再面对印度，那里的众多爱者都会觉得，我本该更好地照顾大师！”

我由他哭泣，试图指出，他不在受撞的车中，很难说有什么责任。我们去看望病人，大受震惊。巴巴左肩臂骨折，左小腿锯齿状双骨折。脸和鼻子因摔伤肿胀。

美婣颅骨骨折，眼睛紧闭，就像硕大的红菜头，前额是个难看的伤口。伊丽莎白因卡在方向盘后面，双臂和数根肋骨折断。美茹的一只手腕骨折，另一只严重扭伤，各式各样的伤口和瘀紫。玛妮受伤最轻，脚和膝盖严重擦伤，拄杖瘸行。她好几日未进食，极度悲伤，为神没让她像别人一样承受那么多而无比痛苦（尽管她刚动过大手术）。

巴巴拉着我的手，在字母板上写道：“你一定要理解，此乃神意，结果将利益全世界。”

据此我可以看出，他和美婣因撞击从车右侧抛出，他却左侧着地；虽然杜思先生在公路地图上为第一部车选了这条路线，为巴巴的车设计了不同路线，以便路过美国大峡谷，车祸却发生在美国中部——这些都自有原因。

我听到有人说，“巴巴一定是那样计划的”，但我不觉得大师会计划让美婣等人受伤。我想他只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勇于迎接他的十字架命运。

重现当时的情形：似乎是载着5名男子的第一部车到加利福尼亚，于星期天我们到布雷格当日，到了美赫山。伊丽莎白·帕特森驾驶第二部车，几天后出发，车里是巴巴和三个女子。第三部车由萨若希驾驶，有迪莉娅、拉诺和高荷。这最后一辆车似乎无法赶上伊丽莎白的车，这让巴巴不悦，出事前一整天显得不安不适。星期六，他最后告诉萨若希：“我将每50英里停一次，直到你赶上我，你必须尽最大努力和我们一起。”

尽管如此，事故发生时，萨若希不幸落后10分钟，到了现场，见到沉默依旧的巴巴，和其他人一起躺在泥地上，陌生人跑前跑后，试图把他们弄上救护车。可以想象震惊和恐惧。血污遍地。好像是他们沿路缓缓上山

时，一辆由装着木腿和 2 名同伴的司机驾驶的车，从反向车道冲出，导致了撞车。公路警察称全是他的错，但这于事无补，这些肇事者却毫发无损。伊丽莎白的车整个前部撞坏。后来我们还去看了那部车。

布雷格的医院是个漂亮的小地方，显然是其唯一的医生内德·伯利森的梦想；设备良好，清洁干净，几乎不能应付这样的灾难。伯利森只得为美媞叫来一名脑外科专家，为巴巴叫来骨科专家，因为虽然巴巴的腿是他接的，但他想对巴巴和伊丽莎白的的手臂，使用更新的技术。伊丽莎白在手术室旁边的房间躺了两个小时，才有人来帮助她，他们抬她时，医生告诉我，她勇敢地对他们说：“我已经等了两个小时，我们不用急！”

医生 8 点到，我同他谈了谈，尽量让他对面临的情形有所理解：四名印度病号，其中一位是沉默的至师。我敦促他尽力而为，说：“巴巴说，看在老天的份上，为他弄张病床。”

医生摘下眼镜，疑惑地盯着我，问：“杜思夫人，你能否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他说：‘看在老天的份上，等等。’”

我笑了，告诉他，我们习惯了巴巴的手势和面部表情。可怜的巴巴，躺在医生办公室的小床上，不仅无比疼痛，还因头部摔伤小血栓所致肿胀，连呼吸都困难。每次我们进去，他出于对我们情感的体贴，都会在脸上盖块手帕，只露出眼睛。掩于飘发之间，看上去确实是基督的眼睛。拉诺、萨若希或高荷一个接一个小时，坐在床头，背给巴巴当靠背，让巴巴坐起来。

迪莉娅和我出去发电报，尽力照顾玛妮，帮忙给病人喂饭，可吉蒂除了去洗澡，不肯离开伊丽莎白和美媞的房间一步。她日夜坚守岗位，半夜就在床铺间的地板上躺一会儿。迪莉娅和我帮忙食物供应，跑出去买咖啡和三明治。夏闵按巴巴要求，为他和美媞洗衣。上面沾满血迹。一天好几次会有人给她送来一件衣服，坚持说是巴巴或者美媞的，夏闵就跑到洗衣房，用肥皂浸泡揉洗，这成了我们之间的大玩笑。镇上的洗衣房式样古怪，一个敞开的大房间，无数个四桶一套外加一个老式甩干机的洗衣机。夏闵很快学会使用。她和我转了镇中心的两条主街，想找一些鲜花和新鲜水果。杂货店女店主把留给自己的一盒草莓，给了我们，并询问伤者的情况。我

高兴地把草莓盒带给巴巴，但巴巴称这是美婣的最爱，我们尽力哄她吃几个，她服从地尽力吃，但只吃了一点，眼睛还不能睁开。她盖着厚毯子躺在空调房间里，不时喃喃自语，“哈瑞巴巴”（哦，巴巴），对面的伊丽莎白（因打着石膏）不停说热。伯利森医生怕美婣额头的一大块掀开的皮肤死掉，就把它缝合上了。专家很想为她手术，但这个伤口而无法做。他说美婣 10 天内不会脱离危险。美婣一直在医生的图书室，没有一声怨言。

萨若希、迪莉娅、夏闵和我，后来还有玛妮，会在一个我记得叫“城市咖啡馆”的简陋现成小饭馆用餐。店主听说我在镇里买不到鲜花，便走过来提出把他院子里种的玉兰给我们，我们驱车前往，他从树上为我们折下。巴巴也让都给美婣送去，尽管亲爱的美婣看不到它们。后来鲜花由爱者从各个角落空运过来，这个热心的小镇因其访客而相当兴奋。伊丽莎白意识到是我在那里，喂她碎冰时，轻轻说：“你知道你被召来有多幸运吗？很多人巴不得在你的位置。”

我对她说我相信是这样。有天早晨有个婴儿出生，我想他也很幸运，在巴巴的祥瑞气氛中进入形体世界。巴巴几次派人找夏闵和我，叫我们不要担心，我进去告诉巴巴我难过，但不担心，因为我感到他完全掌控着一切，巴巴意味深长地点头同意。夏闵忽然意识到，巴巴派来给我们送口信者都是些“担心者”！许多细节需要处理，处境悲惨的伊丽莎白发电报，处理保险事务。我们将当地银行的副经理请来，处理旅行支票问题，因为支票几乎都在伊丽莎白的名下，而她什么都签不了。有时她低声对我说：“找找我的手指——它们都死了。”

巴巴召夏闵和我，对我们说他想要我们去为他履行一项“重要使命”。他深切感受到计划在西海岸见他者可能感到的失望，所以希望我们去，尽可能当面对所发生的事故及原因，作出解释。我们感到再没有比这更伤心的任务了。劝他飞往旧金山接受更好的医护，但显然他还得通过这种“无助”状态工作，直到 7 月 10 日。

巴巴因一只手臂完全无用，极费力地在字母板上拼写：“现在，我把这项重要使命交给你们二人：你们俩立即前往旧金山，看望你们组里的每

个成员，告诉他们这场车祸纯粹是神和巴巴之意，巴巴曾一再通过通告，警告印度弟子他的个人灾难，身体的。

向全印度发行的最后一份通告上说，在7月10日前，弱将主导强；从7月10日直到11月15日，强将主导弱；从11月15日起，弱和强都将吞噬于神圣之火。我把第一阶段称为‘复杂自由生活’，第二阶段为‘完全自由生活’，第三阶段为‘燃烧生活’。因此这必须按照神意发生，结果也将按照神意利益全世界。这样向你们组的每个人解释。去见马克姆·希劳斯，也把我的这个讯息传达给他，要他告知他组里的每个人。之后见阿格尼丝·拜伦，她也要原话告诉她的小组。见米尔德里德·凯尔，叫她告诉她的小组。到纽约见约翰·巴斯，让他亲自向他组里的每个人传达。你要亲自对你的小组讲。马克姆和约翰告诉小组的人时，你要在场。我希望你和夏闵都在场。对于单独的人，你们能见到他们时，亲自告诉。你俩要很快去做这一切，10月7日到默土海滨。向西海岸的人说：‘巴巴1953年7月一定来，你们这些月的等待，会结出更好的果实。’”

巴巴一如既往，对美媞体贴备至，指示高荷要特别照料她。上午7时至晚7时，美赫吉陪巴巴；晚7时至早7时，尼鲁陪伴。夜间拉诺也陪巴巴。（注：拉诺说，巴巴因受伤咽下大量血，第一天半夜剧烈呕吐，以至血喷到天花板上，之后溅到墙上。）偶尔被巴巴使唤的阿迪在外面沙发上打盹。其余人和玛妮住当地旅馆。吉蒂照顾美媞和伊丽莎白，玛格丽特每天为病人按摩。夏闵到洗衣房为巴巴洗衣服。

医院虽小，伯利森医生作了精心安排。他从俄克拉荷马市请来几个外面的专家，为美媞检查，看X光片。巴巴常遣尼鲁去跟伯利森医生提一些小意见，医生过来。巴巴同他亲切交谈，对他微笑。见巴巴伤势虽重却依然快活，医生被深深打动，全心全意照料巴巴。

巴巴腿上打了石膏，胳膊被悬吊起来，脸伤得到治疗。他对石膏多有抱怨，可医生准备拿掉时，巴巴却坚持保留。巴巴在布雷格诊所住了12天，于6月4日返回默土海滨。

邓肯和拉诺提前飞赴默土海滨做安排。阿迪、古斯塔吉、玛妮、美茹和迪莉娅乘一辆旅行车，于6月4日星期三早晨离开，巴巴和其余人也于

当天出发。巴巴令艾微和夏闵到加利福尼亚，向那里等着见他的人，解释巴巴的事故和旅行被取消。

巴巴乘救护车从布雷格前往默土海滨，全程 1500 英里。（注：商量过租救护飞机，但无法实现。）美婳也躺在担架上，和巴巴同乘救护车。高荷和美赫吉随行。伊丽莎白由另一辆救护车运送，吉蒂、尼鲁和医院护士夏琳·基姆瑞随行。萨若希和玛格丽特乘另一部轿车尾随。巴巴仍腿裹石膏，胳膊悬吊，令人疲惫的行程一路几乎不停。他们 7 日抵达默土海滨，巴巴住灵性中心以南约 8 英里，伊丽莎白的家“幽畔沙丘”。阿迪一行前一天晚上已到。

整个事件给伯利森医生留下深刻印象，他在 1952 年 6 月 3 日给巴巴的信中写下一些感受：

“从您和随行者身上，我们看见基督教诲的大部分示范。许多美国人说教这些东西，但我们从未如此近地看到它们的应用。您所有的随行者表现出的对您的深爱，让我们确信您配得这一切。这样的忠爱勉强不来，只能通过爱获得；从这么多杰出人士那里得到那样的感情表达，几乎让人难以置信。我们不常遇到像您这样欣赏我们劳动的人，那种欣赏让我们谦卑，感到不配，因为我们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和缺陷。因此，与其说这种劳动是工作，不如说是一种快乐……”

离开布雷格前，巴巴赠给伯利森医生一个烟盒。萨若希送伯利森一张虎皮。几年后，巴巴给医生寄去一本签名的《神曰》。伯利森医生之妻朱莉娅，每年都给玛妮寄一张圣诞卡，与她通信联系。

巴巴赢得他们的心。夜间，他会打扰伯利森医生，让尼鲁传话，例如，说他疼痛难忍。医生从睡中被叫醒，过来，巴巴却对他说，疼痛这会儿轻多了。夜间这会发生几次，但巴巴越“逗”他，他越被巴巴吸引。有时，听巴巴说感觉好多了，医生离开，不到两分钟，尼鲁又被遣去叫他，称疼痛复发。于是医生再次回来，当然那时巴巴又会说好多了！被选为神人及其内圈治疗，伯利森医生何等幸运！

在默土海滨疗养的巴巴，住在“幽畔沙丘”的空调房间。女子们随他住在这所房子，男子住中心。尼鲁日夜照料巴巴。阿迪定时为他用海绵擦身，美赫吉帮忙。美赫吉想方设法让巴巴进食。吉蒂为巴巴做饭。贝茜为女子做饭，茹阿诺协助。男子在外面用餐。

在美拉巴德时，吉蒂曾在厨房给娜佳当帮手，所以知道几道帕西菜。一次她叫贝茜午餐做些炸虾。可女子们坐下吃饭时，根本嚼不动。吉蒂问贝茜做了啥，她答道：“嗯，你叫我做炸梅子啊，戴维女士！”幽默的一幕，令巴巴大为开心。（译注：英语虾 prawn 与梅子 prune 发音接近。）

迪莉娅和玛格丽特留在默土海滨，帮了很大忙。虽然巴巴承受车祸造成的痛苦，但还是会有访客来见他，他愉快的笑容令许多人惊讶不已。即使在受痛，巴巴仍会处理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困难。

1952年6月13日星期五，巴巴为世界各地的爱者授述如下讯息：

数年来我曾预言的个人灾难，终于在横越美洲大陆时发生——造成我的面部受伤，一侧腿和手臂骨折，诸多身心痛苦。这必须发生在美国。神意如此。

这实现了公告第一部分所说，直到7月10日，在复杂自由生活中，弱将主导强，束缚将主导自由；但从7月10日起，在我的完全自由生活中，强将主导弱，自由将主导束缚；之后从11月15日起，在我的燃烧自由生活中，强与弱，自由和束缚，皆被吞噬于神爱之火。

巴巴一直讨论赴纽约治疗，13日却遣邓肯去巴尔的摩，查看让巴巴在当地医院治疗事宜。因巴巴的腿仍打着石膏，最终这个主意也被放弃。16日邓肯建议驱车到附近的杜克医院，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做检查，巴巴同意。

6月17日星期二，巴巴对苏非教再定向授述讯息：

美赫巴巴与伊斯兰教及其苏非教、基督教及其密教、东方诸教及其吠檀多、主流佛教、实用琐罗亚斯德教、耆那教和其它很多这种“教”，平等地相联系；它们皆教导同样的神圣真理，引

向同一个神圣目标。美赫巴巴还超脱并高于所有这些神圣道路。他必须通过重新定向这些“教”，来唤醒这些道路的跟随者，认识这些“教”的真正精神。在这项工作上，他已在将要普遍适用的宪章中，重新定向苏非教。

大阿迪在 1952 年 7 月 5 日的信中，向艾微澄清几个要点：

“（巴巴）希望你根本不要对此担心，而是交给他。同时他希望你注意：

苏非教再定向美国中心与默土海滨美赫中心没有直接关系。

默土海滨的美赫中心，不是一个苏非教、吠檀多教、佛教、基督教或琐罗亚斯德教中心。它是建立在普适性基础上的巴巴中心。这个巴巴中心将包含 4 个不同的中心——奉爱、服务、舍弃和知识。”

6 月 13 日，当地报纸登载了有关巴巴造访默土海滨的报道。巴巴希望也在印度刊登发行。因此 20 日美赫吉致信德里的沃斯·迪奥·凯恩：

“巴巴希望你将（6 月 13 日的）这条消息和（有关他默土海滨之行的）新闻评论在德里的报纸，如《印度斯坦时报》、《国家标准》以及地方性报纸上刊登。总之，巴巴希望这些在尽可能多的报纸刊登。

巴巴和全体人员都在逐渐康复，状况良好。巴巴因腿部骨折，仍然卧床。今天（原文如此），我们带他到距此约 215 英里的达勒姆著名的杜克医院作检查，也许要换腿部石膏模，有些松了。我们希望于 25 日前后回默土海滨。”

翌日，1952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巴巴乘救护车，从幽畔沙丘前往达勒姆的杜克大学医疗中心作检查。美嬉也同去检查，同车的还有高荷、邓肯和美赫吉。萨若希、尼鲁、美茹和玛妮乘另一部车尾随。

在杜克医院，巴巴换了腿部石膏模，但痒得厉害。巴巴让邓肯叫医生拆掉。于是新石膏取掉，另换一副。雷诺克斯·D·贝克医生说，让人在医院陪巴巴过夜，违反院方规定；但经萨若希再三恳求，他破了例。其余人住附近一家叫荷兰客栈的汽车旅馆。

在美媞和巴巴都做了全面检查，拍了X光片后，他们于24日返回幽畔沙丘。一周后，7月8日，巴巴在康韦医院又拍了X光片，显示腿部骨折已愈合。艾薇按照指示，还在纽约为巴巴和美媞预约了多名专家医生。

1952年7月2日，巴巴在离开前最后一次造访中心。清晨，休斯顿夫人为他开车，同车有美媞和玛妮。高荷、美茹、萨若希、美赫吉、大阿迪和古斯塔吉乘另一部车跟随。他们来到客栈，将跟随者送给巴巴的礼物全部打包，带回幽畔沙丘。

这个期间，大阿迪向巴巴朗读草拟的苏非教宪章。巴巴授述了几个要点和需要修改之处，寄给艾薇写进宪章。夏闵应邀8日到达默土海滨，住在幽畔沙丘。

马克姆·希劳斯也被召到默土海滨。7月11日受到接见，他让巴巴看了按巴巴指示汇编的诗集。巴巴对诗集很赞赏，将它们比作哈菲兹的诗，要他出版，马克姆以书名《通向至高实在之道》出版。

美赫巴巴的复杂自由生活，于1952年7月10日“沉默日”结束。当天，巴巴亲自授述如下诗句：

伤痕累累打不败，  
七月十日终迎来。  
自由已将束缚克，  
强主弱次今始开。

复杂自由生活在美国结束，意义重大，因为在那里，束缚战胜了美赫巴巴的生活。这些束缚是美国的，它们攻击并致伤阿瓦塔的身体，而他通过承受它们的全面冲击，将这些束缚根除。正是这些束缚使巴巴的自由生活“复杂化”。当美国向神俯首时，其结果将为世人知晓。为此，巴巴有目的地承受这些束缚的攻击，因为他要完成对美国的特殊使命。

1952年7月14日星期一，巴巴率男女满德里，乘车离开默土海滨，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弗洛伦斯，接着乘火车赴纽约。（注：萨若希未同行。他获准参观底特律，视察汽车厂生产线。）伊丽莎白和护士莎蒂·马丁随

行，还有茹阿诺和夏闵。迪莉娅和玛格丽特已于6月26日赴纽约。迪莉娅随即赴伦敦，由查尔斯·坡德穆与威尔和玛丽·白克特协助，安排接待巴巴和满德里。俄克拉荷马发生车祸时，她在路边垫在巴巴头下的枕头浸透了他的鲜血。迪莉娅把枕头交给默土海滨中心，以纪念美赫巴巴对美国及其人民的爱与牺牲。

# 斯卡斯代尔

1952年7月15日上午8时50分，艾薇·杜思在纽约火车站迎候巴巴。巴巴和满德里接着前往斯卡斯代尔镇，科亥尼路14号，凯特·费瑞丝的家。已经安排好巴巴和女满德里在那里住宿。男子们住别处。凯特·费瑞丝是珍·艾德尔和菲丽丝的熟人，菲丽丝只见过她一次。当菲丽丝唐突地问她“你愿不愿把斯卡斯代尔的房子借给美赫巴巴用两周”时，她回答：“当然。”

费瑞丝夫人和菲丽丝等候巴巴到来。这是车祸后菲丽丝首次见巴巴。她无言握着他的手，巴巴打手势：“莫沮丧。”阿迪和美赫吉打开他的轮椅，菲丽丝又感到喉咙哽咽。巴巴挥去她的悲伤；如他在默土海滨曾对她所言：“神总是愉快，即使受十字架刑。”

由于费瑞丝夫人的三个邻居全都“意外地”外出度假，巴巴和女子们可在花园里随意走动，隐私得到保证。巴巴为菲丽丝讲述了汽车事故，在字母板上拼写：“美国渴望我的血已久。”又微笑着复述一遍，仿佛一切的发生都如他所愿。

巴巴到后不久，弗雷德和艾拉·温特非特夫妇驱车来看望。满德里（大阿迪、尼鲁和古斯塔吉）住附近白原市的旅店，温特非特夫妇把雪弗莱车借给他们，用来往返于斯卡斯代尔。美赫吉和萨若希赴纽约市，处理一些有关商务和家庭的事情。

6月底，高荷在默土海滨开始同纽约的艾薇通信，谈在纽约预约医生的详细指示：

（1952年6月30日）……巴巴希望告诉你，为他和美媞预约各位专家时，无须考虑费用问题，必须为巴巴和美媞找到最好的专家和外科医生。还要确保巴巴和美媞私下就诊，不必和其他病人一起排队候诊，经历挂号、检查等冗长程序，巴巴不希望这样，因为长时间等待令他疲惫。因此巴巴

希望你安排医生在医院，或在私人办公室，给巴巴和美婳看病，对他们及治疗、医嘱等怎样最合适，就怎样安排。

巴巴需要再拍 X 光片，也许要换石膏。美婳的 X 光片我有，但我希望她的眼睛由一名很好的眼外科医生检查和治疗，他需要有眼科手术经验等等。美婳右眼仍因发炎疼痛，不能完全睁开。

（1952 年 7 月 4 日）……巴巴还希望看耳鼻喉科专家，因他鼻部仍肿胀，上颚疼痛。巴巴要预约时间定于 7 月 21 日。巴巴说，如果耳鼻喉科专家可以上门为他检查，巴巴更愿医生来家一趟，为巴巴和美婳做检查，不然他们就去医生办公室。如果预约到办公室，巴巴的日期定为 7 月 21 日，美婳的定为 7 月 16 或 17 日。希望所有要点我都讲清了。

因此艾微作了如下预约：

美婳：7 月 16 日上午 11 点，麦迪逊大街 660 号，（耳鼻喉科）麦克奎格医生办公室；下午 2 点半，到住宅区神经医学研究所看（神经学专家）J·劳伦斯·普尔医生。

7 月 17 日，上午 11 点，西 59 街 30 号，（眼科专家）梅纳德·惠勒医生；下午 1 点，（牙科）爱默生·康纳医生。

巴巴：7 月 21 日中午 12 点，麦克奎格医生；下午 4 点，（168 号大街的长老会医院）哈克尼斯医疗中心，（骨科）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医生。

7 月 16 日星期三，艾微和夏闵驱车到斯卡斯代尔。夏闵带美婳和高荷去看医生，艾微和巴巴交谈一个小时。

巴巴又谈及他希望出版的那本书。伽尼医生去世前一直根据巴巴授述的要点撰写。这次访美巴巴还将伽尼手稿的打印稿从印度带来。巴巴说：“我不明白伽尼对我给他的材料都做了什么。现在我得把这个（稿件）带回家，把书整个重写一遍。”（此书最终以《神曰》出版。）

巴巴疲倦地看着艾微，说：“你看上去很累；需要休息。我无限地疲惫——无始以来我从未这么疲惫过——对世界的状况感到厌倦。我希望能回到我的永恒极乐，但我得继续，你也得继续！工作必须完成。但在我去欧洲之后，你必须找个地方休息，养好身体应付冬季和前面的一切。

“从11月15日，我的燃烧生活开始，世界将天翻地覆（巴巴做个颠倒的手势）——将到处一片混乱。”后来又说：“灾难将从各个角度打击，很少人能逃脱。世人将很快呼唤神。”之后巴巴和女子驱车去纽约艾薇的公寓。

与此同时，巴巴想找一个16到18岁之间的男孩，做巴巴在纽约时的守夜人。男孩不能是爱者，但要身体壮实，推他坐轮椅走动。每个人都带来熟人。菲丽丝领来两个黑人居住区的男孩，一个是叫皮托的波多黎各人，另一个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皮托曾到她家玩，看着巴巴的像片说：“那是神，对不？”他们见到巴巴，巴巴摸了下皮托胸前的十字架。“这是祝福过的。”男孩喃喃地说。巴巴点点头。把两个男孩全都送回，因为发现他们年幼体弱。

最后，菲丽丝从斯卡奈塔第叫来18岁的表弟基思·麦克加菲。基思是阿默斯特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在菲丽丝求他“帮忙照顾一位腿和手臂骨折的重病人”之后，17日随达文·肖过来。小伙子会得到适当的费用。结果基思相当合适；甚至能阅读巴巴的字母板。一次在艾薇家，基思请巴巴解释成道是什么意思。巴巴触了触前额，说：“就像头痛。除非你自己头疼过，否则就不会理解是怎么回事。”

基思到后第一天上午，巴巴问他：“你会服从我吗？”基思说会。

“即使我要你干坏事？”

“是的。”他回答。基思写信统统告诉了母亲，一位严格的英国国教徒。全家人都不高兴，驱车到斯卡斯代尔查看儿子到底在为谁工作。可一见巴巴，疑虑顿消。

另一次，巴巴问基思：“你想当什么？”

“还不确定。”他说。

“医生？”巴巴问。后来基思·麦克加菲确实做了医生。巴巴把基思留在身边，但没让他做守夜工作。

7月17日，弗雷德·温特非特送来一个男孩，希望他适合守夜，但巴巴当天便送他回去。在巴巴身边守卫是很重要的职责，男孩们理解不了巴

巴的手势，也读不懂字母板，无法履行。此外，通宵保持清醒，只有受过训练、服从巴巴每个心血来潮的满德里才能做到。

巴巴从7月18日星期五，开始在纽约67西大街33号艾微的公寓，会见来访者。每天夏闵将巴巴接到公寓，大阿迪、古斯塔吉和美赫吉同行，基思乘达文·肖的车随行。玛格丽特也在场。巴巴的腿仍打着石膏，基思为他推轮椅。巴巴尚未痊愈，但仍同意见人。许多人来见他，艾微和约翰·巴斯向巴巴一一介绍。

第一天，巴巴早晨6点到达。时值仲夏，公寓没空调，闷热难忍。巴巴几晚未睡，腿部石膏无比难受，非常疲倦。可几场会面下来，他仿佛换了个人，容光焕发：“你们瞧，这么多爱让我复活。”

7点，新泽西州来的肯尼斯·罗斯和妻子约瑟芬及三个女儿，率先在艾微公寓的主卧室拜见巴巴。（肯尼斯·罗斯是梅瑞迪施·斯达的妹夫，1931年在德文郡首次见巴巴；约瑟芬为玛丽·安汀之女，同年也在哈蒙见过巴巴。译注：玛丽·安汀是近代美国作家。）玛莉安·弗洛雪姆，也在巴巴本次访美期间见到他。她老说，“我希望您使用我的能量，巴巴”，巴巴便给她取昵称“能量”。

巴巴要了碗水果，放在沙发旁。给来者发一粒葡萄或樱桃作为帕萨德。约翰·巴斯坐他身边。不让人们提问，但有些情况下巴巴允许。

会见延续到上午11点，巴巴之后让大家离开，下午1点返回。艾微回忆：

“看见人们从各个地方，各个行业来见巴巴两三分钟，奇妙无比。有些人进来时死气沉沉，出去时则脱胎换骨，重获新生。有的微笑，有的悲泣。整整三日的爱宴。”

第一日下午，巴巴在字母板上对艾微拼写道：“你知道，约翰·巴斯说了好一会儿了：‘我们啥时喝茶？’”艾微递给巴巴一瓶七喜汽水，他把好胳膊举过头顶，妙语道：“我已在七席（第七层面）！”下午6点，巴巴返回斯卡斯代尔。

玛格丽特 18 日到斯卡斯代尔，次日 7 月 19 日和巴巴同车到艾微的公寓，萨若希和美赫吉迎候。这天卡洛琳·芙蕾也见了巴巴。艾微的学生和当时的主要助手，33 岁的邓纳德（邓）·尤金·斯蒂文思，下午抵达。拉比·马丁曾在旧金山对她的团体谈起巴巴，邓有所保留；他信奉因纳雅·堪，怀疑别的大师。但同穆希德马丁谈话之后，他决定跟随她，接受美赫巴巴的指导。他未能赴默土海滨参加 5 月 17 日的达善，但发电报问询可否在布雷格见巴巴，巴巴未准。

艾微将邓带到书房，笑容满面地说：“巴巴，这是我的孩子！”

巴巴微笑拼写道：“你说他是你的孩子，可我说是我的孩子！”他玩个文字游戏，妙语道：“邓，从时间‘登场’，我们就在一起。”邓想：“天哪，太老土了！阿瓦塔竟讲双关语。”

巴巴叫大家休息，喝下午茶，并把伊妮德·柯菲、玛格丽特·克拉思科、肖全家和约翰·巴斯叫进来。上茶时，巴巴讲了贾那克王（至师，罗摩之妻悉妲的父亲）的故事。达文·肖一家每天到艾微的公寓，帮忙做所有的安排。每人都分配有具体的职责，比如接电话、给来访者指路等。

丽翠丝·肖坐巴巴足边，听他讲故事，思忖：“我应该爱巴巴，可我反而爱慕他。”巴巴突然停下，在字母板上拼写：“我值得爱慕。”这让丽翠丝很惊讶，并且放心。

巴巴开始讲贾那克王的故事时，邓用拇指和食指（据他后来讲，“几乎不自觉地”）做了个“完美圈”手势。与之同时，巴巴转身看着他，做个相同的手势。几分钟后，邓再次举手做手势，这次是有意的，想看巴巴会不会回应。他一开始合拢手指，巴巴便转身，打了同样的手势。巴巴坐上轮椅，萨若希推着走时，邓躲到萨若希背后，第三次快速举手。巴巴撑着轮椅扶手，痛苦地转身，直视着邓，再次打手势确认。邓后来讲道：

“神从未在我面前说话，但我确信，我目睹过神在人身中做事。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在纽约周六下午那些短暂时刻，我首次见美赫巴巴现代行动时，他特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感行动和反应……他拥有也许没人能做到的、溶化人心块垒的能力。”

白天的活动同样影响了大阿迪。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最有趣的接见日之一，男男女女因爱失声哭泣……巴巴显得很美丽，愉快，容光焕发。”

7月20日星期天，上午9点至11点，巴巴在斯卡斯代尔接见邓、艾微和夏闵。就苏非再定向对他们作了解释和指示，又说：“自11月15日起，将是我的燃烧生活。将有空前的大混乱。我若肉身不脱离，将于1953年7月9日回到美国。如果肉身脱离，我将于700年后回来。”

“到12月，你们会收到约500页打印稿和1000美元，用于出版我的书（《神曰》）。怎样出版，由艾微和邓决定。”

“11月15日前，我会将有我签名的完整苏非教再定向宪章寄来。它必须适用于所有的教派，在全世界平等地适用。”

邓接着私下提了个问题，巴巴做了回答。中间，巴巴授述：“由感情充分支持的理性知识，是理性确信。”邓和艾微返回市区，邓动身回加州的家。

邓·斯蒂文思首次面见巴巴，证实了跟随拉比·马丁接受美赫巴巴为灵性大师是明智的，如他回家后不久在信中所言：

亲爱的巴巴，人心一旦面对超出目前理解力的事物，总会潜入思考，专注无关琐事。

我记得您对我说的第一句或其中的一句：“我的邓，我的孩子。”我的头脑便愚蠢而欢喜地推理：神是您父亲，那他必定是我祖父。想到这个真让我高兴，因为我从未想过他是个隔了三层亲的远房叔叔！

巴巴，您讲故事时，我入迷看着，急切又欣喜地听着您对商务及深奥哲学问题的处理；感到我的心长大了，而您知道我还没问藏在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在这一切占据着我的头脑和注意力的同时，您深入我的灵魂深底，牵起哭泣孩子的手，与自己跌倒、算着数学家才算的连串数字、总数从来不等笨小孩一起玩球……

谢谢您，巴巴。对您怎么可能感谢得尽？

爱您的儿子，邓

20日下午2点，其他苏非教徒在艾微的公寓聚会。夏闵在斯卡斯代尔用午餐，后驱车载巴巴和满德里回市区。

巴巴7月7日亲授的特别讯息已贴于布告栏。由珍妮·肖负责，要求每个人阅读。内容如下：

每一个人，无论大小，  
高尚的圣人和堕落的罪人，  
皆可通过发出神圣呼召的不同道路，  
平等地接近我。  
我所爱慕的圣人，  
我为之而来的罪人，  
都可通过苏非教、吠檀多教、基督教、  
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和任何一种“教”  
同等地走向我。  
也可根本不通过“教”之媒介，  
直接达到我！

后来巴巴解释了他的讯息：

这张海报一定让一切人明白，可直接或间接地接近我。这意味着通过不同的教、宗派和组织；或者亲身通过直接接触；或者用印度语的撒晤斯，即在身边和服务。但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苏非教，所以我对直接途径不加详述，但会告诉那些通过爱或服务亲身接触者，可通过直接途径证悟我。

倘若你们把巴巴视作完美、与神为一，那么巴巴就是海洋，这些不同道路——苏非教、吠檀多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耆那教和基督教——都像通向海洋的河流。但目前已到了这些河流已经或多或少干涸的时期。跟随这些不同道路者，只是形式上遵循。更看重仪式和修持，却忽视了真正目的。

基于不二论的吠檀多教，目标是阿哈姆卜拉玛斯密——“我是神”状态。基于慈悲生活的佛教，目标是涅槃。基于纯洁言思行的琐罗亚斯德教，目标在于阿乎若玛兹达。尤其是基于基督密教的基督教，目标是与圣父合一。基于爱的苏非教，目的是法那与巴卡——寂灭与成为。不同的瑜伽——巴克提瑜伽，禅那瑜伽、羯磨瑜伽和珞珈瑜伽——结束于涅未卡帕三昧。

所有这些目标皆意味着与神合一，过神的生活——简言之，成神。

然而，如我所言，目前的情况是这些河流已然枯干，海洋本身不得不流出，灌注这些河流。所以现在是我重新定向这些达至同一个神的不同教派的时候了。

对这个苏非教再定向，我打算制定一个独一无二的宪章，有我亲自签名，11月从印度寄给艾薇·杜思，将美国的苏非教工作委托给她。该宪章将有一个全新的方面，但又不失其原貌。

我打算以同样方式，再定向不同的“教”，并将工作委任给可靠的工作者和配得者。我寄发的宪章、章程和指示，将适用于整个苏非界——其效果和影响，凭借神恩，将持续永续。

我把全部的爱给予你们，包括所有未能到场者。

巴巴访问纽约期间，许多苏非教徒与他建立亲密联系，包括汉斯·路德维格·丁普夫尔（路德）及家人，约瑟夫·哈勃，和47岁的安娜罗莎·卡拉希（她曾同家人在默土海滨见过巴巴）。

此外，巴巴还会见了其他人，诸如珍·艾德尔（她因病未能前往默土海滨），芭芭拉·玛翁，贝丽尔·威廉姆斯和伊芙琳·布莱克肖。奥德莉·卡基尔博士，1940年代末在纽约通过诺芮娜首次听说巴巴，同未婚夫罗伯特·冯·勃兰科凡王子一道前来。

90高龄的老太太米尔德里德·凯尔，在纽约见到巴巴。她从好友娜丁·托尔斯泰那里首次听说巴巴，娜丁在印度时有一天把米尔德里德的照片给巴巴看。巴巴接过去，在字母板上拼写“伟大的灵魂”，然后把照片放入

口袋。米尔德里德，或凯莱母亲，一直在等巴巴莅临西海岸。但艾微告诉她车祸后，她同朋友飞赴纽约，担心自己活不到能有第二次见巴巴的机会。谈起她的年纪，巴巴温柔地对她说：“我也老，比地球更老。我是老之最老。我是至古者！”米尔德里德任神智学会会长近40年，但她完全接受美赫巴巴是阿瓦塔。

菲丽丝介绍一名曾随巴纳姆-贝利马戏团巡演的女“神射手”时，说：“巴巴，这位是弗兰西丝，神射手！”

“我也是！”巴巴妙语，“我以爱箭射击心灵。”

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几名舞者，包括艾拉·马克斯，也获准在纽约见巴巴。上述许多爱者，以及约翰·巴斯、菲丽丝和阿黛尔，每周一晚到温特非特夫妇家中聚会。20日下午4点，巴巴接见“周一夜组”。

一小时前，巴巴接见了纽约女子比莉·伊敦和伴侣菲利普·杜珀斯。比莉描述说：

4点钟，我们被领进挤满人的接待室，他们在等候见巴巴，或刚见完。我们无需等，马上被领入。我先进，伴侣在我后面。进门一看，巴巴在那儿。他身穿白色长袍，斜倚在椅榻上，腿裹石膏，很多人围着他。我一见到他，就受到一股震击，仿佛踩到带电的电线。从头到脚全身每根神经好像都通了电。没时间停下琢磨，我们只得向前走。

巴巴那双深色闪烁的大眼睛看着我，我感到从他那里涌来一股巨大的爱流暖浪，淹没了我。那不仅是一种感觉；是一种身体冲击。巴巴一见我们，就绽放出天堂般的微笑。目光中的那种爱，比我经验过的任何爱都伟大。难以形容。我只能说，没人以那样的爱看过我，对我那样微笑过。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了；惟有巴巴清晰。他微微偏了偏头，似乎喜悦难掩。他见到我们为何那么高兴？为何是我？见面后，这些问题会在你脑海里久久盘旋，至今仍盘桓我心。他倾注的爱真实可触，似浪涛又非浪涛，磁石般牵引着你。巴巴全是爱，伸手可及的爱，不为我的贫乏头脑所测度的爱。它是压倒性的，给我留下温和震击。

时间凝固了，但又似乎过去了几个小时，虽然我接近巴巴的时间只有几秒钟。这些片刻宛如永恒。与巴巴一起的时刻总是太短，但那么多思想情感涌入，使之伸展无穷。

我们被告知巴巴不说话，但使用字母板。我原以为，只是让我们进去过一下，就像让人看一眼王冠上的宝石，所以他向我们伸出手时，我完全没准备，竟戴着手套！巴巴在字母板上授述：“我认识他们，但他们不认识我。”（现在回想，千真万确！）然后他又说了些我们对神的爱，他对神的爱，我们该做什么等的话。可那时我的头晕晕乎乎，没太理解。

我处于怎样的骚动……在巴巴的爱面前，所有的不足皆暴露无遗。在常人面前，人不喜欢缺点暴露。但在巴巴身边则不同。无论你显得多么愚笨，你连那个都爱，因为你是和巴巴在一起。人必须体验才能知道。巴巴理解；巴巴爱。这是最重要的。

巴巴告诉比莉和菲利普：

“记住，我的爱和祝福永远与你们同在。你们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你们为找你们求助者做的，乃是为我做。无私服务是我的座右铭，你们知道，我通过亲自服务全人类来教导你们。除了乐于给予和传递，我别无所有。切莫因任何事灰心；你们只需要尽最大努力，余下的交给我。”

当天巴巴对聚集的“周一夜组”，阐述了极乐：

**极乐乃生命目标。该极乐持续、不变、永恒与神圣。极乐含有能、爱、知和无限智慧，神是这一切合一。**

表示喜乐的印度语“阿南达”，有七个阶段。第七个阿南达被称做帕若玛南达——神圣极乐——这一旦获得便使人在神里永存。

今天我很快乐，但这种快乐是个人的。见到这么爱我的你们，让我很高兴，内心感动。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为我工作这些年，她们全心全意地爱我。这次全亏她们我才可能来这里。今天她们人不在场，但她们在我心中很珍贵，很神圣。

我唯一想强调的是：时间很近了，届时所有人都会呼叫神。11月15日起我的燃烧生活开始，已通告全印度。若神意如此，我肉身活过燃烧生活，一定会于1953年7月返回美国。这是肯定的。倘若这个燃烧生活使我放弃肉身，神将让我700年左右之后重返地球。

巴巴转向米尔德里德·凯尔，轻抚她的下巴，说：“米尔德里德，也许那时你会和我一起，”她回答：“很乐意，巴巴！”

“我想说的只是，”巴巴最后说，“一切生命的目标，从无始之始到无终之终，皆是爱神且与神合一。我把全部的爱给你们，依靠神恩，此爱将使你们按他应该被爱的方式爱他。”

由于炎热，巴巴上身赤裸，坐在床上的风扇前。风扇前放着一大铁盆冰块，充当临时空调。

一个5岁男孩骑在父亲肩上，从巴巴房间出来。菲丽丝问：“你刚见谁了？”

“神！”小男孩宣布。

一名少女问巴巴：“我该怎样服务他人？”

巴巴答：“真正知道者知道，他们不必做任何事。”

对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妇女，巴巴递给她丈夫七粒樱桃，叫他每天给妻子吃一粒。后来她彻底康复。

一名妇女是退休的蒙台梭利教师，患严重头痛，但从未抱怨过。巴巴把手放她头上，此后她再未患过头痛。

菲丽丝和阿黛尔的父亲们，出于好奇，也来见巴巴。菲丽丝的父亲心存怀疑，可见过巴巴后，他摇头说：“他是非常真正的人，真正的灵性人物。”阿黛尔的父亲也说：“他是了不起的人……他太好了！太好了！”

一天在艾薇家，巴巴把丽翠丝和芮妮·肖叫入房间，要她们为他做一盘水果沙拉。“做软点，”他指示，“因为车祸，我嚼不了东西。”她们

走进厨房，很开心有机会服务巴巴，捣碎水果时，泪水落入沙拉——成了咸味水果沙拉！

另一次，巴巴坐在椅子上，达文、珍妮和三个孩子坐地上，在他足前围成一圈。丽翠丝回忆：“在与巴巴爱的交流中，我们度过了仿佛永恒的时光。那是永恒中的奇妙时刻。那是彻底自由敞开爱巴巴的绝妙时刻。巴巴打断那一刻说：‘这是我的食粮。’接着又说：‘达文是珍宝。’天堂般的时刻。”

在默土海滨见巴巴后，丽翠丝做了个梦，梦中巴巴到她身边，问：“楼上怎样了？”意指她在想什么。她在心里确信有一种幸福感，觉得生活顺利，便对巴巴如此讲了。梦中，巴巴慈爱地回应：“这不是你应该告诉我的。你应该说，‘除非只为您活，不然我不快乐。’”她大为震惊，醒来将此话记了下来。

4年后，1956年在加利福尼亚，肖一家人同巴巴喝茶后，围坐在他身边，满足于只是静静坐着。过了一会儿，丽翠丝心想，怎么无人讲话。巴巴指出：“我们无需谈话。”他扫一眼全家人，又说：“他们都只为我活。”从而确认了她的梦。

7月21日星期一，下午3点半，巴巴去看医生，做腿部骨折检查。之后参观中央公园动物园。25日游览自然历史博物馆。一天，达文、菲丽丝、艾微、夏闵、基思，陪巴巴参观更大的布朗克斯动物园。巴巴和女子们乘夏闵的车；高荷、拉诺和基思乘达文的车随后。

在布朗克斯动物园，本该由夏闵为巴巴推轮椅，可她系鞋带时，两根鞋带都断掉，耽误了时间。巴巴示意基思和达文轮流推他。于是他们推着他到不同的展区。巴巴喜爱看动物，似乎对大猩猩格外感兴趣。在企鹅池，一只大企鹅大模大样地走向巴巴。巴巴抬头看看达文，好像说：“瞧它！”

达文点头：“是啊，董事长。”两人都笑了。

回去时达文和凯思找不到车，提前没注意把车泊在哪个车位区了。巴巴指示一个方向，但这时天下起了雨。大家不想让巴巴的石膏淋湿，便在屋沿下避雨。夏闵走过，领他们找到车，巴巴乘她的车回去。

22日下午，夏闵驱车带巴巴和女满德里到无线电城音乐厅，看电影《查理在何方》。

据艾微叙述：

“巴巴希望女满德里消遣一下，当然，他可以在一切场所通过她们做工作。夏闵送她们和巴巴到无线电城音乐厅。这样简单的出行，也需要周到计划——及时提醒剧场有坐轮椅者需要关照安置；因那个地方不准停车，让“能量”（玛莉安·弗洛雪姆）按时到剧场把车开走，送回车库；再按时把车开回剧场……”

一天晚上，他们去看尤·布伦纳和西莱斯特·霍姆主演的《国王与我》——剧院版的《安娜与暹罗王》。因火灾危害法禁止坐轮椅者占用通道，巴巴没去。

另一回，艾微开车到斯卡斯代尔见巴巴，谈话中问道：“巴巴，我们会了解耶稣的更多生平吗？他12岁到30岁中间发生的事，我们一无所知。”

巴巴含笑狡黠地说：“会的，在那本书里。”

“我们会有机会读到那本书吗？”艾微问。

巴巴点头。拉诺想追问精确答案：“今生吗，巴巴？”

巴巴再次点头：“是。”

7月23日，埃及发生政变。巴巴一直在强调，他希望到开罗联系一名玛司特，但现在被迫改变计划。他转向约翰·巴斯，说：“埃及革命是约翰的错。”（注：见证此事的菲丽丝·弗莱德里克，也因无明显关联的事件被巴巴责备。她推测，巴巴指责时，虽然好像在开玩笑，但也许意味着他有关世界形势的灵性工作。）

7月25日星期五，电影导演加百列·帕斯卡到斯卡斯代尔见巴巴，次日再次见面。巴巴见到他很高兴，他们谈了帕斯卡想拍圣雄甘地生平电影的愿望，并让萨若希、美赫吉和纳瑞曼参与影片在印度的制作和发行。

28日下午，巴巴到访康苏拉·德赛兹的公寓，会见了她的40位朋友和熟人。

另一日，巴巴带女子到东 66 号大街曼哈顿住宅区，弗雷德和艾拉·温特非特夫妇的公寓喝茶。巴巴称赞茶好，说：“艾拉是位天使。”接着评论：“即使天使也没有这种对神的爱。他们要想证悟，也得首先成为人。一个人成道后，一至三日内离开身体。”

巴巴揶揄玛格丽特一点不关心成道。“巴巴，我爱摩耶，”她玩笑道，“我觉得摩耶很美！此外我还想再次伴随您。”

茹阿诺·波吉斯拉乌也在场，她有件心事。问：“某些物质携带印象是真的吗？”巴巴耸耸肩，茹阿诺继续：“1936 年您召我来印度，我手头拮据。但我碰巧跟一个朋友去见一个算命婆，她说我应摘下手上戴的旧中国手镯，情况会有改善。她说手镯曾属于一个倾家荡产者。我于是摘了下来。心想，为什么不？几乎立刻有人给我寄了张 500 美元的支票，足够到印度的船票。”

巴巴在字母板上拼写（玛妮读）：“是真的，有些处于进化四角（转折点）的物质或生物携带印象——某些金属、宝石、黑羊毛、猫、狗。对此不应说太多，因为会制造迷信。”

“我还会再到印度伴随您吗？”茹阿诺问。

“也许。”巴巴答。

弗雷德用轮椅推巴巴出门坐车回斯卡斯代尔时，看着巴巴的处境，心酸不已。问道：“巴巴，为何阿瓦塔要承受这么大的苦难？”

巴巴答：“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

在斯卡斯代尔，巴巴和女子的膳食由黑人厨师艾伯塔烹制。此前她在纽约曾为伊丽莎白工作，菲丽丝雇她为巴巴做饭。巴巴遣拉诺到厨房取食物。可尚未做好，她对厨师说：“这是巴巴的用餐时间；他的午餐为何还没做好？现在应该做好的。巴巴最讲究准时，最近一直抱怨此事。你真该尽量准时，巴巴会不悦的。”

厨师认为拉诺指使人（拉诺其实只想帮她避免让巴巴不悦），愤怒地回应，并辱骂拉诺。这叫拉诺生气，她含泪回到巴巴那儿，讲了所发生的事。

巴巴问：“你爱我吗？”

拉诺称是。“那就去道歉。”

拉诺顶嘴：“需要道歉的，应该是……”立马住口，说：“我去道歉，巴巴。”但太晚了。

“不必了，”巴巴说，表情失望，“我叫你去，你立刻去，还有点意义。你现在道歉毫无意义。已失去机会。现在请求有何用？”拉诺因此学到了一次很好的服从课。

菲丽丝是这个事件的目击者，她认为也许这场交锋关系到巴巴对美国的种族工作。巴巴离美不久，《民权法案》通过。

在斯卡斯代尔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巴巴和艾微坐着，私下议事。艾微叙述：

正当这时，黑人厨师艾伯塔走进房间，手里拿着一封信，打断谈话，说：“巴巴，我想让您看看我的孩子们。”遂取出几张柯达照片给他看。突然巴巴开始对她和我来回比划。我们互相看看，不明这是何意。巴巴授述答案，拉诺说：“巴巴要你们二人握手。”

这显得很奇怪，因为自从在格拉梅西公园期间，她为伊丽莎白做饭，我们认识了。（注：1946—47年间，伊丽莎白在格拉梅西公园有座房子。）不管怎样，我们亲热地握了握手。巴巴显得满意。直到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这种黑白两手相握，象征了巴巴的典型行动，由此他重新肯定种族间的兄弟情谊。（注：引自艾微·杜思著《大师是怎样工作的》。）

在斯卡斯代尔，一次，巴巴向爱者透露一场将要来临的大灾难，世界上会死很多人。弗雷德说起有个人为保护自己和家人免遭巴巴预言的毁灭，想到高山上安家，囤积必需品。

巴巴打断说：“没有地方安全，哪怕喜马拉雅山顶！只有靠神恩，一个人才能获救。”

“这场毁灭将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弗雷德问。

“二者兼有。”巴巴答。

菲丽丝为有些人错过见巴巴，感到难过。巴巴知道她的心念，摇头解释道：“我希望来的人都来了。别担心。”

他对在场者说：“是你们的爱让我拉回西方。”

玛妮天生健谈。可他们离开纽约前一天，巴巴让她保持静默，直到抵达印度。但可以对他说话，别人不行。

7月29日，在斯卡斯代尔最后一晚，菲丽丝获准同女满德里过夜。次日早晨6点，一名女子砰砰地敲门。拉诺开了门。那女子挑战巴巴的话，说：“巴巴讲，他700年内不再见我，所以我来证明他错了。”

巴巴让拉诺三次带话，说他不见，要她最好离开。她不肯，最后巴巴说见她两分钟，但她得答应保持沉默。女子如愿了，但可悲的是，因这样对抗巴巴，她后来生活中遭遇了大量麻烦。

次日，“能量”玛莉安驱车送巴巴和女满德里去机场。男子们乘达文·肖的车。一只鸟飞过玛莉安的车挡风玻璃，差点撞到。巴巴打手势：“要是你撞死它，你就得在某生回来帮助它进化。”

夏闵在1952年9月对纽约组的一次谈话中，讲了另一个鸟故事版本：

“巴巴和女子们在斯卡斯代尔居住后期，他到纽约我们的公寓达善时，每天由我与玛莉安·弗洛雪姆驱车从城里往返接送女子们。一天晚上，我注意到路上有只鸟被车撞了，我停车跑去查看。在我摸它，念巴巴的名时，它死了。后来我问巴巴，如果有人开车撞死动物或鸟儿，羯磨方面会发生什么。巴巴的回答是：车子司机承担羯磨，唯一例外是，如果巴巴坐在车中，羯磨后果由他承担。我不知道，但推测这也许会同样适用任何的至师。”

班机起飞前一个半小时，巴巴到机场，解释有“某个人”他必须见。当时站在巴巴面前的约翰·巴斯，描述了看到的情形：

“我站在椅子前面的时候，一名男子从大约7英尺外之外走来，转身专注看了巴巴一会儿，又走过去，再次转身看巴巴，最后走开，消失不见。之前巴巴告诉我们，他要见一个人，我们谁都不得站他身边。当时站在旁边者，他一概遣离，只独自一人。无疑巴巴在这个机场做了很多内在工作。”

这名神秘男子是大师在美国为他做内层面工作的灵性特使之一。

## 伦敦与洛迦诺

1952年7月30日，星期三，下午1时许，巴巴和女满德里乘泛美航空班机飞离纽约。夏闵获准随行。5名男子抬着轮椅上的巴巴，将他送上登机梯。巴巴抓住达文肖的衬衣领，唯一可抓的东西。3个座位的扶手已卸下，5名男子帮他躺好。到处是新闻记者，因新夺冠的环球小姐（芬兰籍）和一名职业拳击手乘同一趟班机。男满德里晚些乘另一趟飞机赴伦敦。

次日，8月1日早晨，巴巴和女子抵达伦敦。威尔与玛丽·白克特、迪莉娅和邓肯迎接，将他们送到白金汉宫路的鲁本斯饭店，逗留一周。食宿由迪莉娅、坡德穆和白克特夫妇安排。男满德里于31日下午4点离开纽约，但在纽芬兰，飞机引擎出故障，整夜耽搁机场。他们8月2日凌晨2点才迟迟飞抵伦敦。错过在机场接应的威尔。他们不知道巴巴住哪里，只好一上午到处找巴巴。

邓肯在他们几乎一到英国，就咨询了著名骨科医生，雷金纳德·沃森·琼斯。2日巴巴来就诊，高荷和邓肯随行。当天拆除石膏，用弹性绷带裹腿。才几天前，纽约的医生们还说，他还得裹两个月的石膏。沃森·琼斯医生建议邓肯，一周后巴巴可以开始负重锻炼。

阿娜瓦丝之弟霍玛·达达禅吉，已按巴巴指示来英国，也同他们在医生办公室。巴巴问霍玛：“你知道我的腿多疼吗？”

“是，我知道。”霍玛答。

巴巴惊讶地问：“你怎会知道？”

“我的腿也疼。”他答。

这就是巴巴建议他来伦敦的原因。这次，巴巴对霍玛说：“让医生看下，必要的话，做个手术。一点都莫怕；我本人会给你做手术！”

巴巴遣霍玛随邓肯去复诊，但入院尚需几日。巴巴叮嘱霍玛：“把手术做了，记住：我总是与你同在。我会亲自做一切；你不孤单。”巴巴回

印度前，霍玛动了手术，得住院4个月。是膝部大手术，有骨腐烂，但霍玛感到巴巴的“在”始终伴随他。

在伦敦，美婣也看了整形外科医生。以下摘自1952年9月夏闵对纽约组的谈话：

“……美婣被带去看一位很好的整形外科医生，检查她前额上的伤口。医生的诊断与我们离开纽约之前接到的一致：“三角状伤口上的皮肤无法重生。必须做整形手术，必须做皮肤移植。”既然手术似乎不可避免，接下来是大量讨论最佳方案。最后决定，等到我们抵达洛迦诺，同当地医生再谈谈，大致了解一下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涉及到什么，然后决定是否趁访问期间在瑞士做，或者是否让她同拉诺、高荷及另外几人留下，也许陪她到返回印度。倘若手术做不了，似乎不大可行，因为巴巴不想拆散大家，那样她就不得在印度接受治疗。”

8月3日和4日，周日和周一，巴巴从上午8点至11点，下午3点至5点，在查林十字街酒店46号房间会见来访者。除了英国的老爱者，还见了近200名新求道者。

3日上午8点半，最先见巴巴的其中一对夫妇，是47岁的哈里·托马斯·霍普金森（汤姆）和49岁的妻子多萝西。多萝西9年前（1943年）和巴巴的最初联系颇有趣。当时她在接受精神分析，产生离奇体验。她会看见“这个我称之为波斯王子的人物”。多萝西终生酷爱研读哲学，这位神秘人物突然开始向她传授奇妙的密教，这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她对精神分析师谈起此事，在一个周末，分析师说：“你找到了‘好好先生’。除非你放弃他，否则我拒绝继续分析。你在撒谎，企图妄自尊大。”

多萝西对新见地很兴奋，说：“听着，我若是撒谎，就没理由做精神分析——那我就是圣哲什么了！”分析师恼羞成怒，二人争论，她头疼得厉害，回了家。上床休息。她的第一任丈夫休·金斯密尔（著名作家）说：“我去图书馆；给你带本书？”多萝西说：“好，只要是小说就行。不要哲学或精神分析之类的。”

用茶时，休回来，往她床上放一本书：查尔斯·坡德穆的《至师》。“心烦气躁之下，”多萝西回忆，“我拿起书，扔到地上。”书掉落，露出前面的照片。休捡起书，责备地看着无礼的妻子，把书递给她。多萝西看到巴巴的照片，惊呼：“这就是我的波斯王子，一直对我说话的人！”

她忘了患偏头痛，把那天余下的时间用在读这本书上。“我此时知道我的体验是真的。”她后来讲述。封底有威尔·白克特的地址，她立刻写信给他。他马上过来，多萝西讲了发生的事情。“我的分析师不会继续给我治疗了。”她最后说。

“嗯，我不知道你对此该怎么办，”威尔建议，“但你的体验相当真实。这是巴巴的工作方式。巴巴在召唤你；他召唤你去找他。”

多萝西直接给巴巴写信，巴巴指示她向医生道歉——而且，下次再有体验，不要告诉他。

1949年休过世后，多萝西嫁给汤姆·霍普金森，对他提过巴巴。但汤姆对宗教或灵性从不特别感兴趣。一天，多萝西告诉他，次日上午她要去见美赫巴巴。出于好奇，汤姆陪同。他是自由撰稿记者，喜欢见人。“我去见巴巴，就像我会去见一位作家、雕塑家或政治家那样。”汤姆讲述。以下是他对会面的记录：

我们在走廊等了些时间，我心想这儿聚集了一群奇怪人物，不少怪人。过了一会儿，多萝西和我被一同叫入。我记得那是个很普通的房间，商务经理会见旅行推销员，来展示新季样品谈生意的那种地方。但这儿没有销售员，却有一排印度人面孔，角落里有位中年男子，相貌引人注目，身穿白袍，单腿抬高坐沙发上，因为他的腿裹着石膏（弹性绷带）。

他欢迎我们，叫多萝西坐他对面。示意我坐他身边。我坐下。巴巴立即转向多萝西，问：“你为何而来？”

她企图回答，却一时语塞，累得几乎歇斯底里。总算脱口而出：“巴巴……我……说不出！”

巴巴表示：“我也说不出。”

“是，可您不说，是因为您不想说。我想说，却说不出。”

巴巴仔细打量她，然后举起双手（多萝西认为，是指她过度用头脑生活）。很温柔地看着她，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我会帮助你。”

接着巴巴转向汤姆，后者一直观察着这一幕，保持其记者角色，始终置身事外、从不涉入。这场面让他着迷，不过他很担心多萝西。

巴巴转向汤姆，用锐利的目光看着他，问：“那你为何来此？”

巴巴讲这话时，一直置身事外、用记者眼光审视一切的汤姆，突然感到被拉入场景。他进一步回忆：

我讲了脑海浮现的第一句话：“我只想看看您。”

巴巴张开双臂，仿佛这是任何人所能给的、灵性意义深刻的最美妙回应。

接着他看着我，问：“你喜欢我吗？”

此乃利箭穿心。我突然发现自己想说：“我爱您。巴巴，我爱您！”可是我，当然，过于被拘谨、守旧和自负所麻痹，说不出口。费了好大劲，终于说了句：“是，巴巴，我喜欢您。”

巴巴微笑，说：“我也喜欢你。”随后抚摸了一下我。

从那天起，汤姆和多萝西·霍普金森终身臣服于巴巴足前。

多萝西对伦敦的许多人讲起巴巴。其中有对年轻夫妇，肯尼思和爱丽丝·劳顿。他们携三个孩子，6岁的塞德里克·彼得，3岁的艾德温和婴儿大卫，来到查林十字街酒店。爱丽丝本来不愿去，觉得难以接受巴巴是阿瓦塔。全家人一起去了。肯尼思跪在巴巴面前。“我没发觉他不说话，”他回忆，“当时我的唯一感觉是，仿佛我的心在融化。”

爱丽丝抱着婴儿，巴巴把手放宝宝头上，告诉他们：“打开心灵，打开心灵！”爱丽丝的怨恨消散殆尽，永远成为巴巴的。

一天，在澳大利亚居住的瑞典女子梅·伦德奎斯特来见巴巴。她个性独立，想按自己的思路做巴巴工作，但她同时也愿意服从巴巴。巴巴让她回澳大利亚，在弗朗西斯·布拉巴赞领导下工作，她答应了。

道格拉斯·H·伊夫从事保险业，1930年代通过查尔斯·坡德穆和威尔·白克特得知巴巴。私下拜见巴巴后，他带来41岁的妻子莫莉和女儿安妮。当时，莫莉不完全信巴巴。

巴巴问她：“你了解我吗？”

“了解一点儿。”她说。

“好，你了解上帝吗？”

“那当然。”

“那你就了解我，不对吗？”

52岁的弗雷德·马克斯最初从报上得知巴巴，1938年见到威尔·白克特。今生曾三次奇迹般死里逃生——现在他将幸运归功于巴巴。对这次会面，他回忆说：

“尽管我面对面与他同坐，我知道，由于面纱，我对他的真相丝毫看不见。我感到不可抗拒地被他吸引，如铁屑被引向磁石。见、知或感受巴巴，乃一切人类探索之终点。在他那里，不会想要其它任何东西，在他之外也没有任何东西。”

42岁的乔伊丝·伯德，期待见巴巴已有10年。她与丈夫同来，还记得：“巴巴的眼睛……是爱之幽潭。深不可测，却十分真实。他的表情无限仁慈，但我现在回忆，相当哀伤。我感到他受腿伤折磨，因不久前在美国出的车祸。（注：引自乔伊丝·伯德著《寻找真理》，英文版第4页。）”

时隔多年，迪莉娅的妹妹敏塔来见巴巴。她一度曾是他活泼的“莎丽玛”，可她注意到，巴巴不像当初那样关注她了。她佯装埋怨提醒他，巴巴在字母板上拼写：“是你离开了我，不是我离开你。”

对另一人，他说：“你拥有我的爱已多年——我知道，所以我告诉你这点，并将我的爱赐予你。最佳的帮助方式是听从你的良心，我高兴的是看见你对我的爱。你的爱对我很珍贵。”

对一个团体，巴巴说：

真高兴今日看见你们。我来告诉你们这个事实：没有任何可担心的，没有任何可沮丧的。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快乐。应把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神，体验为无限幸福，只有通过爱神才能做到。

为找到真理，不仅要靠分析与智力，还要靠心灵。智力理解不如通过心灵体验重要。神是唯一实在，不可分析。理性达不到他。通过爱找到他，会发现他在每一个人里面。

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神。寻找神；神爱寻神者，全心寻找他，就在自身寻见。生命的目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认识无限者——神。巴巴赐予你们爱，这将最终帮助你们寻得神。

别担心。我的爱将赐你们力量和确信，使你们感到自己属于神。全心寻求真理，巴巴会帮助——我在世间就是帮助人们爱神、寻神、见神的。

无私做你们的工作，就是为神做。我会用我的爱帮助你们去完美地做。

为答复对他受伤的腿的担忧，巴巴在字母板上拼写：

汽车事故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在万人万物中见神，并与神合一。生命的目标是在日常生活中认识无限之神，这一切存在都是为抵达该目标。

这个期间，巴巴处于“完全自由生活”，自由支配束缚；故于8月3日和4日晚上去看电影，并参加其它消遣娱乐。

从伦敦，巴巴遣吉蒂·戴维回默土海滨，协助伊丽莎白照顾诺芮娜和中心。伊丽莎白因车祸仍在养伤。在“幽畔沙丘”养伤期间，巴巴有一天问吉蒂：“你愿不愿留在默土海滨帮助伊丽莎白，不跟我们回印度？”

“好，当然，巴巴。”吉蒂毫不犹豫地。巴巴指出：“或许一年……直到我回来。”就这样，伴随至爱生活15年半后，吉蒂服从命令，从此离别。在默土海滨度过余生。（注：有很多年吉蒂一直打好行李，随时听候巴巴召唤，重返大师身边。）

8月6日星期三，夏闵开车同巴巴和美媞去机场。邓肯、萨若希和大阿迪乘另一部车。拉诺、迪莉娅、高荷、美茹和玛妮乘出租车尾随。一行人从伦敦飞赴苏黎世。迪莉娅和夏闵陪同。艾琳·比罗在机场等候迎接。她为巴巴来访另租了一部车和司机。他们驱车赴洛迦诺，住在首杜诺郊区，海蒂·莫敦斯的家。邻居主人外出，房屋成为巴巴住所。艾琳和海蒂曾伴随巴巴住美拉巴德埃舍，为在瑞士招待他而欣喜万分。

美赫吉、尼鲁和古斯塔吉次日抵达。三天里，许多人到洛迦诺达善巴巴，包括阿妮塔和罗杰·韦耶亚。40岁的马克斯·阿道夫·海富里热，和42岁的妻子吉赛拉·索菲娅，住在海蒂家帮忙。马克斯曾于1941年听说巴巴，但这是他首次拜见。巴巴同他们的三个女儿：12岁的罗娜，11岁的莫妮卡，8岁的维若娜做游戏，她们被他深深吸引。

一天，马克斯驱车送巴巴和邓肯去看医生。（“巴巴像个司令，”他回忆。）医生建议按摩巴巴的手臂与腿，轻微活动。所以，请了一名当地按摩师每日为巴巴按摩，还让巴巴拄拐杖散步。虽然腿疼，他仍开始在邓肯的帮助下走几步。

据夏闵所述，在瑞士洛迦诺，美媞也看了整形外科医生：

离开洛迦诺前，再次送美媞去做整形手术，大夫揭去伤口结痂，立即宣布皮肤已痊愈，会长好，无需再做任何手术。我们离开洛迦诺前一天，巴巴叫我进屋，让我看看。他们拿掉绷带，连续涂了几天药膏，伤口已完全愈合，除了一只眼睛上方有点肿，几乎没有伤疤。所以似乎那时候她已经好了。

据夏闵所述，巴巴给予美媞不停的关心：

顺便提一下，巴巴虽然因这些人那么忙，仍抽时间不让我们闲着，人人有事可做。不在一起时，他没有一天不与美媞通电话，互道平安。在美国或欧洲，二人分开时，我在场时没有哪一天不为巴巴打电话给美媞，或者为美媞给巴巴打，问候对方情况怎样。

也许巴巴想恢复寻找理想男孩的工作，他再度表示，希望身边有个能负责守夜的少年。艾琳带来外甥，一位14岁半的温和男孩，康拉德·本尼

迪克特·考施纳。巴巴喜欢他，留下让他与拉诺和尼鲁一道，每晚负责守夜两小时。

一天夜里，康拉德守夜任务结束，巴巴按床头铃，无人回应，他继续按铃。最后拉诺跑过来，巴巴问她：“你在哪儿？该你值班了！我一直按铃！”

拉诺回答：“可现在不是我的值班时间。康拉德人呢？他还剩一小时。”

巴巴示意她看房间里的钟；拉诺惊讶地看到，过了她的值班时间。于是向巴巴道歉，照料巴巴。

但过了几晚，同样的事发生。巴巴按铃，没人来。拉诺出现，又说她的值班时间没到。可她用手表一对巴巴房间的钟，发现巴巴的钟快了一小时。这才发现，康拉德把钟调早，以便可以值完班去睡觉！巴巴得知这个诡计，对男孩的聪明大笑，让他的守夜减到一个小时。

8月14日，巴巴遣古斯塔吉、美赫吉、萨若希、阿迪和尼鲁返回印度。男满德里只有邓肯留在他身边。巴巴继续带女子观光旅行，18日一同乘轿车前往日内瓦。

巴巴一行打算次日上午飞离日内瓦，于是在科纳温饭店过夜。次日匆忙地预定赴印航班座位，因印度航空公司来电，称由于孟买工人罢工，航班取消。巴巴和女子最终于8月21日周四早晨飞至巴黎，下午5点飞抵卡拉奇。邓肯随后经英国飞回印度。迪莉娅头天被遣回伦敦，夏闵留瑞士多待一周。

只叫弥奴·卡拉斯到卡拉奇机场，但阿狄·杜巴希和弥奴的未婚妻芙芮妮也来了。弥奴独自去迎接巴巴。为巴巴一行赴印订票很难，但弥奴提出，阿狄大概能安排，因为他从事航运。

巴巴叫他来，问：“你为何躲着？为何不过来？”

阿狄答：“您未批准。”

巴巴满意。安排巴巴和女子在机场的房间住宿。弥奴在巴巴房间外守夜。次日早晨，召见并指示阿狄为巴巴一行订机票。阿狄的母亲梅孜，妻

子罗姐和两个幼子也获准来达善。不过，阿狄只订到小型飞机的4个座位，巴巴率美婳、玛妮和高荷返孟买。美茹和拉诺乘次日航班随后。8月23日，巴巴飞抵孟买，直接驱车回美拉扎德，24日凌晨1点半到达。

# 燃烧自由生活

在美拉扎德，巴巴开始每日做腿部锻炼。并使用楼上的房间。回来的翌日，一辆阿美纳伽出租车驶到，停在美拉扎德。车内是普纳的兰格尔、拉克希米堪特·塞德和苏芭卓·班德露。苏芭卓骨瘦如柴。她患肺结核三期，医生已放弃希望。她趁父母不注意，悄悄溜出家，独自从普纳来。拜度在大门外守卫，遵照巴巴的命令，叫他们回去。巴巴已停止会见来访者，让拜度站岗，确保无人进来。塞德和兰格尔请他报告巴巴，可拜度恪守命令，再次要求他们离开。

巴巴听见出租车到，叫来卡卡，听完汇报。召见三人，塞德和兰格尔扶着苏芭卓走来。巴巴从主屋阳台看着他们，对兰格尔和塞德示意，放开苏芭卓。他们犹豫着放开手。身子极虚弱的苏芭卓走过来，扑倒在巴巴足前，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巴巴问她：“你为啥来？”

“为了死之前看您一眼，”她回答，“医生说我没救了。可现在我见到了您，可以安心死去了。”

“你把我当作什么？”巴巴严厉地问。

“帕若玛特玛！”

“作为帕若玛特玛，我告诉你，你不会死！要相信我！”

巴巴又建议她搭首趟巴士回普纳，令她接受所遇到的第一个医生治疗两个月。指示她：“回普纳，换一家医院，完全遵照医嘱。每次服药，持我的名。我会与你同在。你会康复的。我以神圣权威告诉你：哪怕有人抓着你，往石头上摔你——像洗衣工摔衣服——你也不会死！”

曾经卧床不起的苏芭卓回普纳后，按巴巴的命令接受治疗，彻底康复。

这个期间，《印度时报》报道了巴巴在美国的车祸。结果，美嬉去世的谣言传到巴巴的最顽固反对者，伊朗尼上校耳中。美嬉是上校的外甥女。故按巴巴的希望，给他发去如下电报：“美嬉活着。爱之祝福，美赫巴巴。”

上校也是帕椎的舅父。巴巴还派帕椎去普纳，向他保证美媞的平安。下午3时许，帕椎到上校家，等了一小时，因他在午睡。会面4点进行，帕椎告诉他：“舅父，美媞还好。有关她去世的谣言不是真的。”

“这与我何干？”上校厉声说。

“我被派来，当面向你传达这个消息。”帕椎解释。

上校火了，吼道：“我不需要你的消息！美赫巴巴以为自己是谁？他凭什么给我‘爱之祝福’，他应该接受我的爱之祝福！”

“您若是给他祝福，我相信他将不胜欣喜，”帕椎苦笑着说，“但给人祝福会束缚你，你最好三思而行。”

上校火冒三丈，在巴巴寄的电报上写了几句不堪入目的话，递还给帕椎。“好一个爱之祝福”，帕椎想。

同上校谈了一会儿，帕椎返回美拉扎德，转交回函。上校的两个姊妹，朵拉特麦（美媞的母亲）和芙芮妮·玛西（帕椎的母亲），皆终生臣服巴巴足前。但巴巴使用伊朗尼上校作为工作媒介，上校以敌对的形式执行到生命最后。

赴欧美之前，巴巴已派埃瑞奇和彭度到印度各地，诸如南方安得拉邦，北方哈默坡，中央省邦的德里、安拉阿巴德、那格浦尔和萨奥内等地巡回演讲。还要将巴巴的爱讯带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聚会不向一般公众开放，只向巴巴爱者和真正对灵性感兴趣者开放。在安得拉，达纳帕希·劳医生做了一些初步准备工作。因此，在埃瑞奇和彭度访问后，那儿的土壤格外肥沃，热切期待迎接至古者。

巴巴一返回，就从普纳召回埃瑞奇和彭度（彭度最近因阑尾炎住院），听取他们的详细汇报。埃瑞奇给巴巴看了一份列有访问地点、提供住宿者和捐赠旅费者的清单。巴巴对汇报内容兴致盎然，并标注出他希望亲自访问的几个地方。

1952年8月31日星期一，巴巴召见美拉巴德和阿美纳伽的满德里。他坐在主屋前廊，让大阿迪、尼鲁和邓肯讲述西方之行。巴巴提及车祸造成的危急状况和他必须承受的苦难。谈到为工作筹资的有望随即渺茫的机

会。表扬了尼鲁的辛苦守夜及萨若希等，说：“我看到满德里的最佳表现。”停顿一下，又苦笑着补充：“以及最差表现！”埃瑞奇和彭度接着讲述其印度旅行。

9月4日，巴巴召巴巴达斯到美拉扎德，令他从7日开始保持沉默，每天只吃一餐，停止书写。并于11月1日回到美拉扎德。

9月10日下午，大阿迪送巴巴去市立医院，为他的髋部作透热治疗（紫外线热疗）。可惜，那天仪器不能正常工作，巴巴未经治疗返回美拉扎德。

13日，萨考利的耶希万特·劳到美拉扎德见巴巴。巴巴通知他公众达善旅行，命他从11月5日起，加入巴巴和满德里一个月。

9月15日星期一，巴巴乘纳瑞曼的奥兹莫比尔车前往普纳，女子们随行。娜佳、高荷、邓肯和克里希那，乘大阿迪的车同行。巴巴和女子们住宿卡夫路一家叫阿玛焦提的别墅，房东是帕坦卡先生。房子是埃瑞奇找到，帕帕和美赫文·杰萨瓦拉安排的。

饭菜从宾德拉屋送来。邓肯已安排普纳军事医院的卡皮拉医生为巴巴做热疗。巴巴在普纳两周期间每天由邓肯送到医院。治疗间隙，巴巴几次造访宾德拉屋，并于9月21日周日举行达善活动。参加者近500人。伽德卡致开场白。

巴巴还和大阿迪、埃瑞奇及彭度讨论，将于11月在美拉巴德召开的特别会议的受邀者名单。从孟买召来阿娄巴，叫他加入巴巴的公众达善旅行。巴巴还回老家，看望佳尔和贝拉姆家，后于10月1日返回美拉扎德。

其间，大阿迪寄出公告函，询问相关者是否完全臣服地准备好参加巴巴的燃烧自由生活。公告内容如下：

为了神的事业，并完全为了灵性生活，巴巴希望知道，你有没有可能执行附表中列举的条款。你应于1952年10月1日前，填写、签名并将附表寄到：阿美纳伽国王路，阿迪·K·伊朗尼转，美赫巴巴收。

要求填写并寄回的回复函是：

亲爱的巴巴，

按您 1952 年 9 月 1 日的来函，我自觉自愿地同意跟随您，把下面任何一项、多项或全部，无条件地献给您：

1. 我的金钱\_\_\_\_\_是或不

2. 我的地产\_\_\_\_\_是或不

3. 我的服务\_\_\_\_\_是或不

4. 我的生命\_\_\_\_\_是或不

我对上述的备注（若有的话）\_\_\_\_\_

阿迪每日向巴巴禀报回函。多数人作肯定答复，尽管只有少数人愿意捐献金钱与地产。

1952 年 10 月 5 日星期天，巴巴在美拉扎德会见安得拉的达纳帕希·劳医生、塔迪梅提·苏瑞、库图姆巴·沙斯特里、C·H·玛里克·阿朱那·劳、Y·兰伽·劳、K·苏布拉曼亚姆·夏斯特里、C·康达拉·劳；以及哈默坡的克夏夫·尼伽姆、巴瓦尼·帕萨德·尼伽姆、普卡、拉克希米昌德·帕里瓦、伽亚·帕萨德·卡勒、师利帕特·沙海。上午 8 至 10 点，巴巴在蓝车后面和他们讨论了他的公众达善计划。之后他们各自返家。6 名安得拉人中，除了达纳帕希·劳医生，全是新人。首次见巴巴，令他们深深感动。不过，库图姆巴·沙斯特里未能认出巴巴乃阿瓦塔，尽管巴巴的爱给他内心留下深刻印象。哈默坡来的人是老爱者，他们全心奉献大师。其生活只为巴巴。

就这样，点燃印度这两个地区，实现燃烧生活，即在眼前！

10 月 6 日，巴巴到美拉巴德，同彭度和帕椎商量 11 月聚会安排。

嘉尔·科罗瓦拉在孟买做心脏检查，请巴巴批准来美拉扎德。但巴巴命他：10 月 2 日周四离开孟买，前往那格浦尔。因就诊预约改不了，嘉尔做不到，改为三日后携妹妹蔻诗德出发。在火车上，他心脏病发作，一到那格浦尔，就被紧急送往医院。但他没有恢复知觉，于 6 日午夜去世。

巴巴听闻他的死讯，次日向美赫吉发电：“我原要嘉尔周四离开。倘若他周四离开，就会活下来。但神规定的必须实现，嘉尔现在已永远到我这里。”

巴巴赴美国之前，对大阿迪和埃瑞奇说：“嘉尔是我透露访问那格浦尔计划的第一人。应活着参加那格浦尔的活动。”又说：“嘉尔，是我最心爱的跟随者之一，已来我这里，永享神圣喜乐。”

还致电帕帕与盖麦·杰萨瓦拉：“要勇敢快乐，要知道嘉尔在我之内比从前更活跃幸福。故视之为神意，切莫悲伤。”

德希穆克来到美拉扎德，为巴巴临近的旅行编辑讯息。1952年10月8日星期三，巴巴顶礼5名穷人，给每人5卢比，指示德希穆克大声说：“神啊，我给这个穷人5卢比，以纪念嘉尔·科罗瓦拉。”

帕帕、埃瑞奇和美赫吉被派往那格浦尔，处理嘉尔·科罗瓦拉的后事。嘉尔去世后，巴巴10月10日发布如下《生活公告》：

我的又一名最心爱弟子辞世。嘉尔·D·科罗瓦拉于10月6日午夜在那格浦尔离开身体。他与我的连结，过去和现在均独特。他对我的爱无限，对我的信心完全，服从命令无保留，臣服旨意无条件。

嘉尔原将在“燃烧自由生活”计划中扮演极重要角色。赴西方之前，我曾要嘉尔从11月1日起在美拉巴德呆15天，以便为该计划贡献重要力量。在我从西方返回之前，除嘉尔外，无人知晓此计划。所以我希望他在“燃烧自由生活”之始伴随我。然而，神已决定，他身体不在11月受邀到美拉巴德生活15天的被选者中间。

通过嘉尔的死亡事件，摩耶给我的工作以沉重一击。但就在我的工作变得愈发困难时，也变得愈发有力。我比任何时候更坚决地投入召唤着我的燃烧自由生活。

在燃烧自由生活中，我会给公众施达善，向圣人、穷人和群众顶礼；燃烧自由生活的结果将使世人认识到：巴巴和每个人皆与神为一。

我亲爱的嘉尔已来我这里永享和平。10月17日，我会在坪坡岗给穷人施食，以纪念嘉尔。

1952年10月14日星期二，邓肯领巴巴到克特卡医院复查拍X光片。萨若希驱车。巴巴身体在正常康复，但左腿、踝关节、左臂仍感觉疼。

医生建议巴巴在平地上练习走路，开始常规负重锻炼，巴巴同意由邓肯指导在美拉扎德进行。（注：10天后24日，在克特卡医院再次拍了X光片。）

10月16日巴巴全天禁食，滴水未沾。并且，自车祸以来，首次开始独自步行，用手杖代替拐杖。次日，如他所言，给坪坡岗的穷人施食，纪念嘉尔·科罗瓦拉。

10月19日，召见卡卡·L·S·谢里喀、纳纳·科尔、坡帕里和德希穆克（已在美拉扎德），讨论那格浦尔和萨奥内的达善活动。巴巴达斯、埃瑞奇、彭度和大阿迪参会。谢里喀负责总安排。26日伽德卡来到，和巴巴讨论其它活动。

10月30日，巴巴由尼鲁陪同，访问纬露别墅和库希如大院。在纬露别墅，他对纬露承诺，只要她把一切交托巴巴，他将为她和她家人的福祉承担全责。在库希如大院，巴巴同顾麦等居民谈话，并会见阿露·卡姆贝塔。拜亚·潘代为巴巴拍了两张照片，随后大阿迪驱车送他回美拉扎德。

纳瑞曼、美赫吉和弥奴·卡拉斯于31日来到美拉扎德，在那儿过夜。

美赫巴巴的工作开始积聚动力。尽管巴巴刚刚开始步行——慢慢地，一次一步，抛开一切外部支持，但他却以闪电般速度，做好一切必要准备，让世界融入他的火海！

1952年11月7日至9日，来自印度各地的300多人受邀到美拉巴德3天，筹划各地的公众达善。从11月1日起，近50名亲密爱者受召，为同样目的来15天。（他们是：阿卜度拉·伽斐尔、小阿迪、大阿迪、阿娄巴、

安纳 104、巴巴达斯、拜度、保·纳图、查干、钦乔卡、道拉·辛、德希穆克、达克、邓肯、埃瑞奇、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伽德卡、格玛·伽内喜、古斯塔吉、姜古、凯克巴德、卡卡·巴瑞亚、卡里玛玛、美赫吉、弥奴·卡拉斯、莫里·卡勒、纳纳·科尔、纳瑞曼、尼鲁、纽瑟文·萨达、帕椎、潘多巴、帕帕·杰萨瓦拉、彭度、普利得、拉姆玖、劳先生、萨达希乌·帕特尔、赛勒玛玛、萨若希、萨瓦克·达玛尼亚、萨瓦克·考特沃、赛义德·萨赫伯、希度、斯拉姆森、苏莱、维布提、韦希奴、维塔·伯克里、耶希万特·劳。)

巴巴的“爆炸”计划，在浊界有其对应。10月初，英国试爆首枚原子弹。11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试爆氢弹。(据说大爆炸亮度超过十个太阳。)

11月1日星期六起，巴巴开始每日上午访问美拉巴德，晚上6点返回美拉扎德。1日早晨7点半，巴巴乘纳瑞曼的车来到，纳瑞曼、美赫吉、弥奴和古斯塔吉随行。待全体在大厅集合，他说：“我很高兴见到大家。这是非常重要的时期。你们既然来了，就要赶走有关家庭、金钱等责任的全部念头。”

巴巴示意，希度起身去带玛司特阿里·夏。巴巴说：“我忘了今早的决定：今天由顶拜一名玛司特开始。这里有两个，穆罕默德和阿里·夏。第一个不可能；我一见他，他就缠着我不放。他是玛瓦里（淘气或狡黠）型的。所以，最好是去带贾玛里（温和）型的。”

希度将巴普吉（阿里·夏的昵称）领进大厅。因巴巴刚开始不用拐杖走路，尼鲁对他顶拜玛司特的决定有所顾虑。他紧张地扶住巴巴，直到巴巴用前额触巴普吉的足，而后坐起。

随着玛司特被领出房间，巴巴说：

我收到全国各地以及西方的来信，谈到人们对我的体验，诸如亲眼看见我、接受我的指导帮助等等。坦言相告，对此我一无所知。这不是神为他们做的，就是当事人的信爱引发。但11月15日以后，必要时，神会让我直接做这类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允许公众联系我，并让想做阿提者做阿提。

关于临近的“燃烧自由生活”，巴巴解释：

这两周属于我的收尾工作，之后将启动“燃烧生活”。这段时期极其重要，我必须邀请少数特选者来伴随我，以便参与我为燃烧生活做的准备。

普利得已近 12 年未见我，但因他与我的久远联结，我受内在驱策，把他召来，以免他错过这个重要机会。马内克·梅塔倘若到场，也会很幸运（他已“离开”巴巴，留在孟买）。嘉尔·科罗瓦拉要是在“燃烧生活”之后去世会更好，因为我期待他做重要工作。

巴巴继续说：

我自己将内在地做我必须做的。但我也得照看“燃烧生活”的外在方面。所有这些工作加在一起，即 11 月 15 日启动的“燃烧生活”节奏。

无论我给不给你工作，让不让你做事，我都要求你们：停止一切私心杂念，大部分时间想着我。这是你准备好，在我认为必要时，去做任何事的最佳方法。只管照我说的做，不要担忧，不要自定计划。

我得做许许多多事。你们中很多人，可通过尽心尽意履行职责，为我并代表我做几件事。

经巴巴决定，上述 11 名成员从 11 月 2 日至 14 日上午，在他的角卜地（小屋），代表巴巴念神名，整个 12 天 24 小时持续不停。规定了时间表，只有阿卜度拉·伽斐尔要做两次：

上午 9 点至 11 点——帕帕·杰萨瓦拉，作为琐罗亚斯德教徒，念“呀耶兹单”

11 点至下午 1 点——阿娄巴，作为穆斯林，念“安拉乎”

下午 1 点至 3 点——莫里，作为基督徒，念“全能上帝”

下午 3 点至 5 点——苏莱，作为印度教徒，念“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

下午 5 点至 7 点——弥奴·卡拉斯，念“呀耶兹单”

晚上 7 点至 9 点——阿卜度拉·伽斐尔，念“安拉乎”

晚上 9 点至 11 点——希度，念“全能上帝”

晚上 11 点至 1 点——潘多巴，念“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

午夜 1 点至 3 点——萨瓦克·考特沃，念“呀耶兹单”

凌晨 3 点至 5 点——阿卜度拉·伽斐尔，念“安拉乎”

凌晨 5 点至 7 点——伽德卡，念“全能上帝”

早晨 7 点至 9 点——（阿美纳伽的）马达乌·劳·米萨，念“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

巴巴还指示如下 4 人，从 11 月 1 日至 4 日，4 天中在 4 个规定时间，单独在大厅朗诵圣典：

上午 7 点至 7 点半——凯克巴德，朗读《阿维斯陀》

上午 7 点半至 8 点——莫里，朗读《圣经》

晚上 8 点至 8 点半——卡里玛玛，朗读《奈安涅希瓦瑞》（奥兰迪的赛古鲁奈安涅希瓦所著，被认为是《薄伽梵歌》的最伟大诠释和译作。）

晚上 8 点 45 分至 9 点 45 分——拉姆玖，朗读《古兰经》

谁若患病，由纳纳·科尔顶替。

布置完上述任务，巴巴就“大知”（禅那）授述语录：

大知是即便历经无尽的进化形体，也很难获得的东西。却甚至能在瞬间被证悟；此乃大知。

想象是如此强大，其范围如此无限，以至你能想象任何东西。能想象有百万只头的老鼠。想象自己是国王。宇宙乃想象之结果。但最后有一个遏制。想像达不到永恒。永恒中不存在时间的问题。无始无终之物，怎会受时间限制？

本初有什么？既无开始，怎有本初？多少想象都无法想象无限。这个历经无数形体都无法获得的大知，却于瞬间来临。到来时，瞬间即到。

何为大知？吠檀多达不到，却有解释。可把神喻为无边无际海洋。我们皆洋中水滴。我们能想象水滴与海洋，却想象不了禅那。无法想象的是什么？是无始无终之物。此乃禅那。我们无法想象的唯一事物，即超越始终之物。这个无人能领会。连睿希牟尼都不无困惑。

哈菲兹说：

“想象之网捕获不了大知之隼。故收起此网，因为你除了虚空，从中一无可获。”

惟有赛古鲁能够于一瞬间赐予这种大知。考虑哈菲兹所言，我们得出结论，无论怎样深思何为无始之始，都无法领会解释。

本初有神，神之前有神；神再之前还有神！最后有什么？神。再之后？还是神。

这个通过智力媒介无法解释，因为想象力在此困惑，心智无能为力。心擅长想象，而通过心的想象，整个世界得以创造且运行。

然而，心的想象受阻之处即禅那！要想象走掉，心就必须走掉，但意识必须保留。那么禅那在何处？想象力止息处即禅那。可称之为“斯瓦延布”——自动的。它由神自动而来。神的大知意味着无限能、乐、美及大有。届时，一切都在眨眼之间绝对明了。

你自己的斯瓦延布禅那（自动知识）是什么？就是知道你是人。该知识不属智力。你知道你是男子。对此你并不思考怀疑。一个女子知道她是女子。这是女性身份的自知。这样的知识可称为斯瓦延布。

也同样有神圣的斯瓦延布。该大知乃真知。拥有该大知者，不仅在万物万处看见自己，而且过着神的生活。即使经过亿万年的修行，离开赛古鲁的帮助，也无法获得该大知。没有与

赛古鲁的联系，结合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联系也是在罕见情况下才有可能。不过，那是指合一，而非禅那。

惟独神真实。其余一切皆在神里。我们与他一体，却因愚昧体验分离。但对证悟我们与他一体，该分离又有必要。现在，因为我们已经与该斯瓦延布大知为一，它不可能由神给予。一旦获得神的该大知，即个体化的斯瓦延布，你就能够把该大知赐予任何人。人人都有禅那，但谁来给予？为此，赛古鲁是必需的。但赛古鲁不会把它随便给人。不会把它赐给尚未彻底歼灭自我者。他会把它给予 100%自我臣服者，或者给予同他有极其密切或深厚联系者。赛古鲁能够在瞬间赐给大知。但想要该大知者，必须有必要的准备。惟有那时，赛古鲁才给予帮助。他不把该大知赐给那些未准备好者；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就像把珍珠扔在猪猡面前。这始终是法则。

总之，你无法想象的，即禅那，这就连睿希牟尼都无法想象。不能理解神圣的斯瓦延布大知，怎能理解拥有该大知者？可当你接触到一位大知识（Dnyani 拥有大知者），听他开始阐释时，这意味着你在通往禅那的道上。大知不可想象；何况大知识？睿希们无法想象未尼安阿维斯陀（Vidnyanavestha 神圣大知），又怎能想象大知识的状态？

瓦隶（圣人）通过触摸、注视或把手放在他中意者的头上，能够给予该大知的影子。他们为什么把手放在头上？因为头是大知基地。所以，倘若瓦隶通过塔瓦居（tawajjuh 灵性能力），把手放在任何人头上，后者便接受（大知的）影子。即使那种情况，也会丧失身体意识。但这还不是禅那。《奈安涅希瓦瑞》中写道：除了赛古鲁的干预，该禅那无法获得。

这都是关于禅那。至于我自己，我认为对神的爱，是通向真知的最佳道路，因为只有神值得爱。

上午授述完毕后，巴巴总结说：

禅那总是不期而至。神仁慈得其无量仁慈无法想象！

有人认为自己受了很多苦，神仍不给他们降恩。而事实是缺乏必要的准备。哈菲兹言：

“发丝一端在我手，至友手中握一端。持续经年拉锯战。”

而规定的时间一到，只要有必要的准备，禅那就会来，不管一个人那一刻在做什么。

离开用午餐前，巴巴提次日准许个别会见，补充道：“我将为自己的工作做此，而不是为了听人们为个人困难‘哭鼻子’。无疑，困难是有，但同样真实的是，它们或多或少一直都在。事实是，人一旦死去，当场就得放下一切，无论做没做完，重不重要。好不可笑！”

结束前，巴巴还提到他的沉默：

你们知不知道，我对这个沉默多厌倦？我渴望能够打破沉默，对你们畅所欲言的那一刻。你们个个在我面前抱怨诉苦，可谁会听我的怨苦？

你们说：“巴巴，您有阿努巴夫（anubhav 对神的无限性的体验）。”这样，我的怨苦也无量无限！神是唯一实在，其余皆幻相。神是一。我们在他之中，与他为一。必须体验这个。此乃创世目的。这个嘉戈拉（内在斗争或战斗）就是为获得该体验。

神人帮助实现该目标。人成为神，有传承；神成为人，则没有传承。至于我，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来，同时体验无限极乐与痛苦。其中有乐趣，也有一种监禁。

随后，巴巴离开大厅去用餐。下午 3 时许返回，说：“11 月 14 日起，25 人要随我旅行两个月。我要那些真正准备好照我的话做者——至少到 4 月底，哪怕以生命为代价。燃烧生活不同于新生活。我期望和要求的，是无保留服从。”

又说：“现在我为 1 月底之前的两个月分配任务。其后，我将亲自做全部 25 人的工作。”

埃瑞奇将做巴巴的贴身侍从，查干协助。韦希奴管钱、记账、处理通讯。彭度，由阿娄巴协助，做必要的公路和铁路旅行安排。萨达希乌安排食宿，萨瓦克·考特沃协助。拜度寻找玛司特；伽德卡负责医疗需求。韦希奴、埃瑞奇和佳尔读巴巴的字母板。安纳 104 守夜。

有人问，对旅行期间人们可能献给巴巴的现金或实物，如何处理。巴巴答：“若有赠物，全部交给当地委员会处理，用于大众。”

他还解释：

我必须点燃自己，既然我无所不在，一切人都将在我的火中。对此已毋庸置疑。全世界都将不得和我一起燃烧。我不是带你们大家去参加活动，而是让你们在我灵性生活的这个最关键时期伴随我。无须赘言，所有跟我一起走者，现在只应想我和被委派的任务。

巴巴接着谈论接下来的行程。希度唱了几首歌。之后，巴巴表情严肃地听了几首格扎尔录音。之后授予有关成道的如下语录：

成道超出任何人的能力。只有遇到至师，才可能实现。成道的困难在于我们必须成为自己所是——而非内在或外在的什么。你们将会发现，成为本来所是有多难，因为我们每个人，某种程度上皆是伪君子！我们以各种方式为自身辩护，不管对错。现在，让我们看看，对于那些遵循不同玛伽（道路）者有多难：

禅那玛伽（知识之道）——吠檀多信徒称：“神在做这一切，无论好坏。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做。要么是神做的，要么可能是羯磨律的结果。”这样，吠檀多信徒少一样东西：他们没有体验，就宣称与神合一。无论善行恶行皆神所为，这话没错；但缺乏（与神合一）体验，将他们引入歧途。

巴克塔（奉爱者）称：“对是对，错是错。”但他们深陷该习惯，枯燥乏味。因而沉溺于对错二元。

瑜伽玛伽——当瑜伽士在三昧中尝到某种喜乐，便被它俘虏，成为其奴隶。他们忘了真正目标：成道。此外，瑜伽士还获得一

些能力，极具欺骗性。即使那些做佳帕（默念神名）者也获得某些能力。这些能力很难抗拒，更难恰当使用。

成道很难，因为必须通过成为自己来认识自己。所以，为此只有一个办法，也就是同赛古鲁的联系。即便这样，你也必须歼灭自我。总之，你必须失去自己，才能找到大我；在此之前，你不能成道。

所以说，履行羯磨（行动），不为你，而为他人。努力忘掉你自己。这样一直做到“绝对赤裸”状态。这似乎矛盾：履行羯磨——不是为丧失神，而是为丧失于神！

在最高类型的法那（寂灭状态）是神圣真空。在此，法那指完全失去神，完全真空。在该状态，你不在，神不在，什么都不在；而一旦没有神，没有个体，神就以全部荣光回来，你便成道。

如果一个人，经过艰巨努力，100%失去自己，就变成玛居卜。这种情况下，神失而复得，但未过神的生活。若恢复对世界的意识，则过神的生活。

即使在体验较低类型的法那，你也会迷失；但真空立即被充满。为达到终极法那，你得付出生生世世的艰巨努力。不过，一旦最终与成熟时刻来临，个体便体验神圣真空。

神圣真空的三个状态：

一：该真空同时被充满。但某些情况下，在充满之前，与身体的联系切断。

二：某些情况下，对神圣真空与神圣充满的体验同时进行。但与世界的联系松弛，或者该联系碎裂。这时他们对这个世界毫无意识。确实不知自己吃喝什么；几天后，他们离开身体。

三：极少数情况下，这个与世界的联系牢牢保留，也就是保持帕基（固定，不受影响），这些人是赛古鲁。

之后，巴巴于傍晚 6 点半左右离开，回美拉扎德。

1952年11月2日星期天早上，巴巴乘阿迪的车于8点抵达。他进入大厅，全体已集合。巴巴曾指示普利得，在2、3、4日连续三日，上午9至11点，下午3至5点，在房间内念神名。

巴巴表示，上午他会顶礼念神名的12名“佳帕瓦拉”男子，并顶礼4名朗读圣经或经文的“牧师”。解释说：“从今日起至15日，我将是一个信爱者。”

8点钟，道拉·辛医生到。巴巴对他说：“你按时来到。你写信说来不了。怎么来了？是我把你带来的，因为你曾在新生活和末那乃息期间陪伴我。”并让他同巴巴一起呆到28日，令他从下午1至2点，连续三日朗读《古鲁-格兰特-沙哈卜》（锡克教的《本初经典》）。

“确实，神的工作不可测量，”巴巴说，“与我有联系的所有人，他都带来了。这么多年后，普利得和维布提来了，来这里的人最幸运。”

对念神名者，巴巴说：“现在，我将顶礼你们。今日起至14日，我会通过你们念神名。当我把前额放你们足上时，你们要想神，他是惟一的实在，在我们全体内里。你们还要向他祈祷，将恩典降临我们所有人。要想念你们念的神名。”

巴巴在地毯上跪下，准备顶礼，手掌两侧触地。上午8点50分，完成对17个男子的顶礼。他们随着巴巴顶礼他们的足，大声说出要念的神名。5个“牧师”代表巴巴向神朗读。结束时，巴巴说：“念神名，仿佛你的生命就取决于此。保持不断。你们之间进行调整。摩耶必然给神的工作制造障碍，所以要当心。”

11点，巴巴离开大厅，用午餐。午间，把维布提召到房间，要他从3日至12日，坐在度内火坑前，每日念5000遍“噢姆-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

巴巴还召见保·纳图，命他从3日至12日，每24小时念1400遍“神啊！巴巴请您在其燃烧生活中给他力量！”

之后，巴巴召所有人到房间。说：“我注定要一次次采用这个浊体，不得不进入这个世界。但我认为至少你们应当脱离这个一次次出生、长大、成熟、结婚、享受、生育、老死的不断锁链。”

巴巴又说：“神如其坚硬般柔软；如其严厉般慈悲。只要记住，你们呼唤或祈求他时，哪怕他被感动一次，工作便完成——不可能变为可能。

“但又说回来，这不是件容易事，而是很难。所以要全心全意念神名。我知道你们会做到。届时，我和神予以关照。”

巴巴进而谈起他的易激动天性：“这些日子我尽量不发怒激动。每当快要这样，我便想起基督的话，说：‘撒旦，退后去！’

“所以，每当淫、贪、嗔、妒、财务或家事念头企图占据你的内心，就随我说：‘撒旦，退后去！’并保持平和。

“现在我 100%快乐，且 100%确信，我将要么结束这场宇宙混乱，要么结束这个身体。如果这个身体不终结，就将有一个真终结，那意味着真生活。”

巴巴让人给他念将于 1953 年 4 月底之前的不同时期伴随他者的名单。8 名要持续在他身边，一直到 4 月底：阿娄巴、拜度、埃瑞奇、古斯塔吉、凯克巴德、彭度、韦希奴和萨瓦克·考特沃。（注：新生活最后阶段，阿娄巴选择留在孟买，但 1952 年这个时期他返回美拉巴德，永久随巴巴生活。）巴巴谈了每个人的情况，说：“我必须把耶希万特·劳带在身边一段时间。（1921-22 年）我在萨考利处于迥然不同而独特的状态，马哈拉吉派他日夜用嚼烟服侍我。耶希万特·劳全心全意地做这项工作。这也是马哈拉吉把耶希万特·劳和古斯塔吉的责任移交给我的另一个原因。”

巴巴要古斯塔吉，把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用莫瑞语（类似马拉地语）对他说的话，告诉大家。马哈拉吉曾对古斯塔吉说：“我已使默文像我一样完美。我已把责任和钥匙交给他。现在，忠实服从默文的命令吧。”

这番叙旧后，巴巴说：“当前，我决意做或者死。对我来说，这样那样都没关系。如果我的身体坚持到 4 月底，当然很好。我觉得，99%身体不

会倒下，那样，我肯定会想到古斯塔吉。的确，他的渴望、爱与耐心坚定无比。”

巴巴讲到古斯塔吉承受的一些艰辛。一次，他仅靠水生存6个月。1919年间在普纳的卡斯巴佩斯棕榈酒店工作时，他3年未睡觉；巴巴派他通宵在巴巴简身边坐着。早晨回来，他会买一派萨的蔬菜；简单煮煮，连盐都不放。这就是古斯塔吉的清苦饮食。上午他接着在棕榈酒店干活。

巴巴询问了那格浦尔的纳纳·科尔几个财务问题，叫他下定决心，坚定得什么都干扰不了。“但那也是不可能的，”巴巴说，“只有得到扎拉克（见神），那才可能。但最好不要担心，因为一切都是零。”

巴巴还赞赏了凯克巴德的信爱，说凯克巴德告诉他，体验到扎拉克。“所以，凯克巴德给巴巴东西，感到是给神。”巴巴解释，多数情况下，这种扎拉克足以使人丧失身体意识数年之久。并叫弥奴·卡拉斯讲述巴亚齐德和蚂蚁的故事，加以说明。（注：巴亚齐德是9世纪著名至师，生活在巴斯塔姆<当时的波斯，现代的土耳其，公元804—875年>。巴亚齐德深刻体验神时，进入迷醉状态，从而对身体毫无意识，甚至蚂蚁覆盖全身也不在意。）

要那些陪巴巴赴哈默坡和德里旅行者，随身带足保暖衣物。巴巴指示普利得、弥奴和道拉·辛，于4月最后15天在他身边。随后众人解散。

下午，巴巴来到大厅。他说：“11月6至9日，你们一完成任务，尽量来大厅内，以便在我需要时随叫随到。”

巴巴心情愉快。忆起已故伽尼医生的故事，陪巴巴玛司特旅行时，他是怎样特别担忧。最后，巴巴说：“伽尼和嘉尔（科罗瓦拉）赢了。这是我的感觉。嘉尔断气时最后遗言是‘巴巴’。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巴巴表扬巴巴达斯为他完成的工作，并建议他，若有人反驳或埋怨他，不必紧张。对他解释说：“我的工作因反对得以强化，甚至随人们反对我的工作而增强。你的心应稳若磐石，在狂风巨浪中岿然不动。牢记这点，保持安静。让别人对我和我的工作说三道四好了。莫担心，莫害怕。”

此后，巴巴希望听几张格扎尔唱片。整个时间他的表情像头天一样极其严肃。他最爱的选段是：“秘密持有者啊，注意莫泄露”和“蓓蕾啊，在花园绽开！”

歌曲让巴巴想起往昔的完人：

孟买的阿卜度·雷赫曼，班德拉的毛拉那·萨赫伯都是成道者——完人。但前者是玛居卜，后者完全有正常意识（撒里克）。自然，二者的进食方式相当不同。阿卜度·雷赫曼直接将手指插入面前的各种菜，舔着吃。毛拉那·萨赫伯则讲究饮食。并且随时随地读《古兰经》。他浊意识清晰，像常人一样读《古兰经》。

关于玛居卜：据说他们像常人一样吃喝，对此却觉知不到。可阿卜度·雷赫曼却有一个稀奇处。虽然他说话不像常人，在回应别人的话时，却习惯发出“安拉”一词。神晓得他同浊界的联系是怎样维系的！

道上的细节玄机重要而微妙，足以使一个仅仅试图用智力理解者发疯。

阿卡科特·斯瓦米是完美的化身。（注：阿卡科特的斯瓦米是舍地赛巴巴的大师之一，与纳拉延·马哈拉吉亦有联系。）赛巴巴，我的祖父，有一个独特方式。巴巴简到底是沙汗沙（皇帝、王之王）。他们都是完人。但我今日不管说什么，纯属猜测，因为从今日至15日，我乃处于信徒状态。

不同大师采用不同方法。皆超出揣测。惟有库特博能说出谁是高灵、玛司特、瓦隶、玛居卜或赛古鲁。至于库特博，常人认为他像自己一样；层面上高灵把他视为层面人。而库特博乃是宇宙中心。

巴巴接着讲了两个事件，阐明大师的极不寻常且最为有效的方式。一个有关赛克德的赛古鲁达达·度尼瓦拉，另一个有关毛拉那·萨赫伯：

一个无意获取任何灵性利益的人，走近达达·度尼瓦拉。但达达·度尼瓦拉明白这个人的内在灵性准备已100%。他从度内火

中拿起一个木条，狠狠击打，打得他昏倒在地。旁观者都吓跑了。整整三天，这个人保持同样状态，在第四天恢复浊意识，成道，随后离开身体。

关于毛拉那·萨赫伯。一名对灵性无兴趣的印度教医生去找他。令众人惊讶的是，毛拉那·萨赫伯让医生坐在他本人起居的墙边。医生无保留地从命，几乎三年未离开此地。三年期末，医生成道，三四天后离开身体。

至师的方式高深莫测！有些大师把成道赐给他们发现有 100% 灵性准备者。有些大师让人做好 100% 灵性准备，然后赐他们成道。有些大师更重视往世的联系。

甚至第四层面的大瑜伽士，第五层面的瓦隶和第六层面的辟尔，如果他们把灵性力量或能力（塔瓦居）聚焦于石头，也能给予巨大灵性推进。只要愿意，至师能使任何人或任何物成道。

晚上巴巴离开，回美拉扎德。

1952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巴巴照常乘阿迪的车来。途中在萨若希汽修厂带上帕帕·杰萨瓦拉。巴巴说，昨夜一直未能入睡。到美拉巴德后，巴巴问候每人的健康。患感冒或咳嗽者，被要求坐远一些。“尼鲁生龙活虎的，”巴巴揶揄，“你们去坐他身边，尽管打喷嚏好了！”

接着向大家提问：“有谁担心？”没人举手。巴巴接着说：

看到没人担心，我很满意。你们都是搏卡（公猫，意为强健）。当然，你们须认真思考并特别小心两件事：第一是忆念神，第二是我委托你们的任务。所以要小心，而不要担心。至于我，我没有睡眠。整个时间，基本上一直在操心 11 月 7、8、9 和 14 日的活动。

不过，这些日子我大多开心。不知何故。（1921-22 年）在萨考利有段时期，我感到很快乐。新生活中，（1951 年）在海得拉巴会议上，我体验到幸福，尽管那是不同类型的。持续神圣极乐和神的极乐不同。（1915 年）同巴巴简接触一段时日后我去了孟

买，那时体验着无限痛苦状态。那是个体的痛苦。我常在长凳上躺 12 至 14 小时。那些日子，我根本没有睡眠。感觉仿佛有个电动机在我体内 24 小时发动，全世界的印象在我里面运作。那是大悲大喜状态。全都是个体体验、个体幸福与个体痛苦。神圣极乐不同于神的极乐。如今，我获得的幸福是个人的、个体的。

巴巴心情愉快。讲了一些新生活轶事。之后，他对念神名者说：

我已通过你们向神顶礼，所以你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代表我做（念神名和朗读）。因为你们爱我，所以必须 100% 帮助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不要有精神压力。你们与这项工作及其结果没有干系。你们不是为自己做。因我希望通过你们做，你们要尽最大努力，以便让我感到，让神看见，我已经全心全意地膜拜了他。

巴巴接着让帕椎取来“神的十个状态”说明图。（注：英文版《神曰》168—201 页描述了“神的十个状态”。）巴巴解释：

这个图中，第十个状态称为超越超越状态，第九个状态称为神的超越状态。

巴巴解释了全部十个状态，补充道：

超越超越状态，被印度教徒称为帕若特帕-帕若卜拉玛（Paratpar Parabrahma），被苏非教徒称为瓦拉-乌-瓦拉（Wara-ul-Wara）。这个超越超越状态在每个人之内；但即使你想了又想，绞尽脑汁，也不可能理解该状态。由于在信徒状态，我在祈求神的这个超越超越状态。

巴巴顶礼维布提和保·纳图，叫维布提走近度内火，念“噢姆-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并继续解释图表说：

存在的一切皆是神。不存在的一切也是神。那么，还剩下有什么？那也是神。是这样——事实如此。有人会说：“巴巴您在字母板上写这些文字，可实际体验呢？”对他们，我要说：“等待！”

巴巴要道拉·辛念古鲁那纳克的祷文，“Tum thakur tum pe ardas（您是主，我向您臣服）。”接着叫全体佳帕瓦拉，一个接一个，大声念他们在角卜地（小屋）念的神名。巴巴说：“要真诚地持神名，因为神也许会听见某人并受感动。”

简短午餐休息后，巴巴又开始解释图表：

一切皆神。本图中有个暗示。就是：一切都有赖于7——7个下降阶段，7个上升阶段，第三旅程的7个阶段。今天我想阐明意识进化中“僵局”之意。

创世是一场无意识神性成为有意识神的游戏。神在石头里意识最有限，在人体里意识完全。人里面的神，是石头、金属、植物等等里面的同一个神。意识的发展是一个逐步过程。在人类，形体进化和意识展现走到尽头。但人却没有证悟自己即神。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困境？获得完美形体后，人为何不证悟自己即神？这个僵局是随着个体不断进化形体，100%粘住他的浊界印象所导致的。神需要意识来认识自己；可获得充分意识时，他非但不认识自己，反而看见世界。

他知道浊界，知道印象。

虽然人有可能认识自己是神，那是什么将他拖开？是首次下降的前6个阶段的印象力量。惟有当这些印象全部耗竭，人才能认识自己即神。为此，人不得不用人身反复出生。这就是我所说的僵局之意。

阐释这些细节的同时，巴巴闭上眼睛，又缓缓睁开，表示意识的逐渐展现。眼睛完全睁开时，巴巴环顾四周，却不看自己的身体。他解释说，这就好比在完美形体中充分发展了意识的人，知道其它一切的事物，除了他自己（作为神）。

巴巴指着神的超越超越状态，解释：

神的这个状态，甚至超出超越状态的神的理解。它无始无终。它是。

当超越状态的神开始思考超越超越状态时，二元介入。但首先，在超越状态，这种念头是不可能出现的。本初，神无意识。之后有意识。如果他想知道最初的无意识体验状态是什么，就得重新无意识——这是不可能的。一旦获得对神的有意识体验，就是永恒的。这样的人，即使用人身出生亿万次，也不可能再次体验超越超越状态的无意识。然而，我却说超越超越状态存在，这是我们一切人的最原始状态。在超越超越状态，一切的有存在，却是作为无。

巴巴总结道：“这都是企图理解超乎理解的东西。有真实价值的，是实际成为神。让我们为此向神祈祷。”

阿卜度拉·伽斐尔对巴巴讲述了他的体验。说：“巴巴，今早我念‘安拉乎’时，差点睡着。可就在那一刻，我看见您坐在我床上，这挽救了差点中断的连续念神名。”

巴巴提到在他房间旁边守夜警卫的满德里名字，说：“在西方有三个月，尼鲁每日难得睡几分钟。我还清楚记得，巴巴简整夜不眠坐着。只在凌晨 5 至 6 点躺一小时。”

阿卜度拉·伽斐尔患有哮喘，坐着念神名难受，就从凌晨 3 至 5 点站着念。因他差点睡着，巴巴指示纳纳·科尔陪他，确保念诵不中断。从当晚起，纳纳只得陪伴阿卜度拉，还得陪伴伽德卡，因为他也患哮喘。

有一回，阿娄巴念神名时失声痛哭，中断连续。纳纳立即跑上前，开始念“安拉乎”。

有个将要参加会议者，叫奎师那·斯瓦米。他蓄长发胡须，穿萨度式长袍。同巴巴接触后，被称做奎师那吉。巴巴听了关于他的某些传闻，评论：“他试图用爱打动所有人，甚至我！时下，我养成顶礼也许是瑜伽士、圣徒或玛司特的习惯。”

巴巴表示，11 月 7 至 9 日，谁都不得试图走近他 10 英尺之内。“只有让谁走近，方可过来。虽然这里将有近 300 人，但我希望气氛安宁。群众达善时不指望这样，届时人们会一窝蜂冲过来，以至于扯拉我的头发！”

巴巴把宣读《阿维斯陀》、《圣经》、《古兰经》和《梵歌》的时间定在 11 月 5 日。还要 5 名相关男子找来必要的仪式用品。“让我们适当地体现。”巴巴声明。

接下来听音乐。巴巴再次听了那首“秘密持有者啊，哪怕被斩首，也莫要泄露之”，评论：“秘密可谈论，但知道的体验则截然不同；贝德（bhed 秘密，大知）与智力无关。倒是与情感密切相关，轻率泄露会制造混乱。”

为阐明这点，巴巴讲了帕坦人和马瓦里人的故事，表明某些词语导致情绪爆发，转变人的天性：

有个强壮的帕坦人和一个瘦弱的马瓦里人关系不好。马瓦里人恨帕坦人，觉得该揍他一顿，却因个子小，做不到。一次，他看见帕坦人从远处朝他走来。于是召集几个印度教朋友，说：“朋友们，这个帕坦人是个狡诈之徒。虽然我待他极其友善，他待我却很粗鲁。我会证明给你们看。请帮我好好教训他一顿。”

这时，帕坦人走近。马瓦里人面带微笑，与他握手拥抱，一边对他耳语：“你这头猪猡！”这句话足以激怒帕坦人，令他暴跳如雷。动手打马瓦里人。旁观者不明真相，站在马瓦里人一边，狠揍了帕坦人一顿。

巴巴讲述时，栩栩如生地打着手势，对马瓦里人、帕坦人和他们的打斗模仿得惟妙惟肖，令众人畅怀大笑。就此结束晚间会议，巴巴回美拉扎德。

第二天，11 月 4 日星期二，早晨 7 点半，巴巴返回，询在场每个人的健康。他心情愉快。召见五名“牧师”——凯克巴德、卡里玛玛、拉姆玖、莫里和道拉·辛。莫里未到，有人去叫他。巴巴开玩笑：“他太懒，即便我承诺他成道，他也不会按时到！”莫里到后，巴巴要五人各念 7 遍他授述的荣耀神的短祷文。

次日将代表巴巴朗读《古兰经》的拉姆玖感冒了。于是巴巴说：“愿他的感冒明日好。”接着提议：“假如他服拜度的药会怎样？对于拜度，

不存在检查诊断之事。他用自己的套路下药，病人要么彻底痊愈，要么心跳停止！”

又说：“既然 11 月 7 日起将有特殊而严肃的活动，让我们今天谈点轻松的。”

费拉姆身体不适，巴巴评论：“为何担心，费拉姆？或许你比我们都长寿！”

“古斯塔吉，”巴巴继续，“一向身康体健。我们在西方时，就他从未身体不适。他喜爱冰淇淋，在那里吃了好多，所以心情也特好。有时他说：‘你要让我健健康康活 125 岁，就每天给我一打香蕉。’拜度喜欢荤菜，一开荤就忘乎所以。”

对阿娄巴，巴巴说：“现在吃、喝、快活！从 15 日起，我们的卡尔巴拉生活开始！”（注：巴巴指伊拉克的卡尔巴拉，先知穆罕默德之孙侯赛因殉道之地。）

这时，安纳 104 到了。巴巴说：“看见安纳的古怪装束和举止，总让我开心。安纳喜爱酪乳，但甚至更爱嚼烟。他半嘴烟草和唾沫同人谈话，很难听懂他咕哝什么。”

巴巴随后开始讨论某项具体工作。指示阿迪，用英语和印地语印刷他的七篇“燃烧自由生活”讯息，以便在达善旅行中分发。（注：每篇讯息印 10000 份，全部讯息合册印 2000 份。）给不同满德里一些日常指示后，巴巴同埃瑞奇讨论 11 月 8 日的重要活动项目。他最后说：“安拉是施者，受者是比斯米拉（真主）！”

上午议事时，在巴巴的椅垫内发现一只臭虫。巴巴不悦，批评满德里不够细心。他责备地看着他们，用古吉拉特语厉声说：“我落在这帮魔鬼手里！”午餐期间，将巴巴的椅垫放太阳下晒，清扫整个大厅。

下午，巴巴说：“11 月 15 日起，我将外出旅行。4 月底，将是我、你们和所有人的结束。”他和满德里谈到让埃瑞奇和彭度寄发的，由准备好自愿服从者填写的表格。由弥奴·卡拉斯稍后整理。巴巴评论：

在此之前，我未曾寄过这类表格。说真的，若非怀着爱给的，我分文不取，虽然眼下我身无分文。不过，今天，我虽说是穷之最穷，却决心投入神圣火海。现在，即使有人献给我一大笔钱，我也不接受。

在西方，我遭遇车祸。面部肿胀，臂打吊带，腿裹石膏，被迫卧床静养。即便那时，人们也来见我。说我容颜优美，神采奕奕。他们通过爱看见我美。

我从信中得知如今西方许多人对我的奇迹体验。他们写信说，看见我在那里。说实话，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没做，怎会知道？你们要是认为，我自觉地施行且知晓这些个“奇迹”，那是你们的误解。那是谁做的？是神为我做的，11月15日后，他会让我做并知晓。我的意思是神做一切。

巴巴接着评论神的里拉、游戏或幽默感：

神的里拉乃神圣乐趣！那是其伟大者的神圣幽默感的表现，因此，有关神的幽默感可用专著论述。

一般的幽默感存在于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它不会仅仅因个体的灵性进步或神圣觉悟，而发生改变。不仅是幽默感，而且整个的普通个性也保持不变，不管一个人有多先进或觉悟。

然而，通过阿瓦塔、先知、至师和圣人，神所呈现的的幽默感范围，则根据时代与环境，按照他们各自职责的范围而不同。但平和神圣幽默感的表现形式及反应程度，皆取决于神的伟大者的本性。

无论我是阿瓦塔还是撒旦，有一点是肯定的，也就是我极富幽默感。是我的幽默感，让我高兴见安纳 104，乐意听巴巴达斯的闲扯。他越瞎扯，我越喜欢他。说巴巴达斯漫无边际，毫不夸张。他早些时候提到的大诗人迦梨达斯（一译迦梨陀婆）与爱神者苏达斯，他们二人、所谈话题和巴巴达斯本人之间毫不搭边，除了三个名字的共同后缀“达斯”（奴隶）之外！

安纳 104 的那种个性，足以耗尽圣人圣哲的耐心和睿希牟尼的宽容。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看不惯安纳。我知道，安纳一消失，你们多数人会松口气。你们也知道，对他和巴巴达斯，我不得不迁就；知道有时候，我煞费苦心让他俩呆在我身边。

关于这对活宝，我们这儿无人会有异议的一点是：他们都各尽所能，为我提供了重要且或多或少独特的服务。我还知道，二人都真诚爱我。

巴巴接着谈到以往阿瓦塔生活中的不同事件，说明他们的独特幽默感：

据说，有一回拉苏-埃-库达（安拉使者）身感不适。有人提出，此乃邪眼所致，他应在枕头下面放把出鞘匕首睡觉。他这样做了，之后宣布康复。称之平凡称之神圣，这就是穆罕默德的幽默感。

先知在孙儿哈桑和侯赛因幼年时，向女儿法蒂玛，他们的母亲，预言了他们在卡尔巴拉的殉教，这是史实。先知实际上把当时阿拉伯野蛮人转化成世界上信、爱与真理的执炬者，倘若他甚至不试图避免伊斯兰教的最大悲剧，制止仅有的两个亲孙儿最惨结局，完全是因为神在穆罕默德身上的神圣幽默感。

同理，俱卢族和班度族之间的冲突及后来的屠杀，不仅归因于奎师那的神圣幽默感，而且因他中箭而死臻至高潮。而不慎射中他的普通猎人从未有意伤害这位顽皮的阿瓦塔。

仁慈的耶稣明白，最亲近的门徒会背叛他，导致他的十字架刑。但因神圣幽默感，基督忍不住让自己被钉十字架，尽管世人继续正确地把他视作人类的救世主。

最好笑的神圣幽默感，体现在佛陀身上，他给予人类的灵性疾病妙药生效至今，自己却死于普通的痢疾。

总之，除了情况、氛围与环境的改变，同样的古老故事继续一次次地重复，这本身则证明了神的神圣幽默感，或者说里拉。然而，神圣游戏或里拉的显现，则取决于神的与神合一的伟大者。

因此，他们自己虽已超越二元法则，却依然保持神圣幽默感，以维持无知之宇宙法则，正是通过无知法则，才能永远获得神圣真知。

在美国的汽车事故发生时，只有和我一起在现场的人，方能真切描述我本人的幽默感：我和最亲爱者一起躺在血泊中，骨头折断，是怎样浑身伤痕累累、完全无助无望。然而，在整个危机和漫长康复期间，我始终保持我的沉默和我的意识。

巴巴指着无名指，评论玛司特：“玛司特是珍宝。他们为我工作，并分担我的灵性工作。对我帮助很大。4月，他们将因对我的工作和帮助受到敬仰。”

巴巴回忆了历经最严酷苦行的一些玛司特，之后说：

全世界有10万个属神者（玛德-埃-库达）。这些人将生命置之度外，完全控制心念，向成道努力。经过若干时代，其中一个成道。这不是极端悲观，而是乐观。吠檀多不是充满“我是神”之类的宣称？我们都是神；这是事实。难道不是乐观？

巴巴转向普利得，打手势说：

普利得已绝望得呐喊：“何必谈论乐观顶峰或无限爱洋？只要一匙我就会满足！我不要海洋！”但事实是，你得到一匙，就很难得到海洋；那种滋味会成为你融入海洋的障碍。那一匙好比介于第六与第七意识层面之间的峡谷。在那个阶段，你站在神对面。叫他不应，很难与无限之神合一。所以我给予时，就给予海洋，而不是一滴。

苏非教记录有瓦隶和库特博的数目。惟有库特博知道这些事情。今天，我绝对处于信徒状态。因此我的话是我的猜测。但有一样我肯定：我感到100%地相信，到4月底，对世界、你们全体和对我，事情不会像现在这样。将是一个真正终结。所以我说：“等待。等待。神助耐心者。”神说：“等待，我会见你。”而

我说：“时间已到；要耐心等到4月底。”你们随我生活这么多年，我认为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思想感受。

在赛古鲁的达巴（朝廷），历史重演。但其妙处在于：大师同等享受耐心与急躁，信心与怀疑。这是他们的游戏。

再者，据说，那些自以为热切渴望见神者从不会见神。是这样。有人认为其渴望无限。即便接受他们的宣称，总是可以说，他们身上总有些喀沙（缺点）；因为平等地存在于我们的神，非常、非常急于和乐于见我们。因此，需要的是100%的准备。当你同大师建立了联系，他们会确保完成这种准备。即使这样，也要规定一个嘎抵（时刻）。图克拉姆圣人说：“急躁无济于事，最后时机是定好的。我认为，我的嘎抵，最好时机，在4月。所以，让我们热切希望：凭靠神恩，我的感觉会成真，4月底成为我们全体的真正嘎抵。

巴巴要美赫吉读不同报纸对嘉尔·科罗瓦拉的报道。巴巴说：“嘉尔毫无怨言、绝对信任地100%服从我。这样的服从与信心确实罕见。”

巴巴听了已故音乐大师阿卜杜·卡里姆汗的几张唱片，但看上去不满意，直到播放他选择的格扎尔才高兴起来。他回忆了（大师之家时期）表明其惊人体力的几件事。“我力气好大，”他说，“火爆情绪上来，人都躲起来，甚至藏在卫生间。瞧我现在！鼻中隔断裂，双脚浮肿。走不好路。同样的力量如今表现为承受苦难。怎样的变化！”

晚上回美拉扎德前，巴巴指示萨达希乌·帕特尔，次日上午拜访奥兰迪（离普纳约20英里），代表巴巴拜谒至师奈安涅希瓦的陵墓。

1952年11月5日星期三上午，巴巴回到美拉巴德。说：“今天对我是个重大日子。你们要真诚严肃对待委托你们的任务，无论这些任务是在阿格拉-库地（角卜地）还是在别处。”接着为五名“牧师”祈祷做准备。每一本圣书已放在他左侧桌上。埃瑞奇站在一旁协助。首先，巴巴坐在地上的垫子上，按正统印度教方式，在前额点红印，腰间系一条丝绳，点燃有七个灯芯的祈祷灯。8点半，上午的活动，以卡里玛玛背诵瓦米基赞颂

罗摩的梵文对句（注：瓦米基是《罗摩衍那》作者，公认印度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是隐士，悉妲被罗摩驱逐时，为她建了林中庇护所），接下来是《奈安涅希瓦瑞》选段。诵毕，巴巴向他顶礼。

9点，巴巴站在凯克巴德（代表琐罗亚斯德教）旁边，在腰间系上圣线，戴上黑色帕西帽。然后凯克巴德读半小时的《阿维斯陀》。巴巴还让他念“神的101个名”。最后，巴巴把帽子给普利得，把圣线给凯克巴德并向他顶礼，如对每个朗读者所做的。

下一个是拉姆玖。他先做乃玛兹，巴巴静静地以头触地顶礼。拉姆玖接着读《古兰经》，直到10点。

完成伊斯兰教部分，巴巴走向座椅，挂上十字架。莫里穿长袍站他面前。巴巴说：“你跟基督教牧师一模一样。”莫里背诵《主祷文》和《登山宝训》。之后，巴巴颈间取下十字架，交给他保管。

最后走上前的是道拉·辛。10点半，他开始朗读《格兰特-沙哈卜》。他开始前，巴巴像锡克教徒那样，将一只钢镯戴上手腕。11点，朗读结束，给大家发帕萨德。仪式庄严肃穆，扮演完美信徒的巴巴，自始至终非常虔敬。他未发表评论便离开，前往接见屋（大厅对面凯克巴德的前农舍）。

巴巴在小屋时，萨若希汇报，美媞的母亲朵拉特麦在纳西科去世。享年76岁。下午巴巴回到大厅时，向众人公布消息：“今天是个重大日子，也是个好日子。萨若希告诉我，朵拉特麦今晨4点死于心力衰竭。自1933年，她一直保持完全沉默，据说她临终安详。靠神恩，我亲爱的朵拉特麦将永活我内。我说‘靠神恩’，因今日我处于信徒状态。”

经讨论，巴巴同意印制朵拉特麦逝世公告，发给他的亲密女门徒。后来，在美拉巴德山上为她立了墓碑。碑文是：“朵拉特——巴巴的最亲爱者之一。保持沉默20年。”（注：碑文上朵拉特麦的出生年份<1883年>有误。她生于1876年前后。）

普利得问：“巴巴，印制逝世者公告何用之有？常言道，我们一死，世界覆灭（‘Aap mar gaye, doob gai doonya’）。”

普利得的话，足以让巴巴对死于真死者和不同层面行者发表一番议论。他首先引用卡比尔的对句：

放弃身体，它存留；保养身体，它离去。

由此呈现惊人事实：尸体吃掉死亡！

并继续解释：

人们以各种各样方式死去，但没什么好烦恼的；他们用不同的浊体一次又一次出生。但人在一生中，应按真实感受做事，不执著于行动。

人生之间换身体，类似换外衣。有人早逝，比如（印度）分裂时期死掉者；有人长寿，像古斯塔吉，不常换外套。（注：古斯塔吉习惯穿打补丁的旧外套，不肯换衣服。）可最近古斯塔吉随我访问西方时，衣着得体，仪表整洁。

巴巴又说：

玛司特的玛司提（神醉状态）中和寒、暑与疾病。此乃既定事实。玛司特不为身体健康操心，却拥有强健体格。原因在于，这种情况下，振动宇宙的未尼安（Vidnyan 大知）力量维持他们的身体，照料他们。无限的未尼力量本身降至末那-卜弥（mano-bhumi 心层面），帮助这类灵魂。不过，倘若浮现保护身体或体力的丝毫念头，对这种能力的接收就会停止。某种意义上，玛司特是真正死了。玛居卜或巴尔-乌曼特-辟夏希（bal-unmant-pishash 活鬼魂；有孩童习惯的成道者）的情况也一样。玛居卜与这个世界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尸体吃掉死亡”。

科学家不可能了解这种力量。他们发现了以太、电子和质子，却尚未也无法达到哪怕精界的边缘。

吠檀多称，浊层面上的人生活于安那-卜弥（anna-bhumi 浊层面）；普兰-卜弥（pran-bhumi 精层面）上的人生活于能量；属于末那-卜弥的人生活于阿卡希（Akash 天、空）；属于未尼安-卜弥的人生活于苏拉吉（Suraj 太阳）。

灵魂与超灵结合者生活于太阳。库特博和阿瓦塔生活于太阳，但不是你们所见的天空的太阳。那是完全不同的太阳。是无限能、无限乐、美、音、知等等的源头。该太阳的每个属性皆是无限。永恒存在的无限特吉（Tej 神火、神光）首先经过心层面，接着经过精层面，直到抵达浊层面。

此刻，处于精界的人像你们一样（穿衣）。有妻儿。他们从未那-卜弥借取力量。能把这种力量用于好的或坏的目的。心界的人，从未尼安-卜弥（神的大能）借取力量。第六层面者见神无所不在。他们使用能力，但总是为他人的利益。玛居卜乃是王。

我们再回来谈玛司特。玛司特是神醉灵魂。饮了神爱之酒。他们对身体没有自觉意识。不试图从未那-卜弥获取力量。但是，神却主动地将该力量倾注给他们，照顾他们。

故哈菲兹在一首对句中有言：“痛饮疯狂之酒，让担忧被人接管。”

处于第五和第六层面的瓦隶（和辟尔）能力很大，却用于他人的利益。第四层面者可把能力用于好或坏目的。那些永恒过神之生活者乃宇宙的救世主，他们生活于苏拉吉——神圣太阳。

下午 2 点半，到奥兰迪拜谒奈安涅希瓦的陵墓的萨达希乌·帕特尔返回。巴巴把头放在他足上。萨达希乌说，他在奥兰迪发现，上午 8 点半安排有摩诃普佳（大型崇拜仪式），持续到 9 点——刚好是巴巴在美拉巴德大厅听人朗读《奈安涅希瓦瑞》的时间段。巴巴解释：“我与奈安涅希瓦有密切联结，故把萨达希乌遣往奥兰迪。”

有关朵拉特麦逝世的公告已拟好，埃瑞奇读给巴巴听。巴巴说：“今日我处于信徒状态，怎能说她来到我这里？”

纳瑞曼插话：“您今日作为信徒，是您本人与神之间的事，但对于我们弟子，您永远是我们的至爱大师。”

巴巴回答：

问题很清楚；虚伪不管用。

此刻神比我们每个人都更在此地。他知一切。所以我今日说的话对今日有效。前些日子说的话对那些日子有效。4月将说的话将来有效。可今日我是100%的信徒。

今天我可以这样说，你们中一些人的耐心、一些人的爱与一些人的信心，让我感到你们比我更忠爱神。今天看到你们所有人的耐心、渴望、爱与信心，我感到4月份神会满足我们的愿望，如果有的话。因此今天我决不能放弃信徒位置。所以要在公告中加“神意”等字。

关于赛古鲁奈安涅希瓦，巴巴阐明：

他很年轻。独特的是，全家人都成道了。奈安涅希瓦少年成道，写下优美的古鲁-巴克提（对古鲁的奉爱）诗篇。兄长尼乌鲁提是他的古鲁。弟弟索潘，姊妹姆珂塔拜，也是成道者。

天知道他们的体验有多深！

苏非的萨达（领袖）巴亚齐德，成道时90岁。即使有99%灵性准备的人去世，也必须为剩余的1%准备再次出生。这种情况下，成道要么在童年，要么在60岁之后。

苏非教中，对这些要点，如瓦隶的品级、类型及派别，工作范围、传承及道路上的其它微妙细节，皆有清晰具体的论述。甚至按其对世界的职能对完人分类。卡弥尔（Kamil）是完美者；阿克玛尔（Akmal）是最完美者；姆卡弥尔（Mukammil）是无上完美者；而撒合卜-埃-扎满（Saheb-e-Zaman 阿瓦塔）则超出姆卡弥尔。对于纳比（先知）、赛古鲁或库特博，称他们完美未免幼稚。显然，完美暗示没有不完美。但据说，在库特博身上，同时存在着“无限完美与无限不完美”。

讲完圣人阿卜度尔·侯赛因·瓦隶的故事，巴巴提到帝国大厦：“假设你站在大厦最高层，俯视下面的街道，在你眼里，人就像虫子。而在体验最高意识状态者眼里，人会显得多么渺小？的确，大知之荣光难以形容、不可测量。”

巴巴还让满德里讲趣闻笑话。之后，命大家洗脸洗手。然后，大声念不同宗教的神名。完毕，巴巴评论：

目前我身体欠佳，但必须有良好健康在（11月）7、8和9日完成工作。海得拉巴会议前几天，我感到很虚弱紧张。尼鲁却告诉我，开会之际我会很好，让我惊讶的是，那几天我充满活力。那段时间让我想起在“大师之家”的生活。全是神恩，没别的。让我们看看，现在会发生什么。

就此结束当天活动。

1952年11月6日星期四，上午9时许，巴巴再次让每人洗脸洗手。尼鲁因洗澡迟到。全体在大厅再度集合后，由尼鲁、帕椎、拜度和埃瑞奇各念7遍不同宗教的神名。

众人坐下，巴巴调侃道：“我饶恕尼鲁迟到，作为回报，他应忍受我不给他任何甜食！”

巴巴要格玛·伽内喜读自己写的诗。巴巴对格玛为巴巴瓦迪学校（4年前巴巴曾参加开学典礼）的儿童福祉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对他说：“我很忙，要在11点结束，就让我们谈谈你工作的实际方面。至今你为巴巴瓦迪的孩子尽了力，而且想为同样目的贡献余生。告诉我，你未来有何打算？”

格玛·伽内喜回答，他在启动农村教育工作。巴巴说：“我最高兴听到这个。致以我的祝福。无忧无惧做你的工作。不要犹豫。在你服务儿童的诚实努力中，我将与你同在。从1952年11月15日开始。”

巴巴又说：“童真乃真正神性状态。但儿童对此无自觉意识。在巴尔-乌曼特-辟夏希（玛居卜）身上，巴尔-阿瓦斯塔（童真）占主导；巴尔-乌曼特-辟夏希对（其神性）有自觉意识。把整个宇宙用作他的游戏玩具。”

随后斯拉姆森读了维贤达斯·马哈拉吉给巴巴的来信，在1952年1月巴巴的末那乃息工作阶段，曾把这位玛司特圣人从印多尔带到美拉扎德。维贤达斯·马哈拉吉写道：

“10月23日下午3时，我在500位会众面前，为您的（印多尔）灵性中心开幕。我在那儿摆放了您的三张大幅照片。点了火，希望它永远燃烧。我也希望在喀延设立新中心。凭靠神意，在喀延的工作将完成实现。”

圣人表达了他对巴巴的深情，祝愿巴巴的名与工作蒸蒸日上。他还表示渴望达善巴巴，对此巴巴说：“4月后。”巴巴命（印多尔来的）斯拉姆森转告维贤达斯·马哈拉吉，再接再厉为他工作。

巴巴接着引用波斯对句：

对绝对之神率性而为乃无妨，

对瓦隶玛司特则要格外小心！

巴巴解释：“从未尼安-卜弥（第七层面）借取能力的瓦隶（圣人），使用时毫不犹豫。这有时候会消灭那些乱来者的最佳业相。瓦隶是独立的。不受善恶行为约束。因此，接触他们可能给一个人巨大灵性推动，也可能阻滞一个人的灵性进步。赛古鲁就像海洋。他什么都不给，可一旦给予，就给予海洋，让你证悟。”

巴巴引述了加尔各答的罗摩克里希那·帕若姆罕撒和弟子斯瓦米·维韦卡南达（辨喜）的例子。埃瑞奇讲了辨喜生平的几件事，表明他怎样用许多方式检验其古鲁。巴巴总结：“倘若辨喜接触的是瓦隶（圣人），而不是罗摩克里希那这样的赛古鲁，他这辈子就完了！”

下午1点半，阿冉岗巴赞组在巴巴跟前唱颂。2点55分，卡瓦里节目开始。歌手是哈比卜。他的演唱感人至深，帕椎、保·纳图、弥奴·卡拉斯、美赫吉等人流了泪。阿姿巴情不自禁，竟以头撞墙，只得制止他的动作。

巴巴评论：“不知不觉流下的泪很难控制。但若克制住，则带来更大幸福。在内心陪伴至爱，你会发现更大喜乐。

“这条道与情感密切相关。有些心灵纯洁敏感的人，觉得应该年复一年地流泪忆念至爱（神）。有的情况下，人失去对外部环境的意识。有的人在一个位置站立多年；有的人举着一只手站立；处于姆卡穆-埃-海若特

状态（层面的陶醉）。这类体验虽说无法控制，却是暂时的。只有有意识地体验这种比霍希（behoshi 无意识）者才安全。

“不过，你若能在内心体验对至爱的持续和深切渴望，外部不露痕迹，会好得多。内心不断流泪，外表正常愉快。”

音乐节目下午 5 点结束。巴巴让全体再次洗脸洗手，念诵四个不同宗教的神名。巴巴从座椅下来，转向纳纳·科尔，问：“你何故蓄须？”

纳纳答：“我的胡须太硬，任它长比刮掉容易。”

巴巴揶揄他：“好在你没结婚，不然你妻子很可能不乐意看见胡子拉碴的丈夫。”

离开大厅时，巴巴叮嘱大家好好休息，为后面三天保持健康。

翌日，1952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五，巴巴早上 7 点半从美拉扎德来到，主持三天聚会的第一场。大多数受邀者已乘两班晨间列车到达。巴巴 9 点 45 分进入大厅。再次看见他，让众人欣喜万分。普纳巴赞组演唱到 10 点半。

唱颂期间，有人问巴巴事故之后他情况怎样。巴巴回答：“多亏你们的度阿（祝福）和神的度阿，我还好。我是神的，神的就是你们的，因此这个祝福循环继续。

“一切皆束缚；除了一，别无它物。称他为一，亦是无知。他是我，一切皆他。惟有对那个一体性的体验必须获得。其它皆是你们的克帕（恩典）。

“在太初之前我是，你们亦然。”

巴巴最后说：“我现在尝到以往从未品尝过的损伤。”

巴赞之后，巴巴对德希穆克说：“我感到会在 4 月获自由。”

德希穆克回复：“巴巴，您永远自由。”

巴巴回应：“我永远受缚，但时不时地解放自己。神若愿意，这回可能在 4 月底。明天我将澄清这一点。”

并对大家说：“明天是我的重大日子，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全天在此。在此是指一心一意在此，不考虑家庭及其它牵挂。所以，我认真嘱咐你们：明日，对我所说、解释、宣布和决定的，你们要全神贯注。”

他微微一笑，又说：“德希穆克不要想那格浦尔的家人。”

巴巴看着与会者，说：“我这会儿采取求道者立场。为何？明天我会解释。因此明天你们必须聚精会神，努力领会我的话。”

“巴巴被当作阿瓦塔或赛古鲁、至师；但对于巴巴，采取信爱者的立场具有最重大的意义。为什么？明日我会解释。所以，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领会我明日宣布的话。”

“经过很多时代之后，对宇宙中无限的真正揭示时机已到。所以，始于11月15日终于4月底的‘燃烧生活’将表明：惟独神真实，其余皆幻相。”

“现在，活动结束后休息一下，下午我会逐个召你们面谈。明日不要想美拉巴德以外的事；这是我召你们远道而来的原因。现在去洗脸洗手，回到这里，念诵四个不同宗教的神名。”

众人都回到大厅时，巴巴表示：“神就在此时此刻，在你们全体和我内里。因此让我们诚心诚意持他的名，以感动我们内里的他。念名时不要大声。只要默念，想着他在我们里面听着我们。”

巴巴亦洗脸洗手，庄重地站在座位旁。在场者全体站立。不同神名由尼鲁、帕椎、拜度和埃瑞奇各念7遍。

11点，巴巴让众人解散，留下哈默坡组。与他们交谈一小会儿，巴巴去吃午饭。下午是个人接见。

下午3点20分，巴巴又步入大厅。古斯塔吉给他戴上花环。巴巴说：

明天对我是个重要日子。尽管时间这种东西在永恒中不存在，但对处于这个层面上的我们，仍须考虑时间。因此，明天对我是一个重大日子。我将不仅扮演信徒角色，还将真切感受自己是信徒。所以，我召来几名被选者，分担我向神的最卑微祈祷——他

在我们全体内，在他里面我们皆一。明日我希望你们都注意我要说出、解释、决定和宣布的话。

4月底，神将显现；这就是我明日要说的。所以明早洗个澡，至少洗手洗脸——或者至少用对我的爱清洗内心！——并且全心全意与我一起祈祷。没别的。让我们不要在神面前虚伪，他知晓一切。

多年来，我一直向玛司特和圣人顶礼，他们已在对神的爱里歼灭自身。现在，我向那些满怀信爱来爱我的爱顶礼。

随后是更多的巴赞演唱。4点半，巴巴命每人洗脸洗手，然后回到大厅。巴巴询问萨奥内组到否。全体在大厅内安顿后，他继续说：

现在，像上午一样念诵神名。明日我将说我得说的，或者做我得做的。今天我已不折不扣地采取信徒立场。因而我将必须据此行动，你们都必须配合我。明日我将对我的燃烧生活予以澄清。

近4点45分，巴巴洗脸洗手。接着由同样四人，以同样顺序念诵神名。之后近1小时由伽德卡、塞德和马杜苏丹唱巴赞。

唱毕，巴巴说：

我打算用几分钟时间谈谈禅那、大知。这在苏非教中称为玛若法特 Merefat，或者说成为之确定。有三类确信状态：智力确信，亲见之确信，成为之确信。

甚至很少人具备智力确信。吠檀多教徒所谈的我们与神为一；即使那个也不是智力确信。听闻阅读我们皆一，那仅是暂时的智力领悟。当这种暂时领悟转化成智力确信，就没有什么能动摇这种确信，没有什么能烦扰这种确信的持有者。当人实际见到通过智力永久领悟的东西时，该确信就变得愈发坚定。而当人成为他所见的，这种确信就是成为之确信。这就是禅那。当人与所见结合时，这种确信就是成为之确信。这是第三类确信。

你是男人。这种男性身份知识无需智力，无需推理，因为你是男人。你从来不会想：“我是女的吗？我是狗吗？”不会，因为你是男人，这种作为男性的知识无需智力。

你成为神时，就是神；这种成为即大知。赛古鲁能够在眨眼之间赐予该成为禅那。倘若你们都认为巴巴拥有禅那，那一定是归因于我的大师巴巴简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最直接地归因于我的祖父赛巴巴。而倘若我拥有如此罕见的禅那，我一定在你们全体里面看见我自己，在我里面看见你们全体。所以，通过向你们的爱顶礼，我乃是向神和与神一体的大师们顶礼。

下午 6 点 15 分，要众人离开大厅，萨奥内组留下。巴巴与他们交谈后，离开回美拉扎德。

1952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早晨，大家用了拉瓦（甜点）和茶。多数人 7 点前沐浴完毕，热切地等待巴巴到来。7 点半整，巴巴到达，径直走到为当天聚会搭的遮篷（下美拉巴德旧客栈房后面）。不用人帮，登上会台，众人聚到会台周围。巴巴微笑道：“解散半小时；我有工作同满德里私下做，不要聚在台旁。这段时间别打搅我！我会叫你们。”

8 点，众人被召回遮篷。聚集后，巴巴手指开始通过字母板“讲话”：

今天，对我和我在 11 月 15 日启动的“燃烧生活”工作，是个重大日子。因此，我召来几名特选者今天加入。你们响应我的召唤，我向你们的信爱顶礼。

巴巴起立，向与会者虔诚合掌。入座后，继续说：

我希望你们都耐心听我必须讲出、宣布和已决定的东西。在阐明我的“燃烧生活”之前，我要对你们解释一下我今日采取的信徒立场。

对于普通信徒，有各种各样的执著。因无知是主导因素，欲望和二元坚持；由于该无知，善恶、好坏获得意义。忧、疑、烦与苦乃该无知之产物。对于大知识（Dnyani）多余无用的生死，

在无知中有了意义。所以，对于信徒，在禅那来临之前，好、坏和所有二元形式皆存在。

因此，今天我采取一个普通信徒之立场，求神宽恕其过错。

这番解释后，巴巴让邓肯代表他，用英语宣读如下声明（译文已备，由德希穆克博士用马拉地语，克夏夫·尼伽姆用印地语宣读）：

过一会儿，我将向神忏悔，请求他宽恕我的罪过，以及每一个与我关联者的罪过。

由于我将在这个忏悔和祈祷中，把我本人包括在内，你们有必要知道，我会暂时采取一个普通信徒的立场——对神的信爱及合一渴望一次又一次被罪恶思想、罪恶感情、罪恶言语和罪恶行为削弱与腐化的信徒。

我知道惟独神存在，我也同样知道，善恶仅仅是神本身的方面或显现。

对于常人，甚至一般信徒，这种对善恶真性的知识，只是信仰或推理的成果。因此是理论知识而非真知，并不使他摆脱羯磨律——基于神意、贯穿永恒之律则。

然而，因实际体验知道真理的大知识，则完全摆脱了这些束缚。他因此知道，作为大知识，他已从羯磨律中被豁免。因知道善恶本性，他也知道，不应为任何人的所想、所感、所言或所做而谴责之。大知识还知道，善恶之后果，诸如天堂与地狱、死亡与反复出生，乃是神意通过羯磨律运作的结果；并且知道它们的存在，完全是因为无知使它们存在。因此也许常为信徒和人类大众祈求神的大知识，却从不为自己的事情向神忏悔，也不会请求宽恕。

靠神的豁免，最高类型的信爱者，其整个生命持续专注神圣至爱，他们也像大知识那样，彻底摆脱羯磨律。但与大知识不同的是，这样的信爱者对该豁免一无所知。可普通信徒，无论其信爱怎样真诚，依然受羯磨律束缚，所以他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不

断地行善戒恶，运用羯磨律来获得灵性利益。并且在失德或犯罪时，必须仰赖神的无限仁慈，求他宽恕。

现在将为我、为你们、为所有与我关联者，宣读请求宽恕的《忏悔祷文》。或许你们中有些人，或者很多人，没有欲望与执著之束缚；但今天在此，既然我处于信徒状态，我希望你们都加入我并鼓励我求神宽恕。

巴巴起立，要以下人员按之前的做法每人出声念7遍神名。还要求与会者站着，同他们一起专心默念：尼鲁念：“噢姆-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帕椎念：“呀-耶兹单！”拜度念“拉-伊拉哈-伊拉拉哈！”埃瑞奇念：“啊上帝，在天之父。”

通过念名祈神之后，巴巴让邓肯用英语宣读《忏悔祷文》：

最仁慈的主啊，我们向您忏悔一切的罪过：

每一个不诚、不公、不洁的念头；

每一句不该讲而讲过的话；

每一件不该做而做过的事。

我们忏悔由自私引起的每一个行为、言辞和念头；

由仇恨引起的每一个行为、言辞和念头。

我们特别忏悔每一个淫念和每一个淫行；每一个谎言；一切的虚伪；每一次的违诺；所有的诽谤和背后中伤。

我们还要特别忏悔每一个给他人带来毁灭的行动；每一个给他人带来痛苦的言辞和行为；每一个希望不幸降临他人的念头。

在您的无限仁慈中，我们祈求您的宽恕，主啊，宽恕我们所犯下的这一切罪过；宽恕我们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上对您意愿的一再违背。

这篇祷文已于一年前，1951年11月，由巴巴在库尔达巴德授述。但直到今天才首次宣读。宣读过程中，巴巴自始至终轻拍脸颊——在印度表示请求宽恕、承诺决不再犯的手势。

祷文用不同语言宣读之后，众人坐下，巴巴说：

解释我的燃烧生活之前，我必须说明，对于大知识和爱者，这些执著和对执著的宽恕并不存在。对于大知识，除神之外别不存在。对于他，人人是神，物物是神，不仅是通过我昨日说的智力确信，而且通过实际和持续的“成为”。他通过持续的确信知道，并从无始之始到无终之终体验：他且惟独他是。

我给世界的讯息，自古至今一直同样，那就是爱。这种爱有两方面，两个方面皆真实。其它任何执著——我们出于愚昧称之为“爱”——仅仅是摩耶而已。

怀着证悟与至爱一体的强烈渴望，对人格或非人格神的爱，是真爱的一个方面。这样的爱者忘却万物，舍弃万人，在神爱火焰中歼灭自身。

在第二个方面，一个人将全人类视为神的组成部分去爱。爱者忘记私利，放弃自身幸福，努力使他人幸福或提升。如果这种爱达到顶峰，在此，人类爱者也像神圣爱者那样，彻底忘掉自身，在爱里且完全在爱里失去自我。

我的始于11月15日终于（1953年）4月底的燃烧生活，乃基于这种爱，由此爱者在神爱火焰中被吞噬之后，在至爱里失去自己。

现在仔细听着。

随后邓肯宣读如下有关巴巴燃烧生活的声明：

我的燃烧生活于1952年11月15日开始。1953年4月，该生活的内在工作将臻至高潮，整个内在工作的外部示现将展开。同月，燃烧生活的最终及真实成果，也将靠神恩，为世界所知。

神说：“我使敌人兴旺，将朋友杀死。谁都无权质问个中缘由！”

自古以来，每一个爱神者都不得不承受无数负担，面临无情反对，受侮辱与挫败、身体病痛与精神绝望所折磨，直到与神圣至爱最终结合。

因此，我本人，还有所有在燃烧生活中和我一起者，都必须准备好，在艰难困苦以及各种可想到的攻击面前，坚定不移，我们惟有的武器是对神的不可动摇信心和对神意的彻底臣服。必须以这种方式承受我们的所有磨难，直至燃烧生活将靠神恩获胜之最后时刻。

邓肯读完后，巴巴说：“现在，我为之召集你们全体来此的重要《宣言》仅寥寥数语，神让我宣布。在永恒工作的都是神意，完全是神意。故对我此刻宣布的几句话，须牢记在心，直到4月底。”

《宣言》：

1953年4月的最后15天，神将结束一切并修正一切——结束当前的困惑、怀疑、仇恨与毁灭之宇宙混乱。为此，神将必须前所未有的显现，将有前所未有的混乱。在此期间，神将使我放弃这个肉身。那样，也许我们有些人将于700年后再次见面。

我们无需担心这个身体。我们过去是，将来也是——此乃我的大知。你们今日皆是我的古鲁，因为你们的爱，我请求你们祝福我的燃烧生活。

请求此时就在此的神，给我力量完成他规定我在4月做的宇宙工作。

巴巴让奎师那吉请求神祝福他的宇宙工作完成。

人人站起。气氛庄严。奎师那吉用充满感情的声音，用自己的话说道：“神啊！您无所不在！我们请求您在燃烧生活中给巴巴力量，完成他注定要在4月做的宇宙工作。我们全心全意祈求您，把您的最好祝福赐予巴巴！”

奎师那吉接着令人惊讶（因他是新来者）地加了句：“我感到巴巴是神！”

祈祷后，众人坐下。巴巴显得很高兴，容光焕发，让邓肯读他头天授述的燃烧生活讯息：

这些年来，我一直被当作赛古鲁和阿瓦塔。后来新生活中，我过着一个卑微凡人的生活。

末那乃息期间，我过着求道者的生活，以便达到彻底的心灭。自由生活期间，我一直扮演强弱之双重角色，同时保持师徒之角色。

投入燃烧生活之前，我打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分别到与我关联的三位大师——赛巴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巴巴简——的陵墓拜谒他们。

继而我会前往孟买，顶礼当地的玛司特和圣人，然后投入燃烧生活，其中我将成为神的一个爱者。

讯息宣读后，巴巴显得满意，因为他已完成本次聚会的最重要工作。他微笑说：“现在放松 15 分钟，之后是巴赞节目。”

众人重新聚集，演唱开始。普纳组唱了两首优美巴赞，鲁斯特姆·卡卡唱了图克拉姆的一首赞美诗。伽尼医生的兄弟阿卜度·瑞曼唱了两首格扎尔：一首是卡克·萨赫伯所作，另一首是伽尼所作。巴巴欣赏这些格扎尔表达的深情。对聚会者说明，伽尼、伽尼兄弟阿卜度、赛勒（寇度）和贝利是他的童年好友。巴巴说，伽尼已去世，假若他也离开人世，他会欣慰“至少还剩下（我们中）三个”！

巴巴又说：“我们一起玩耍，甚至吵架，但突出显著的是，他们都深爱我。”

接着问赛勒：“现在你认为我是谁？”赛勒立即回答：“人身上帝！”

同样问贝利，他答道：“我把巴巴看作我的所有一切。”

巴巴表情愉快，打趣：“既然这么多年后，我的童年好友仍这么高度评价我，这足以让我觉得，我一定有某些非凡之处！”

节目后，巴巴要去用午餐。他说，下午将会见头天未个别会见者。

直到4点40分，巴巴在大厅对面的房间，忙于和不同的人商议有关他的工作和公众达善活动等诸多事宜。4点45分，巴巴进入帐篷。说希望敲定各地达善的确切日期。通知负责安排当地公众达善者（活动瓦拉），须小心遵守他们到美拉扎德时被提出并讨论的三个要点，即：

第一：巴巴一到某地，将首先达善当地的玛司特和圣人。

第二：巴巴将顶礼7名穷人，之前为他们洗脚施食。

第三：公众达善时，巴巴将首先顶礼群众，之后人们方可向他顶礼、行阿提、戴花环等。

巴巴强调：“负责公众达善活动者，倘若感到难以遵守这些要点，应坦诚相告。必须遵守所有三点；否则，安排活动将是绝对错误的——不如取消。”

全体答应遵守巴巴的指示，重新讨论敲定达善日期。有个来自北方的人问：“您会给群众特别讯息吗？”

巴巴答：“会，你可以找阿迪收集讯息，印成小册子或传单形式——怎么方便怎么做——发给公众。印不了这些讯息，也别担心；人们将获得对我的达善，那就够了。”

“但要记住一点：谁都不应要求个别见我。若是我召见某人，则另当别论。至于额外的阐述或语录，皆取决于我随时的忽激（hukki 心血来潮）。”

来自哈默坡的组长问巴巴会不会访问小村庄。巴巴回复：“你们怀爱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不介意坐牛车旅行。”

他含笑回忆：“有一回在偏远地区寻找玛司特，拜度租了辆旧牛车。泥路坑洼不平，赶车人风风火火，赶得我们到目的地下了车五分钟，我还浑身摇晃不停！”

又说：“我希望你不会雇这样的车或车夫！”

巴巴看着安得拉组，继续：“达纳帕希·劳和兰伽·劳，将负责西戈达瓦里地区的达善活动。我甚至会造访戈达瓦里河，如果他们送我去的话。”

穆达里亚·瓦迪韦鲁问巴巴会不会也访问马德拉斯。巴巴慈爱地看着老人，答道：“亲爱的瓦迪韦鲁，你已随身带来整个马德拉斯；所以不用为我亲自去那儿发愁。”

巴巴表示，希望到戈尔哈布尔一两天，若能安排群众达善活动的话。这时一名巴赞团成员试探问他有没有可能也到普纳。巴巴回答：“为什么不？我在普纳出生。也承诺过伽尼，会在普纳施达善。但目前访问日期不确定。让我同帕特尔和伽德卡商议此事。等着看吧。”

巴巴改变话题，问聚会者午餐可好。又转向查干，说：“拉姆玖身体不适。若尼鲁的药明天未见效，早餐就别做拉瓦。全体禁食。”

接着巴巴开始打趣：“自1920年代起，我的工作阶段和环境氛围已明显改变，可安纳104还是老样子。他的习惯和穿着似乎一成不变。”

巴巴达斯站起，说些毫无逻辑的话，巴巴评论：“我不应责备巴巴达斯语无伦次。有相当多的人跟他是一路货色！”

对活动组长们，巴巴继续：“拜度会提前一天到我要访问的每一个地方，收集有关玛司特和圣人的信息。拜度能‘嗅’玛司特，没有玛司特，他也会制造出玛司特！顺便提下，你们也应知道，尽管他找玛司特是专家，若问他其它事情，你们可要当心。他可能把你们领到沟里去！”

巴巴仍然戴着一个多小时前，他进帐篷时人们献的花环。他用手指捋捋这些花环，打手势：“确实漂亮。我不舍得拿掉，又不能戴太久，因为它们成为负担。戴着它们，就像嚼着咽不下、又不愿吐掉的东西。”

帐篷下人们开始交谈，巴巴说：“听着，神知道，我想永恒休息，可我只得永恒不宁。要是你们肯安静片刻，我会很欣慰。”众人沉默下来，巴巴结束了指示。

念神名在角卜地（小屋）持续进行。巴巴问值夜班者是否保持清醒。萨瓦克·考特沃是其中一个，巴巴命令他：“保持清醒，否则我们俩都会陷入麻烦！”

有人问：“巴巴，您何时会再次召我们来这儿（美拉巴德）？”

巴巴答：“要是这个肉身4月后仍健在，我会考虑。”

又含笑补充：“有圣人的祝福和尼鲁的药品，我不会放弃肉身。但为此，查干必须给尼鲁巴松蒂（甜食），让他精神抖擞！”

最后，他提醒活动组长们：“这样，我同意访问你们的家乡。大约25人会陪同我。你们无须付他们的车费，但必须为他们提供简朴的食宿设施。

“还有一点：我住的房子应在安静地点，最好在隐僻处。我夜间歇息时，应当绝对安静，屋外无任何类型的干扰。燃烧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与这些达善活动无关。

“切莫对我说的话掉以轻心。这不纯粹是个神圣闹剧。燃烧生活中，倘若上述条件未适当遵守，会让我陷入麻烦。所以你们必须100%努力遵守这三点。”

那些提前请巴巴批准翌日上午离开美拉巴德者获准出发，其余人要留到明日，直到巴巴本人离开，回美拉扎德。

1952年11、12月和1953年1月公众达善活动，日程和负责人如下：

11月18日至28日——哈默坡；克夏夫·尼伽姆，伽亚·帕萨德·卡勒等人

11月29日至12月4日——德里；哈吉万·拉尔，沃斯·迪奥·凯恩（12月5日至20日在美拉扎德）

12月21日至25日——阿姆劳蒂；德希穆克博士

12月25日至31日——那格浦尔（包括萨奥内）；谢里卡、巴巴达斯（在此和在萨奥内）协助坡帕里

12月31日至1月1日——萨奥内

（1月2日至17日在美拉扎德）

1月18日至28日——西戈达瓦里；达纳帕希·劳和兰伽·劳

1952年11月9日，星期天，巴巴上午8时许来到美拉巴德，径直步入他的房间。他10点来到大厅，说：

我曾给若干人寄发表格，里面提到将其金钱、地产、服务与生命献给我。许多人已填好表格寄回。名单已准备好。现在要读名单。但我想对大家说的是，你们都爱我，准备尽己所能。不过我要说，如果你在金钱方面无能为力，丝毫不用担心。你对我的爱才是我想要的；爱是我的燃烧生活所需要的。谁若捐不出钱，根本不必担心。方便捐什么，就捐什么。

金钱与权力，及有关的欲望，导致灵性堕落。所以，你若出不起，不必担心。即便在表格上填了“是”，如果你现在觉得做不到，我会解除你这个承诺。此刻在此宣读的名单，将包括那些捐金钱或地产、或二者皆捐者的名字。地产我不要；我需要钱用于工作。已填表格者可捐 10 卢比给美赫吉或纳瑞曼。有些人注明，将每月分期付款。但从 1952 年 11 月 15 日至 1953 年 4 月底，我不会接受钱，4 月之后不需要钱！因此，不管能够捐什么，须在 11 月 15 日之前捐。

我 100%爱你们所有的人，那些觉得此刻不能捐献者可把钱寄给阿迪，但应把数目告知美赫吉，以便他在 11 月 15 日之前告诉我。无论到何地举办公众达善活动，我已决定接受钱，并把该钱款交给当地的负责人，用于我的工作。

我可以权威地说，我乃富之最富，穷之最穷。这不仅是一种说辞或陈述——而是真相。

从我保持沉默之日至今，除了给玛司特和穷人时，我从不摸钱。在我身边管账的满德里说，过去 27 年来，经我的手已有 800 万卢比。现在我一文不名。所以，钱会是有用又有害，但对于同至师没有联系的求道者，彻底舍弃绝对必要。

不同大师有不同方法。作为完美化身的赛巴巴，采取不同的收钱方法。不管谁进入他的达巴，都被要求拿出兜里装的全部钱款。这些钱当晚又全部分给别人，主要给巴拉巴巴，他整天坐在赛巴巴身边，非常非常胖。有时，赛巴巴不让人的钱包留下任何

钱，连返程路费都不行。那些对他有信心者从不踌躇，从不怀疑；但那些没有信心者无法理解他的做法。

一次，有人问还在庙中不吃不喝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为何赛巴巴收钱，当晚又分掉，为何大部分给了巴拉巴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答复，赛巴巴从众人身上收集污垢，都堆积在肚子巨大的巴拉巴巴的胃里。他还说，人们不理解，没有必要地怀疑赛巴巴的这种收钱方法。（注：一次，埃瑞奇就接受钱的事情询问巴巴。巴巴答复：“你会把粪便给你爱的人吗？你自然想给予美好之物。从世俗观点来看，钱是一切；可对于我，钱是粪便。我接受我所爱者的钱，以便净化他们。”另一次，巴巴对埃瑞奇解释，钱的真正力量在于善用，而非积聚。）

同期在普纳，灵性皇帝巴巴简，做法则截然不同。但凡见过这位人神者知道，她坐在树下，头无片瓦。她很老，也很美。可整个冬夏，昼夜完全醒着。只在凌晨4至5点，在同棵树下躺下。我派古斯塔吉通宵坐她身旁。他注意到，每当有人怀着献钱的打算来，她会从火中操起火棍，追赶他！自然，人会逃走。这就是她在钱方面的瑞瓦吉（方法）。

这样，在舍地，赛巴巴索要钱，同时在普纳的巴巴简，把前来献钱者赶跑！二人皆完美，但他们的工作方法却如此不同。

今天我因有机会回忆这三位至师，很高兴。他们与我有内在和深厚的联系，现永居于我。爱我者应和我一起向这些完人致敬。

巴巴和众人起立，恭敬地顶礼这三位至师。

巴巴让弥奴·卡拉斯宣读，向巴巴捐献金钱或地产及二者兼捐者的名单。宣读前，巴巴说：“昨日，我在休息室（接见室）同满德里谈起接受金钱的事。按照新生活条件，我不接受金钱；故当哈吉万·拉尔表示志愿捐4000卢比时，我犹豫了。现在，我也不喜欢接受金钱这个主意。但为了让你们都感到分担了这次捐赠，即使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你至少可捐1卢比作为爱的标志，这样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也分担了。”

这时，巴巴特意提示活动组长们，不要考虑额外捐献，因为当巴巴访问他们家乡时，他们得为他和随行者花大开销。巴巴告诉美赫吉：“现在，你何时喜欢，都可在走廊上办公。”

处理完金钱问题，巴巴显得很高兴，让普纳巴赞组演唱半小时。“要唱得让所有人感到又开心，又饥渴！”半小时里，众人享受了在至爱面前唱的美妙歌曲，巴巴的心情也格外愉快。之后，他走到自己的房间。

中午，巴巴就将来的达善活动，接见了许多人。整个期间，都有几个人站屋外，等候私下会见。

克夏夫·尼伽姆的兄弟穆昆德拉到了。他患有麻风病，身体难闻。医生对他的存活不抱希望，他来最后一次达善巴巴。巴巴见了他，之后，给库玛一根香蕉，交给穆昆德拉，指示他40天后（带皮！）吃下香蕉，即使到时它已干掉。为何巴巴指示他40天后吃？作为心理大师，巴巴知道，这样穆昆德拉40天里每日都会念记他，想：“今日，只剩下35天，就要吃巴巴的帕萨德了。”过了些时间，穆昆德拉奇迹般地完全康复。

纳纳·科尔的兄弟韦诺，第一次来美拉巴德。巴巴看见他，对纳纳说：“多美的灵魂！纳纳，你的兄弟是个很好的人，我很喜欢他。”

下午3点40分，巴巴回到大厅，让众人集合。让活动组长与组员坐一起。巴巴开始授述：

我的燃烧生活不是玩笑。在此期间，我必须为整个宇宙工作，我决心要么结束自己，要么结束这场宇宙混乱。与此同时，将有群众达善活动。人们来顶礼我，我得不到任何乐趣。相反，我喜欢顶礼你们所有的人。燃烧生活与这些公众达善活动相当不同。如果我发现，这些活动干扰我的燃烧生活工作，我甚至可能取消之。

今天下午，当一批人排队等待个别会见时，我开始感到，这类打扰也会在达善活动现场大规模发生。我知道，这全因为你们对我的爱；都很自然。可今天这类干扰发生在懂得我工作重要性

的人中间，当我到你们的达善活动场地时，又怎能期望不发生这类事呢？

我要一个对精心组织的绝对保证，活动组长的责任是通知众人：谁也不应要求个人会见。我虽然永远受缚，我也永远独立。一感觉事情进展非我所愿，我会立即离开现场。我将为整个宇宙燃烧自己，因而不希望听琐碎之事。

但问题是：你们自身都管理不好，何以保证群众？如我昨日《宣言》中所述，我已告诉你们，在燃烧生活中伴随我者，将不得不面临各种困难艰辛、精神绝望、身体疾病、攻击嘲笑。这些皆是燃烧生活的次要问题。不会干扰我的燃烧生活，但今日我感到的打扰肯定会干扰我的燃烧生活工作。

所以，我为此警告全体活动组长。不举行个人会谈，甚至个别见面。我将到你们的家乡。你们愿意带我去哪儿都行。让千千万万人来达善。让他们举行巴赞、克坦、阿提。我愿意时就授予语录和讯息。但我若是发现我的指示未被遵守，就会离开现场，你们会感到不快。

注意，从1952年11月15日起，我将不为公众达善活动外出，仅仅为燃烧生活。故斟酌一下，现在告诉我，你们能否不折不扣地遵守我要你们遵守的一切。还有，问题是：你们怎能为出于爱这样做的人们做保？你们怎能替他们担保？我说这些是因为我要工作时，亲爱的，你们对之都毫无概念。我必须与世隔绝。假设，人们一个个不停来找我，我不断向他们解释，那就不一样了，燃烧生活中不可能如此。所以我重申，要准备好，如果我感到安排的不对，会立即离开现场。

我知道，一般来说，大师们不应阻拦爱之表达。是的，这是规则。成千上万人会来来去去，表达他们的爱，但在我的这个燃烧生活中，别无选择。

我感到这些指示在某些地方将难以贯彻。这是自然的，却会破坏我的工作。就这样，我要说的，已经说了。

认真听完这些话，活动组长们向巴巴保证，他们肯定会尽心遵守给他们的所有指令。听此，巴巴显得很高兴。回应：“这样我会去；但不会以工作为代价妥协我的话。”

巴巴要拉姆玖宣读 11 月 1 日授述的禅那语录。拉姆玖读完一部分，连同巴巴的解释，巴巴让他停下，说：“我要是处于你们的位置，就会问：‘既然大知在想象停止处，干吗要麻烦听这些文字？’确实，这类头痛如果长期不断加剧，一个人要么发疯，要么成为大知识！”

语录朗读停下，巴巴准许众人参观美拉巴德山上的陵墓（三摩地）。巴巴说，他曾把自己关在里面 5 个多月，期间只饮茶和水。还说：“此地具有重大灵性意义，我已令满德里，在我离开肉身后，遗体葬在这里。”

巴巴再次顶礼全体在场者的爱，说：“现在工作结束，想离开者可以离开，甚至乘今晚的火车。”巴巴起身到他的房间。众人心情沉重，看着他离去，因多数人当晚要离开美拉巴德，不确定何时会有这样的机会，再度亲密陪伴巴巴。

翌日，1952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巴巴上午 8 时许来到美拉巴德。与会者中有几人被特邀留到这天上午。分别会见他们之后，巴巴来到大厅。说：“这下，我将于 11 月 14 日来美拉巴德，因为我在坪坡岗有些工作。邓肯要给我的腿拍 X 光片，看骨头是否愈合良好。我还有些工作要做。”

美赫吉、纳瑞曼、萨达希乌·帕特尔、普利得、弥奴·卡拉斯和帕帕·杰萨瓦拉，获准返家。巴巴叫苏莱、潘多巴、马达夫·劳和莫里 14 日中午离开美拉巴德。对伴随他旅行的人员名单做些更改后，巴巴说：

现在，我想让你们牢记的是，从 11 月 15 日至 4 月底，燃烧生活对我将是内在的——内在之火和外在羞辱、侮辱、疾病、绝望、攻击，连同公众聚会和巴赞-克坦。因此你们必须准备分担我的荣耀以及我的落难蒙辱。但最重要的是，你们必须照我说的做。成千上万人来顶礼我、唱巴赞和克坦时，你可分享幸福。可万一

在有些地方，你们发现对我和我的工作的反对与羞辱，也要准备通过服从我来分担之。长期跟随我者（满德里）在遵守我的命令上应格外小心。

受邀者启程各自返乡后，巴巴给满德里分派不同职责。彭度任行程主管；萨达希乌·帕特尔负责食物；阿娄巴管行李；库玛任“总司令”；查干，为巴巴做饭兼守夜人；埃瑞奇，巴巴的贴身侍从；纳纳·科尔，凯克巴德的侍从（注：凯克巴德夜间视力不佳，故纳纳·科尔伴随他左右）；拉姆玖，记日志；美赫吉、纳瑞曼和达克，巴巴的同伴；韦希奴，会计。普纳的伽德卡、马杜苏丹、塞德，也受召伴随巴巴。

巴巴出发前，11月14日在美拉扎德做的“工作”之一，是按照承诺，签署苏非教再定向宪章。宪章草拟期间，有一次巴巴给艾微·杜思发电报：“我的苏非教宪章，除了拼写或语句结构，决不可改动。”

在美国汽车事故后，巴巴的左腿仍未彻底痊愈。做了模子，但他未用。巴巴的总体健康也欠佳：发烧喉痛，腹部经常难受。11月11日，萨若希驱车送他和邓肯，到克特卡医院重拍X光片。小阿迪已从普纳来，随萨若希到美拉扎德。

在美赫巴巴出发“将人类投入火海”之前，有关他的健康公告发往印度各地：

众所周知，所谓“下三分之一”骨折，需要长时间愈合，巴巴腿部骨折亦不例外。

自从返回美拉扎德、坪坡岗、阿美纳伽，巴巴定期拍腿部X光片，检查骨痂形成和愈合进展。最近拍的X光片表明，骨折区的腓骨未愈合。医生说，该状况若持续，可能需要再次打膝下石膏；所以，在这个活跃的燃烧生活活动期间，巴巴若有时间，会返回阿美纳伽，就腿骨愈合进展，作进一步X光诊断。

巴巴要大家明白，无论他来不来坪坡岗，燃烧生活工作将持续到4月底。这期间，特别是他在坪坡岗时，谁都不得抱着向他

倾诉个人委屈烦恼的念头，试图联系他。燃烧生活高潮将在 4 月，巴巴必须按计划自由地进行工作。

# 哈默坡达善

1952年11月14日星期五中午，美赫巴巴从美拉扎德到美拉巴德，出发旅行。由萨若希驱车。途中在萨若希汽修厂稍停，顾麦见了巴巴。

同行者21人：阿娄巴、拜度、查干、达克、埃瑞奇、伽德卡、古斯塔吉、佳尔、凯克巴德、库玛、马杜苏丹、纳纳·科尔、纳瑞曼、潘克拉吉、彭度、拉姆玖、萨瓦克·考特沃、希度、塞德、韦希奴、耶希万特·劳。（没有大阿迪、尼鲁、帕椎、卡卡·巴瑞亚和邓肯。）奎师那吉将在萨考利加入。

几天前，邓肯将巴巴的左腿X光片寄给曾在伦敦就诊过的整形外科医生雷金纳德·沃森·琼斯，征求意见。回复刚收到。医生认为骨愈合不如预期好，巴巴应尽量少走路。

听了沃森·琼斯医生的信，巴巴告知在场者：“医生所言属实。此外，似乎医生目前说不清我发烧的原因。他们认为，可能继发种种病变！但是，不管医生们怎么说，让我们出发旅行，努力完成规划好的活动，除非我身体彻底垮掉。那种情况下，你们负责把我抬回坪坡岗。假如我离开肉身，记住把我运回美拉巴德。”

巴巴同拜度、埃瑞奇和佳尔，乘萨若希的车离开美拉巴德。其他人乘临时租的州际巴士先行。日落时分，抵达萨考利，近30年来巴巴首次造访。在门口，巴巴受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埃舍的高达乌丽·麦等人的热忱恭迎。高达乌丽·麦正要顶礼，巴巴拦住她，因燃烧生活中不许这样。接下来是巴巴的阿提，带他参观萨考利埃舍。每到一处，巴巴点头致意。

之后巴巴被带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三摩地。巴巴俯首顶礼。指着自已，说：“马哈拉吉在这儿，不在那儿。”满德里也顶拜马哈拉吉的陵墓。巴巴被带到一间小屋，从前这里是间茅舍，他和马哈拉吉曾在屋内连坐数小时乃至深夜。巴巴透露：“就在此处，一天夜里，马哈拉吉宣布我乃阿瓦塔。”

用完茶点，巴巴一行前往舍地。巴巴顶礼赛巴巴的大理石墓，满德里效仿。接着全体拜访旧清真寺，那曾是赛巴巴的道场，他每天在那里听半小时《古兰经》。巴巴指出赛巴巴用作枕头的那块砖。砖一摔破，他很快离开肉身。

接着巴巴驱车去堪多巴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遵照赛巴巴指示，曾在庙内禁食闭关近三年，这也是巴巴首次见到他的地方。他步入庙内，对满德里谈到马哈拉吉不吃不喝禁食之事，说：“那时候，赛巴巴吃得很多，仍抱怨很饿。”

离开舍地后，巴巴于下午 2 时许抵达普纳的巴巴简陵墓。圣陵已关门，却特意为他开放。巴巴头拜陵墓；满德里效法。随后满德里前往孟买，巴巴、埃瑞奇和古斯塔吉，到宾德拉屋休息。就这样，燃烧自由生活启动前一天，巴巴实现了愿望——拜谒在他本次降临期间扮演最直接角色的三位至师的陵墓。

一大早，在宾德拉屋用过早餐，巴巴说感觉冷，问盖麦有没有保暖外套。盖麦翻遍衣柜，找到嘉尔·科罗瓦拉的两件黑外套。这些高领长外套是为嘉尔新做的，但因他猝然去世，未曾有机会穿。巴巴试穿了一件。“正合身，”他说，“我总算能带上嘉尔，去哈默坡和安得拉了。我想念他。”巴巴穿这些外套旅行。

巴巴乘纳瑞曼的车行至孟买，萨若希回阿美纳伽。一到孟买，巴巴就开始联系玛司特。截止 11 月 15 日下午，联系了 4 个。他随后去纳瑞曼的公寓（阿厦那）吃午饭。午餐间，评论：“当前，孟买有十来个好玛司特。乌玛巴巴和蒙萨吉·马哈拉吉是当今孟买的灵性掌管者。每一个玛司特，无论在何处，都在帮助内在圣战。他们都知道，即将发生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我必须联系玛司特名单上的其中 7 个。我已联络 4 个，今天会联系余下 3 个，休息一下，前往哈默坡。当我用恩典赐福世界时，那将归因于我从赛巴巴、巴巴简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那里得享的永恒恩典。”

当天下午，巴巴在阿厦那，给大约 500 名孟买爱者施达善，包括头天从美国抵达孟买的艾琳·科尼贝尔。（注：艾琳·科尼贝尔是一名英国知识分子，曾于 11 年前 1941 年，在德拉敦会见美赫巴巴 5 分钟。）巴巴遣

她随美赫吉，乘头等车厢先行，到坎普尔，以便参加哈默坡的公众达善活动。

晚上，巴巴再度联系玛司特，最后一位是乌玛巴巴。（注：乌玛巴巴于1953年6月8日去世。）

1952年11月16日星期天夜间，巴巴乘拥挤的三等火车前往坎普尔。他给身边满德里每人一行诗，让他们押韵创作。精彩诗作有奖。佳尔和达克讲幽默故事，让巴巴心情愉快。故事大王库玛也用奇闻异事取悦巴巴。旅行一天两夜，于18日凌晨抵达坎普尔，与美赫吉和艾琳·科尼贝尔会合。

巴巴的住宿安排在一名地方官的房宅，满德里住巴瓦尼·帕萨德·尼伽姆家。巴瓦尼、克夏夫、普卡、师利帕特·沙海、拉克希米昌德·帕里瓦和希塔·帕萨德·尼伽姆做了尽可能妥善的安排，该地区的爱者也献力服务。

他们从坎普尔车站，在土路上驱车60英里，上午10点抵达哈默坡。艾琳乘巴巴的车。“你会看见真实的印度”，巴巴对她说。那天亚穆纳河上的浮桥通行，巴巴的轿车率先驶过。

接下来的10天，11月18至27日，巴巴在哈默坡地区不同地点向公众施达善。所到之处，群众聚集；只见人山人海。如飞蛾扑火，不顾安危——这就是火热自由生活期间，巴巴施达善活动时哈默坡民众的状况。神爱之火熊熊燃烧，在火海中人们体验到往昔忧烦生活中从未有的甜美安慰。

在坎普尔首场达善开始时，巴巴在字母板上拼道：“此地灵性氛围甚高。”

10天中，达善活动在哈默坡、巴尔瓦、苏美布尔、英戈塔、毛达哈、迈赫瓦、默霍巴、库帕哈、本瓦里、拉特、瑙兰伽、迈吉格万、贾拉卡、塔戈万、阿玛布拉、康伽若姆、塔瑙瑞、班达和哈帕布尔等村镇举办。在每个地方，首项活动是举行7名残疾贫困男女仪式。都不是乞丐，尽管每人代表一种极端境况，经辛苦搜寻才选出。挑选时不论种姓、宗教或教派。把他们带到巴巴跟前，作为他的客人。遵照巴巴的希望，在达善地点，布

置一个临时房间，四面用帘围起，屋内有个小平台。准备好热水、肥皂和毛巾。“客人”跟巴巴到房间里。除了满德里和几名工作者，谁也不许进入。巴巴给7名穷困者洗脚、擦干，把头放他们脚上，递给每人51卢比爱礼。

然后巴巴走向达善遮篷。他到之前，扩音器响起：“谁都不得向美赫巴巴顶礼或触摸他的足。”

一片寂静中，巴巴进入搭篷，在台上就座。

按照他的希望，传达此讯：

灵性上，我们都一体平等。同一个无限者居于我们一切人，个别地和不分地。我向你们顶礼，集体地和个别地，把你们视为那个独一无二、不变、永恒真理之代表！我向你们鞠躬致敬的意义，即你们对我的致敬；所以，我向你们致敬后，谁都不必向我致敬！

在“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声中，巴巴合掌，向众人致意。仿佛海浪席卷岸边，将一切生命淹没。众目归一凝视美赫主，二元束缚一时搁置。

之后，宣读巴巴对燃烧自由生活的说明：

神给我规定的角色有几个阶段。证悟前的普通状态，证悟神性的旧生活状态，彻底卑微和热忱求道的新生活状态，直到末那乃息，以及出现于末那乃息之后的三重自由生活，已全部按神意发生。

在1952年7月10日达至顶点的自由生活第一部分，束缚支配自由。就是在这个部分，我多年预言的个人劫难，以汽车事故的形式，发生在横穿美国大陆途中，导致我脸部受伤，腿臂骨折，巨大的精神和身体痛苦。这必须发生在美国。神意使然。

在自由生活第二部分，自由支配束缚。在始于1952年11月15日的自由生活第三部分，自由和束缚尽皆焚毁于神爱火焰，消灭二元幻相之根基及全部枝节。

我不关心人们对我个人的个别反应。那会像众生个性一样千差万别。我在始于11月15日的燃烧自由生活中唯一关心的，是我所证悟的、并想与求之者分享的神圣真理。燃烧自由生活特有的自由与束缚焚毁，意味着神状态与人状态的完美融合，以便一个不会对抗另一个，不会有一个侵袭另一个领域的问题。

灵性自由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状态——有意识地享受无限神性。它不必通过不断地克服束缚来维持自身，因为人体验到这些束缚不是对灵魂实质的束缚，而是对身心的暂时束缚，根本不会削弱有意识神性的极乐、能力和知识。换言之，似乎制约灵魂的束缚，根本不是对灵魂真性的束缚。束缚只不过虚妄而已。受限心歼灭后，灵魂的无限意识，及其全部知识、能力与喜悦，不受身体可能会受的（作为自然法则之结果的）任何虚弱或疾病所影响。

在证悟不变与绝对真理之后仍保持正常意识的完人，永远生活于超越一切二元、超出一切认识的神爱里，享受永久不败的和平，因为他们已最终抵达创世的终极目标。

我与政治没有关联。所有的宗教对我皆平等；所有的种姓教义对我皆珍贵。然而，我虽欣赏所有的“主义”、教派和党派所争取的很多美好东西，但我不属于也不可能属于任何一个“主义”、教派或党派。因为绝对的真理，虽平等地包含这些，却又超越这一切，不给同样虚假的孤立分别留下余地。众生一体性统一不分。不可战胜，不可侵犯，尽管存在着一切可想象的意识形态差异。

人人皆可平等地走向我，无论大小，  
上升的圣人和堕落的罪人，  
通过发出神圣呼召的条条道路。  
人人皆可同样地走向我，  
我所爱慕的圣人和我为之而来的罪人，  
并且平等地通过苏非教、吠檀多教、基督教、

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和任何一种“教”，  
也可根本不通过任何的“教”之媒介，  
直接地走向我！

（注：这几句是巴巴早在7月接见纽约团体时授予。）

我在美国时，人们问我何时打破沉默。我反问他们：“如果连我的沉默都听不见，口舌之言又有何用？”当神认为我的开言将被普遍听见时，他会让我打破沉默。不过，无论沉默与否，凡是认真思考我所宣布的真理者，最终将被带入永生。

总会有一个特点，伴同燃烧自由生活的其它活动，无论该生活把我带到哪里。我会顶礼我所景仰的圣人，我所崇拜的玛司特，我所衷心热爱的穷人。没有什么比向这些形体里的神顶礼更让我高兴的。我喜欢向人顶礼，而不是被顶礼。服务和崇拜我身边的神，最贴近我的心。

燃烧自由生活中，自我生活的一切弱点全部焚毁，从一切欲求和诱惑中彻底解放。该燃烧自由生活的结果将让世人明白，美赫巴巴和每一个人皆与神为一。

宣读完讯息，达善开始。人们排队逐一走向巴巴，巴巴连续数小时给他们帕萨德。耶希万特·劳坐在一旁，把水果递给巴巴。台上堆满鲜花、椰子、香蕉和钱币，巴巴戴满花环。埃瑞奇频繁地拿掉花环，放在旁边，巴巴像台机器，发帕萨德。人群特别拥堵时，他会用双手给帕萨德，他的甜美微笑弥漫达善大篷。

这种场合，他全然不顾自己及男满德里的种种不便与劳累，一心只想让每个男女老少得到帕萨德和同他的接触。巴巴常说：“人们得连续站立数小时排队，等候到我面前只有片刻的机会，难道我们不该情愿忍受一点辛苦？”

除了巴巴对燃烧自由生活的说明，还有（巴巴10月在美拉扎德授予的）七篇讯息，都用不同语言印成册子，在每一地聚集的群众中分发。每场活

动只宣读一篇讯息。除了这种讯息，有时候巴巴会用字母板，授述一些群众特别感兴趣的东西，用扩音器转播。

美赫巴巴所准备的讯息之一题为《永恒生活》：

无始又无终，进化世界之驿队从不可测迈向不可测。大多数人陷入途中瞬间现象，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反应中前进。有的人能超然对待短暂现象，但其超然只是智力的，因而仅仅在受限智力领域享受自由。在局限中运作的有限智力，努力理解过去或预测未来。试图依据对历史的知识和对未来可能性的洞见，来塑造现在。但受限智力是无力领会无始无终之物的。结果，即便最好的纯粹智力观点，也难免只是局部、不整、不全，某种意义上，甚至错误。

对于计划的行动，智力观点是可行的，甚至不可或缺。然而，缺乏心灵的深层智慧或精神的清明直觉，这种智力观点只能产生相对真理，带有不确定的烙印。所谓的智力计划行动，背后是许多甚至未及意识边缘的强大力量；实际上还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有价值结果，完全超出所谓计划的视野。换言之，智力计划结果是，大部分徒有虚名，所含意义仅在于让参与者自感在整个游戏中起到实际作用。

事实上，进化世界中的一切万物，完全来自于神的无限能力。神在永恒沉默中工作——仿佛从幕后，不为舞台灯光下的多数演员所知、所觉、甚至所猜想。一些人，通过大师的恩典，或神的恩典，成功地打开隐藏于自身生命的神爱甘泉，揭开对无限神性的无限与确切认识。该神性永恒地包含着似乎无始的过去，似乎瞬变的现在，以及似乎无终的将来。

时间的似乎无穷延伸，终极上并不真实，就连时间本身终极上亦不真实。在（促成对绝对真理的有意识证悟的）终极灵性认识中，时间进程的虚妄无穷，被提升入神之无限生命与存在的真正永恒。有意识地确立于神之无限认识的神人，能够知晓过去、现在及未来。但是对于他们，这种对永恒之无常影子的知识，重

要性远远不如彻底融入神的不可测量、无限认识、无限真理或实在。

事实上，每个人的真实存在都完全在于，并且作为，绝对真理之神的无限存在，无一例外。但是，就好比我们拥有隐蔽珍宝，虽拥有，却不知道，它无异于不存在。进化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让灵魂有意识地拥有并享受该无限珍宝。在完人身上，神有意识地为此目的工作。然而，通过其他万人万物工作的唯有神；这种工作虽然主要是无意识的，但也引向同样目的。

可用呼吸比方说明。呼吸是生命基础，停止呼吸意味着离开浊体，而不结束灵魂的存在。但呼吸大多是无意识进行的，只有在我们格外努力的情况下才意识到。同理，神通过进化过程的工作，主要也是无意识的和沉默的。这种工作的停止导致造物界的终结（普罗来亚），而不结束神本身的存在。只有在罕见的拥有并享受永生神性的神人那里，神才意识到其工作。

自古至今，神一直在沉默中工作，不被察觉，不被注意，除了那些体验其无限沉默者。

除了公众活动，巴巴也参加私人活动，到亲密爱者家访问。他走访家庭时，每到一处，伽德卡会行阿提。巴巴有言在先，无论他到哪儿，随行者必须总是伴随左右。

达善时，库玛（巴巴的“撑伞人”）照例静静地安排事情，维持秩序。每次活动，都会宣读巴巴顶礼及其意义的讯息。只有在他顶礼群众后，才做议程上的其它事项。

哈默坡达善期间，一个叫希兀·那拉延的浑身尘土的男子，走到巴巴跟前，立即唱起阿提。巴巴无比慈蔼地拥抱他，给他水果，叫他当场吃掉。后来得知，他为达善巴巴，全程一步一拜，五体投地，空腹走完 27 英里。朝圣途中默念巴巴的名，苦行使他赢得神人的衷心拥抱。

在哈默坡，满德里住在巴瓦尼·帕萨德家。晚餐时，巴巴过来，同他们坐地上，说道：“你们还没吃完啊？没关系；慢点吃，但要准备好马上离开。别着急，吃饱，但别耽误。”

巴巴瞥一眼纳纳·科尔，就他慢悠悠的样子打趣：“他不到明天吃不完！”

又轻责潘克拉吉：“干吗这么狼吞虎咽？要少吃，常吃。”这是巴巴的最佳矛盾表现。希望人人享用丰盛食物，同时又急着让他们快点吃完。

目睹此幕，当地人大笑起来，巴巴评论：“我是饱其身，饿其心！”

关于哈默坡，有一次他透露：“我往昔一次降临，曾逗留此地。”（注：可能指主罗摩流放丛林期间。）

到了哈默坡的普卡家，巴巴变得相当严肃，一动不动站着。四周似乎也因他的情绪而变得寂静。唯有他的手指在活动，紧张地工作。稍顷，一声鸟啼骤然打破静谧，巴巴恢复常态。

在哈默坡，一个叫马特勒·杜塔·夏斯特里的梵学家，跟巴巴建立亲密联系。他是正统婆罗门，精通经典。原本是来嘲笑巴巴的；可一见巴巴，他的心灵经历奇迹般转化，遂俯首顶拜巴巴的足，终生爱戴巴巴。

另一名学者信徒是阿格拉的马丹·莫汉·阿格拉瓦。曾为巴巴在末那乃息阶段用的五个雪花石膏宗教模型，提供帮助。终于在哈默坡首次见到巴巴。马丹钻研过瓦米基著的《罗摩衍那》，但只有在巴巴足前，才理解了这部伟大史诗的真义——通过寻得罗摩化身，成为他的跟随者。

美赫巴巴这次授述的另一篇讯息是《奇迹与灵性疗愈》：

人们个别或集体地，经受身心痛苦时，想立刻缓解之。普天之下，人类纷争皆受制于苦乐对立。人尽其所能避苦趋乐。但不能总是避苦得乐。苦乐乃分不开的孪生子，诞生于众多的欲求渴望。二者如影随形，片刻不离。结果，人无休止地陷入对立两面的快速互动，除非且直到他深入二者之根源，从产生亿万欲望的自续愚昧中解放自身。

只要心继续被形形色色的欲望之风所动摇，欲望未竟或事故冲击留下的伤疤就难以抹平。当寻求解除痛苦的一般世俗方式进入绝境时，人绝望地转向超自然事物，探索未知的赎罪和福报可能性。这便是奇迹领域。

但即使奇迹，归根结底也是虚幻，正如世间事事皆虚幻。在神创造的无限大幻中仿制一些琐屑幻相，不会有什么特别意义。通过行使超自然能力，可以疗愈身心痛苦，正如通过人们熟悉的普通自然疗法。但那种疗愈通常没有特别灵性意义。远远不如从心中铲除一切潜在痛苦种子的真正灵性疗愈。

只有为把人类大众引向终极成道目标而施的奇迹才合理；否则，它们定然会干扰自然的进化过程。事实上，应把身心痛苦视为神的礼物。痛苦带来无常之徒劳、永恒之内在价值的教训。被泰然接受，根源被认识，它们则磨砺灵魂，将之引向真理之永久幸福。

在哈默坡，巴巴遣彭度去电报局发一封重要电报。彭度进去时没人在，虽然门开着营业。人人都去达善巴巴了。彭度找到一名雇员，问他主管名字，遂回达善现场，通过麦克风呼叫。那人马上回办公室，发了电报。

巴巴从一地赶往另一地的途中，人们出于崇敬站在路边，巴巴只好下车，给他们施达善。赴英戈塔途中，苏美布尔村的近 500 个男女老少，在土路边等候了数小时。还为达善搭了小台子，巴巴慈爱地同意了。

群众达善是一个旋风般活动时期，点燃了众多心灵。这些心日夜燃烧，最终燃遍整个地区。11 月 20 日星期四，巴巴和满德里抵达英戈塔，住宿安排在拉克希米昌德·帕里瓦的家。直到这天，随行者才得以休息一晚。可对于巴巴，他的“休息”只有不适与辛劳！巴巴答应访问宾德拉·帕萨德·尼伽姆家，这家人请求允许行阿提普佳。巴巴同意，崇拜仪式开始，爱辉弥漫房间，全体聚会者不禁流泪。巴巴无比温柔地缩短感人仪式，匆匆离开屋子。

之后，有大约一小时，巴巴坐立不安。开始在帕里瓦住宅对面来回踱步。时而忽然停下，仿佛盯着远方某物。又变得不自在，偶尔坐下，沉浸于内在工作。巴巴目不旁视，忘却四周一切。人们雕像般坐着，默默看着他。巴巴右手指快速移动，神情凝重。

过了约半小时后，日落时分，普卡的一声大喊“巴巴！”将不可名状的沉默打破。此前，普卡一直定睛凝视巴巴。此刻他再也抑制不住，说：“巴巴，我小时候曾梦见主罗摩。梦中就在这个地点，我见到罗摩并达善他！”

巴巴看看普卡，似乎微笑一下。他仍然显得很遥远，目光茫然。一切复归静止。巴巴站起，将一只脚随意踏在一旁的窗台上。没过几秒，只听见扑通一声。普卡昏倒在地！巴巴第一个到他身边，担心他受伤。普卡体格魁梧结实，只受点轻伤。后来，普卡解释说巴巴站起踏脚的姿势，完美重现了他儿时的梦——跟主罗摩的动作一模一样。

在几次达善活动中，宣读了如下《宗教与政治》讯息，：

**如神所定，11月15日启动的燃烧自由生活，将我投入我的神圣使命：把真理生活带给每一个人，又不让它被二元幻相所限制或沾染。**

由于神圣生活将一切众生纳入其生命，甚至包括动物和植物界成员；由于从获得末那乃息（受限心消灭）的时刻，我已经与该无量无限神圣生活完全合一；我不能也不会将自己认同于任何的种族、信条、宗教或政治党派。依我之见，所有的宗教皆伟大；但神更伟大。同理，所有的政治党派，以自身方式皆高尚，至少在其自觉接受的宗旨上。但是，不可分割生活的要求不可抗拒地至高无上，因而比任何党派的要求都更伟大，无论多么高尚。

所以，我爱慕一切宗教；可我不属于宗教。也不试图建立另一个宗教，或增加分裂人类的无数幻相。没有哪一个宗教原本不是旨在作为通向真理之神的途径；但每一个宗教，随着时间推移，都退化成一个面纱，遮挡对独一无二真理的清晰洞悉。

直接内证之真理，一旦被学术化公式化，便沦陷于信条教条。这些信条教条倾向于在企图解放灵魂的同时，束缚灵魂。在试图表现真理的同时，遮盖真理。回顾分析所有的世界宗教，揭示出上述可笑悲剧。但这并非不可避免，倘若人们始终保持警觉，并坚守内在洞悉的真理。这个无法言喻且永恒不变的灵性真理，永恒地肯定其独一无二、无所不包的神圣生活，不可分又不受限。

在英戈塔，为了巴巴消遣，一天拉克希米昌德·帕里瓦安排了击棍赛。游戏规则是，双方挥长棍，使劲相击，设法闯越对方边界。比赛相当激烈，参赛者的任何疏忽都有重伤危险。

1952年11月23日星期天，赴迈赫瓦附近的美赫之居途中，克夏夫·尼伽姆对巴巴说：“我有个穆斯林朋友经营一家孤儿院。他希望，您乐意的话，参观一下他的孤儿院。”

巴巴同意，条件是：“我给孩子们洗脚顶礼后，给他们发帕萨德；但我达善他们时，他们要绝对安静不动。”克夏夫答应，在孤儿院作了必要安排。巴巴到后，六七个男孩被带到他跟前。可当他试图顶礼第一个男孩时，小家伙吓得后退。巴巴明显不悦，说他的工作被破坏，他不会走访更多村庄。不过，他仍顶礼其他孩子的脚，给他们一些钱作为帕萨德。

离开途中，巴巴对克夏夫评论：“事情不顺。对孤儿院和村子不是好兆头。唯一的消灾办法是：一到美赫之居，我向14个英俊聪明、未满14岁的孤儿顶礼，发帕萨德。”

再往前行，一名村童拦车，问美赫巴巴住哪儿，因他是来达善的。问他年龄，男孩答：“14岁。”巴巴显得很高兴，打手势：“此乃好兆。”他祝福了男孩，后来评论：“有一天，他将成为圣人！”克夏夫和另外几人尽力找寻所需要的男孩，最后找到14个。这是巴巴到美赫之居后从事的首项活动。

克夏夫·尼伽姆和兄弟穆昆德拉，在迈赫瓦村外的山顶上，建了一座不错的泥屋，命名为美赫阿斯塔纳（美赫之居）。巴巴非常喜欢小屋及周围风景。在那儿，克夏夫首次向巴巴念了他两年前创作的长诗“美赫恰里

萨”（注：恰里萨意为四十。克夏夫的诗由四十个赞美巴巴的对句组成）。巴巴很喜欢，叫他又念一遍。之后评论：“这些诗句深深打动我的心。”克夏夫全家都是在这儿见到巴巴的。妻子苏姐德薇和女儿美赫普若芭、美赫乔缇和美赫玛妮，都得到巴巴的私下会见。

巴尔维·辛为膳食做了最佳安排，实际上在整个哈默坡旅程中，都为巴巴和满德里提供了精美食物和一流设施。但燃烧生活中，巴巴的随行者不能放松享受这些东西。

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读了《通向神的快道》讯息：

在重要意义上，所有的生活领域和所有的道路，最终都引向同一个目标——神。所有的江河都流入大海，无论流向多么不同，河道多么曲折。然而，有一些快道能够直接把行者带到神圣目的地。其重要性在于避开了行者经常不必要地徘徊其中的复杂旁道。

宗教组织的仪式教规，只能把求道者带到真正内旅的门槛。而真正的内旅乃沿着一些快道前进。在相当长的距离中，这些道路彼此分开，尽管在终点汇合归一。早期阶段，它们因个体的业相背景差异和性情区别而不同。总之，从最开始就应明白，虽然道路可以有很多，但目的地却是且永远是一个，即与神合一。

这些快道之最快，是经由有意识地与真理合一的神人。在神人身上，神显示了其自身的全部荣光，其无限能力、无量知识、无比喜悦和永恒存在。经由神人的道路仅仅向那些怀着彻底臣服和不移信心来接近他的幸运者开放。然而，彻底臣服于神人，只有很高级的行者才能做到。若做不到这一点，其它快道也能够最终赢得神的恩典：

1. 爱神，强烈地渴望见神并与之合一。
2. 不断地伴随圣人和爱神者，全心全意地服务他们。
3. 避免淫欲、贪婪、嗔怒、仇恨，以及权力、名声与挑剔人的诱惑。

4. 彻底的外部舍弃，离开万人万物，在独处中专心致力于斋戒、祈祷与静心。

5. 履行全部的世俗责任，同等地接受成功或失败，心灵纯洁，头脑清静，在紧张活动中保持超然。

6. 无私地为人类服务，不思酬报。

有个穷工匠，受雇建造美赫之居的泥屋。他不分昼夜，冒着严寒尽心干活，病倒了。病得无法参加达善活动。

次日，巴巴由众人跟着，亲自来到这位穷人的独间小舍。听到屋外响动，他走出，看见美赫巴巴，顿时惊呆。他像疯子般奔向巴巴，哭着扑在他足前。巴巴和满德里将他扶起，领进屋内的床上。巴巴挨着他在破旧床边坐下，亲手为他拭泪。“主啊，宽恕我，”那人哭道，“我没东西可献给您。没水果，没鲜花，没椰子——您还是这么仁慈，来到一个穷工匠的陋舍。”

巴巴慈悲地回复：“你的爱，是你能给的最宝贵奉献。”

在哈默坡，巴巴规定：“我先对玛司特工作，后给公众施达善。”派遣拜度寻找本地的玛司特。克夏夫建议他叫上一个叫斯瓦米丁·夏玛的男子，给他带路。但夏玛根本不信巴巴，过着不光彩的生活。

拜度向他打听玛司特，夏玛忽然想起一个叫毛拉那·萨赫伯的。带拜度去找。毛拉那同意去见巴巴。拜度把玛司特带到达善帐篷，巴巴在用帘子遮掩处独自联系他。之后，玛司特回帐篷，拽住夏玛，把他领到巴巴跟前。台上巴巴身边有一大群人。夏玛上前达善，玛司特唱起：

“啊美赫巴巴，你们不知，

流连世间是疯子！”

夏玛对巴巴的哈默坡达善无动于衷。不愿去美赫之居，经克夏夫劝告，还是去了。11月23日晚间，他再度达善巴巴，这一次影响深刻。

第二日夏玛必须回哈默坡；巴巴前往默霍巴。夏玛一大早和朋友离开美赫之居，到卡布赖赶乘巴士。他的心被头天晚上的达善触动，渴望再次

见巴巴。刚生此念，巴巴的车驶近停下。巴巴下车，一一拥抱等候巴士者——除了夏玛！

巴巴回到车内，准备驶离。夏玛垂头丧气，暗想：“因为我是个大罪人，巴巴没拥抱我。”可大慈大悲的主又下了车，走过去，亲切拥抱他。夏玛热泪盈眶。那天给他的生活带来剧变。他改过自新，献身美赫巴巴的事业。

这段燃烧自由生活期间最大的达善活动，于1952年11月25日在拉特镇举行。活动筹备者是伽亚·帕萨德·卡勒，儿子阿达希和全家人，包括高瑞·贤卡·外迪亚。参加活动者不下20000人。伽亚·帕萨德搭起巨大遮篷，作了最妥善的安排和装饰。大批人群聚集，巴巴从早晨一直到晚间，连续不停地发帕萨德。

在巴巴阐述燃烧自由生活之后，按通常程序，宣读七篇讯息之一。其中一篇题为《我们的疾病与救治》：

在冥想思考领域，以及政治运动或个人奋斗领域，人们绝望地设法救治人类所继承的诸多疾病。我们的一切教义与信仰，一切党派与“主义”，都是为此目的所提供的实际解决方案。但是，尽管意图和出发点好，却往往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制造困惑混乱，因为它们忽略了一个不可逃避的真理：没有个体内在灵性转化的实施，一切外在组织都注定失败。因此，我不关心党派、信条和“主义”，只关心那些必须被全心与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倘若人类要真正得到拯救的话。

我同等地关心圣人和罪人、小孩和大人、富人和穷人、愚人和智者、东方和西方。对所有的人，唯一的救治是灵性认识，它同时包含并超出其它一切知识形式。定然促成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因为它既属心灵又属头脑。当认识成为我们的律法时，我们便拥有不朽之爱和创造行动——无纠葛之爱，不执结果之行动。对人在神圣普遍生活中的位置的真正认识，会使人避免很多身心痛苦——这些痛苦有时因自身错误行为招致，并往往由自身的有害想象引起。

一切的欢乐，若非源自永久真理生活，都会消逝，无论多诱人。一切痛苦，若不安然接受，用来唤醒真正价值，都只会使人心冷酷怨恨。痛苦会以无数种方式，反复地缠扰我们，除非我们放弃与身体或我心的错误认同所导致的分别假象。真实喜乐会一次次地躲避我们，除非我们牢牢确立于无分别、不受限之永恒生活的不朽甜蜜（极乐）。

愿你们成为震荡于一切众生里的神圣生活之弟子！

有一次，拉特的群众失控。非常混乱，一名妇女走过来，对埃瑞奇说她儿子在人群中走散了。埃瑞奇用麦克风喊话：“有个小男孩走丢了。有人发现，请尽快把他送到台上。”

不久，巴巴身边有个男孩叫：“妈！”他正是走丢的孩子。听到广播时，他正坐巴巴身边，凝视巴巴。男孩拿了巴巴的帕萨德点心，正坐着吃，合计着吃完了，巴巴又会给他帕萨德。不过，母亲来把他领走，使他计划落空。

在拉特期间，美赫巴巴再次提到他的蒙辱——常提的话题：“为了那些为神死去者和为神活着者，在神之荣耀 100%自发显现之前，我的不请自来和 100%的蒙辱有必要。”

又说：“这种必要的蒙辱在德里可能有至少 1%的预示。”

巴巴还预言：“在德里你们不会看到我心情这么愉快。不过，逗留首都期间，我会联系一位智力巨人。”当时无人知晓他指的是谁。

在瑙兰伽，巴布·拉姆帕萨德为巴巴和满德里作了周到安排。可当地有一伙反对巴巴者，居然炸开渠堤，到处是水，巴巴进不去瑙兰伽。只好在村外施达善。可令人惊讶的是，反对势力在巴巴的燃烧生活期间，很快化为灰烬。这个发生骚扰之地最终成为对美赫巴巴的永久纪念，被称作“美赫达姆”。

在瑙兰伽的一次达善活动中，宣读了美赫巴巴的如下讯息，《神即真理》：

终极上，万人万物皆神。可通过古鲁或大师，证悟作为真理的神。在这个国家（印度），这种对至高的表述，一般同吠檀多有关。我不关心吠檀多、苏非教或其它任何“教”，只关心在受限制和限制性的我心消失后，进入我们体验的真理之神。

神是不可动摇和永恒不灭的真理。他向那些爱他、寻他且臣服他者，揭示自己并交流自己——他的超越名相和时间的非人格方面，或者他的人格方面。对于普通人，他更容易通过神人来达到。神人总会来且永会来，将光与真理赐给大多数在黑暗中摸索挣扎的人类。

因与神完全合一，神人永恒享受“我是神”状态，这相应于吠檀多的“阿哈姆-卜若玛斯密”、苏非的“阿那尔-哈克”或基督宣称的“我与我父为一”。在苏非体验中，“阿那尔-哈克”或“我是神”状态，乃“哈玛-乌斯特”之顶点，也就是一切皆神，别无存在。（注：有关苏非术语的进一步说明见英文版《神曰》308页）这个方法仅限于冥想独一无二的神，容不下对神的爱或渴望。灵魂在智力上确信自己是神。但要实际体验该状态，须经历强烈专注或冥想“我非身，我非心；我非此亦非彼；我是神！”之念。这样，灵魂通过静心，体验其认为的其所是。然而，这种体验神的方式不但困难，而且枯燥。

对神的信爱充分作用时，进步则更真实愉快。这预设了同神的暂时和表面分离，以及对与神合一的渴望。这种同神的临时和表面分离，在苏非教的“哈玛-乌斯特”（一切皆来自神），和“哈玛-杜斯特”（一切皆为至爱之神）概念中被灵魂所肯定。在这两个概念中，灵魂认识到其与神的分离仅是暂时与表面的，并力图通过焚毁一切二元的强烈之爱，来恢复所失去的这种与神一体性。这两个状态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在“哈玛-杜斯特”状态的灵魂，满足于至爱上帝的意愿；而在“哈玛-乌斯特”状态，灵魂只渴望与神合一，别无它求。

因为唯有通过神爱，受缚的灵魂才能被拯救，所以，就连完全与神结合、体验神即唯一实在的至师，也常常表面上步入二元领域，谈论对神之未显现生命，以及他用来显现自身的无数形体的爱、崇拜与服务。

由图克拉姆等印度教圣人所吟唱、阿西西的圣方济等基督密教徒所教导、阿扎·恺文等琐罗亚斯德教圣人所宣讲、哈菲兹等苏非教诗人使之不朽的神爱，丝毫不为自我着想。它焚毁滋养二元束缚及幻相的一切欲望与弱点。最终使灵魂与神合一，赋予它大我知识、永久幸福、不朽和平、无碍认识和无限能力。

**愿你们成为这个凡求必得的永恒生活之继承者！**

在贾拉卡镇，师利帕特·沙海在一座校舍为巴巴和满德里分别安排住宿。学童肩扛木枪日常操练。“总司令”库玛生出让他们接受检阅的主意。巴巴露面，虽未被告知库玛的主意，却指示他开始阅兵式。库玛遂率领小家伙们，巴巴含笑接受孩子们敬礼，在此授述如下讯息，《做神的战士》：

**让我们成为神的战士。让我们为真理而战。让我们不为自己，而为他人活着。让我们真诚地说话，真诚地思考，真诚地行动。让我们做到诚实，因为神即无限诚实。让我们以爱报怨，把他人赢到神这边。让世人知道，超越一切、最贴近我们心灵的是神——至高实在。我祝福你们获得该真理。**

检阅后，学生来达善巴巴。他们站成一排，逐个上前，接受帕萨德。还剩几个孩子时，巴巴拍拍其中一个的脸。这让其他男孩羡慕不已，他们又排成队。下一个男孩直到巴巴也拍拍他的脸才走开。巴巴只好满足他们愿望，爱抚每个小家伙，好不开心。

达格万的维希奴·夏玛在巴巴面前唱歌。人们发现瑙兰伽的希若拉·洛迪举止古怪。他会挨着巴巴的随行人员，拿走他们的挎包或帽子，拍击推搡他们。他的滑稽动作也让巴巴开心。

在达格万村，巴巴走访一个叫法达里的爱者。召他妻子走近，可她太害羞，没上前。法达里对妻子违抗巴巴恼火，打她耳光。巴巴训斥他，命

他切莫再这样做。哈默坡地区的风俗是，妇女佩戴面纱，不轻易接近除亲戚外的任何男子。但此事之后，她们自愿开始来见巴巴，受益甚多。很多地方，妇女会用昂贵纱丽铺泥路，让巴巴走过。

在几个地方宣读了《神即极乐》讯息：

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行业，人人都渴望快乐，无一例外。他从感官生活的种种诱惑，从滋养自我的诸多财产和成就中，也从刺激智力、激荡头脑、平静心灵或活跃精神的无数经验中——从所有这一切之中，寻求不同类型的快乐。可他却是在二元世界寻找，在我们称为宇宙的摩耶幻相之无常影子中寻找。他发现从中获得的快乐是如此短暂，在体验之时几乎消逝已尽。消逝后，留下的是无底空虚，再多的类似体验也无法填补。

真正喜乐只会降临于敢于彻底摆脱对形体的执著者。惟有那时，他才能与真正至爱合一。至爱即一切形体——包括他所认同的身体——背后的永恒真理之神。

无尽无量的极乐海洋存在于每一个人。没有谁缺乏某种形式的快乐，因为没有谁与极乐海洋之神割裂。他曾经有过的种种快乐，终极上只是极乐之神的部分和虚幻反映。然而，在愚昧中追求与体验的快乐，最终将灵魂束缚于无尽的虚妄自我生活，让灵魂遭受自我生活的诸多痛苦。可把虚幻世界的快乐，比作海市蜃楼中似乎流向大海的许多江河。神圣极乐乃常新、永久、持续，并被无尽地体验为神的自身具足和无限喜乐。

愿你们与作为极乐的神——真正至爱合一！

阿玛布拉的达善由维伦德拉·辛安排。村外的一座茅屋，住着一对老夫妇。他们满心渴望巴巴光临其陋舍，却没勇气邀请。那天，活动结束，巴巴没有直接回住处，反而让车走另一条路，停在老夫妇屋前。巴巴进屋。二人激动万分，为他戴花环。伽德卡唱阿提，巴巴拥抱他们后离去。

另一次，有个5年多来一直盼望见巴巴者，到达善场地后得知，美赫巴巴刚离开。他不顾年迈，开始追巴巴的车。居然跑了12英里，终于，靠

坚深信念，赶上大家。巴巴已让车停下，坐在树下。老人跑来，气喘吁吁地喊道：“美赫巴巴无所不知！美赫巴巴无所不知！”巴巴慈爱地热烈拥抱他。漫长等待终于结束，他扑在全知者怀中。

在达瑙瑞达善时，一名盲童摸索着穿过人群，来到台前。有人牵他的胳膊，把他领到巴巴跟前，接受帕萨德。达善结束，巴巴前往班达村。途中，他让车停下，下车坐在树下。把满德里叫到身边，说：“今日，神救了我！差点出了件坏事。盲童来找我，我看见他的无助——尽管那么英俊、活跃又聪明！心血来潮，想赐他视力。实际上，不应该有此冲动。但神救了我，没把视力赐给俊美少年。否则对他没有好处。”

听此，埃瑞奇不禁大笑。巴巴问他何故笑，他答道：“看见少年，我想起耶稣施的众多奇迹——让死者复活、盲人复明、麻风病人痊愈、跛子行走。而这里我们的巴巴，却不怜悯这孩子！”

巴巴回应：“好在神恩救了我；不然会伤害男孩，而非帮他。”

又继续说：“我是奎师那时，向阿朱那示现了我的宇宙面貌。那是个错误。我不该那样做，因为对大师的服从，应当完全出于信爱。阿朱那做不到，为让他产生信任，我，作为奎师那，只好向他示现某些东西。”

随着美赫巴巴的旅程结束，哈默坡地区燃遍神爱之火。这个穷乡僻壤如今渴望掠取神圣珍宝！

虽物质匮乏，村民却充分地分享了巴巴的爱。所以他说：“哈默坡地区是我的心脏！”（注：巴巴说哈默坡代表“他的心脏”，意指当地人深切感受他的爱，虽然当时很多人是文盲。后来巴巴评论，安得拉邦代表“他的头脑”，意指当地人虽然强烈爱他，却更具智力倾向。）

10天达善期间，近80000人有幸接触巴巴。整个哈默坡地区回响着：“哈瑞（主）巴巴，哈瑞巴巴！美赫巴巴，哈瑞哈瑞！”歌曲作者是达格万的维希奴。连续几天，人们唱着这首富于节奏的赞歌，浑然忘我。

哈默坡地区非常偏远，一些地方只有狭窄小径。但人们竭尽全力，为巴巴的访问做准备。修建数英里的道路。有些地方，砍伐森林，填平沟渠，以便造物主能够驱车通过田间、沟渠、河溪、森林、山丘，到达汽车从未

到过的偏远乡村。村童追逐巴巴的车跑，确保车驶抵大路。巴巴试着劝阻他们，可无法拒绝其护送他的喜悦，只好依从他们的爱。

喜悦琼浆与爱火交融，奇异的陶醉弥漫此地。拉姆玖回忆说，当时的哈默坡民众：

“凡是见到和接近巴巴者，都不能自己。为了亲近巴巴，男人忘却家庭责任、日常工作和生意。女人疏忽家务和子女，青少年旷课离校。这种大规模虔诚及其反应的结果是，往往办公处不得不宣告当天歇业，校长学董只好为盛会关闭院校。”

饥渴被遗忘。对见证巴巴周围这片热烈人海之奇观者，此乃震撼灵魂的记忆。

阿娄巴后来说：“假若人们向我描述场面，而非我亲眼目睹，我是不会相信的。”

美赫巴巴的燃烧自由生活之意义，可从哈默坡地区的活动中体会到。巴巴真正地用神爱火焰“点燃”城镇乡村，真正求道者会在火中燃烧——因为烧痛中乃有喜悦。四处是泪与笑，二者却无区别。火同在其间。此乃巴巴的燃烧自由生活之礼物。火燃烧，却无形；柔和，而无情。满德里见证整个地区着火，它会继续燃烧，直至其中每个人化为灰烬，灰烬唱起合一之歌！

巴巴即将告别时，人们肝肠欲断。他亲自点燃的火不肯让他走。他们的心灵哭诉：“他总是在我们心中之火里。哈默坡是他亲爱的家园！在他心中！在神爱活跃之处！他和他的火将永远留在哈默坡。继续在火中燃烧吧！焚烧自身！巴巴给了我们怎样的恩典。他让我们边死边笑。燃烧并欢笑吧！这是我们历经无数世才获赐的恩惠！”

# 德里达善

1952年11月28日星期五，巴巴和满德里乘马尼克布尔-占西特快列车，离开哈默坡前往德里。哈默坡的亲密跟随者陪同。阿娄巴在车上整理行李时犯了错，巴巴训斥他：“我里面在燃烧！别因你的疏忽让我外面也燃烧。”

抵达占西后，到G·S·斯利瓦斯塔瓦家中歇息，他是安拉阿巴德的老爱者，已被调到占西。全家人都跑来迎接巴巴——他妻子、母亲、三个女儿和几个儿子。那一幕很逗，因斯利瓦斯塔瓦身材圆胖，平常从不跑动！巴巴站在原地，直到斯利瓦斯塔瓦气喘吁吁地跑到跟前。巴巴慈爱地拥抱他，打趣：“你跑得相当快！”

几年前，斯利瓦斯塔瓦到美拉巴德达善，巴巴问他为何不带家人来。斯利瓦斯塔瓦答，他家人口多，负担不起。巴巴说：“没关系，有一天我会上你家见他们。”而今诺言兑现。

巴巴对全家人语重心长地说：“这样想，是我对你们的爱，让我远道来看你们。你们可知我的爱是什么？你们真幸运，我来你们家。有一天你们会明白的。”

斯利瓦斯塔瓦邀了几个私人好友来见巴巴，巴巴坐在他家花园的菩提树下，发帕萨德。斯利瓦斯塔瓦的儿子，印德杰特，离开去拿相机，未得到帕萨德。等他返回，巴巴又坐到树下，把他那份给他。还让印德杰特拍了几张照片。

当晚，巴巴和满德里离开占西，29日上午抵达德里。沃斯·迪奥·凯恩和妻子、哈吉万·拉尔一家、克基·德赛、T·N·达尔、P·H·甘玖、基申·辛和普若卡希瓦提、克基·纳拉瓦拉、德希穆克博士、他女儿桑吉瓦妮，和其他几人，在火车站迎接。巴巴同埃瑞奇、查干和希度住总统庄园16号凯恩的家，其余人住泰戈尔路10号哈吉万儿子的住所。但两地相距甚远，造成不便，因为巴巴总是要满德里伴随左右。彭度很难照顾所有

的行程安排，因交通工具不是随时可用，巴巴召他时去不了。同时，各地来的随行人员不断增多。

如前所述，巴巴本次旅行期间，每到一个新地方，首要任务总是服务赤贫者。凯恩已找好 7 名穷人，可他们不是巴巴喜欢的类型。尽管如此，巴巴仍对他们工作，未受很大影响。

在哈吉万家住宿的彭度和全组都未准时到凯恩家。这让巴巴不悦！彭度解释：“我能怎么办，巴巴？我坚持哈吉万尽快为我们找辆巴士，可他找不到。”

巴巴问哈吉万·拉尔：“你把我视作什么？”

“帕若玛特玛。”他答。

“你连认为我是神，都不服从我的命令，光靠理解有何用？”

“明天起不会耽搁了，巴巴，”哈吉万承诺，“我会确保落实一切安排。”

可次日，又发生此事。巴巴批评哈吉万：“昨日你向我做了承诺。为何言而无信？我以为我最擅长违诺，可你超过我！”

29 日，巴巴服侍穷人后，外出联系德里的玛司特。提前遣拜度从哈默坡来寻找高级灵魂，他却未能找到很多合适的。巴巴对所做的玛司特工作不满意。

下午 2 点在凯恩住所，有一个当地爱者的私下活动。普若巴·凯恩诵克坦；余者唱巴赞。吟唱间，巴巴在字母板上授述：“要对自己和对神真诚。”巴巴喜欢音乐节目，最后发拉都作为帕萨德。

因当天早上满德里未赶上穷人活动，巴巴已通告他们：“为弥补穷人项目的延误，我希望给一名特殊男孩洗脚顶礼。必须在 16 至 18 岁之间，有灵性兴趣，聪慧，顺从父母，还有心灵纯洁。谁能给我找个这样的小伙儿？”

普卡自告奋勇，同纳纳·科尔一起承担任务，二人同道拉·辛和巴巴达斯，到一所大学找这样的小伙。学生们嘲笑他们，但他们不畏缩，接洽

了校长，他推荐了合适人选。男孩乐意，他母亲却接受不了美赫巴巴这样地位的人物给她儿子洗脚顶礼。普卡劝说她满足巴巴的愿望，那妇女却坚持不肯。最后，他们找了另一名路过的男孩，带给巴巴。巴巴满意，顶拜他的足并给他 51 卢比。

公众达善在德里的六个地点举办。负责安排活动的哈吉万·拉尔，将一场安排在拉合尔门附近，他的家中。全家人对巴巴竭诚信爱。他妻子和女儿安古芮，为大批随众做了最好的膳食安排，儿子苏甘德和印得尔在其它方面协助。巴巴却经常指责哈吉万，奇怪的是，后者的爱却有增无减。

11 月 30 日和 12 月 1 日，在德里的泰戈尔路 10 号，举办两场由该市中层家庭参加的达善活动。一场活动在市政厅举办，主要由受教育的文化人参加。在哈吉万住所外，搭建一个大型华盖，巴巴早晨和晚上接见来访者。

这些聚会期间，巴巴授予两篇讯息。首篇涉及到宗教的《仪式教规》：

不同宗教和教派的各种仪式教规都旨在释放神爱，但大多却将灵魂束缚于表现形式的机械重复。对外部僵化形式的执著不仅限制对神的爱本身，还在宗教之间制造分裂。因此，仪式教规往往把灵魂束缚于无知和虚妄分别性，成为真正觉照的障碍。

因此，真正的求道者更热衷于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建立在爱神的基础上。这种爱能够歼灭一切欲望，实际上只保留一个愿望——与至爱上帝结合。他不痴迷于固定的崇拜形式。这种痴迷扭曲真正生活。自由灵魂从不纠缠于这些无关紧要之物，从不让自己被执著仪式教规所导致的分别倾向压倒。

第二篇讯息有关《神与宇宙》：

普通人陷入宇宙及其诱惑，尽管整个宇宙不过是神或真理之影。大师们总是沉浸在与神合一的喜乐，绝不会卷入虚幻宇宙之迷宫。通常我们对影子毫不在意，大师们也毫不在意宇宙，除了将人类注意力从影子转向实在。

托迪·辛，1950年新生活期间在曼吉瑞村见到巴巴后，举止一直像玛司特，不再关心家庭。他从阿里格尔到德里参加达善活动，期间巴巴指示他，要留心生意，莫忽视责任。

另一场达善活动，于12月2日星期二，在神智学会大厅举办，两天后《印度时报》予以报道，还刊登了巴巴的照片。虽说吞噬哈默坡的圣火未在德里体验到，几个新人却与巴巴建立亲密联系，被他的光之美“烤焦”。

其中一位是巴巴在拉特提到的“智力巨人”。名叫萨达·尼兰简·辛，旁遮普大学营地学院的院长。在几个达善地方，尼兰简·辛都在场。一天，他妻子（古鲁那纳克的忠实正统追随者，对其他圣者一概不信）阻止他。然而，在美赫巴巴身上，尼兰简真切见到了他的古鲁那纳克！这一现象发生时，他懵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时他看见巴巴是那纳克，有时是巴巴本人。这一幕使他产生信心，并希望妻子也能有同样体验。当晚，他的愿望成真，妻子梦见美赫巴巴，渴望达善他。从那以后，她常去达善巴巴——对巴巴的爱，渐渐地竟超过她丈夫！

尼兰简邀请巴巴到他学院，给学生施达善。这不在原定计划内，是最后一刻匆匆安排的。尽管按计划没有时间，巴巴仍接受邀请，将之挤进时间表。结果这是所有活动中最棒的。12月2日晚7点半，巴巴前往学院。包括员工学生，近3000人出席。巴巴抵达时，受到尼兰简·辛、贾金达·辛教授等人的隆重欢迎。巴巴被领进会堂，人已爆满，数百人只好站在外面，人声鼎沸。

获巴巴允许，院长站起作开场白。他一起身，听众立刻肃静下来。尼兰简·辛说：

“你们知道我是院长。我也教哲学。你们把我视作该学科的专家。然而，像你们一样，我也仍是个学生。毕竟，我对灵性所知甚少。当我读到美赫巴巴的《语录》时，那是一位朋友借我的，我开始对他产生十足信心。读得越多，我越被他吸引，虽然素未谋面。当我见到他本人，听到他的一些阐述，不禁觉得：我找到了古鲁。

可我进退两难。你们知道我妻子和她的教条宗教信仰。我们两个有分歧，决不可能一起生活。我叫她只见美赫巴巴一次。我见过他三次，她呢，那之后，见了他六次！现在，我叫她当着在场各位的面，向美赫巴巴献花环。”

会堂高声欢呼，尼兰简·辛夫人为巴巴戴花环。她的这种意外转化，令所有人惊喜。她过去对其它宗教经典，连看都不看。接受美赫巴巴为大师，实乃非同寻常。巴巴超越所有的宗教，尼兰简·辛和他妻子承认这点。贾金达·辛教授和妻子对巴巴的信爱也加深。

每一场活动开始前，会宣布关于顶礼的讯息，接着巴巴顶礼众人。在营地学院，再次宣读“神的战士”讯息。还宣读了巴巴的《灵性自由》讯息：

我们已获得民族自由；现在让我们努力获得灵性自由，除此之外的种种自由皆是束缚。灵性自由被淫、权、贪、嗔、恨、妒及低级欲望之束缚所玷污。打破这些束缚之囚禁，便获得自由遗产。它由无限能力、智慧、和平、爱与极乐组成。要获得该自由，我们必须证悟其源头——神。要证神，我们必须爱他，在其无限大我中失去我们自己。

我们可通过强烈渴望与神合一来爱神。可通过臣服于神的人格显现，赛古鲁，来爱神。也可通过爱我们的同类，通过以自身幸福为代价让他们幸福，通过牺牲私利为他们服务，通过献身于对被压迫者的无私工作，来爱神。通过这些渠道的任何一个来强烈地爱神，我们最终都会体验神即我们的真我。

生命目的是证悟在我们内在的神。这甚至可在履行世俗义务时做到。在生活的各行业和紧张活动中间，我们应当感到超然，把一切作为献给至爱之神。

让人们“关心食”方面，已经说得够多。现在必须让他们“关心神”。必须让受压迫者和穷人明白，从灵性的观点看，其不幸

和苦难可成为真理奋斗的武器。他们应感到，可把苦难视为神的礼物，勇敢乐观地面对之，它们会成为通向永恒幸福之门。

我赐予每一个人爱和祝福，愿他们认识到独一无二之神平等地居住于我们内里，除他之外，其它一切皆虚妄。

之后，巴巴对学生讲话：“我感到与你们为一，亦是你们之一。如果你们努力遵循所宣读的两篇讯息，我来这里的目的将会实现。”

也是这次在德里期间，59岁的锡克教圣人，基帕尔·辛，首次见到巴巴。哈吉万·拉尔认识他，在圣人寓所安排了一场达善活动，11月30日星期天下午，聚集了大批人。可巴巴获悉后反对，说或许人们会搞混，以为是来达善基帕尔·辛，而非他本人。

随后派基申·辛和德希穆克通知圣人，巴巴更喜欢当晚在明托路的一个更中心的位置施达善，邀圣人和他的追随者前往。基帕尔·辛来了，少了把椅子，巴巴叫他坐在箱子上，让人在上面铺了毡毯。巴巴对他说：“你来了；你很谦卑。你赢了，我输了！”巴巴离开时，慈爱地拥抱他。在巴巴坐入轿车时，基帕尔·辛再次要基申·辛请求巴巴造访他的埃舍。巴巴同意，说他只会见圣人和他的家属15分钟，并定下日期时间。

到明托路达善巴巴的一群妇女，提供在新德里的拉金德-纳伽的寓所，用作达善活动场地，并答应做好一切安排。12月3日星期三上午，巴巴前往那里，快到之前获悉，那些妇女是基帕尔·辛的弟子。在家中定期聚会，这次还邀请了圣人。为保证基帕尔·辛和巴巴平起平坐，她们在遮篷里的台上并排摆了两把椅子，一把给巴巴，另一把给圣人。基申·辛和普若卡希瓦提劝她们拿掉第二把椅子，可妇女们反对。哈吉万·拉尔直接去找圣人，他马上同意，一进遮篷，就让人把椅子摆在低位。巴巴随即到达。施完达善，在字母板上拼道：“最坏恶棍也好于伪圣人。”

（虽然巴巴承诺到基帕尔·辛的埃舍见他，后来甚至把会见时间延长15分钟，以便也见他的弟子，但巴巴缩短了在北德里的逗留，未去圣人的埃舍便离开。派遣基申·辛去找基帕尔·辛，为巴巴未能造访表示遗憾，圣人颇失望。不过，事件进展表明，这不是圣人最后接触美赫巴巴。）

最后的达善活动，于3日晚上5时，在德里大学的文学院大楼举办。会堂尚未满座，巴巴只好在车里等了20分钟。他对凯恩和德希穆克说：“现在我等着人来，他们不来。可当我走了（离开肉身），他们会哭着涌来。”几名外国要人（很可能来自外交团体）坐在听众席中。巴巴在字母板上授述：

生命目的是证悟我们与无限为一；这可通过爱神达成。神爱使我们对自己并对他人真实。使我们诚实地生活，认识到神本身即无限诚实。

神爱是解决一切困难的途径。它使我们摆脱每一种束缚。使我们诚实地说话、诚实地思想和诚实地行动。使我们感到与整个宇宙一体。神爱净化我们的心灵，荣耀我们的存在。致以我的爱与祝福。

巴巴原计划在德里逗留到4日，但3日在德里大学施过达善，他改变主意，决定乘夜间10点的列车离开，前往阿美纳伽。他遣库玛回曼吉瑞村，叫他14日赴库尔达巴德。陪巴巴赴德里的哈默坡组，从占西下车，返回哈默坡。

这部分燃烧自由生活旅行完成后，（患了重感冒的）巴巴于1952年12月5日星期五抵达美拉扎德，见了女满德里——美娒、玛妮、高荷、娜佳、美茹和拉诺，还会见了卡卡、邓肯、尼鲁和克里希那。

## 阿姆劳蒂、萨奥内和那格浦尔

接下来的6天，巴巴在美拉扎德，为未来活动抓紧处理通信。1952年12月10日，从美拉巴德把玛司特阿里·夏带来一天，巴巴同他工作数小时。当天玛司特由希度送回。

从医学观点，邓肯为巴巴的活动惊叹不已。巴巴的腿尚未复原。裹着绷带，照样敏捷地行动。整个哈默坡旅程中，巴巴夜以继日长途跋涉，不顾道路坑洼不平。腿伤造成疼痛，但似乎该疼痛已融入火海，他在享受！

接下来，巴巴前往安得拉邦。12月7日星期天上午，他宣布：“头一次，安得拉人和随行者，将有幸体验且见证我的里拉——神圣游戏。我赐予哈默坡群众的不断爱流与甘霖，将在安得拉增至20倍！”

12月12日，巴巴由大阿迪驱车，埃瑞奇、达克、查干和瓦曼·帕达勒陪同，离开美拉扎德，前往距奥兰加巴德20英里的库尔达巴德。阿娄巴、拜度、伽德卡、古斯塔吉、佳尔、彭度、拉姆玖、萨达希乌和韦希奴先行。巴巴想带个小水壶，埃瑞奇却拿了大壶。巴巴不悦，边下车边说：“此乃第一起不祥事件。我特别指定小水壶，你为何带个大的？”埃瑞奇沉默不语，巴巴坐进车，继续前行。

“库玛何时到库尔达巴德？”巴巴问。

“我想是在（12月）14日。”埃瑞奇答。

“可我要他12日到！怎么发生这一误会？”巴巴一遍遍重复这句话，说此乃第二起麻烦事。巴巴还坚持让阿迪加速，可路况差，车开不快。

途中，距阿美纳伽约40英里，接近洛尼村时，一群妇女从右往左横穿马路。突然，一个女孩往回跑过马路。阿迪赶紧刹车以免撞到她，可另一个女孩出乎意料地尾随，阿迪未注意到。她被左前方挡泥板撞了，摔到马路右侧，在尘土飞扬的地上翻滚。阿迪立即停车，巴巴和其他人下车查看。给女孩泼了冷水，她恢复意识。巴巴建议把她送往医院，阿迪在达克和瓦

曼的协助下，把她送到附近的制糖厂医务室。巴巴同埃瑞奇、查干坐在树下等候。

因是汽车事故，非厂内工伤，医务室医生拒绝为女孩治疗，说应把她送到公立医院。达克找在该厂工作的朋友德赛商量。德赛设法说服医生为女孩检查，看是否有重伤。女孩没受重伤，阿迪安排好为她治疗，回巴巴身边。巴巴镇静自若。说：“一连五起，这是第三起倒霉事。还有两起要发生！女孩本会死，却很幸运（因巴巴在场）。”

接着“敲打”阿迪，斥责：“你为啥不加速？倘若你按我指示开车，就不会遇到那些妇女——我们会在她们过马路之前驶过。看在神的份上，照我的吩咐做！”

下午1点，巴巴和男子抵达库尔达巴德。巴巴曾命彭度和韦希奴，布置两个人站在路上，指挥他们的车开到住所，可没有人在。这使巴巴更不悦。最后抵达镇外2英里的清真寺客栈，巴巴说：“我的情绪被破坏。现在不想住这儿。我们回去。”

彭度曾按巴巴指示，派阿娄巴和伽德卡接车，可他们弄错了地方。听了彭度的解释，巴巴仍不悦，命他把行李装回租来的卡车。又重新把一捆捆用新布包着、准备发给穷人的粟米袋装上卡车。但过了一会儿，巴巴平静下来，宽恕大家，让他们重新卸了货。

阿迪和瓦曼驱车回阿美纳伽。

1952年12月13日星期六，巴巴从上午7至11点，在库尔达巴德行走4个小时，到三位库特博（赫兹拉·扎尔扎里·扎尔·巴克希、布哈努丁、赛义德·贾依努丁·舍拉子）的圣陵（国王奥朗则布的墓地在此），和另两名瓦隶（穆斯林圣人）的陵墓内静坐。（注：奥朗则布是建造泰姬陵的沙·贾汉之子，1657至1707年任印度皇帝。他是正统穆斯林，却受一个叫沙尔的玛司特影响，经历深刻的灵性转化。）此前，巴巴问满德里：“为什么真正的爱神者要拜访某些地点？神无处不在，他何必这样做？”他亲自作答：“原因在于，某些类型的爱者偏爱通过一些地方走向神。为了通向神，某些地方最吸引他们。”

访问圣陵回来，巴巴告诫刚到的库玛：“看见我在这里做这个，你回到曼吉瑞村，不要拜访达伽（穆斯林圣人陵墓）和三摩地（印度教圣人陵墓）！不要试图模仿我，但要总是照我说的做。通过拜访这些陵墓，我让这些圣者见证我这些日子的所做所言。”

在库尔达巴德，巴巴每晚同满德里坐一小时，听他们讲圣人故事。通常由库玛、达克、拉姆玖和萨达希乌·帕特尔讲述。缅怀这些大圣人时，巴巴赞扬他们对大师的爱。还叫一些满德里根据各自宗教，代表他祈祷，然后顶礼他们。祈祷前，满德里必须洗脚，以便祈祷后，巴巴将头置于他们足上。“不要试图琢磨我工作的原因理由，”巴巴建议他们，“照我的要求做。我把头放在你们足上时，就想你们只是石头。”

在每个达伽和圣陵，都按照所葬圣人的宗教祈祷，另加《忏悔祷文》。祈祷后，巴巴会以前额碰触圣陵或达伽，留下几卢比，倒退着走出陵墓。

16日上午，在圣人沙·拉朱·凯塔尔·侯赛尼的达伽，召集了40名穆斯林。巴巴为他们洗脚、擦干后，以前额顶礼，给每人10卢比帕萨德。同样，下午在客栈，达克和耶希万特·劳带来25名印度教徒，巴巴向他们顶礼，给每人20卢比帕萨德。晚上，巴巴又到扎尔扎里·扎尔·巴克希的达伽，看到一名处境可怜的穆斯林男子，送给他钱。

关于顶礼穷人，巴巴次日解释道：“我这么做，不是遵循某种习俗或纯粹礼节。我把他们看作神，向他们致敬。好比神顶礼神。”

巴巴还解释了真正帮助与暂时物质救济的区别：

我们看见路边罹患绝症的乞丐，感到难过，希望为他们做些什么。可这只是一种暂时救济。那该怎样帮助？应当用一种让受苦者永远痊愈的方式帮助。人们在世上受苦，归因于自身的羯磨。不过，谁都不应惧怕这种疾病和痛苦，因为这是真正幸福之开端。但这惟有唤醒他们的完美希望才能实现。这种希望成为拯救者，只有成道者才能给予这种类型的帮助。

这不是说不应怜悯同情穷人。让帮助和救济携手并进。你们若想给予什么，愿这总是“无私服务”。人类需要提供这种无私服务的志愿者。

之后两天，巴巴同满德里住在奥兰加巴德的客栈。除了联系几个玛司特，他还访问奥兰加巴德和道拉塔巴德周边的三摩地及达伽。得知他在此地，许多当地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于18日晚来到客栈。巴巴为他们施达善，尤其是大阿迪的妹夫，拉纳德医生，每当巴巴到奥兰加巴德，都是他负责安排住宿。顾麦专程来奥兰加巴德见巴巴，巴巴会见了她和她的（嫁给拉纳德医生的）女儿琵罗佳。

因全城皆知美赫巴巴的身份，他比原计划提早一天半离开奥兰加巴德，前往阿姆劳蒂，打算沿途在曼马德逗留一天。他们于1952年12月19日星期五凌晨，乘火车出发。车站人群簇拥。巴巴被说服乘二等，而非三等车厢旅行。一上车，看见一名男子已占了座位。“此人会压在我的胸口，直到曼马德！”巴巴对埃瑞奇打手势，“同上百人乘三等车厢更好，那种情况下，他们的注意力会分散，不会集中我身上。不过，请他下一站换个车厢。那样我才能放松。”

车开了，与此同时男子站起，顶礼巴巴的足！为了见美赫巴巴，他已经等待多年。他得到巴巴的祝福，并同意在下站换车厢。

在曼马德，巴巴希望住当地客栈，可客房已被某政府官员预定。驱车经过旅馆时，巴巴指着一座带花园的优美别墅。“多精致的房子，”他评论，“也许是曼马德最好的了。”

埃瑞奇到火车站，试图说服官员准许他们住客栈，可官员拒绝，尽管他们愿意在阳台上过夜。埃瑞奇只好问：“你知道有没有别的房子我们可以住？”

“知道，”那人说，他叫丘尼拉尔，“你们可以住我家阳台。”

埃瑞奇道谢，说他得和大哥商量，征得他同意。他回来报告。巴巴同意，条件是：巴巴在那儿期间，主人必须到别处。令埃瑞奇惊讶的是，丘尼拉尔竟答应。到后发现，乃是驱车绕城时巴巴指出的那座别墅。

稍后，工程师主人来做种种安排。巴巴看见他，问：“你答应，我来了你就出去，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来开门的。”他解释。

“别操心开房间。我们只用阳台。可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人们叫我美赫巴巴，我来这里呆一会儿，是你的无上幸运。”

丘尼拉尔提出为巴巴一行提供饭菜，巴巴说已有安排。最后，官员说服巴巴，至少当天下午进屋同他喝茶。巴巴默许，那人回去上班，说用茶时回来。令佣人照顾巴巴的需要。看他那么热心，巴巴欣慰地评论：“我感到好像在嘉尔·科罗瓦拉家。”

午间 12 点半，巴巴想喝茶，茶叶却锁在柜里。工程师 2 点半回家时，巴巴微笑说：“我们已喝过茶——用你的糖和我们的茶叶沏的。”

丘尼拉尔惊呆，说：“可巴巴，我从未想到，您这么快就用了茶。”

“你的习惯让我想起一名亲密弟子，他也是一级政府官员，印度公务员，嘉尔·D·科罗瓦拉。”

丘尼拉尔希望他妻子从德里回家后，也达善巴巴，巴巴答应返回时再到他家。丘尼拉尔同巴巴待到晚上，他离开后，巴巴说：“对陌生人一无所知，就让他住自己家，自愿住别的地方，这很难得。”

巴巴当晚离开曼马德，于 12 月 20 日上午抵达巴德内拉，与彭度、德希穆克和美赫吉会合。巴巴想联系一个叫卡利·卡姆布里瓦拉的玛司特，之前曾对他工作多次。看见巴巴的黑色轿车驶近，玛司特大怒。气冲冲地吼道：“我用机关枪把你们统统干掉！”后来得知，他极厌恶黑色的东西。

巴巴带美赫吉、彭度，慢慢靠近，这时玛司特的火气已消。巴巴用一小时按摩他的脚。卡利·卡姆布里瓦拉问：

“您干吗穿这些红袜子黑上衣；穿件（其它颜色的）高领外套吧。把这些袜子衣服扔了。”

“我把这些给你？”巴巴问。

“不。”

“给穷人？”

“不。可也别留在身边；它们会伤害您。”卡利·卡姆布里瓦拉警告。

巴巴命美赫吉把袜子上衣捆好，放置某处，直到群众达善之际。巴巴给玛司特钱，他却要4安那的圆银币。巴巴给他16枚银币。还给了他干果，他却表示只要葡萄干。

联系完玛司特，巴巴同男子前往阿姆劳蒂，当天抵达。受到德希穆克一家，纳纳·科尔的兄弟韦诺和妻子阿莎、外甥巴尔和阿南德·苏辟达，以及一些社会精英的隆重欢迎。德希穆克在阿姆劳蒂的一所大学任教，安排巴巴在他家居住，满德里在附近韦诺·科尔家住。巴巴不喜欢这种安排，对满德里批评德希穆克，说：“德希穆克是枚珍宝；为我辛勤工作，但有时他不完全服从命令。逗留阿姆劳蒂期间，我会一劳永逸地改掉他这个习惯！”

到德希穆克家后，巴巴说：“我先吃饭。后休息两小时。在那之前别打搅我。”但过了会儿，德希穆克却走进巴巴房间，请他完成穷人工作，因穷人们已到。巴巴虽不悦还是同意了。可发现，德希穆克的几个学生混在穷人中。这违反了预先指示，更让巴巴恼火。德希穆克希望他的学生接触巴巴，为此让他们来的。因此，又另外找来一名贫穷中年男子，巴巴对他顶礼并给他100卢比。

活动后，巴巴叫来韦希奴，当着德希穆克的面，训斥韦希奴：“既然我的指示未被好好遵守，我最好马上离开此地。”德希穆克极度紧张——为达善活动已做了数周的精心安排和宣传。他忏悔了过错。此后，不折不扣地忠实服从巴巴。

关于穷人工作，巴巴对德希穆克说：“我虽是富之最富，也是穷之最穷，我喜欢联系真正的穷困者、玛司特和群众。”

已在韦诺·科尔家的房前搭好大篷，巴巴于12月21日星期天，上午8时到达。上午的达善，从杰拉姆·布阿·桑特唱诵克坦开始，中间他委婉地问起巴巴的沉默。无人注意到杰拉姆的询问，巴巴却说：“我尽管沉默，却通过世间众口发言。”

下午，第一场公众达善活动在焦希大厅举行。接待委员会主席，退休税务官师利育图斯·M·D·萨伽尼致欢迎辞，并强烈呼吁巴巴打破沉默与开言。萨伽尼的部分演讲如下：

……美赫巴巴，我们，这个动荡世界的愁苦人民，期待和平、喜悦与光明已久。我们现已疲倦，失去耐心。我们的最后希望全在您身上。

美赫巴巴，我们渴望接受您将赐予的持久宝藏，还渴望为黄金时代之黎明，在神圣戏剧中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卑微服务。因此，我们祈求您打破沉默，公开显现您自己。我们希望阿姆劳蒂足以幸运，蒙此独特恩惠……

已在演讲开始前顶礼了满座听众的巴巴，授述如下答复：

**我们亲爱的萨伽尼，怀着最深的爱，请求我显现并打破沉默。他的爱之呼吁诱使我宣布：神若愿意，4月底，神将让我显现唯一真实、我们皆应在自身找到的无限。神若愿意，该显现将使世人感到：真实永恒的极乐遗产属于我们。**

**我本人已受够了沉默，期待着那个时刻。我开言时，全世界都将听见。**

接待委员会的成员们向巴巴献花环（委员会成员包括：巴普·萨赫伯·卡帕德、韦诺·科尔、安纳·萨赫伯·索拉瓦、马拉维亚、德希穆克博士、他妻子茵度玛提、戈文德·那拉延·卡勒）。唱巴赞，发帕萨德。大厅外聚集了更多人，巴巴走向车子时，差点被人群挤倒。找不到容纳数千人的宽敞大厅。

德希穆克邀请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到他家见巴巴，一次彭度问他：“巴巴是为每个人的，你为啥只邀请这些人？”

德希穆克答道：“富人更需和巴巴一起，因他们欠缺让他们成为乞丐的东西！”

巴巴微笑着说：“咱们的德希穆克很聪明。”

晚间，巴巴平生第一回亲自带领阿提。这在德希穆克家，巴巴的真人尺寸肖像前举行。“唯有我能做我的真阿提。”巴巴评论。他接着顶礼每个满德里，叫他们达善展示的相片。

巴巴接着说：

人们说我是阿瓦塔，既然睿希牟尼都不可能理解我，他们何以知道我？只有至师知道我。我是那个至古者——琐罗亚斯德、罗摩、奎师那、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但你们何以知道我是阿迪-普如希（至高能力）？有幸知我者稀少。因此，做一件事情：完全放弃想理解我的想法。爱我，服从我；就够了。

巴巴心情转变，开起玩笑。他提出奇怪要求：“我需要一只公鸡，适时打鸣，提醒我各项活动和预约。”众人一头雾水，最后巴巴微笑说：“达克，从现在起，这是你的工作。你必须在指定时间打鸣，提醒我。这是我给你的长期命令。现在你成了我的‘报鸣鸡’！”

12月22日下午，4点15分，活动在人民党大学的马哈希会堂举行。迎接巴巴的是中央政府部长旁遮普·劳·S·德希穆克博士，以及校长贾瓦拉·帕萨德博士，及其他教职员工。向巴巴献花环后，旁遮普·劳发表演讲。演唱巴赞，宣读巴巴的《宗教与政治》讯息，给大学生发帕萨德。萨伽尼把德里的哈吉万·拉尔寄的一张巴巴大相片赠给劳博士。相片安置在会堂内，劳博士说：“会堂的这张相片，将永远让我们想起您的来访。”巴巴还为圣人拉玛纳·马哈希的塑像揭幕（会堂以他命名），然后参观校园。

当晚7点半，巴普·萨赫伯·卡帕德在他的阿姆劳蒂住所安排了活动。邀请巴巴时，他说：“普纳的希拉拜·芭如德卡正在路上，要来为您演唱。敬请光临我们家。”

巴巴到了他家，可希拉拜，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著名歌手，却未到。半小时后巴巴离开，对满德里说：“卡帕德骗了我。人们被这类诡计毁掉！但对于我则不同。无论他怎样待我，我是仁慈海洋，已宽恕他。”

纳纳·科尔的姐姐苏喜拉·苏辟达，同她儿子，23岁的巴尔和18岁的阿南德，也来见巴巴。阿南德头天晚上梦见巴巴，急于见他。他问：“巴巴，我能跟您生活吗？”

巴巴让阿南德坐在他身边，问：“你会服从我吗？”

“一定。”阿南德回答。

巴巴同样问纳纳，他也一样作答。纳纳的弟弟韦诺和弟媳阿莎，及家里其他人都在场。巴巴命纳纳：“脱掉衣服，到七户人家乞讨，拿回施舍。”纳纳正要脱衣，巴巴止住他。“你真打算脱光衣服，还是装装样子？”他问。

纳纳说：“当然了，我就要执行您的命令。”

巴巴笑道：“我向你这样的人鞠躬！”

他对阿南德说：“目前你在学校念书更好。”他哥哥默默坐着，却真心爱巴巴。从那天起，两个年轻人献身于美赫巴巴足前。

巴巴在阿姆劳蒂期间，纳纳·科尔的弟媳一直为他做饭。一天巴巴对她说：“阿莎，你做的酸辣酱很棒。很有特色，我非常喜欢。”

同时，巴巴还指示达克，在下一场活动之前，找个英俊的16岁男孩，达克马上开始寻找。

接下来的群众达善将在那格浦尔举行。巴巴达斯在那里，却引发冲突，原因是没让他负责安排，而是把任务交给了卡卡·谢里喀。他嫉恼交加，以至威胁自焚！巴巴遣彭度赴那格浦尔，将巴巴达斯带到阿姆劳蒂，巴巴严斥后，令他伴随巴巴旅行。

在阿姆劳蒂，居住着一位叫泰·马哈拉吉的中年女圣人。她有大批追随者，并邀巴巴去她的寺庙。巴巴于12月23日星期二到访。她在500多个追随者面前，含泪接待巴巴。向全体在场者宣布：“阿瓦塔来到我这里！”

达善的半小时，泰·马哈拉吉始终坐在巴巴的足边，不愿离开。活动后，她请巴巴进入寺庙。内有一尊装饰华美的主奎师那像，泰·马哈拉吉凝视它，而后凝视巴巴。巴巴指着神像，对她说：“我在那儿！”返程中，

巴巴评论：“我欣赏泰·马哈拉吉的精神。圣人很多，可她是个真的，全然忘我。她很单纯谦卑。至于我本人，我宁要浪荡子，也不要伪圣人！”

阿姆劳蒂的第三场公众达善，当天在维达巴大学举办。校长、教授们等隆重欢迎巴巴。巴巴参观校园，接见众人。校长尼鲁拉先生，是加尔各答的罗摩克里希那的信徒，认为他是阿瓦塔。巴巴对他解释：“我权威地宣布我是阿瓦塔，你认为这都毫无意义？罗摩克里希那是一位罕见类型的赛古鲁。是阿瓦塔时代的先驱。因此，要继续爱他，有一天你会在他里面找到我。”

“我必须再出生多少次才能成道？”尼鲁拉问巴巴。

“我对你的问题很满意，这充分表明你的耐心。许多人来找我，要求立即成道。既然你问我了，我来告诉你：你在临终之际，会看见罗摩克里希那形体中的我。”

当晚，巴巴受邀到帕特瓦丹医生的麻风病人收容所。他到距阿姆劳蒂 5 英里的收容所参观，同病人在小祈祷堂坐了一会儿。巴巴通过字母板特别强调了如下几点：

**神最爱最受苦者。不请自来的痛苦乃祸中有福，因苦乐最终皆归于乌有。麻风病人不可灰心诅咒命运，而应把苦难视为神赐的接近他的机会。与少数罹患身体麻风病者相比，当今世界上许多人罹患心理麻风病。**

最后，巴巴宣布：“我自有计划，为世间一切类型的麻风病患者，设立一个世界埃舍。”

12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巴巴受邀到距阿姆劳蒂 14 英里的德瓦岗。联系了一个叫维班·马哈拉吉的玛司特。巴巴按摩他的腿时，玛司特对他说：“何必为我费这么多麻烦？您得为全世界做伟大工作！”

巴巴答复：“我是为那些爱我者的，爱我者是我的古鲁。”

“您是宇宙之师，”玛司特说，“本村蒙您莅临得福。”维班·马哈拉吉转向满德里，引述《博伽梵歌》的诗句：“每当公义之火黯淡，神作为阿瓦塔降临。”

巴巴的到来让维班·马哈拉吉情不自禁。他流下爱泪，说：“美赫巴巴是真正的阿瓦塔。我能看见他的真相。今生终于有了成果。”

下午3点半至4点半，巴巴在贱民区施达善。当晚在德瓦岗举办露天公众集会。大批群众前来，场面令人想起在哈默坡的盛况。杰拉姆·布阿也率信徒前过，参加伽德卡领做的阿提。巴巴驱车返回阿姆劳蒂，司机是阿克巴·阿里·M·安瓦拉里，他专程从孟买赶来，开着他的新哈德逊轿车。

按照原计划，阿姆劳蒂之后，群众达善的下一站，是60英里外的萨奥内和那格浦尔。但巴巴未做解释，推迟了那里的活动。在阿姆劳蒂附近的加伦贾镇居住的、埃瑞奇的舅父辟鲁·玛玛·萨达，来阿姆劳蒂达善巴巴。巴巴派满德里同他到加伦贾。巴巴则同埃瑞奇和查干于24日，经由巴德内拉，前往美拉扎德，并于次日上午9点45分抵达。

巴巴推迟那格浦尔活动，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目的：巴巴在那里需要捕一条鱼，可那条“鱼”当时不在那格浦尔。故巴巴旅行300英里回美拉扎德，4天后再度前往萨奥内！

读者或许有兴趣知道这条鱼是谁。不是别人，乃是本书作者——维亚辛（宝）·喀邱瑞（注：维亚辛是其原名，但他被称作宝——意为兄弟）。宝生于1927年，26岁，同时在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和法律学位。并且为攻读理学硕士做化学研究。当时宝对灵性没有特别兴趣，事实上，不明白什么是灵性。不过，他性情诚笃，考虑到这点和他的好学天性，同事和教授们都昵称他“班智达”。他习惯于发自内心地祈祷，除此之外则一无所知。

然而，巴巴抵达那格浦尔之前两个月，宝变得焦躁不安，对学业兴味索然。他到瓦尔达附近的瑟岗，圣雄甘地的埃舍，在那里也不快乐。回到那格浦尔，他拜访罗摩克里希那的埃舍，也失望而归。宝认为自己应该舍弃世间，到喜马拉雅山度过余生，于是写信给瑞希克什的一位斯瓦米。斯瓦米叫他于1953年1月9日赴瑞希克什。宝决定通知家人，在加入斯瓦米的埃舍之前，摆脱一切的世俗负担。

与之同时，他在报上读到，美赫巴巴要来那格浦尔。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不认为值得等他。故宝于12月25日离开那格浦尔，去见80英里外的家人。为妻女理清事务，于30日返回那格浦尔。又从报上得知，31日巴巴将到萨奥内施达善。他感到惊讶，印象中美赫巴巴来过又走了。不知道巴巴的活动推迟。因离赴瑞希克什前还有一段时间，他考虑到萨奥内达善巴巴。他的姐姐妮拉，就住在萨奥内，他偶尔会看望她，当地很多人认识她。宝决定次日带着妻子拉玛和7个月的女儿希拉，前去达善巴巴。

巴巴于12月25日星期四到美拉扎德后，突然要求下午4点安排一个卡瓦里节目。大阿迪和希度，领来一名阿美纳伽的歌手。次日巴巴顶礼卡卡、埃瑞奇、大阿迪和邓肯，同时由邓肯宣读《忏悔祷文》。

12月29日下午1点15分，巴巴离开美拉扎德，前往萨奥内。阿迪驾驶萨若希的车送巴巴，埃瑞奇和查干随行。傍晚6点半到孟买维多利亚火车站，同纳瑞曼、美赫吉、佳尔和伽德卡会合。接着巴巴一行乘火车赴萨奥内，阿迪返回阿美纳伽。其他满德里在加伦贾加入，次日晚，全体抵达距那格浦尔26英里的萨奥内。达克遵照指示领来一名挑选的男孩及其父亲。

美国电影导演亚历山大·马尔基，也来到萨奥内，住在纳纳·科尔的妹夫巴斯科·穆昆德·萨普瑞家。马尔基专程来邀请巴巴出席在阿尔瓦尔的电影开镜仪式，但因原行程安排，巴巴不能参加。

为巴巴的莅临，萨奥内已转化为节庆园地。到处张灯结彩，彩带飘扬。路面扫净，建起拱门，搭了大篷。这都归功于坡帕里·普里得及其儿子，阿卜度·马吉德·堪，奈伯·塔西达（政府官员），以及许多来自阿姜冈、科瑞、安杰瓦达、帕卡克迪、马莱冈、阿吉尼等等周边村庄的跟随者。

巴巴住在巡回旅舍，满德里住在巴瓦喀·普里得家。其女芭苏玛提深爱巴巴，强烈的爱使她停止进食。巴巴在阿姆劳蒂时，她被带来，巴巴亲手喂她。

阿卜度·马吉德·堪尽心竭力，在坡帕里全家的帮助下，为巴巴做了最佳安排。12月31日，大批群众聚集——人数不少于20000。天空回荡着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他的神圣光辉遍照四方！

那天，从萨奥内站下火车，进入市区的宝，目睹这一奇妙场面。他和妻女没去姐姐家，而是直奔达善篷。巴巴刚进入帐篷。人们坐在地上排起长队，等候达善。宝在人群中坐下。他的显贵亲友们看见，赶紧告诉他，他可以直接走到台前。不过，宝只是坐在那儿，满足于在酷暑尘土中，等着轮到自己。他从远处看见美赫巴巴的笑容，忘了自己！

如在别处，巴巴首先向7个穷人顶礼，发帕萨德。接着关于他顶礼群众的讯息被宣读。之后巴巴向聚会者行合十礼。爱的热浪在海洋中高涨，却是奇特之火，灼热又清凉。

哈卡瑞·普里得致欢迎辞，简要汇报该地区各个巴巴中心所做的工作。他边讲，边泪流满面，巴巴拥抱他，说：“你临终之前会见到我。”

歌手瓦尔达的马哈德乌·布阿表演克坦，巴巴甚为欣赏。中间，巴巴授述：

**最高体验状态是成神，在万物中见神。奇迹不在于起死回生，而在于对自我生活死去。奇迹纯粹是这个所谓的造物世界之大幻相里的小幻相。**

宣读《人的神圣遗产》讯息，达善开始。列队坐着的人们，迅速挪向巴巴。到巴巴跟前再站起，巴巴对有的人微笑，吻有的人，把手放其他一些人头上祝福。轮到宝，他站在巴巴跟前，巴巴却朝别的方向看，把一根香蕉帕萨德放在宝手中，脸都未转。宝马上被推开，因为人们在排长队等着。人群太挤了，在巴巴面前呆不了几秒。

无比淘气的巴巴搅乱了宝的感情。他的心躁动不安，渴望向巴巴倾诉，巴巴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宝吃下整根香蕉——连皮也吃掉！那不是香蕉，而是神爱火花，吞下它，整个生命开始燃烧！

宝压根不认识美赫巴巴的随从，逢人便问：“你和巴巴一起吗？”终于见到几个满德里，却被告知，面见巴巴是不可能的。萨瓦克·考特沃建议他，给阿美纳伽的阿迪办公室写信。安得拉的兰伽·劳父子，同埃卢鲁的卡纳克丹迪·苏亚那拉纳医生，也来了萨奥内。宝见到他们。虽然也是

新人，兰伽·劳向宝保证，他能安排一次宝同巴巴会见。伽德卡建议宝读珍·艾德尔的《阿瓦塔》一书，并且重申此时会面是不可能的。

达善持续到晚上，结束后，巴巴回到巡回旅舍，不见来访者。宝心神不宁，绕着屋子走到很晚。去瑞希克什的想法烟消云散；他内心觉得，已找到自己一直寻找的。

深夜他回到姐姐家。她一直挂念，问他怎么回事。但宝未透露不安宁的原因。他无法入眠。凌晨4点正要出门，姐姐问他这么早上哪儿。“去散步。”他说。她想陪陪他，碍于她在，他没去巴巴的住所。他们回来，姐夫罗姆拉·辛·伽赫沃问他：“你怎么看上去这么凄凉失落？”

“我还好，”宝喃喃道，“我没事儿。只想出去一会儿。”

宝不知道，罗姆拉的父亲马哈拉吉·辛，曾参加1952年11月的美拉巴德会议，为巴巴的来访做准备。妮拉德薇（宝的姐姐）和罗姆拉1944年也在萨奥内达善过巴巴，但从未对宝提起过。尽管宝首次在报纸上看见巴巴的名，与神圣至爱的初遇却点燃他的心。

宝再次走向巡回旅舍。兰伽·劳父子和卡纳克丹迪医生上路回安得拉，可兰伽·劳的儿子渴望在离别前从巴巴那里得到一只花环。宝感到这是达善巴巴的一个好借口，遂请求兰伽·劳写一张向巴巴索要花环的便条，自告奋勇把便条送到巡回旅舍。兰伽·劳写好便条，宝拿着去巴巴的住所。

一名本地爱者在门外守卫，不准宝进入。他接过便条，进屋，很快拿着一只花环返回。宝拿到花环，却没见到巴巴。只好离开。途中一有花瓣掉到地上，他便捡起吃下。兰伽·劳接到花环，说：“巴巴要去安得拉施达善。你应该来安得拉参加活动。我在那儿一定安排你和巴巴会见。”

宝还见到巴巴达斯。按巴巴指示保持沉默的他，不断打手势告诉宝，翻开《阿瓦塔》一书，读其中某些章节。可巴巴达斯不懂英语，宝一打开书开始读，巴巴达斯就示意翻到下一页读。没等宝读完，巴巴达斯又翻过那页，指着另一节。其他满德里都太忙，宝见不到。

1953年1月1日星期四那天，20000人聚集，参加另一场活动。过去几天，来自巴巴中心所在地的成千上万村民，涌入萨奥内。拉果·帕提尔，

莫提·贾甘·帕特尔等村的村长，带领成百上千人，来参加两天的群众达善。萨奥内浸润于巴巴的神圣光辉。犹如哈默坡重现，熊熊烈火燃遍该地区，感动每一颗心。

宝这次达善时，又试图吸引巴巴注意，可那天巴巴仍不看他。授述《灵性渴望之不灭火焰》讯息。活动结束后，巴巴宣布：“由于坡帕里·普里得和阿卜度·马吉德·堪的爱之劳动，萨奥内得到我的临在赐福。明天我将前往那格浦尔。”

巴巴还访问几户人家，但因为是私下访问，宝未能参加。在阿卜度·马吉德·堪家举行卡瓦里演唱，中间阿娄巴跳起舞，如痴如狂。他被劝停，送回满德里的住所，巴瓦喀·普里得家。

当天，巴巴后来同满德里谈话时，透露了12年前（1941年10月17日），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离开肉身前两个月，马哈拉吉和他在达伊岗最后会晤期间的部分对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对我说：‘现在说话——说些什么，什么都行！在我面前，你能够，所以应该说话。’他知道，我不会也不应说话。我一言未发，马哈拉吉和我心知肚明，他很快就要离开肉身。此刻他正在听我们讲话，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你们说这些。”

巴巴神秘地补充：“我还在寻找那个爱我如神爱我者。”

奎师那吉也来萨奥内参加活动，巴巴命他赴北印度做巴巴的工作。明确指示他应该如何生活（乞讨、不接受钱等等）和应该做什么。巴巴叮嘱奎师那吉：“你无论到何处，都让人们了解我的爱。点燃燎原星火！执行为你规划的活动，必要的话，以生命为代价！”

不能私下见美赫巴巴，让宝焦躁烦恼。那天夜里深受折磨。1月2日，他再度去巡回旅舍，那里正在为巴巴前往那格浦尔做准备工作。早晨7点半，巴巴出来，坐入轿车，驱车离去。宝尾随其后。车在公民路附近的十字路口停下，巴巴下车坐下。坡帕里、阿卜度·马吉德·堪和其他人，聚集在那里等候他。宝也到了那儿。埃瑞奇讲起哈奴曼的故事。等他讲完，巴巴在欢呼中重新上车，驶往萨奥内附近的安杰瓦达中心。在那里施达善

后，接着前往那格浦尔。宝、拉玛和希拉也赶到那格浦尔，却对巴巴住在哪儿或在哪儿施达善一无所知。

巴巴在那格浦尔的住宿，安排在西高等法院路，戈库佩斯区，律师 Y·P·维马的房子。满德里住在达拉姆佩斯，纳纳·科尔的老家，纳纳的父母也忠爱巴巴。

德希穆克博士也来到那格浦尔。他也出席了萨奥内的活动。潘克拉吉和妻子塔拉拜，B·B·卡普瑟和家人，以及拉姆达斯·乔拉西亚和儿子贤卡拉和伽内喜拉，一起迎接巴巴。

1953年1月2日星期五，上午9点半，巴巴抵达那格浦尔后，日程表上的第一件事，照常是穷人活动。这安排在一座新建的福歌寺大厅。活动结束后，巴巴接见那格浦尔的亲密爱者。

当晚5点，巴巴到帕西墓地，为嘉尔·科罗瓦拉墓上放了玫瑰花圈。满德里也致敬，各献一朵玫瑰。巴巴说：“嘉尔为我而活，死于我内。”

接着，美赫巴巴参拜了塔俱丁巴巴的陵墓。又到塔俱丁巴巴离开肉身之处，印度教徒，王公拉加·拉古吉·劳·宝斯勒的宫殿。拉加·宝斯勒隆重迎接巴巴，行了阿提。巴巴对他说：“我来这儿，不是因为你是王公。你长期忠心服侍塔俱丁，服务的结果是我来到这里。塔俱丁极其伟大，甚至踢一下就能让尘土证悟。”

塔俱丁巴巴的肉身葬在几英里外的塔吉巴格（王冠花园），但因宫殿是他的常年基地，拉加·宝斯勒保留着，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库特博。巴巴从宫殿出来，亲自坐到塔俱丁歇息的石头上。并叫全体满德里达善了这个象征性的三摩地。

其间，艾琳·科尼贝尔，在哈默坡参加了一天的达善活动后，因健康原因跟美赫吉回到普纳。召她到那格浦尔参加达善活动。她虽身体依然欠佳，还是来了。亚历山大·马尔基在萨奥内达善巴巴后离开。目睹“无数爱者在神圣火焰边起舞”，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注：亚历山大·马尔基后来参与旁迪切里的奥罗宾多埃舍，1958年9月5日在瑞士去世。）

1月3日星期六，儿童活动在福歌寺举行。活动由谢里喀安排，近1500名小学生达善了巴巴。年龄均不到12岁。对巴巴的顶礼讯息作了说明。巴巴顶礼全体。宣读了给儿童的讯息。巴巴像个孩子，同孩子们打成一片。拍拍这个，亲吻那个，拥抱余者。孩子们欢欣雀跃，表演了体操，一组孩子为巴巴演出了一场古代圣人纳拉达·牟尼的戏（注：梵语“纳拉达”意为把知识赋予人类者；神与人之间的信使。牟尼意为贤人或智者）。巴巴坐到演员前面的地上，孩子们倍受鼓舞，演出精彩。

表演持续约一小时，之后巴巴开始发帕萨德。化妆的小演员们上前领自己的一份，演主角纳拉达的男孩（戴着大把假胡须）走近巴巴时，称他想对巴巴耳语两句。巴巴低头听，小家伙对他说：“巴巴，这个大胡子（指他自己）想做您的弟子！”巴巴慈爱地拥抱他，男孩高兴极了，接过帕萨德，捋着假胡须离去，确信巴巴真的收他为徒了。

下午，专为女子的达善活动在福歌寺举行。茵度玛提·德希穆克和女儿桑吉瓦妮，及谢里喀夫人宣读了巴巴的讯息，为参加达善的许多女子翻译他的手势，因为不准男子甚至满德里在场。在这些不同场合，巴巴是孩童中的孩童，女子中的女子，男子中的男子！

晚上，公众达善也在福歌寺举行。持续到深夜。好不容易领巴巴穿过人群，护送回住所。本次活动未提前通知，也未登报宣传或公告，仍有近10000人前来达善。谢里喀只通知了少数人，但因上午的儿童活动，街坊邻居晚上都涌到福歌寺达善。假若登报预告，很可能会有更多人到场。

如前所述，宝和家人已跟随巴巴到了那格浦尔，但不知道巴巴的行踪或日程。他发疯般遍城打听消息，却一无所获。不过，1月4日星期天，他在《那格浦尔时报》看到在福歌寺举办的活动报道，虽未提及当天还会举办活动，他还是到了那里。

幸运的是，这天上午巴巴又在寺庙施达善。巴巴到来，顶礼聚会者。当地一名重要社会工作者，卡马施先生，宣读巴巴的讯息。罗摩克里希那埃舍的斯瓦米·班卡瑞希瓦也在场，还有一个叫库塔瓦拉的玛司特，不可思议地出现了，直接在巴巴面前坐下（注：库塔瓦拉，意为养狗者。那格

浦尔的这位大玛司特圣人喜爱照料流浪狗和奶牛)。达善开始，宝排队达善，可依旧没机会与巴巴交谈，继续打听可否面见。

最后见到在印度各地传播巴巴讯息的早期弟子，维布提。维布提向巴巴报告宝的真诚渴望，巴巴捎话说，宝下午可在维马的房子见他。那时宝才知道巴巴住在哪里。终于得见心中唯一的至爱。

下午宝到巴巴的住所时，卡瓦里演唱正在进行。巴巴问他：“你做什么工作？”

“我就要参加硕士学位终考了。”宝说。

“你想要什么？”

“和您一起生活。”

“你已婚还是单身？”

“已婚。”

“妻子叫什么？”

“拉玛。”

“有孩子吗？”

“小女叫希拉。”

“你会服从我的命令？”

“我有备而来。”

潘克拉吉在场，插话：“巴巴，他应该懂得您所说服从的意思……”

“他比你懂！”巴巴回应，“他是理学硕士。”

又对宝说：“如果我叫你裸体流浪乞讨，你会吗？”

“会。”

“你能放弃一切，随我生活？”

“这是我的唯一希望。”

“考试在什么时间？”

“3月。”

“去参加考试，然后来我在的地方。”

宝想当天就加入巴巴。但他接受巴巴的意愿，问：“我能否参加安得拉达善？”

“若不妨碍考试，你就可以来。”巴巴答。

宝得到巴巴的指示，决定考完试就永久加入巴巴。他20岁的妻子拉玛，曾两次在萨奥内达善巴巴，也带小女希拉来到那格浦尔。因自身的坚定信心，她未干涉宝的决定。

在那格浦尔期间，巴巴和满德里的食物来自纳纳·科尔的家，每日送到巴巴的住所。巴巴不在任何人家吃饭，但有一次到科尔家看望他们。午餐很丰盛，巴巴称赞纳纳的母亲格杜拜：“光看着菜，我肚子就饱了！”

接着，巴巴仔细查看每道菜，问：“怎么阿莎（纳纳的弟媳）没做酸辣酱？她人呢？”

格杜拜解释：“她特意为此从阿姆劳蒂赶来，可她在经期，在哭呢。”（印度古老习俗，女子来月经时独处，不接触人，更别提做饭。）

巴巴让人叫来阿莎，问她：“你把我当作什么？”

“帕若玛特玛。”她说。

“对，我是帕若玛特玛。我是海洋，好坏兼容。污秽扔入，海洋决不受染污；放檀香木，它也不溢香气。海洋无限。始终保持原样。

“我囊括了你的好坏行为，让你保持洁净。我无限纯洁，净化我无限海洋里的每一点污垢。所以，把好与坏都献给我，人人都变纯洁。

“对于我，你从未不洁。去吧，做好酸辣酱拿来。我等着。”

对于在正统守旧的环境中长大的阿莎，这事甚为奇妙。巴巴的爱在她心中牢牢扎根，她怀着深爱做酸辣酱——巴巴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卡卡·谢里喀也邀请巴巴吃饭，一天巴巴去他家用餐。在那格浦尔，巴巴还访问了巴提亚、卡普瑟、乔拉西亚、潘克拉吉、索拉瓦和德希穆克

博士的住所。几年前在马德拉斯，巴巴曾承诺卡普瑟，有一天会造访他家，诺言终于实现。德希穆克建造了一间地下礼拜堂，并在巴巴面前举行了阿提。巴巴还到纳纳·科尔的寓所，参观了那里的阿瓦塔美赫巴巴那格浦尔小型中心。

沃斯·迪奥·凯恩之妻普若芭，从德里来到那格浦尔，却生病了。巴巴让她住在纳纳·科尔家接受治疗。她希望陪同巴巴旅行，但未经巴巴批准，谁也不能加入，也没有女子参加。普若芭只好于1月4日返回德里。

1953年1月4日星期天下午5时许，巴巴乘火车离开那格浦尔，前往安拉阿巴德。大批群众聚集在车站为巴巴送行。甚至同车旅行的其他乘客也跑来达善巴巴。宝也来了，巴巴对他打手势：“记住今天的事（指给他的命令）。”宝的妻子拉玛，也携女婴希拉一同来到。巴巴逗吻了孩子。巴巴知晓一切，从一开始就为宝跟随他生活扫清道路。（注：巧合的是，1953年1月4日凌晨，巴巴造访茵度·德希穆克上班的产科医院马特鲁-瑟瓦-桑格，看望当地爱者皮莱的女儿。女孩住7号病房。7个月前希拉·喀邱瑞在同一个房间出生。多年后，德希穆克家设立牌匾，纪念巴巴到访。）

列车开动，欢呼雷鸣。许多人泪水盈眶，有些人怅然若失。巴巴站在车厢入口，向月台上的悲伤爱者挥手。他们眺望列车远去，久久无法移开目光，仿佛心已随之离去。

巴巴的安拉阿巴德行程保密，无人知晓。已提前遣拜度去找房子和玛司特。巴巴一行旅行近36小时，于1月6日星期二凌晨1点，抵达安拉阿巴德。巴巴不准任何人，包括他本人，在车上躺下，故无人睡眠。

拜度在一个安静地区找到一座新建房子，全体住在那儿。有个邻居，哈瑞希昌德·维马，负责收发所有信件电报。在安拉阿巴德，唯有他一人知晓巴巴在，可以见巴巴。一到安拉阿巴德，巴巴就到市区及周边地区联系玛司特。他还造访了城市中和周边的不同圣陵、达伽、陵墓及三摩地。

在安拉阿巴德正值大壶节期间，埃瑞奇、彭度和拜度从不同集会地点找来100位萨度。9日，巴巴逐一顶礼萨度的足50次，给每人50卢比作为帕萨德。之后遣10名满德里，到不同地区联系其他萨度或圣雄。出发前，

巴巴顶礼他们的足 50 次，指示满德里每人顶礼 50 个萨度，以尽快通过他们完成他要联系的萨度数目。因此，10 名满德里分别联系并顶礼 50 位萨度。之后都随巴巴返回住处。

巴巴达斯蓄了胡须，身穿白色卡夫尼，扮成圣人误导老实人。巴巴让萨达希乌·帕特尔领他到附近的特维尼-桑伽姆汇流处，将其头发、胡须、体毛全部剃光（注：特维尼-桑伽姆是恒河、亚穆纳河和萨拉斯瓦蒂河汇流处）。巴巴还为他做了一套衣裤，递给他，告诫道：“我给你取名巴巴-达斯（巴巴之仆），所以要成为我的真仆人，证明配得此名！”

之后巴巴修订计划。原计划在安拉阿巴德呆 10 天，但工作已于 1 月 10 日完成。考虑去其它地方联系玛司特，之后继续施群众达善。讨论了加尔各答和海得拉巴，但最后选择马德拉斯。满德里开始为出发做准备。

晚上，巴巴向满德里透露：“安拉阿巴德是这么大的一个朝圣地，数百万朝圣者前来；但这几百万人当中，只有 4 个真正高级的行道者。”

1953 年 1 月 11 日，星期天凌晨 4 点，约有一打马车停在巴巴和满德里的住所门前。将行李装入马车后，前往火车站。满德里找到一节空车厢，全体上车。其他乘客携行李紧随其后。

开车前，一名小贩进入车厢。观察巴巴同他讨价还价，相当有趣。他们为 1 安那（25 派萨）来回还价，最后巴巴低价购买。虽说沉默，巴巴的表情极其自然，旁观者竟没发觉他不说话。埃瑞奇等读着巴巴的字母板和手势，交流十分自然。

偶尔，巴巴会同黄包车夫、马车夫为一两个卢比车费砍价。他总会赢，压低价钱。另一方面，徒步旅行时，巴巴会亲手把几千卢比分给沿途的穷人。这就是阿瓦塔的矛盾性。

巴巴再度禁止在车上睡觉，反叫满德里上演一出戏。五天来他们都没有好好吃饭或休息，听到这要求，瞪着巴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巴巴训斥：“你们未能服从我。都不想执行我的命令。”

“不是这样！”他们抗议，“我们正纳闷，在这种拥挤的车厢该演什么样的戏。”

“好吧，”巴巴说，“考虑一下，讨论讨论，明日演出。”

午夜抵达伊塔尔西，需要转车。候车室挤满人，巴巴和满德里在月台角落坐下。

凌晨4点，巴巴回忆伽尼医生：“我曾给他一些要点，创作一首格扎尔，可他走了。我希望格扎尔这会儿就写好。”拉姆玖试图写，却不行，因火车快到了。他们在“德里-马德拉斯大干线特快”上找到一节车厢。

在车上，巴巴通知满德里：“戏和格扎尔今天要准备好。”晚上，拉姆玖创作完毕，达克、彭度等人演了戏。是一出模拟谋杀案庭审，达克作为（也扮演）律师，为被告辩护，使其免遭处罚。巴巴大为开心。就这样让男子们忙着不睡。

1月12日中午，纳纳·科尔遵令在那格浦尔车站迎接，还为巴巴带来午饭。巴巴指着巴巴达斯，问纳纳：“这家伙是谁？”纳纳认不出这位剃光须发、衣着得体的巴巴达斯是谁。巴巴告诉他，又说：“跟我们一起走；车票我们会负责。”纳纳自然乐意；可火车即将驶离车站时，巴巴改变主意，他只好下车。

13日晚抵达马德拉斯，入住舒适的出租公寓。大家都累坏了，没吃晚餐就躺下睡了。巴巴在车上说过：“除非我在马德拉斯完成某些内在工作，否则你们别指望吃好睡好。我是为特殊工作去那儿，而非野餐！”

1月14日，巴巴外出联系马德拉斯的玛司特，徒步长途跋涉。在一名印度教徒家，找到一个好玛司特，在一座清真寺，找到另一个。联系的第三个玛司特是莫提巴巴，之前巴巴同他工作过。

巴巴最初去联系这位玛司特时，不能进屋。莫提巴巴住在滨海区一个穆斯林富翁家，费尽周折，才最终联系到他。巴巴走出来，大为满意，敦促满德里：“赶紧进去，看看莫提巴巴。要快。这下你们要大饱口福了！”

他们后来得知，巴巴联系玛司特时，莫提巴巴说了：“这下，让他们（满德里）吃吧；喂饱他们。”那天巴巴曾禁止满德里在他工作完成之前吃喝。

当晚，巴巴又禁止睡觉。接下来 36 小时，10 名男子不得睡觉。次日，乘巴士和电车，陪巴巴寻找玛司特。同莫提巴巴工作后，巴巴放缓步伐，唯一值得一提的联系，是个叫阿拉伯·夏的玛司特。就这样，马德拉斯的玛司特工作戛然而止。巴巴在马德拉斯也是保密的，以便当地信徒不会来，打扰他的工作。

在巴巴抵达前一个月，“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声就在安得拉邦到处回响。安得拉可以自豪地宣称，它是美赫巴巴被公众宣称为阿瓦塔的首个地点。迄今为止，巴巴所到之处，群众的典型欢呼是“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或“师利美赫巴巴凯捷！”但因许多安得拉人接受巴巴是阿瓦塔，它成为公开如此称呼他的第一地。

在安得拉忙于准备迎接阿瓦塔之际，1 月 15 日晚巴巴在马德拉斯制造了一场风暴。当夜满德里睡得很香，巴巴却未休息。但凌晨时分他刚入眠片刻，却被他们的轻微动作打扰，因当天要起早动身赴安得拉。

巴巴发火了，全体挨批。“我知道你们的活动和动作是必要的，”他说，“可你们稍许为我考虑的话，就会更小心谨慎，动作会更小心安静。”连续斥责数小时。他们被深深刺伤，就连平时（对批评）最沉默寡言者，也按捺不住自己。

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有意挑起事端。一整天不停地奚落。件件差错都暴露出来。满德里表达的牢骚包括：“服从您是不可能的……跟随您是‘不切实的服从！’……我们的唯一过错是太爱您！……我们无力顺服到您要求的程度……我们不过是凡人！取悦您是不可能的。既然我们达不到要求的服从高度，不如走人。”

尽管连续数小时大发雷霆，巴巴几分钟内就平息下来，说：

无论结果满不满意，我对你们的努力相当满意，因为每个人都在尽力而为。你们为我做的，我为自己的大师都做不到。只有你们醒着，我才能睡觉，所以在维杰亚瓦达，你们都须彻夜清醒，以便我能休息，为安得拉的重要工作做准备。

你们不知道我；你们还未见我。我不是你们看见的这个身体。你们听的不是我。神不是肉身存在。神在万物中，无所不在，永远如此。

何以我是神而你们不是？我知道，你们不知。你们也都不是身体。即使一只手或腿被砍掉，你们仍旧感到自己完整无缺。从婴孩，你们长到少年，从少年长到成人，将继续变老。你们在改变，将继续改变。同时，你们总是感到自己原样不变，不多也不少。

你们的存在本身保持不变，始终如一。以至于，你虽然深眠，但一恢复感知，并不感到存在的中断。原因在于，存在乃无限永恒，是一个持续整体。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总是感到依然如故。

# 安得拉邦达善

1953年1月16日星期五，巴巴从马德拉斯抵达维杰亚瓦达。满德里不睡，巴巴休息。可那是什么休息？他通宵沉浸于内在工作。有时召见有的满德里；有时给其他人指示。不过，因满德里醒着，巴巴休息得不错，感到清新愉快。

巴巴入住维杰亚瓦达车站旅馆，许多人前来参加安得拉之旅。人数最多的一批是来自哈默坡的30人。从德里，来了达尔、甘玖和基申·辛；从那格浦尔，来了纳纳·科尔、潘克拉吉、宝和卡普瑟；从萨奥内，来了坡帕里·普里得；从孟买，来了纳瑞曼和美赫吉；从阿美纳伽，来了卡卡·钦乔卡和潘多巴；从阿姆劳蒂，来了德希穆克夫妇及女儿；从阿里格尔，来了托迪·辛。

巴巴对拉特的阿育吠陀医生高瑞·贤卡·外迪亚说：“我的健康很差。摸下我的脉。”医生号脉时，巴巴又说：“我现在同时患麻疹、流感、肺炎和疟疾。你有药医治吗？”

有些人，如萨加尔的拉贾·巴万特·劳·科尔和哈默坡的几名女子，未经巴巴同意而来。巴巴责备他们后原谅。拉贾·萨赫伯·科尔在那格浦尔见过巴巴，随纳纳来到维杰亚瓦达。因他是皇族后裔，风度高贵气派，巴巴昵称他“曼切-夏”（有个国王之名）。

巴巴问起克夏夫·尼伽姆的工作，他回答尚未恢复旧职。巴巴指示他，4月前不要找别的工作，这项指示成了给他的终身命令，因他注定为阿瓦塔的事业奉献一生。

宝为巴巴带来一篮著名的那格浦尔橙子，巴巴当球抛给在场者。他朝一个方向看，往另一个方向扔水果。没接住者必须还给巴巴重扔。接住者有幸得到帕萨德。

在维杰亚瓦达未安排固定活动，可得知巴巴莅临，近300人聚集到他身边。

接着两周，安得拉邦的景象焕然一新，耳中唯闻神爱之歌。树木、藤蔓、花朵、风儿欣喜若狂。顽石也仿佛焕发生命！

自1947年后的漫长五年里，安得拉爱者一直邀请巴巴亲临，祝福他们的土地。巴巴到来之前，人们经历种种体验。有人梦见他；有人称亲眼看见。整个安得拉邦“醺醉”了，人们惊异于这一骤变。

不同村镇搭起蕉叶和树枝装饰的优美拱门。处处是帐篷、华盖、棚舍和华亭，入口张灯结彩，地上铺满贵重丝绸和绣花纱丽，供神人行走。

安得拉用人类应该采取的适当方式接待阿瓦塔。地平线上升起歌之阳，渴望同敞开的心灵分享美乐。阳光普照万家，唱起至爱赞歌。人们谈论天使国度的奇妙，可神爱之“燃烧”国度更神奇，它含有阿瓦塔亲临的喜乐。

1953年1月，连续两周，整个安得拉熊熊燃烧；只留下其燃烧之歌的灰烬。仿佛美赫巴巴将安得拉与欲望和尘世喧嚣隔绝，只让它听到他的歌中的甜美旋律。

彭度为全体预定了一节火车包厢，1月17日下午，巴巴一行约50人离开维杰亚瓦达，前往塔德帕利古德姆。车上，巴巴听爱者讲故事说笑话，常询问列车行驶时速。佳尔和达克讲趣事让他开心；库玛讲述生活中不可思议的“真实”轶闻。列车驶过埃卢鲁，他们看见兰伽·劳在监督搭建大篷。向他招手，他也挥手回应。

当晚7点半，抵达塔德帕利古德姆。站台上，几百人迎候巴巴。目睹人间这一幕，天使眼中落泪，形成乌云，从天空降下蒙蒙细雨。

美赫接待委员会的成员上前迎接巴巴。巴巴走下火车，达纳帕希·劳医生等人为他戴花环。因降雨，他们被困在车站大约5分钟。整个期间高呼声响彻天空，欢迎至古者莅临塔德帕利古德姆。

巴巴同纳瑞曼、美赫吉、埃瑞奇和达纳帕希·劳，坐入一辆装饰有数千朵鲜花的轿车。余者皆乘轿车或巴士，在巴巴车后，排成长长的一队。由一支军乐队开路，驶离车站，众人唱着甜美的曲调：“那谟美赫巴巴，阿瓦塔，那谟迪瓦迪瓦（致敬美赫巴巴，阿瓦塔，致敬众神之神）。”

欢迎来点燃安得拉者的队伍壮观感人。这是无人畏惧之火。人们冲向它，燃烧自己。

8点，队伍抵达巴巴入住的客栈。满德里和其他人住在一所寄宿中学。当地律师乔苏拉·文卡特斯瓦拉·劳，负责食物。

1月18日星期天，巴巴到达纳帕希医生的住所，从上午9至10点，做穷人工作。照常给7个穷人洗脚、顶礼，给每人51卢比。在燃烧自由生活期间的每一项活动中，这是第一件事。每到一地，巴巴也会外出联系玛司特。

巴巴接着给一个叫巴维瑟提·穆里达的17岁少年洗脚、顶礼，递给他14卢比帕萨德。指示少年夜晚入睡睡前念他的名，永不撒谎，不做坏事。还让他同巴巴一起旅行。

接下来，巴巴会见达纳帕希一家。还看望了安得拉美赫中心的秘书、后来的副会长，58岁的I·V·瑟夏吉里·劳一家。41岁的罗摩巴德拉·拉朱，和35岁的弟弟巴斯卡拉·拉朱，是从达纳帕希那里得知美赫巴巴的。当时罗摩巴德拉受雇教达纳帕希的女儿跳婆罗多舞（一种古代舞）。1952年11月美拉巴德聚会期间，罗摩巴德拉创作了《那谟美赫巴巴，阿瓦塔，那谟迪瓦迪瓦》的词曲。这次巴斯卡拉在巴巴面前唱了此歌，巴巴打断，询问是谁写的。唱完后，巴巴命达纳帕希和哈默坡爱者，记下并背熟这首祷告歌。在活动期间，这首歌唱遍了安得拉，传唱至今。

接着伽德卡行阿提，之后巴巴忽然站起，走到屋外。走了约50码，在一座小屋门前台阶上坐下。对屋里的人微笑，继续坐着——让里面的居民十分惊讶。车开过来，巴巴坐入，却再次下车，向小屋主人表达他的爱。然后返回客栈。

后来得知，该屋住户是位低种姓贱民，靠养猪为生。因为种姓，不敢来达善巴巴。（当时安得拉邦，不准贱民与高种姓印度教徒交往）那人一直为此难过，自忖：“我真不幸，神就在附近，我却不能达善他。不光人鄙视我们——连神都鄙视我们！他给成千上万人施达善，却不幸到瞧他

一眼都不行。我真不幸，太不幸了——不幸到连神都抛弃我们，不怜恤我们！”

他正这样想着，神人竟亲自走向他的小屋。在巴巴眼里，他不是低种姓被遗弃者，而是内心向他呐喊的灵魂，不能忽视。惟独他知道人的内心活动。

下午 2 至 5 点，在客栈上演卡瓦里节目，巴巴大为欣赏。

邓肯也陪同巴巴来到安得拉，因他是《行道者》作者，被视为重要人物。这让他觉得好笑，在有人向他致敬之前（介绍时他们总试图这样做），他会首先向他们敬礼。

1953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 8 点半，大型群众达善活动在达纳帕希住所对面的巨大亭篷举行。照例宣读巴巴顶礼讯息和燃烧生活说明。随后美赫委员会、本地律师协会和甘地服务机构发表感人演讲，欢迎巴巴莅临本镇。巴巴的《灵性自由》讯息由达克宣读，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译成泰卢固语。接着达善开始。巴巴给近 10000 名男女施达善，发帕萨德，直到下午 1 点。2 点半重新开始，持续到深夜。当天约 20000 人有幸接触巴巴。整个过程中，巴斯卡拉·拉朱不停地唱巴赞，中间巴巴会授述一些阐释和讯息。

次日上午，在塔德帕利古德姆，巴巴访问爱者们的家。包括：T·巴皮拉朱、B·罗摩林格希瓦拉·劳、V·拉姆达斯医生、J·文卡特斯瓦拉·劳、科卡·切拉帕提·劳、曼恰拉·文卡纳、瑟施·班希拉、P·苏亚昌德拉·劳，以及赛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团体。每到一家，伽德卡都用马拉地语行阿提。在班希拉家，他妻子求巴巴赐个儿子。在苏亚昌德拉家，夫妇俩安排了唱诵古吠陀经，欢迎本时代阿瓦塔。

巴巴到达纳帕希家用午餐。达纳帕希的小孙女们为巴巴跳舞，巴巴亲吻她们，同她们玩耍。

一名叫修达南德·巴拉提的 56 岁瑜伽士，从旁迪切里来到达纳帕希家达善巴巴。多年前，巴拉提见过赛巴巴，赛给他一颗糖，说：“你的至爱

不久会占据你。保持沉默，专注大我。与最甜者（神）相连的心也甜（有福）。”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曾告诉修达南德：“你的生命至爱有一天会拥抱你。”胡布利的一位大圣人也说：“你将遇到一位沉默大师。”如今，他在会见过拉玛纳·马哈希和奥罗宾多等灵性觉者之后，终于面见美赫巴巴，立即认出他乃“圣人中的圣人，圣雄中的圣雄，我漫长朝圣的目标”。

巴巴亲切接见他，修达南德·巴拉提顶礼巴巴之足。巴巴授予他一篇《内在谦卑是力量，外在谦卑是软弱》讯息。

小女孩们为巴巴跳舞时，他说：“我唱的第一首歌，我跳的第一支舞，将我永恒地束缚。我尽了最大努力，也不能解脱。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又一个时代，我不得不一次次作为人来到世间。由于我唱了那首歌，整个宇宙缠在了我脖子上！”

他又说：“倘若你们认识到，整个宇宙只不过是无限上帝的影子，就决不会担忧这些短暂事物。那时你们会明白：你们每个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在神里。”

萨姆帕施·艾扬伽之女嘉娜吉，携女儿瓦苏玛提从马德拉斯过来。瑟夏吉里一家也在。巴巴慈爱地问候每一个人。他问瑟夏吉里的女婿M·V·苏巴·劳：“你爱我吗？”他回答是，巴巴问：“你想要什么？”

“我别无所求，巴巴。”他答。

巴巴对他的回答感到满意。

下午在客栈，穆鲁克塔拉·罗摩林伽姆·沙斯特里（巴巴昵称其巴巴·沙斯特里）用古典风格唱了几首卡比尔和弥婣的歌。卡比尔的歌《揭去面纱，得见罗摩》触发巴巴解释：

想象一下，你们自古就在，现在仍在，将永远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想让你们都记住，你们必须诚实。必须对神，对你们自己，对他人诚实。你们若诚实爱神，就会忘记自己，在万处万物中看见我。神不喜欢伪装，仪式只是外表。将信爱拿来炫耀，是对神的侮辱。这就是卡比尔所说“切莫沉湎于欲望”的意思。

有许多瑜伽士能够达到三昧、在空中飞或在水上走，却不懂什么是爱。该神爱焚毁我们所有的有限欲望；但这种爱中燃烧应当是无烟的。卡比尔一言蔽之：“揭开七色面纱！”他没说“拿掉”纱帘，而是用“揭开”一词。

实际上，这个面纱微妙得，连最精微和高级的念头都刺不穿或撕不开。该面纱有7层与7结。7层属不同颜色，属7类业相。这些印象属于幻相生活。更清楚地说：这个我们通过感官看、听、体验的世界，是一个幻相，基于7种虚幻欲望。浊生活的整个运作，都建立于这7种欲望之上，这就是为什么灵魂的“下降”和“上升”皆有7个阶段。

梵天的真正基地在头部，所以你们发现通向这些幻相的7道门——2只眼，2只耳，2个鼻孔和1张嘴。高级灵魂内眼打开，进入道路时，可以说“解开”第1结。第1结解开时，7层面纱的第1层脱落，相应于口。第1结解开时，可以说行者已粉碎1种欲望，进入第1层面。

第2结解开时，相应于右鼻孔，第2层面纱脱落，行者可以说已进入第2层面。在此看见奇妙事物。虽说这些事物皆虚幻，他若迷失其中，就完了！（注：此处“完了”意指迷失于天堂。唯有至师或阿瓦塔，能从这种“神圣麻木”中救出这类灵魂。例如穆罕默德玛司特，1936年在孟买找到他。巴巴将他拉出该迷醉。）第3结是左鼻孔。在此行者看见更迷人事物。并且能知晓众人的心。第3结之后，行者进入耶稣所说的灵魂之灵性暗夜。

第4和第5结同时解开，相应于右左耳。这些欲望被粉碎，行者进入第4层面。并且成为全能。他甚至能起死回生，在此他有可能堕落最底深渊。他若滥用能力，就会堕落。若抵制住使用能力之诱惑，便同时解开第6和第7结，相应于双眼，并粉碎第6和第7种欲望。他现在进入第5层面。但面纱仍在，他看不见神。惟有神的恩典或大师的帮助，才能扔掉或撕开该面纱。之后行者

进入第 6 层面，由前额中央即第 3 眼代表。此刻他面对面看见神无处不在。

很少人能进入由头顶代表的第 7 层面。在此人成为神。但这唯有靠大师的帮助才能实现。只有极少人从头顶下降到心灵。大师能够在眨眼之间，甚至更快，同时拿去所有这些面纱和一切，因为一切皆虚幻。

这最终意味着：惟独神真实，别的皆幻相。我们都永居于此，我们的至爱上帝。故我们皆一。

巴巴总结道：“这是我在燃烧生活中授予的第一则长篇语录，你们在任何书中都看不到这种阐释，因为主题很难理解。但这种解释为有些灵魂需要，对他们大有裨益。”

下午 5 点半演唱活动结束。

在塔德帕利古德姆，巴巴的可敬可爱使得神爱之火四处蔓延。火焰让人哭，有人笑，有人忧伤，有人风趣，余者沉默。不同个体有不同反应：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忙于服务，有人茫然恍惚。尽管他的神爱表现各式各样，人们的陶醉并无二致。成千上万人感到仿佛淹没于喜乐海洋，一连数日处于陶醉状态。

连路上的儿童也起劲唱诵“那谟美赫巴巴，阿瓦塔，那谟迪瓦迪瓦！”狂热场面非笔墨所能充分形容。唯有海洋语言能够描绘，但那是无字之语。总而言之，安得拉通过火吸收天堂甘露，因而得福。

1953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早上 7 点，巴巴一行乘轿车和巴士离开。塔德帕利古德姆挥泪告别。半小时后，抵达彭塔帕杜。巴巴受到近 5000 人的热闹迎接。I·甘伽达拉姆和一名阿阇黎（印度教牧师）致欢迎辞。人们唱了几首歌。巴巴触摸祝福了香蕉和番石榴帕萨德，让在场工作者分给众人。8 点钟，巴巴向聚集的学生授述讯息后，前往皮帕拉。

劳医生、库图姆巴·沙斯特里、玛里克·阿贾纳·劳和其他几人，已在塔德帕利古德姆加入。每到一处，都由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将巴巴的讯息译成泰卢固语。

8 点半左右，巴巴到达皮帕拉，在当地中学举办活动。到场者超过 5000 人，包括学生。

《神顶礼神》被宣读之后，巴巴说：

我很高兴今天到你们中间。自古至今，从无始永恒，我的讯息一直是爱。惟神真实，要认识他，我们必须爱他。神平等地居住于我们所有的人里面，他想要内在沉默之爱。我们也可通过爱同类来爱他。只要我们诚实地爱神，生生世世的怀疑、担忧和焦虑都会消失。

我祝福你们能够通过爱，在万人万物中看见我。倘若你们中至少有一人配得这种祝福，我则不虚此行。

现在我将顶礼你们，这意味着你们全体顶礼我，因而你们无需再分别顶礼我。

巴巴顶礼众人后，触摸祝福将作为帕萨德发的鲜花。之后到舒马拉帕里·维拉巴德拉·劳的家，9 点钟离开皮帕拉。途中，在两个村庄停下 5 分钟，在这段短短时间里，数千人获得达善。他的灿烂微笑散发火与光，穿透每一颗心。

11 点半左右，巴巴进入珀努贡达，达善于下午 2 点半在坎亚喀-帕美希瓦瑞寺举行。近 8000 人利用这个机会，从他手中接受帕萨德。贾瓦迪·拉克希米亚·奈杜，安排巴巴在当地村委会办公室食宿。巴巴访问了他家，以及埃杜瑞·那罗辛哈·穆提和努里·拉克希米·那拉亚纳的家。

翌日，1 月 22 日星期四，早晨 7 点，巴巴离开珀努贡达，在卡帕瓦拉姆村停下，施达善。8 点半，抵达尼德德沃莱。这是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和玛里克·阿贾纳的家乡。达善安排在当地中学，约 5000 人参加。照常宣读并翻译讯息之后，巴巴快速发帕萨德，到 9 点 50 分，即做完一切。

库图姆巴·沙斯特里，为陪同巴巴者安排了茶点。巴巴发帕萨德时，满德里和其余人用茶。对这种违令行为，巴巴在达善结束后，训斥行程主管彭度。其实，彭度一直站在巴巴身边，并不知道大伙儿在用茶点。为教训新来者，巴巴严厉纠正彭度和其他满德里，让大家认识到，未经他同意，

不可随便吃喝。这也发生在旅途中，满德里成为靶子，接受巴巴的“利箭”，以警告其他人的缺点。经过多年的这般待遇，满德里不为羞辱所动，在巴巴的打击面前，保持谦卑无助，唯一在乎的是伴随他。

在尼德德沃莱，巴巴访问了沙斯特里和玛里克·阿贾纳·劳家。沙斯特里的妻子，两个儿子巴斯克和克里希纳，首次见到巴巴。沙斯特里虽经济拮据，却为巴巴做了全部安排。巴巴想给他 500 卢比，他却不肯收下。因拒绝巴巴的帕萨德，每况愈下。当他认识到因不接受那笔钱而犯了大错时，为自己的骄傲而羞愧。巴巴后来建议他：“每当我给帕萨德，都应立刻高高兴兴收下，因为从阿瓦塔手中接受帕萨德是大幸。”

10 时许，巴巴前往考弗尔，到了城外，却叫车停下。达纳帕希·劳同家人驱车尾随。满德里及其余人员的巴士远远落后。巴巴下车，坐在树下，因满德里与他分开，训了达纳帕希、沙斯特里和阿贾纳·劳一顿。

“莫玩火！”巴巴警告他们，“我从一开始就一直说，满德里应始终和我一起。你们忽视我的命令，没有妥善安排。我取消余下的安得拉之旅，今天就去孟买！”

达纳帕希恳求巴巴宽恕，获得原谅。但也学到终生教训：神爱火焰的甜蜜中也有严酷。这种苛刻中是真正甜蜜，缺少它，火无从发光。

巴士仍未赶到，达纳帕希驱车返回查看。发现一辆巴士汽油用光了，另一辆发生机械故障。巴士问题解决，一小时后满德里赶到，巴巴仍坐在树下，尽管显得不耐烦。

事后不久，继续向考弗尔行进。考杜瑞·克里希那·劳是考弗尔的东道主，但巴巴没去他家，而是直奔拉姆林格希瓦·劳的家，家中正在庆祝他女儿的婚礼。考杜瑞过来，央求巴巴宽恕未妥善安排巴士。巴巴宽恕了他，来到他正给一批穷人施食的家。

下午 3 点半，达善在当地中学举行，已聚集近 5000 人。巴巴触摸祝福一篮篮水果，指示作为帕萨德分掉。

尽管考杜瑞·克里希那·劳负责安排所有事务，巴巴却同他保持距离，似乎心情不佳。但这是他吸引考杜瑞的方式。用疏远把他拉近。正是考杜瑞，几年后在考弗尔建立了巴巴中心——美赫斯坦（美赫之寓）。

拉贾蒙德里的东道主，45岁的尼提米·达玛劳，开着自己的福特车来到考弗尔。他曾是赛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忠实跟随者，1952年11月在美拉巴德会议上见过巴巴。下午4点半，达玛劳驱车接巴巴到道莱斯沃勒姆，参加那里的大型活动。只有埃瑞奇、美赫吉、纳瑞曼和沙斯特里陪同。

考杜瑞安排满德里和其他成员乘船前往道莱斯沃勒姆（注：戈达瓦里河流经考弗尔，从而将安得拉邦分成东戈达瓦里和西戈达瓦里两个地区）。日落时分，巴巴的车驶过道莱斯沃勒姆的戈达瓦里河坝。巴巴示意停车。下车，面朝西方，在河中浸了浸手足。

达玛劳已在拉贾蒙德里为巴巴预定了寄宿学校的学生宿舍，纳瓦-巴拉提-古鲁库。道莱斯沃勒姆的达善活动后，巴巴到达，满德里却不在。因没有巴士接，他们还在戈达瓦里河边等候。巴巴对达纳帕希、达玛劳和阿贾纳·劳大发雷霆。他坐在宿舍院内的树下，反复说：“我告诉你们不要玩火！我要取消整个活动，回孟买。”达纳帕希失声痛哭，巴巴宽恕了他，但取消了当晚的戏剧表演。

1月23日上午，巴巴叫来达纳帕希、达玛劳、沙斯特里、阿贾纳·劳和伊迪萨·沙希拉朱，见证一个特殊事件（注：伊迪萨·沙希拉朱于1939年首次听说美赫巴巴，曾参加1952年11月的美拉巴德会议）。巴巴顶礼56个人的足，他们“代表”地球上的56位成道者。仪式结束时，由达克宣读《忏悔祷文》。

巴巴选了几个男孩一同旅行。一个男孩是穆里达，另一个是贾伽特·库玛（税务官V·V·那拉亚纳·劳之子）。还有达纳帕希的两个儿子，以及普卡从哈默坡带来的两个男孩夏玛和辛格。德希穆克博士在拉贾蒙德里加入。

在拉贾蒙德里，3000 多人参加了上午 9 点的达善活动。照例指示群众不要顶礼巴巴。有位少年达善时哭个不停，抓住巴巴，说：“您不让我触摸您的足，我就不拿您的帕萨德。”巴巴示意他坐在脚边，并把帕萨德放在他嘴里。继续达善。少年仍旧哭泣。最后，巴巴示意普卡带少年离开。普卡像对待小孩般举起他，放在肩上，男孩却不停挣扎。阿娄巴叫普卡放下他，男孩扑在巴巴足前。巴巴拥抱他良久。少年哭得厉害，普卡以为他会当场死去！

最后，普卡带他离开，为他轻轻按摩，使他平静下来。晚上，巴巴问起那少年，普卡向他保证，少年安然无恙。

“你对他做了啥？”巴巴问。

普卡答：“我给他按摩，他恢复了理智。”巴巴叫来伽德卡，让普卡示范。可普卡示范时，伽德卡太怕痒，笑个不停。巴巴也笑得脸颊泛红。

在拉贾蒙德里，巴巴还访问了达玛劳、乔迪·普若卡希、高塔麦·吉瓦克·阿伦伽和古若拉·克里希那·劳（达玛劳的岳父）的家。在达玛劳家，他女儿为巴巴表演舞蹈。

之后，巴巴到火车站，前往埃卢鲁。现场挤满爱者信徒，向巴巴欢呼，纷纷为他戴花环。

巴巴乘下午 3 点半的列车出发。为了看他一眼，在沿途几个车站，都聚集了成千上万人。列车都要耽搁好几分钟，直到群众满意。几天时间，他已进入成千上万人的心！他的一瞥，足以点燃他们心中的火焰，解答生生世世的疑问！

1953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晚上 6 点半，巴巴到达埃卢鲁。数千人到车站迎接，“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震动列车。此乃神爱之声。此爱乃啜泣之爱、欢欣之爱！

迎接者有兰伽·劳、R·V·拉玛劳、潘吉迪古德姆的王公、卡纳克丹迪医生、卡塔·苏巴·劳和 K·那拉延·劳。他们为巴巴戴上花环。之后巴巴被领上王公的装饰华丽的轿车。长长的队列，跟随神采奕奕的宇宙之

主穿过全城。巴巴一行住在卡塔·苏巴·劳的大花园。专为巴巴备有小房间，为其余人搭了帐篷。天性纯朴的卡塔作了精心安排。

次日上午，巴巴为7个穷人洗脚。洗完一个叫布帕提·劳的少年的脚，巴巴顶礼并给他7卢比帕萨德。

1月24日，巴巴派邓肯从埃卢鲁回美拉扎德做些工作。同一天保·纳图加入巴巴一行。

那天上午巴巴表示想做弹珠游戏。10到12名满德里参加，巴巴一举击中7颗弹珠。游戏持续半小时。见巴巴打弹珠，接待委员会成员惊讶不已，游戏结束后，巴巴评论：“多年后，我再度玩起弹珠。但事实上，自古以来，我一直在同宇宙打弹珠，从未错过过目标！”

“我乃小之最小，大之最大。这是我的实际体验。达到彻底净化者将知道，我乃万人万物。”

“我一直重申，我们必须诚实。一丝虚伪实际赶走无限，也就是巴巴。所以，我的祝福即爱神时的这种诚实。”

下午在埃卢鲁，C·R·雷迪爵士学院操场举办大型群众达善（注：C·R·雷迪爵士<1880—1951>是著名印度教育家，安得拉大学创办者之一）。大批村民从邻近地区赶来，让人想起萨奥内的节庆场面。人们坐巴士及数百辆牛车抵达。估计有25000人。

4点巴巴进入大篷，全场起立。都坐下后，巴巴授述讯息：

在你们中间我很高兴。把我当作你们的一员。我乃穷之最穷，富之最富。你们每一个人都蕴藏着无限能力、知识、极乐与和平。倘若你内有无限能力，却感到无助；内有无限幸福，却觉得不幸，则是由于愚昧。要消除愚昧，唯一的途径是爱神。你们若真诚而强烈地爱神，就会在自身内找到他。

我祝福你们获得这种神爱。如果你们至少有一人，按神应该被爱的方式爱他，那么我来此地的目的就已达到。

埃卢鲁律师协会的一名会员致欢迎辞。达克宣读巴巴的《燃烧自由生活》和《灵性自由》讯息，接着帕萨德分发和达善开始。达善持续近3小时，之后巴巴坐车回住所。

1月25日星期天早晨7点，同行者遵令到巴巴房间集合。“昨夜我没睡”，他说。巴巴希望访问那些想邀请他却不敢的贫民寒舍，并就此讨论。他总结：“我不是去那儿表现谦卑。我在众生内，乃众生目标。那何必做这种访问？因为我爱穷人，这千真万确。人们也应明白，我是为穷人而来。”

有个随行者说，安得拉人“疯狂爱上”巴巴。巴巴引述乌尔都语诗人吉伽尔的诗句：

如今一提爱字，足以令我惊心！

神啊，爱带来怎样的毁灭！

又解释说：“吉伽尔的这些诗句极有意义。吉伽尔并非成道者，但因诗想象力，有时则传递最佳灵性思想——当然，纯属巧合。哈菲兹不仅是大诗人，还是成道者。

“至于我，那种爱我不怕，因为我就是那种爱。我掌管那种爱。‘现在是至爱害怕爱者的时候了！’”

巴巴改变话题，说：“我是阿瓦塔。但告诉我，你们怎么知道我是阿瓦塔？”

伽亚·帕萨德·卡勒引用《罗摩衍那》的一些诗句，说这些足以让他确信，美赫巴巴是阿瓦塔。巴巴回应：“但还有人说，在卡利年代（当今时代），许多人将冒充赛古鲁和阿瓦塔。你怎么知道，我是真的，不是骗子？”

一个人说，没有人像巴巴那样权威地宣布自己是阿瓦塔；因此巴巴一定是阿瓦塔。“但你怎么知道，我的言论有自知之明？”巴巴问。“也许我阅读往昔阿瓦塔的故事后，模仿其风格。所以（证据）不在于用权威的方式说什么。

“当今世界，大概有 70 人自称是本时代的阿瓦塔，东西方都有一一愿神怜悯他们！所以，有关你们怎么知道我是阿瓦塔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班迪力·B·巴皮拉朱讲了一些神奇体验，称这些足以向他证明，美赫巴巴是阿瓦塔。对此，巴巴详细回复：

所有这类体验，皆可归因于你的信和爱，因此也远远不能证明我是阿瓦塔。当然，至于我本人，我体验我是阿瓦塔。然而，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不感到确信，你们真正知道我是阿瓦塔。要知道我是阿瓦塔，要知道我是什么，你们必须成为我所是！

有一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就我们两人在他小屋时，合掌对我说：“你是阿瓦塔。”尽管事实上，阿瓦塔、神和你们所有人皆一，但我唯一要你们做的是：满怀信心爱我、服从我。哈菲兹有言：

哈菲兹啊！什么都不要担忧。

只管崇拜大师，抓紧他的衣。

任何情况下都不松手！

为阐明这点，假设有一个火车头，连着五六节车厢。有的装有金子，有的装有银子，有的装着牛粪。但只要与车头连接着，就全都安全，并抵达同样的目的地。可一旦连接断了，车厢则留在原地。

所以，有念头别烦恼，无论好坏。记住：一切念头皆虚幻。唯一真实的，是紧抓住衣边。

普卡发表热忱演讲，巴巴赞赏说：

毋庸置疑，阿瓦塔是阿瓦塔。阿瓦塔的情况是，神采用人身——不如说，神“降临”人身。赛古鲁的荣耀不可测量。那种情况是，人成为神。阿瓦塔降临时，有五位至师支持他。这五位总是支持我：赛巴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简、纳拉延·马哈拉吉和塔俱丁巴巴。

赛巴巴乃完美化身，在赛古鲁中也属极罕见类型。巴巴简毕竟是王（师）中之皇。

所以，从永恒开始，就有五位至师支持我。在每一个时代，我来时，他们支持我。赛巴巴让我成为我所是，巴巴简让我感受我所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让我知道我所是。我是什么，就是什么！

因此，现在让我们顶礼这三位完人。

巴巴随即顶礼走廊上陈列的三位至师相片。

当天上午，巴巴还解释了服从：

哈菲兹言：“莫追逐爱与合一，只求至爱之意愿。”

即使天神也喜欢无保留服从者。把我视为赛古鲁或阿瓦塔而服从我，不是爱我，而是爱自己的期望。那些不求回报服从我者，才真正服从和爱我。那些衷心愉快地服从我、享受服从本身者，值得我为他们行阿提！

最后，巴巴称赞 1948 年被刺杀的圣雄甘地：“只有一个人实践了 100% 真诚的生活，就是圣雄甘地。他在拉吉布塔纳号客轮上见我时，向我承诺，印度获独立后，他会来我这里。他遵守诺言，已来我这里。”

之后巴巴和满德里走出来，坐在走廊上。时值 9 点。巴巴命令打开花园大门，让人们进来达善。伽德卡行阿提，巴巴让克夏夫·尼伽姆朗诵《美赫颂》。巴斯卡拉·拉朱唱了几首歌，当地巴赞组也唱了几首。唱毕，巴巴表示：

现在我想就爱神说几句。应该爱神，而非研究。应该爱神，而非争辩。神超越智力，故智力看不见他，也理解不了他。惟有心灵能够接近至爱门槛。因此，就连最穷者和文盲，都能通过爱，找到自身内的神。这种爱无需财富，无需权力，无需名声，无需学识，无需仪式。我们必须把神当作至爱来爱，这种爱必须强烈到，离开神——对神的爱，我们就不能存活，正如离开空气我们无法存活。

因此，就连最穷者和完全的文盲也应该知道：他们拥有通过爱认识神的平等权利，如同智力巨人。你们也必须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爱神。你们若是履行全部世俗义务，自身保持超然，把结果献给神，就是在爱神。

能够爱神见神，正如你们看见浊事物。所以要对生活抱有希望，因为我们都理应爱神，在内里见他。我祝福你们得到这种爱，以便你们中某个人也许会配得爱神。我想强调这点：我们皆一。虽然我们受苦、贫穷与无助，但我们皆在神内。致以我全部的爱。

之后，巴巴希望给一名穷人洗脚：“尽管我在众生内发现自己，但现在我要给一名穷人洗脚，向他顶礼。”还给了他一些钱。

中午，人人去用午餐。下午2点重新集合，谈话中，巴巴评论：“你们必须始终嘲笑幻相，为神爱流泪。但为神流泪时，不应用表露来侮辱他。渴望臻至顶点时，你便与他合一。”

下午在雷迪学院空地上再次举办公众达善。途中，巴巴访问一家碾米厂，与劳工同坐地上。“我爱工人和穷人，”他说，“（我的）帕萨德，若怀着爱接受，将在每一个方面帮助他们。”

在学院活动上，《宗教与政治》讯息由达克宣读，巴巴给众人发帕萨德。

巴斯卡拉·拉朱假期已满，必须回塔德帕利古德姆工作。他找巴巴批准，巴巴同意他走，却又叫回他，说：“记住一件事：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你的任务是，让人们像你一样爱我。”

1953年1月26日星期一，上午，满德里和同行者在巴巴房间集合，巴巴询问每个人的健康。然后说：

可对于我，昨夜糟透了。只有我和神了解昨夜的状况。相信我，那简直是地狱！这是第三个（这种）夜晚，但我仍然坚持参加活动。

现在，要认认真真，100%履行我给你们的指示。我将要说的话非常重要，但对之不要再问我任何问题：

1、在安得拉的十字架受难及蒙辱之里拉，连 1%都未发生，将在 4 月猛烈袭来。

2、今日凌晨，我有 99.5%把握，我将在 4 月放弃肉身；但如果 0.5%保留，这个身体未来数年都不会倒下。

3、现在，我要你们每一个人，可能的话，在 4 月底之前禁欲。努力做，我会帮助你们。

4、今夜，谁都不需要醒着。明夜，除了四个男孩，你们每一个人都要醒着不睡。夜间，你们可以唱巴赞、克坦、谈灵性话题、谈论我或者持神名——做什么都行——但不要下棋或闲聊。

明日睡觉者将会后悔。

5、27 日夜之后，28 日早晨 8 时，将举行最后的忏悔，我向你们全体顶礼。

授述完这些要点，巴巴如释重负，容光焕发。

德希穆克将阿姆劳蒂达善活动拍摄成电影，带到安得拉，希望让巴巴看看。最初，巴巴因行程时间不够而犹豫。“说实话，”他表示，“我告诉你们，德希穆克是我最棒的人之一；但有时候他让我恼火！”

德希穆克缠了巴巴几天，要求弄台放映机好让他放电影。一次，巴巴评论：“我的心血来潮已‘放映’出无数个宇宙，那是一部多么漫长重要的电影！现在，还有什么电影给我看的？”

并以揶揄的语气警告：“你再谈放映机，就把你剥光，往你身上泼七桶冰水！”

巴巴接着命令阿娄巴，“放映机”这个词一从德希穆克嘴里蹦出，就把他剥光，往他身上泼冰水。又转向德希穆克，问：“刚才，我给了阿娄巴啥命令？”

德希穆克复述巴巴的指令，未提放映机一词。巴巴说：“你是哪门子博士？要一字不差，老实复述我的命令。”

“我那样做的话，”德希穆克回应，“就会招来麻烦，阿婆巴就得把水准备好。”不过，最终巴巴答应看电影，当天上午放映。

下午，巴巴和男弟子访问爱者家庭。包括卡塔·苏巴·劳、兰伽·劳、C·康达拉·劳、卡纳克丹迪医生、K·苏巴拉曼亚姆·夏斯特里，巴巴·沙斯特里和拉玛劳的家。每到一家，巴巴都坐在地上，伽德卡唱阿提。然后巴巴把水果给男女主人。阿提一结束，全体重新上车。巴巴还到不同的居住区，访问了五六户穷人的陋舍。

在苏巴拉曼亚姆·夏斯特里家，一直定期举办巴巴聚会。他们请巴巴在一把椅子上入座。先前这张椅子只放有他的加框照片。巴巴答应，却叫夏斯特里在家中悬挂的大幅巴巴肖像前行阿提，肖像是兰伽·劳画的。巴巴合掌站在画像前，亲自参加阿提。

发生了一件事，让巴巴好不开心。巴巴问苏巴拉曼亚姆·夏斯特里：“你有几个孩子？”

“七个！”他答。孩子们被领到巴巴跟前，逐个介绍；但夏斯特里为巴巴神魂颠倒，巴巴问孩子们的名字，他一个都记不起，每次不得不转身问妻子。这让巴巴大笑。

傍晚 5 时许，巴巴的燃烧自由生活三个月以来的最大规模群众达善活动，在埃卢鲁的罗摩-柯希（露天游乐场之名）举行。估计有 60000 人聚集。放眼望去，人山人海。男女排成两队，警察尽力维持秩序。巴巴双手不停地发帕萨德，直至 7 点半。尽管人群庞大，队伍却和平地前移，秩序良好。

整个达善活动期间，哈默坡的赖萨赫伯·罗摩贤卡被安排在巴巴身边。他的工作是，收集信徒带来的各种奉献品（水果、椰子、甜食、鲜花和礼物）。他们献上之后，再到巴巴跟前接帕萨德。可当天结束时，他人不见了。完全被掩埋于大堆奉献品。罗摩贤卡承受不了当天的经历，忘掉自己是谁，只好被护送离开。巴巴安慰他，但他爱得丧失理智，一个月后才恢复正常。

达善之后，巴巴返回苏巴·劳家，评论：“爱洋不得不灌满灵性干河的时候到了！你们看见我向成千上万人施达善，发帕萨德，这既非机械也非无目的。这些是手段，我的爱由此流向人类。”

燃烧自由生活的达善旅程中，巴巴常说身痛失眠。自从10天前抵达塔德帕利古德姆，他因感冒喉疼，夜间一直睡不好。

27日上午，随行者聚集他跟前，他说：“巴巴简常讲：‘在我心里钻着一百万个洞。’昨夜，我有同样感受。”

“看来我将不折不扣地被燃烧自由生活吞噬。4月，我极有可能放弃肉身。这个月里，我无论去哪儿，常住满德里都要和我一起。3月，我要么到德拉敦，要么到海得拉巴居住。我打破沉默时，爱洋将灌满干涸之河。”

巴巴让随行者离开，又把埃卢鲁美赫中心的约20名工作者，召到他房间。告诉他们：“我以神圣权威说：我是神。”

并重复该声明：“我以神圣权威宣布：我是神。”

接着总结：“我乃人身上帝。惟独我真实；别的皆幻相。你们要从心灵深处爱我。”

之后巴巴前往附近两个村庄施达善。途中，他让车停在路边，走到一位正在树下歇息的马车夫前。马车夫一直在运送爱者到苏巴·劳的花园达善巴巴，可一天作为穆斯林的他被冒犯了。因为有个信徒告诉他，美赫巴巴是胡达——波斯语的神（至高者）。此刻巴巴就站他面前。

虽已吃过早餐，巴巴仍（通过埃瑞奇）告诉那人他饿了，希望分享他的粗茶淡饭。巴巴知道那人内心受伤，中间问他想什么，穆斯林答：“巴巴，您的跟随者说，您是胡达。”

巴巴玩文字游戏，用印地语答：“My Khuda hu; isliay my khud aya Hu。”意为：“我是神；所以我亲自来找你。”那人感动之极，拜倒在地，在巴巴面前流泪良久。（注：这名谦卑的马车夫成了巴巴爱者，多年后，在一次永恒日庆祝期间在美拉巴德去世。）

当天下午在埃卢鲁，巴巴接见即将离开的北印度爱者。想到离别，几个人感到难过。巴巴安慰他们：“你们对我若有爱，距离或不在我身边，都无关紧要。我在你们内里，宇宙心能在任何时间，把任何东西给予任何人。只管遵守这些指令：爱我；莫欺骗；莫作坏事。我会与你们同在。”

巴巴提醒全体满德里，当夜保持清醒。“当心，别睡着。”他打手势。

接见后，巴巴访问更多家庭。兰伽·劳宣读被访者的姓名。巴巴站起出发时，开玩笑：“最初，我被告知，在埃卢鲁最多访问 19 家，可现在看来，数目快到 90 了！”

第一站是地区法官克里希纳·劳·奈杜的家，巴巴授述这则关于诚实的讯息：

我最近一直强调诚实。如果我们诚实地爱神，就与他合一。欺诈和虚伪，从未像当今这样，盛行世间。倘若一丝的虚伪渗入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神——我们最内里的大我，便隐藏自身。

虚伪乃多头眼镜蛇。当今所谓的圣人如此众多，他们叫人诚实不虚伪，自己却深陷欺诈。我以神圣权威说，我在你们众生里，如果你们诚实地爱神，就会发现他无处不在。

记住，假如你不能够爱神与过纯洁生活，至少不要伪装爱神的样子，因为最坏的恶棍也好于虚伪的圣人！

离开法官家之前，巴巴随意问起，访问名单上是否有税务官的名字。听说没有，他评论：“没关系。税务官爱我；重要的是爱我，不是家访。”

巴巴接着说他希望回苏巴·劳家休息。一到花园，他们惊讶地发现，税务官携家人正等候达善巴巴。这名高官深情地向巴巴献花环，巴巴拥抱了他。随即命大伙儿坐回巴士，继续家访。

返回后，巴巴提醒大家，要整夜保持清醒。满德里和安得拉爱者，靠互相讲故事，履行了命令。古斯塔吉聊起他生平的趣闻轶事，这对众人大大有帮助。他的手势由彭度翻译。

次日早晨，全组沐浴后，6点钟在巴巴房间集合。如在拉贾蒙德里所做，巴巴将以前额顶礼56人的足；这些人再次代表地球上的56位成道男女。

拉姆玖因发高烧未出席，这让巴巴极为不悦，斥责他：“你跟随我这么多年，今天违背了我。我不能宽恕你。”巴巴未把他纳入56人的仪式。《忏悔祷文》读毕，巴巴问大家：“你们怎么知道我是阿瓦塔？”

人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巴巴却对他们解释：“依据罗摩、奎师那和其他阿瓦塔的特性，你们无法知道我是阿瓦塔。依靠智力，你们也无法知道阿瓦塔。但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人，我是阿瓦塔，这对你们乃足够的依据。

“你们遇见我本人，是多么幸运。这样的机会连众天神都没有！”

卡塔·苏巴·劳谈到，他希望在其花园建立中心，巴巴答应。于是苏巴·劳请了几个当地印度教牧师，唱吠陀圣歌，圣化场地。请巴巴坐在花园中，所谓的“大梵学家”开始做礼拜。宽宏大量如常的巴巴，未让苏巴·劳扫兴或批评其信仰，反倒显得享受这一切。他耐心坐到仪式结束，然后摸了一下基石，那上面将会树立他的雕像。按传统要在奠基石下放些贵重物品，卡塔·苏巴·劳递给巴巴几颗珍珠，巴巴将之放在下面。

巴巴要在当晚启程，故当天遣走哈默坡、那格浦尔、萨奥内、德里和德拉敦的爱者。要举行安得拉工作会议，需要巴巴出席。于是他告诉那些要离开者：“我没有时间；赶紧道别吧。”

库玛让众人站成一排，巴巴来告别时，按照库玛的提议，男子们向他行了潇洒的军礼。从而结束道别。巴巴拥抱库玛，对库玛和基申·辛说，他打算于1953年2月中旬后，到德拉敦生活几个月。并指示他们，为他和满德里租两座房子。

中间巴巴再次提醒宝：“记住我（在那格浦尔给）的命令。”

工作会议上，暴露了他们在美赫巴巴名下工作的分歧。巴巴让他们畅所欲言并化解冲突。让不懂英语者用泰卢固语发言，由库图姆巴·沙斯特里翻译。然而，在尚未翻译之前，巴巴就知道意思，并授述答复。一次，甚至纠正沙斯特里，说他对原话翻译不当。就这样，这番泰卢固语讨论，

让在场的安得拉小组确信，巴巴懂他们的语言。然而阿瓦塔的“懂”则完全不同。他是一切心灵和头脑的知晓者。记得无数时代之前发生的事；也知道若干时间周期之后将发生什么。他知道人类每一句话的根本念头种子，因而能意识到每一个人所想的一切。

最后，巴巴创建了一个委员会，授权由它全面负责安得拉的工作。委员会有4位成员：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达纳帕希·劳，兰伽·劳和玛里克·阿贾纳——故巴巴称之为K·D·R·M·萨米提（运作机构）。

1月28日星期三，巴巴和满德里乘马德拉斯至普纳客车，返回美拉扎德。数千人涌入站台为他们送行，许多人潸然泪下。巴巴一行抵达维亚杰瓦达，近300人来见巴巴。达善后列车驶往通德。

遵照巴巴指示，只许通过车窗达善。达善者纷纷要求在至爱跟前待一会儿。许多人求巴巴帮助，比如，女儿尚未婚配，或者家人病了。加尔各答的A·V·拉伽夫鲁，被允许随巴巴和满德里行至维亚杰瓦达，无奈地报告埃瑞奇：有位曾在埃卢鲁达善巴巴的先生，来为他患慢性病的妻子求福。巴巴不悦，问：“他们为何求我为她治病？我是医生？”

巴巴把拉伽夫鲁叫进车厢，在字母板上拼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是普通人。我不是医生，也不是兜售奇迹者。我是至古者！”接着又似乎心软，说：“好吧，告诉她，我没忘记她。叫她每天高兴地念我的名101遍，直到（1953年）4月底。”

在安得拉，估计150000人达善美赫巴巴，另50000人接受帕萨德。整整两周，参加者忘掉世间一切！神爱之火的陶醉独一无二，只可体验。它比不上海洋的一滴；那海洋本身的陶醉会怎样？超越概念！

安得拉活动上，人们纷纷向巴巴献香蕉。他每次从一地赶往另一地，人们会站在路边达善；他离开时，他们把香蕉抛向他的车，推断起码其供品会接触到他。同样，后来在哈默坡，人们将米饭和鲜花洒向巴巴，如同在寺庙敬神时所做。在欢欣雀跃中，人们忘了用泥土做的神灵，丢开自己的偶像，去见活神！美赫巴巴不是任何塑像，而是人身上帝！

# 德拉敦

1953年1月30日星期五，上午8时，巴巴到达通德。在此等候的大阿迪，驱车接巴巴和埃瑞奇，回到美拉扎德。美赫吉和纳瑞曼没下火车，直接前往孟买。其余满德里换乘列车赶往阿美纳伽。到后，希度到美拉巴德，查干和拉姆玖回阿美纳伽的家，萨达希乌·帕特尔回普纳，耶希万特·劳回萨考利，其余男子回美拉扎德。

从通德返回途中，阿迪开车拐错方向，多绕了40英里。巴巴频频示意阿迪开快点。安得拉达善之旅消耗体力，巴巴急于休息。雪上加霜，眼看快到美拉扎德，轿车爆胎，进而延误。

刚在美拉扎德安顿一两天，巴巴便遣埃瑞奇回安得拉，表面上是给一对夫妇带口信，巴巴曾承诺赐子给他们。解释：“我让埃瑞奇回去，捎话说我的赐福可能不会立马见效，也许过几年后，也可能在他们下一生。”

尽管因达善旅行，埃瑞奇也非常疲惫，但埃瑞奇遵令。到了安得拉，被问：“美赫巴巴被逮捕了，是真的吗？”显然有人制造了这种谣言，巴巴希望埃瑞奇辟谣。

巴巴见过女满德里，又接着见了邓肯、卡卡和克里希那·奈尔之后，于2月4日由阿迪驱车，离开美拉扎德前往普纳，给依然疼痛的伤腿拍X光片。美妮、玛妮和高荷陪同。之前连续35天，巴巴不顾苛刻条件，忍痛旅行印度南北。他们当晚返回美拉扎德。但4天后，2月8日星期天，巴巴为同样目的，又带3名女子，由阿迪开车，再赴普纳。

巴巴曾于2月7日从萨考利召来耶希万特·劳，叫他特意给高达乌丽·麦带信，让她14日来见巴巴。

1953年2月11日星期三，巴巴的59岁生日在美拉扎德庆祝。未邀请外面爱者，只有阿美纳伽来的大阿迪、查干、拉姆玖和纽瑟文·萨达，美拉巴德来的邓肯、帕椎和希度，普纳来的小阿迪和佳尔，还有巴巴达斯出

席。早晨 7 点半，巴巴在美拉扎德为 150 名穷人洗脚。顶礼他们后，给每人 2 卢比帕萨德。

下午，歌手贾达乌唱了两小时的卡瓦里。唱得不错，巴巴满意。

参加活动的还有头天上午随美赫吉从普纳来的艾琳·科尼贝尔。艾琳是位好学的知识分子，利用在美拉扎德巴巴不被群众包围的机会提问。一个问题是：“巴巴，亚当有多少岁了？”

巴巴微笑，答复如下：

如果我回答，第一个人于 8 千 4 百万年之前来到这个地球，对你意味着什么？然而，整个阐释会让你理解，第一个人怎样进化的，这第一个进化者怎样不仅在这个地球，而且在数百万星球上反复出现数百万次，因此他无年龄、无时间。但这些都需适当阐释。

我刚停止说话时，用一年时间亲手写的那本书，对此有清晰阐释。书目前保存在银行，有我命令才能动。（注：1952 年 3 月 14 日，巴巴指示大阿迪，让萨若希继续为孟买的印度中央银行的保险箱付费。还说他从美国返回后将把书取走）。有必要让世人和科学家知道，因而我解释了时间周期、地球在成道上的位置、地球衰亡以及另一个地球（不是任何一个行星）的同步进化。第一个人类何时进化，第一个成道者何时出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书中都有详细说明。（注：西方文化中的第一个灵魂称作亚当，即印度的希瓦。巴巴称他为“淘气的小鸡”。见《无与有》。）

白天，艾琳同拉姆玖讨论了她将出的《文明或混沌？》一书手稿的若干要点，艾琳希望该书成为“巴巴工作的总教材或介绍”。次日上午她和美赫吉离开。

巴巴命男弟子 12 日禁食，只饮茶三次。下午 3 点，大阿迪照常送来信件，还有一篮炸甜点。巴巴问满德里如何处理甜点。他命尼鲁把字母板抛向空中来决定。若一面朝上，就分掉炸糖圈，若另一面朝上，不分。结果两次都朝上，于是巴巴含笑让男子喝茶吃糖圈。

1953年2月14日上午，在阿美纳伽的库希如大院举办小型达善。巴巴带尼鲁和埃瑞奇，乘阿迪的车7点半到达。前来达善者约100人。允许他们走上前，但不许摸巴巴的足。

这一次，高达乌丽·麦带耶希万特·劳和两名坎尼亚（女尼），按指示从萨考利9点半来到。巴巴表示很高兴见到高达乌丽，对她说明：“尽管未成道者接受他人顶礼膜拜，会制造严重束缚，但你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把一项特殊职责托付给你。要信心坚定地服从马哈拉吉的指示。诚实地按照你的最佳感受行事。不要受他人的言论影响。”（注：这里指其他人宣称高达乌丽·麦是赛古鲁，其实不然。）

高达乌丽请求在德拉敦再次见巴巴。他即将去那儿，她也会到瑞希克什附近。巴巴说她可致函大阿迪，定个合适日期，但巴巴在那儿不会举办活动。“为了完成燃烧自由生活，我必须努力工作。”他说。（注：后来高达乌丽取消了瑞希克什之行。）

最后，他告诉高达乌丽：“我无处不在，我在万人万物中。”

阿迪安排了拜亚·潘代拍照，巴巴同意。并于中午返回美拉扎德。

基申·辛从安得拉返回德拉敦后，接到来信，要他为巴巴和满德里安排当地的住宿。他也尽职尽责。

在美拉扎德两周后，巴巴于1953年2月15日星期天，驱车前往普纳。美婄、玛妮、美茹、高荷、娜佳和拉诺，乘美赫吉和纳瑞曼的车随行。埃瑞奇为巴巴开车（后来同行至德拉敦）。沿途，到阿美纳伽的救世军伊万杰琳·布思医院，看望埃瑞奇之妹美茹·达玛尼亚（注：1936年，伊万杰琳·布思乘巴巴坐的同艘客轮，从马赛航至孟买）。她身体不适已有数月，刚做了胆囊手术。后来确诊患癌症。巴巴安慰她，提醒她要想他并念他的名。

阿娄巴、拜度、巴巴达斯、古斯塔吉、凯克巴德、克里希那、尼鲁、彭度和韦希奴等男子，15日乘火车前往德拉敦。邓肯稍后出发。卡卡留后照料美拉扎德。帕椎、希度、卡里玛玛、巴拉·塔姆巴特、萨瓦克·考特沃和姜古留在美拉巴德。曼萨丽和凯克巴德一家住在山上。大阿迪同母亲

顾麦住库希如大院，这也是“美赫出版社”办公室所在地，达图·美恒达格和瓦曼·帕达勒在此工作。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住在阿克巴棉纺厂，查干同家人住在宾伽。

2月15日晚，巴巴和女子们在普纳的宾德拉屋宿夜，接着乘火车经孟买赴德拉敦。截至18日全体皆抵达。基申·辛安排满德里居住拉杰布路107-A号他的房子，为巴巴和女子另租拉杰布路103-A号的别墅。房屋挨得近，巴巴步行往返。（上午高荷陪同，11点阿娄巴送他回去用午餐。）巴巴准允德拉敦的几名亲密爱者——埃尔查·米斯特里、克基·纳拉瓦拉、布焦·恰恰和赫伦——见他。让基申·辛和库玛随满德里同住。

次日早晨，基申遵照巴巴指示，将7名穷人带到男子住所。巴巴7点到，为他们洗脚。还给每人50卢比帕萨德。不少的本地居民站在远处，观看巴巴对穷人工作。

有一天，一位本地玛司特尼亦被带来。巴巴私下联系她。后来还透露，她是德拉敦的灵性掌管者。（注：该玛司特尼的名字未记录。）

巴巴一到该地区，又一则无稽谣言散播开来，巴巴遂于2月22日授述如下《生活公告》：

一则关于我本人和弟子的谣言传到我耳中。大意是1942年我率弟子们逗留瑞希克什期间，一批包裹由铁路寄给我们。这些包裹中，有几个在运输中损坏，发现装有烈酒，我和弟子们只好马上离开瑞希克什，以免陷入尴尬境地。

我很感激那些负责散播这类谣言者的行动，因为我感到这对我的工作提供了重要服务。在灵性工作中，反对、谣言和批评的帮助不可替代。与真理一体的灵性完人，知道且祝福这类试图隐瞒和歪曲真理的渠道。

多年来，我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是顶礼圣人、萨度、所谓的罪人和穷人。现在，我到瑞希克什和哈德瓦，也将顶礼传播谣言的当事人和所有相信谣言者。我希望人们明白，我这样顶礼他们，不是受自我动机驱使的嘲讽姿态，也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不满，

而是一种爱的表示，发自我心底，为他们在我的重要灵性工作中所提供的帮助。

从无始之始直至今日，无论赞美还是普遍反对，我乃是我所是，并将保持到无终之终。

2月27日，巴巴给艾琳·科尼贝尔授述一封信，为她的《文明或混沌？》一书澄清若干要点。部分阐释如下：

在意识或完美上，阿瓦塔和赛古鲁没有区别……二者皆与神一体。二者皆体验无限能力、知识与极乐，二者皆为了宇宙使用这些萨特-契特-阿南达方面。区别在于其工作范围。至师以选定方式为少数被选者工作，以普遍方式为宇宙工作。阿瓦塔以特殊方式为少数被选者工作，以选定方式为宇宙工作。所以，尽管二者皆为宇宙工作，其工作领域不受限，但其工作范围却不同。

在此之前，2月23日，埃瑞奇和彭度已被派往瑞希克什，给斯瓦米·希瓦南达传达巴巴的讯息，安排同他会面（注：1942年5月，巴巴逗留瑞希克什期间，多次派禅吉去希瓦南达的埃舍，并赠他一套关于美赫巴巴的书）。于是，约定巴巴于3月2日会见希瓦南达。巴巴给希瓦南达的讯息是：“自古以来，美赫巴巴一直在顶礼玛司特、萨度和穷人，因为他在众生内里。”

从古尔杜瓦迪，将保·纳图召到德拉敦。1953年3月1日星期天，下午2时，巴巴率他、阿娄巴、拜度、埃尔查、埃瑞奇、古斯塔吉、赫伦、基申·辛、库玛和彭度前往瑞希克什。途中，巴巴决定不等3月2号，当晚就会见希瓦南达。

3点半抵达瑞希克什，来到住宿处，科伽-伽特的和平客栈。巴巴遣埃瑞奇和基申·辛到希瓦南达的埃舍，预约当晚5点半会面，可他们到后得知，希瓦南达身体不适。但仍然安排了会面。不过，希瓦南达的秘书（他几年前曾达善巴巴）坚持要巴巴先接见埃舍成员。巴巴想直接见希瓦南达，却被告知这行不通，因为像美赫巴巴这样的大人物必须受到适当欢迎。

巴巴 5 点半准时到希瓦南达的埃舍，受到隆重迎接。巴巴曾通知埃舍负责人，不得举办仪式；但按他们的习俗，还是举行了。秘书屈身触摸巴巴的足致敬。巴巴以同样方式回礼。埃瑞奇预先明确强调，禁止触摸巴巴的足，可那天，对巴巴指示的违反显然超过服从。

秘书将巴巴领到正在唱巴赞的大厅。并向巴巴献花环，满屋欢呼！他们请巴巴坐在椅子上，可巴巴马上起身，坐到地板上。随即示意埃瑞奇宣读 2 月 23 日在德拉敦授述、后以公告形式发布的声明：

我们应永远彻底地明白，无论多少学习、阅读、教导、推理和说教，都给不了我们解脱（莫克提）。吠檀多表达、苏非谈论、密意言语和哲学论述，灵性上行不通。宗教会议、灵性协会和所谓的四海兄弟，倾向于束缚灵魂，而非解放。

唯有超越智力，进入爱的领域，才能有望解脱。我们对神的爱臻至顶点时，便在至爱上帝中失去自己，获得永恒解脱。解脱者永远摆脱一切虚妄执著。好与坏，善与恶，不会染污神圣真理之洋。

完美不仅意味着逃脱摩耶法则。人成神即完美。然而人有意识成神之后，又作为人回到浊意识时，便获得无上完美。这样的完人不但是神，而且作为人过着神的生活。他在摩耶中，同时超越之。他置身羯磨律，却不受之束缚。无论其什么行动，皆是非行动，因为束缚常人的行动由完人来做时，不仅不束缚，还是他从摩耶愚昧中解放人类的灵性工作渠道。完人摆脱了自由本身，因而甚至摆脱了他们为宇宙工作所做的非行动。

对于那些爱我、自然希望了解我的活动者，我只能说，就我的内在生活和内部活动而言，惟有神和那些与神合一者方能知道和理解。有关我对神醉者（玛司特）、圣人、萨度和穷人的联系、工作、服务、衷心顶礼等工作的外部活动，皆由我的一名弟子记录在《行道者》中。

我喜爱游戏，主要有打板球、玩弹珠、放风筝，还有偶尔享受的听音乐。从古至今，我一直与摩耶宇宙游戏，这种游戏享受仍然持续。

虽然有关我和信徒在斯沃格埃舍饮酒的谣言纯属捏造，但极偶尔的时间，我确实把酒赐予爱者，让他们懂得：有助于同神结合的，不是这种葡萄酒，而是导致神圣陶醉的真正爱酒。

我让素食者吃素，非素食者吃肉、鱼、蛋等等。我不干涉任何宗教，让所有人无碍地遵循自己的信条。与爱神相比，这些外在仪式毫无价值。对神的爱自然而然地带来自我克制、头脑控制和自我消灭，无论爱者遵守还是放弃这些外在规范。

我有时候看电影（主要是幽默剧），享受我的真实状态——作为这个称作宇宙的广袤、常变、无终电影的永恒制片者。我也听幽默故事放松，自始至终意识到灵魂方面的幽默：那就是无限能力与荣耀之源，却在其人类愚昧枷锁中、在其种种二元形式中，被弄得如此无助。

偶尔，我给人施达善及帕萨德爱礼，各按其接受程度而受益。我对臣服至师者给予指示建议；对少数渴望真理者，提供一般建议帮助。当然，这一切的效果都取决于接受者是否当之无愧。

完人只用一瞥、一触或一个神圣念头，来传递神圣知识，赐予神爱，倾注与神合一之恩典。

我很高兴，向大家致以爱与祝福。哪怕我的爱之表示，仅被你们中的一个人明白，我今日来此就已达到目的。

巴巴随后向埃舍成员致意，说：“现在你们无需向我致敬了，因为我在你们内，也在众生内，我向你们内里的自己致敬。”

秘书请巴巴允许他讲几句，获准后说：“巴巴 1942 年住过的斯沃格埃舍的人，得对这次散布谣言负责，尤其斯瓦米·阿卜延·阿南达，这家伙令人讨厌，曾散布关于斯瓦米·希瓦南达的类似可憎流言。”他又说，“我在马德拉斯的萨姆帕施·艾扬伽家达善过您，从那天起，我一直把您当作

我的大师，把自己当成您的弟子。按照您那次在马德拉斯授予的讯息，我在服务此埃舍。斯瓦米吉（希瓦南达）对您怀有极大的尊敬与爱，您不辞辛苦来这儿，实乃我们的大幸。”

可事实上，与秘书所宣称的相反，制造谣言的并非阿卜延·阿南达，而是斯瓦米·希瓦南达本人！事情经过是，巴巴新生活出发之前，毛尼布阿到美拉巴德达善巴巴。巴巴问他是否愿意服从命令，他一口答应。可巴巴命令他吃羊肉饮酒时，他震惊了。于是巴巴让他改为前往瑞希克什，他欣然答应。

新生活中，巴巴要从贝拿勒斯去曼吉瑞村，在瑞希克什联系许多萨度。可他出于自己的原因，不想见毛尼布阿，而是让保·纳图前往瑞希克什，叫毛尼布阿离开该地区。保前往将巴巴的意思通知毛尼布阿。

接着保·纳图见了斯瓦米·希瓦南达，从他口中得知，1942年装有酒瓶的包裹在运输中损坏，以及巴巴刚好也匆匆离开此地的事情。保对巴巴的信心毫不动摇，希瓦南达只能把这种信心与忠诚归因于“保被巴巴的黑魔法催眠”。该谣言在整个瑞希克什流传。在古代睿希们的土地上，竟这样对待阿瓦塔！

保·纳图在巴巴的面前，对埃舍成员讲了事情经过，他讲完后，巴巴对那秘书说：“至今，我在全世界尚未遇见一个真弟子。假若我找到了一个，他就会明白我的神性了。在全世界，我是唯一的真弟子，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大师。我的一切古鲁们都坐在这儿，尽管我是至古者。”

又接着对埃舍成员说：“我建议你们，紧紧抓住希瓦南达，100%执行他的命令。你们已接受他为古鲁，就应全心紧跟他。”

巴巴补充道：“要想认识神的真面目，就必须像神一样诚实。一丝虚伪渗入我们内心，都会让神离开。所以，让我们做到诚实。向你们全体致以我的祝福与爱。”

巴巴站起，示意秘书带他到希瓦南达那儿。巴巴同埃瑞奇和保·纳图步入希瓦南达的房间。希瓦南达患腰痛，卧床不起。应巴巴要求，埃瑞奇对他解释了对埃舍成员说过的一切，然后读了巴巴的讯息：“无论你本人

直接或间接地散播谣言，还是别人用你的名义这样做，我都以爱向你顶礼，因为你已成为帮助我的宇宙灵性工作的工具。”

巴巴将头放在希瓦南达的足上，然后坐到他床上，开始按摩他的腿。巴巴示意埃瑞奇再次读在大厅宣读的讯息。巴巴向希瓦南达保证：“什么都不用担心。”

希瓦南达合掌回应：“我来瑞希克什时，人们，包括此地的萨度，开始散布关于我的下流故事。让我们别去在意这类无端谣言。”

巴巴问希瓦南达，他是否认识保·纳图，1949年某天晚上他同保聊过，告诉保谣言。保讲了会面经过，希瓦南达回忆起窘迫的往事。再次合掌，对巴巴说：“巴巴，我从不伤害任何人和任何物——从蚂蚁到大象。我也不明白怎么会说那种蠢话。深悔自己的失言。”

巴巴在字母板上拼出回复：“那要发生，就发生了；否则，我也不会给你这个讯息，不会来你的埃舍，也不会向全体成员致意。”

巴巴又补充道：“神是诚实之化身，所以让我们都做到诚实，相互之间保持爱的联系。”

之前有一次，埃瑞奇和彭度曾把巴巴（最初在埃卢鲁公布）的有关诚实讯息送给希瓦南达，希瓦南达对巴巴说：“我读了您关于诚实的讯息。”

巴巴重申：“让爱的连结保持下去。”

巴巴即将离开房间时，希瓦南达念诵梵语祷文赞颂巴巴，他的弟子和声复诵。结束后，巴巴指着自已，在字母板上授述：“我是至古者。”

听此，希瓦南达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因为做不到，便高呼：“我向至古者顶礼！”

巴巴安慰他：“别担心。因为你对我珍贵，我今天才来看你。”并再度告诫他的秘书和跟随者：“你们应一心一意忠于斯瓦米·希瓦南达。”

巴巴离开时，埃舍成员一阵欢呼：“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

场面感人，彰显美赫巴巴的神圣权威、神圣的爱和举止；也展现了斯瓦米·希瓦南达的谦卑。对他的爱，让巴巴来到他的埃舍，按摩他的腿、吻他、宽恕他，同时让他吸取真理与诚实精髓。

外面走廊上招待有茶点，秘书报告巴巴，希瓦南达希望巴巴享用。巴巴拿起几颗干果，作为帕萨德递给秘书。并触摸祝福桌上的全部食物，指示分给埃舍成员。随后离去。

途中，巴巴对满德里评论：“希瓦南达的爱让我深受感动，希望他彻底康复。”

巴巴又派埃瑞奇去通知希瓦南达：会从即将印刷并广泛发布的有关谣言讯息中，把他的名字删除。次日埃瑞奇到埃舍传达。巴巴在瑞希克什，做玛司特和萨度工作期间，频频询问希瓦南达的健康。几日后，希瓦南达病情好转——足以证明巴巴对他的爱。

1953年3月2日星期一，早上7点，巴巴外出，在整个瑞希克什地区联系玛司特、圣人和萨度。巴巴还让满德里触摸其中一些人的足，对其他的人合掌致敬。巴巴首先联系了斯瓦米·卜拉姆吉，然后是高级灵魂斯瓦米·卜拉玛·普若卡希，示意满德里向他顶礼，之后由巴巴联系。

联系几名萨度后，巴巴来到谢希达拉河流域，叫谢希达拉的地方，联系斯瓦米·罗摩·克里希那。巴巴急于联系他。通向斯瓦米·罗摩·克里希那埃舍的道路坑洼陡峭，他们费尽周折才到达那个偏远之地。可大门紧闭，上面挂牌写着：“3月10前斯瓦米吉不给任何人施达善。”一般每天都有讲道，届时斯瓦米也会施达善，可由于某种原因，10日之前不达善。

一名埃舍成员在埃舍一边干活，埃瑞奇向他打招呼，恳求达善罗摩·克里希那。受到断然拒绝。尽管埃瑞奇百般劝说，那人甚至不肯通报斯瓦米，有人站在门外求达善。最后，埃瑞奇央求他，至少叫来斯瓦米的一位亲密弟子。他勉强踟蹰而去，叫来的一名男子也无礼地回绝请求。埃瑞奇恳求：“请通报斯瓦米吉，我们是远道而来达善他的。如果他拒绝，我们就离开。”

“不准我们捎口信给他。”代言者说。

“好吧，”埃瑞奇说，“不必给他传消息。只要他在窗前露个脸，让我们中一人从远处达善他。”

“我一直告诉你，不许我们这样做，”那人不耐烦地说，“你还唠叨个没完！”

“请给我们想个法子，帮帮我们。”埃瑞奇央求。

“没办法。想达善，10号再来。”

“我们有别的要事，回不来。行行好嘛。”埃瑞奇恳求。

“渴望达善，就没别的要事。全是借口！”那人应道。

埃瑞奇竭尽全力，却未说服成功。巴巴微笑着观察这番对话，对基申·辛表示：“这就叫服从！你们这些人，违背我的意愿，不分时日来达善我！这是个好教训，你们要牢记在心。”

神本人前来达善斯瓦米，却被拒之门外。为达善一名闭关日夜念记神的行者，美赫巴巴不顾艰辛、压力与麻烦，长途跋涉崎岖小道。可他大门紧闭，怎样恳求祈祷都不开。神人能怎么办？只好“空手”而归，但内在的工作唯有他知道。

因在德拉敦，基申·辛会带人达善巴巴，巴巴下令，在住所挂出一块类似牌子：3月23日前不许达善。巴巴对此大为开心，对基申·辛说：“我虽说是神，却从达善斯瓦米门前，未达善而归。你却对我说，如果我不施达善，会伤人的感情！”

10点半许，巴巴从那里前往卡利·卡姆里瓦拉的埃舍，虽然顶礼了若干萨度，却显得不满意。原因是埃舍主管认出了巴巴，向他献花环，以致巴巴想匿名做的工作没法做。巴巴希望再顶礼几个萨度，消息却传开，说美赫巴巴来了。巴巴后来评论：“我在那儿的工作失效，因受到迎接，我想做的事没法做了。”

一个叫尼康施瓦拉的伟大玛司特，生活在尼康施森林深处的一个瀑布附近，由此得名。这位高级玛司特属第六层面，完全赤裸，非常强健。他身材高大，人们亦称他南嘎巴巴——裸体者。离开卡利·卡姆里瓦拉的埃

舍后，巴巴联系了尼康施瓦拉，非常满意。又几次联系他，之后在该地区，尼康施瓦拉被昵称为“美赫巴巴的玛司特”。巴巴后来年复一年地继续对这位非凡的玛司特工作，还把他从瑞希克什带到萨塔拉、普纳和美拉扎德。

之后巴巴联系了克夏夫埃舍的几个萨度，以及附近另一个玛司特，也叫南嘎巴巴。

在和平旅馆用午餐和短暂休息后，巴巴率满德里继续工作。他们乘划船过恒河，到斯沃格埃舍联系更多的萨度。还参观了梵歌寺，墙上以粗体字绘写了整部《薄伽梵歌》。截止晚上，这天已联系 500 人。归途中，在斯瓦米·希瓦南达的埃舍稍停，由埃瑞奇传达了巴巴给他的讯息。

在瑞希克什的工作完成后，1953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巴巴和满德里驱车驶往哈德瓦。巴巴乘基申·辛的车，由赫伦驾驶。埃尔查开敞篷吉普车，载满德里尾随。库玛骑摩托车。

在哈德瓦联系若干萨度后，巴巴让车停在一处，在此基申·辛一度曾欲跳入恒河自杀。基申记得此地，告诉巴巴 1941 年他因达善不到巴巴而心灰意冷，来到哈德瓦寻死。正要跳河，突然看见巴巴站在面前。

埃瑞奇回忆说：“1950 年新生活流浪期间，我们也在这个地点停过。”

巴巴叫基申给坐在那儿的萨度 1 卢比。之后，巴巴走近萨度触其足。

在采坦达斯埃舍附近联系另一名萨度后，巴巴率满德里穿过一段土路，遇见一名全身赤裸的圣人。巴巴当着埃瑞奇和彭度的面，联系了他。之后，巴巴叫满德里从远处合掌达善圣人。巴巴正要离开，圣人追上来，问巴巴从哪儿来。他被告知，多数满德里从普纳来，余者来自德拉敦。

联系这位圣人后，巴巴前往古鲁那纳克埃舍，在那儿找到另一位圣人，是锡克教徒。他招待巴巴吃热甜米饭。见到巴巴，圣人特别高兴。他深情地给巴巴甜米帕萨德，巴巴欣然同食，满德里也得以分享。

之后巴巴前往康卡，在河岸上找到一名火爆型玛司特。埃尔查冒失地将吉普车直接开到他面前。这惹恼了玛司特，他竟拿出一把凿子，仿佛要打他。埃尔查合掌求他原谅，可这更加激怒玛司特，他取出另一把凿子。埃尔查吓坏了。巴巴立即走向玛司特，看见巴巴对他微笑，玛司特扔下工

具。巴巴的在平息了玛司特，他用一块木炭，在石头上涂写轿车和吉普车牌号。因玛司特发了脾气，心情不佳，巴巴未私下联系他，返回哈德瓦。

3月4日凌晨，巴巴和男子乘吉普和轿车离开哈德瓦，前往纳吉巴巴德。提前听说路况良好，由林业部门养护。但开了一段，发现路况糟透了。满是尘土凹坑。他们颠簸得头多次碰到车顶。沿途弯道又多，吉普和轿车都开得很慢，驾驶困难。埃尔查开的敞篷吉普上，彭度、阿娄巴、古斯塔吉和基申·辛，从头到脚覆满尘土。半途经过森林，巴巴让两部车停下，分发饼干。他们浑身尘土，嚼着饼干，林中没水可洗濯，滑稽的一幕。

下午1点半，在科德瓦拉的客栈停车吃饭。他们从哈德瓦带了食物。吃饭前，大家洗手洗脚，除了古斯塔吉，他推断一上路又会满身尘土。用过餐，开往纳吉巴巴德。此段路况好得多，他们顺利抵达。

下午5时许到纳吉巴巴德，巴巴联系了一个玛居卜状态的玛司特（无身体意识，忘记环境）。巴巴对联系满意。

接着寻找另一个叫南伽玛司特的高级玛司特，巴巴赴纳吉巴巴德就是为了联系他。过了些时间，报告称玛司特坐在一条溪旁。他们赶到那儿，却发现他去了远处的村庄。巴巴决定驱车前往，终于在路边找到玛司特。叫他上车，他不肯，巴巴只好在树下对他工作。（注：后来1953年，这名赤裸的玛司特自愿步行105英里，从纳吉巴巴德行至德拉敦巴巴身边。）

去该村寻找玛司特途中，吉普车出了机械故障。巴巴让吉普车留下，坐轿车先行。后来故障解决，埃尔查却开错方向。折返后，开对了路，见南伽玛司特在路边。以为巴巴可能未联系到他，阿娄巴下车阻拦他。

但玛司特不愿被打扰，继续前行。阿娄巴担心他丢了，就跟在一旁，其余人坐吉普车到村里报告巴巴。到那后得知巴巴已联系过，遂返回。发现阿娄巴紧跟玛司特，巴巴让轿车停下，在路边再次联系玛司特。

之后前往穆扎法尔讷格尔。吉普车再三出故障，巴巴命埃尔查走在轿车前面。吉普车风扇坏了，散热器有洞。巴巴的轿车也出了问题，赫伦感到若不及时处理，会出严重事故。试图修理，却未成功。最后，他认为轿车能开到德拉敦，于是出发。巴巴指示赫伦超吉普车。可巴巴的车在一座

桥上熄火，男子们只好下车，推到对岸。距穆扎法尔讷格尔 12 英里左右，吉普车又出故障。巴巴决定直接开进城，入住客栈。同时，拜度找了辆卡车，把吉普车拖到穆扎法尔讷格尔的旅馆。

为通报先行到穆扎法尔讷格尔的巴巴，阿娄巴徒步出发。请一名卡车司机把吉普拖到穆扎法尔讷格尔；可他走的是相反方向，没答应，称那儿找不到卡车拖。于是彭度和基申·辛去附近村庄找辆牛车，未能找到。最后有个村民同意，牛车一从穆扎法尔讷格尔返回，就给他们用。

在此之际，埃尔查更是添乱，搭辆卡车前往穆扎法尔讷格尔，为巴巴和满德里安排用餐。彭度、古斯塔吉和基申·辛只好无助地站在路边。看见拜度和阿娄巴乘卡车前来，才如释重负。

吉普挂上卡车，当晚 10 时许抵达穆扎法尔讷格尔。桩桩倒霉事，让基申·辛感到心力憔悴。巴巴召见他，说：“每当我外出旅行做玛司特工作，行程总是困难重重，你一定在《行道者》中读过。洗脸吃饭，别想它了。”

讨论是把吉普用卡车拖到德拉敦，还是弄到穆扎法尔讷格尔修理。拜度自作主张，半夜找来一辆大拖车。男子们问起费用，拜度低语：“啥也别别说；这人答应只要 10 卢比！”

库玛笑称：“连苍蝇都不会为 10 卢比飞往德拉敦！”

库玛要去找拖车主人，拜度拦住他，说：“别插手；你们都安静。”埃瑞奇和彭度表扬拜度，拜度说：“我好不容易才压得这么便宜，别没事找事。”

埃尔查无法相信，去找拖车主人，被拜度拦住。赫伦插话：“拖车从这儿到德拉敦，少于 200 卢比没人会干。”

拜度来火了，说：“要是那人听到，就全搞砸了！”

拜度禁止任何人同拖车主人讲话，但赫伦设法悄悄走近他，问了服务费。那人回答，费用是 200 卢比。“可你告诉我们的人，只要 10 卢比！”赫伦嚷道。

“什么？你疯了？”那人发动拖车，就要离去。

“兄弟，听我说……”赫伦朝他喊。

“我干嘛听疯子的话？”他反问，驱车走了。

拜度对赫伦很生气，说：“全让你搞砸了。你有脑子不？”男子们大笑拜度办事不可思议。

结果是，深更半夜把吉普弄到穆扎法尔讷格尔的一家汽车店修理。机修工答应次日下午修好，可直到晚上仍没完工。彭度、阿娄巴、埃尔查和古斯塔吉留下。巴巴于5日上午前往萨哈兰普尔，埃瑞奇、赫伦、基申、拜度和库玛陪同。

在萨哈兰普尔，巴巴指示拜度去找一位叫伽施瑞瓦拉的玛司特。拜度出发寻找玛司特，却走错了路。但他歪打正着，在一家裁缝店发现了玛司特。回去报告，巴巴到裁缝店，叫拜度劝玛司特坐入轿车。玛司特欣然接受邀请，坐车兜风。巴巴让车开到市郊，私下联系后，将他送回裁缝店。巴巴对这次联系十分满意。拜度遵令拿来甜食和面包，巴巴递给玛司特。玛司特心情愉快，充分享用帕萨德。让玛司特高兴，以便联系，这对巴巴最为重要，不然工作成果无法让他满意。所以，巴巴总是关照玛司特的心情，为顺从他们的每一个愿望，什么让他们高兴，就做什么。

联系伽施瑞瓦拉之后，巴巴前往国王旅店，联系一名老毛拉那（穆斯林学者）。寻找这个毛拉那时，拜度遇到另一个也叫毛拉那的玛司特。据说他十分虔诚，是真主的仆人，因他《古兰经》总不离手。巴巴联系并顶礼他，给他一张10卢比纸币。毛拉那微笑着瞅着上衣口袋，似乎犹豫该把纸币放进哪个口袋。他先放入一个口袋，想一想，又换到另一个。如此换了多次，还是拿不定主意该把钱放哪儿。让巴巴好不开心。

巴巴评论：“他像个孩子。”并遣拜度问他，何时愿去德拉敦。可毛拉那不肯去。拜度试图引诱他，称在德拉敦，会给他吃好的穿新的，舒服得很。但毛拉那仍不答应。

此后，巴巴去联系一个叫巴乌拉·哈基姆的玛司特（尤纳尼传统医学大夫）。他会给来找他的病人开药方。在埃瑞奇和拜度的陪同下，巴巴联系了他，然后招呼其余男子见见这名高级玛司特。

之后巴巴开始搜寻一个叫佩希瓦瑞的玛司特。他住在坟场。身材高大，体健肤白。在坟场没找到，却看见他坐在旷野一条土路上。巴巴在远处停车，下车朝他走去。看见巴巴来，玛司特站起走过去，似乎想对巴巴耳语两句。但走近巴巴，又疾步走开，在坟场的一间小屋旁坐下。由于某种原因，玛司特的心情被破坏。

巴巴跟上去。玛司特看见，便起身快步走向旁边水井。巴巴带埃瑞奇和拜度再次走近时，玛司特给他们水喝，却没给巴巴。接着他又疾步走入坟场。玛司特的心情完全被破坏，显得焦躁不安。

这回巴巴单独跟着他，可玛司特再次躲避他，回到之前所坐的马路空地。终于，巴巴能够把头放在玛司特足上。通过这个简单仪式，无人知晓，把多少人的命运交予他来定夺——玛司特显然最不情愿承担的重任！从玛司特那儿回来，巴巴极为高兴，表示对联系满意。上车时喜形于色，因佩希瓦瑞是高级玛司特，对他的工作成功。

其后，巴巴造访称作夏姆殇-伽特的火葬场，在此住着一个叫拉戈比的玛司特。拉戈比容貌俊美。拜度最先去找他时，发现玛司特身边坐着一名锡克教徒。巴巴走近玛司特时，锡克教徒又在那儿，但他主动走开。巴巴满意地联系了玛司特，给他 10 卢比纸币。

接着巴巴到鱼市，那里有一个身份不明的玛司特住在用纸板做的小屋内。巴巴与他交流，对联系表示满意。

回德拉敦途中，巴巴两次联系老玛司特毛拉那。又问他能否去德拉敦，可玛司特不愿。巴巴评论：“他是个聪明孩子。”

回途中还在路边发现个一脚穿便鞋一脚穿凉鞋的玛司特。巴巴同他交流，对联系满意。

下午一行人回到德拉敦，结束萨哈兰普尔之行。彭度等人也从穆扎法尔讷格尔来到。巧合的是，俄国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于次日，3月7日，在莫斯科去世。1924年以来他一直是苏联首脑。

巴巴原打算还要赴克什米尔工作，但现在他“无限期推迟”行程。

回到德拉敦，一天巴巴同满德里交谈时，对基申·辛解释：“一列货车连接很多车厢。有的装好材料，有的装差材料——铁、铜、油、废品等等——装在不同车厢。不过，无论是好材料还是差材料，一旦接上车头，车头到哪儿，车厢也到哪儿。车头不会只运装有好东西的车厢，丢下差的。同理，我就像车头，与我保持连接者抵达目的地，无论他们是善还是恶。”

克基·纳拉瓦拉问：“可我们怎样与您保持连接？”

巴巴答：“与我保持连接的意思是：听从我的希望，念记我，忘掉你自己。”

库玛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巴巴！这种连结依靠您的恩典。”

巴巴回应：“你如果努力，就会配得我的恩典。我乃无限仁慈之洋，施与慈悲是我的本性。你把檀香或污物扔进海洋，对它可有影响？”

“没有。”库玛说。

“为什么没有？”

“海洋有丰沛的活水，玫瑰扔入不会溢香，垃圾倒入也不发臭。”库玛答。

巴巴说：“海洋将大量檀香或垃圾、好的坏的东西统统吸收于自身内，因为海洋不受限制。如果你同样把善行恶行‘扔给’我，我也会吸收它们，让你摆脱一切束缚。不过，扔给我或献给我，指的是过后你要彻底忘掉这些行为，因为记着它们就不是真献。”

1953年3月13日星期五，巴巴阐述了幻相闹剧和对立进化：

进化的本质是对立两面。世界从未像今天分裂成两大块对垒：一边是美国及其盟友，另一边是俄国及其卫星国。这是大师们策划的。他们知道怎样做。

进化始终由对立面组成。今天最勇敢者，来生或前世则是头号懦夫。

即便今生也充满对立。婴儿吃奶生存，毫无淫欲；可随着孩子长大，食物由流质改为固体，他则意识到淫欲。接着，他体验

暮年，从而人生观再次改变。生了又死——全是对立。既然一生就有这么多对立面，在本质即对立的整个进化过程中，有何其之多。

21日上午，巴巴向满德里和其他弟子透露：他最近反复强调即将来临的，期待已久的物质奴役之结束和灵性自由之开端，无论是在1953年4月底还是在其它时间到来，但在他最终放弃肉身之前，有四件事必须发生。这四件事会按神的规定发生。他解释：

确定无疑的是，我离开肉身之前，必将面对普遍蒙辱、表面普遍失败和暴死，在普遍神圣荣耀中达到顶点。我所称的“暴死”是指，在神圣真理的凯旋之前，我将遭受极大的肉身暴力，这种由我的身体所承受的暴力，将最终导致我的肉身死亡。神圣真理之显现，将同我的沉默之打破携手并进。

让今日在此同我在坐者，和此刻不在我身边者，警醒并准备好。时间迫在眉睫——你们的真诚和对大师的彻底臣服，将经受极大考验的那一刻，几乎已经到来。将考验你们对我，你们的大师的自我奉献程度的，不是我本人，而是形势。

巴巴进而说明，凡是拥护他者和目前伴随他者，必须为临近的必要受辱、表面彻底失败和身受暴力做好充分准备，乃至以生命为代价。

另一方面，与我连接者，不一定人人都必须蒙受耻辱、失败和身体暴力。那些毅然勇敢地面对这些攻击，毫不畏缩地经受考验的幸运者，将最终成为神圣荣耀的分享者与继承者。而那些逃避这些表面而必要的灾难者，将通过自身行为验证其臣服是否诚心诚意，是否受自私动机的严重阻碍。

对向至师彻底臣服一切——即财产、身、心——的真实含义，人们通常的理解相当肤浅。倘若弟子得意地自以为已向大师彻底臣服，那是出于愚昧和虚伪。因为，如果真诚考量这句话的绝对含义，就会明白：倘若将人的财产、身、心——其存在核心——完全交给大师，就不会给哪怕一丝的自我念头留下空间。

心现已属于大师，那么连走动也会是虚伪。连呼吸也会是虚伪，因为身体已臣服。但这种照字面的、不可能的臣服，不是大师对弟子的要求。他对弟子的要求是：完全彻底地臣服于大师的意愿，无论那会怎样违背弟子的性情取向，怎样违反其天生倾向或信仰，怎样难以被其受限的头脑领域所接受。

巴巴指着其中一人，举例说明：

假设我明天将你升为皇帝，后天把你降为清洁工；你应对我的判断怀着不渝信念，接受极端情形。必须始终努力安之若素，在特定时间，适应特定角色，仅仅关心履行大师的意愿。

巴巴转向其他人，继续：

对于弟子，服从就够了。作为弟子，你们的职责是服从，仿佛不是自己。把自己彻底献给大师时，确确实实如此。切莫试图拿你们的有限智力或理性同大师的意愿较量。对大师任何言行的自发接受，对其无条件的服从，将安全引导你们渡过可能要面对的任何所谓的危机。

因此，要勇敢，并对你们自己诚实。服从大师，无论他要求你们什么，都欣然给予。演好你们的角色，正如我也将演好我的角色，实现神为我规定的一切。我是在4月底，还是在任何其它年底完成，这全取决于神意。未来将发生什么，尽管不关你们的事儿，但我来告诉你们这么多：那不在今年4月底，就在未来某年的7月11日和10月16日之间。

燃烧自由生活一开始，我已说过我希望于1953年4月底促成高潮。但坦诚相待，我必须说，就目前情况，我看预定任务有50%的挫败。不过，我会用余下的50%，从3月24日起，密集工作21天，努力促成那个重要时刻。这期间，我将全力以赴促成该高潮，如我所计划和过去几个月对我的人再三宣布的那样。若能如神愿，我的工作完全满意地完成，你们就会看到，4月底要么带来一切混乱的结束，要么带来众生利益改善的开始。

但另一方面，如果4月底预期成果未获，那就相信我，契机尚未到来，你们和整个人类，就得为这个最难以预料的时代注定时刻，忍耐到极限，坚持更久一些。

我因而要求你们，别因我频繁的拖延而灰心，别失望，我告诫你们都要警醒，怀着对神圣真理之永恒胜利的信念信心，准备迎接蒙辱和困难。（注：一周后，巴巴的声明和几篇讯息作为《第9号生活公告》发布。）

巴巴进一步告诉满德里：

坦率地说，有神作证，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无限地渴望这个时期。在此之前，要有耐心，有勇气，毅然面对艰难困苦。你们这样做，就是帮助我。毋庸置疑，我一直对你们说的话，神将不折不扣实现。6月和7月，我将密集做我的工作。

此番声明后，巴巴接见克夏夫·尼伽姆。克夏夫对巴巴讲到哈默坡地区人民对他的爱。巴巴指派他继续在那里工作，这让克夏夫很高兴。他还从哈默坡带来玛司特夏·萨赫伯，巴巴对玛司特工作数日。其间，让克夏夫在德拉敦逗留数日。

3月21日庆祝帕西新年，克基·纳拉瓦拉一家受邀同巴巴一起度过节日。

巴巴曾告诉基申·辛，在德拉敦期间不达善或会见，因为他希望工作不受扰。尽管如此，巴巴来到后，人们频繁来求达善。一个叫哈瑞希·昌德·考恰的律师，从早到晚坐在巴巴住所前，巴巴常打发基申·辛叫他离开。不过，有一回，巴巴亲自到他家安慰他。

有些人来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其余人则诚心想达善美赫巴巴。巴巴寓所对面，住着38岁的巴尔·基桑·巴克希，和他33岁的妻子美赫·康塔，他们深爱巴巴。二人从未尝试走近巴巴住所或提出达善请求，从来不添麻烦。

因有许多人想达善巴巴，于是定于1953年3月23日星期一（罗摩诞辰的公共假日）。报纸上公布了达善日期，但巴巴禁止搭大篷，决定在满

德里住所的客厅内施达善。时间定在上午8时至11时，下午2时至6时。一大早就聚集了大批群众，达善开始。规定不可向巴巴提要求或摸他的足。巴巴把帕萨德递给每人，在他们向他致敬时，用手触自己额头回礼。要求人们达善后尽快离去。巴巴会让一些人在他身边坐五分钟；然后其他人接替，以便多在巴巴身边呆几分钟。

一名叫贾迪什的克什米尔小伙，坚持要触摸巴巴的足。“无论如何，我都要摸他的足。”他喊道。被拦住，却高呼：“世上没什么力量能阻止我这样做！”

埃瑞奇试图安抚少年：“摸他的足会违背他的明确愿望。”

贾迪什应声：“我不会服从这个指示。”

库玛和基申·辛正要把贾迪什领走，巴巴却说：“让他触摸我的足。”他触摸后，哭得厉害。巴巴慈蔼地安慰他，拼出：“我谁都不让摸我的足或向我顶礼。你怀着爱做了，这很好。现在要充分利用之，总是把我记在心间，继续越来越爱我，直到证悟我！你会这样做吗？”

“肯定的，巴巴。”

“我对你很满意。现在我的良心叫我触摸你的足。让我这么做！”巴巴触摸他的足时，贾迪什不停地哭。为弥补所接受的敬意，巴巴还触摸了七位满德里的足。少年被领到走廊，甚是难过，坐着流泪。

印度教徒、穆斯林、帕西教徒、基督教徒和锡克教徒——所有教派的信众皆来达善巴巴。当一些锡克教徒站在他跟前时，巴巴让他们念诵古鲁那纳克的对句。他们念毕，巴巴建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至师那纳克的教导，并且说：

如果，我们长成人时，变得像儿童——天真，而非幼稚——那么我们就爱神，因为要爱神，我们必须无欲。只应有一个欲望：渴望与神结合。故当我们长成人并像儿童一般时，就能诚实地爱神。发现神无处不在。届时没有什么能动摇、改变或中止那种持续幸福，但我们必须做诚实的求道者。大师教导我们要思行

一致，不浮夸。神的化身那纳克总是扮演那纳克-达斯（仆人）。向大家致以我的祝福。

阿姆劳蒂的萨伽内先生的儿子，是位于德拉敦的国防学院的士官生。他穿军服来见巴巴，称自己收到父亲来信，谈及巴巴的阿姆劳蒂活动，很遗憾他未能参加。又聊了几句后，他问巴巴：“您何时会打破沉默？”

埃瑞奇翻译巴巴的答复：

有一样事情是确定的。远在放弃肉身之前，我会开言。我的打破沉默，将与期待已久的神的打破沉默同时发生。这种所谓的说话，一如你们所有人的说话和我从前的说话，都将无济于事，我的沉默也不会有意义。那种将触动众心，使其感到惟独神真实的开言，才是将要道出的，背后承载无限力量的一言。

因此让我们希望，神尽快让我道出那一言。我如果现在开言，能够使民众聚拢自己身边。但那只会是哲学家的言论。我们的心中和最内核必须 100%诚实；这种诚实让我们知道，所发生的乃神意使然。所以我将很快开言，让众生知道该言。

基申·辛是空军财务部的重要官员。他的一些同事来达善时，巴巴对他们解释：

我们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上诚实。神要我们绝对诚实。不信神胜于假装爱神。惟有诚实时才能找到神，即便在履行义务中，因为那时我们感到超脱。我给予你们爱与祝福，来获得这种诚实。

克夏夫·尼伽姆的兄弟德文卓，从哈德瓦的阿育吠陀学院领来一批学生。德文卓对巴巴说：“我想见神！”巴巴即兴赋诗作答：

“有人求钱财，有人求声誉。

有人求名望，有人求权力。

有人要子女，很少要上帝。

人生是玩笑，一切皆游戏。”

巴巴接着解释诗中用的“求”字，在字母板上拼道：

用了“求”这个字。全心全意求，必得所求。你说求了却未得时，意味着你没有像应该求的那样去求。既然神都能求到，如果我们全心全意求，怎能得不到所求的琐碎物？

该怎样寻神？哈菲兹说：“惟有将生命置之度外，才能进入神爱之道。”

所以，光说“我想见神”或“我想成道”，类似于蚂蚁说“我想变成大象”！纯粹的言语空洞无物。心灵必须渴求神！

各种信仰者都被介绍给巴巴。库玛带来个无神论者，巴巴对他说：

在通过实际体验找到神之前，人人都是无神论者。做无神论者且言行诚实，胜过伪装成爱神者却不诚实地生活。神完全独立。他不需要膜拜。他只要我们诚实。

有些人是来提问的，虽然禁止提问。有个人颇傲慢地问：“神为何创造宇宙？”巴巴笑答：

谁说神创造了世界？那是我们用想象创造的。神无上，独立。我们称他创造了这个幻相，则贬低了神及其无限性。他超越这一切，我们惟有在自身、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他时，怀疑才会全部消失。那时我们甚至不必想他。我们会有自发的大知。我们将成为。

正如你此时是男人，不必去想自己是男是女。你问过自己是男还是女吗？答案是没有，因为你已成为男子。所以我们成神时，只有那时怀疑才完全消失。否则只是谈论、推理、逻辑和理论。我赐予你们我的爱。

“我们怎样才能爱神？”一位访者问。

怎样爱神？你怎样爱任何事物？你爱上一位美丽女子，会发生什么？对这么个人，不存在制度或原则。他不会怕嘲笑。人称他疯狂，他也不在乎。要紧的是，不惜手段失去自己，找到至爱。所以当你心底准备好，不惜一切，以生命为代价，不顾全世界嘲笑，与神结合时，那时或许可以说你已进入神爱路径。

我们应当以神应该被爱的方式爱他。在无始之始，创世之前，想象扭曲了实质。从而将重要性赋予影子，实质之价值丧失于幻相迷宫。因此，曾永恒自由的我们，发现自己被该幻相束缚，在这不自然、扭曲的获得中失去原我。因而虽拥有无限极乐，却不得不体验悲惨；担忧、怀疑、挫败与无助如今成了我们的日常便饭。

倘若，在一瞬间，真知来临：我们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无限者，一切烦恼皆消失无踪。因为在实在中，这些苦乐皆不存在。因愚昧坚持，为消除愚昧，认识实在真价值，我们必须体验神。作为我们生命气息的神，只能通过诚实之爱才能体验。

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默默而诚实地爱神。对爱的一丝炫耀（展示）都让神躲避。我们能在吃喝、谈话和履行各种义务时，依然持续地爱神，不让人知。一旦找到神，你们想象不到，那会带来怎样的无限和平与极乐。因此，我给予你们爱，以便有一天你们能按神应该被爱的方式爱神。

另有人问起那些强烈爱神的圣人和玛司特的心状态。巴巴解释：

对那些来到爱的大门者，那是折磨。与至爱上帝分离的剧痛，惟有英雄方能承受，然而他们却不寻求缓解。这只有承受渴望剧痛者才知道；臻至顶峰时，便与至爱结合。

神的爱者被称为玛德-埃-库达。一个人爱神时，唯一持续的渴望即与神结合。“我要见您，至爱”是这种疯狂爱者的不断哭喊。外境不能触动他。外物不能烦恼他。人们也许称他疯狂，也许使他受尽磨难，但他唯一的人生观是见神。寒暑、病难，被抛在脑后。不过，在世间边履行日常义务、边日夜专注想神者的爱，甚至比玛德-埃-库达的爱还更伟大！什么都束缚不了这样的人。他们做一切的事情，同时却什么也没做！

下午晚些，一些空军官员携妻子来达善巴巴。有几个读过巴巴的语录，曾写信到阿美纳伽求达善。巴巴告诉他们：

我很高兴见到你们，致以我的爱与祝福。我倒想让你们坐在这儿，但那有失公平，因为我已叫别人不这么做，因群众拥挤，在外头等着见我。上午我让人坐这儿，听我授道。不管怎样，我赐予你们爱，因为唯此要紧。唯有爱值得为之活为之死。倘若我们对神的爱像神一样诚实，这种爱就会赋予我们知识：他在万人万物里。祝福你们每个人。

巴尔·基桑和妻子美赫·康塔，从早上起一直等待，却尚未有机会见巴巴。巴巴召见他们，问后者：“你想要什么？”

美赫·康塔羞涩地低垂眼睑，答道：“除了您的爱，我什么都不要。”

“我会把我的爱给你。”巴巴承诺。

巴巴接着对巴尔·基桑提同样问题，巴尔答：“您拥有一切，我不配要什么。您可以随意给我或不给，但使我永远成为您的。”

“我对你们俩十分满意，”巴巴回答，“你们俩是我的。”这对夫妇后来在德拉敦创建了“美赫达姆”中心，巴巴确实将爱礼赐给了他们。

当天，维伦德拉·潘迪和妻子也见到巴巴。

有些达善者向巴巴倾诉其身心苦恼。巴巴给予个别指导，但同时警告他们，要不折不扣执行他的指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忽视。

R·P·古普塔医生带八岁的智障女儿来见。巴巴表示会帮助她。指示医生，对一杯水念神名 101 遍，给女孩饮用，过一段时间，再带她来见巴巴。

一个叫瑟伽尔先生的当地人，领来精神失常的妻子。巴巴指示他，在她面前连续念巴巴的名 21 天。巴巴后来还遣基申·辛去找瑟伽尔，提醒他执行巴巴的指示。并为同样目的几次派遣尼鲁。可瑟伽尔忽视巴巴的建议，期待巴巴施奇迹治愈她。

一名身穿紫袍、住德拉敦附近寺庙的年轻萨度，上午前来达善，巴巴让他坐在身边。下午他又来，想问些什么。埃瑞奇劝阻他，可巴巴让他道出心思。接着是如下对话：

年轻萨度说：“我的撒达那（灵修）会继续，但我祈求您尽量给我内在灵性帮助。”

“你怎么睡眠？”巴巴问。

“我坐着睡。面前放张桌子，睡 5 小时。”

“你进食几次？”

“每日一餐。”

“你住哪儿，饭菜哪里得来？”

“我住寺庙；人家给什么，我吃什么。”

“你有哪些牵连？”

“我跟少数几个人有牵连，不是师徒关系，都是出于信爱。”

“有人触你的足吗？”

“是。”

“你对神认真吗？”

“是的，我对之有强烈渴望。”

“你心中有好坏念头吗？”

“我不是一天 24 小时都有好念头。有些念头平常，有些尖锐强烈。但身体吃不了苦。静心或想神，我就头痛，如此等等。”

巴巴回应：“尽管今天不准接见，但埃瑞奇几次告诉我，你需要道上的灵性帮助。你若真希望我的帮助，那就做两件事，神会帮助你。这两件事是：

“第一：别让任何人顶礼你；相反，你应顶拜他们。

“第二：从今日起，在午夜 12 点整，大声喊‘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但只喊一次。用那种好像神是聋子的方式喊。5 分钟之后，同样大声只喊一次‘巴巴’，仿佛巴巴也是聋子。

“我告诉你的这两件事，乃一切撒达那中最佳，但也很难。连睿希牟尼也做不到。坚持做这两件事，一切皆在其中。从今日开始，让神感到，你对他重视。不过，这跟你喜欢的睡眠或饮食方式无关，那些你喜欢怎么做都行。记住，哪怕有一个人顶拜你，就全完了。这项命令有效期仅 11 个月。之后我们且看神怎么做。”

萨度向巴巴承诺，从当晚起，他会将命令付诸实施，遂欢喜离去。

同一天，哈瑞希·昌德·考恰来达善巴巴。如前所述，哈瑞希·昌德在巴巴屋外一坐就是数小时，因此其精神和财务状况恶化。巴巴说：“你要说什么，用 5 分钟告诉我；不管说什么，你都要实话实说。”

“解除我的精神焦虑，”哈瑞希·昌德请求，“并允许我留在您身边，因世界是个骗局，我不想生活其间。人们嘲讽我的单纯，这总有一天会逼死我。每天您对满德里授道时，请允许我在场。”

巴巴回复：“从明天起，不再让受邀听道者来。也不再让为工作来的爱者来。”

至于那些嘲弄哈瑞希·昌德者，巴巴补充：

“你不了解神及道路。如果有人对我们不诚，给我们制造困难，欺骗我们，而我们保持诚实，则很幸运。因为这些骗子，所谓的敌人，乃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洗掉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罪恶，为我们扫清通向神的道路。他们不是欺骗我们，而是帮助我们，并欺骗他们自身。”

巴巴接着给哈瑞希·昌德这些指示：

“首先：不惜一切代价并在任何情形下，保持诚实。

“其次：在生意纠纷中，按照建议采取一切必要的法律步骤，尽力而为，但不要心存怨恨。我会内在帮助你。

“第三：越来越爱我。”

哈瑞希·昌德祈求巴巴，赐他力量遵守这些命令，巴巴说：“每当我给人指令，同时也赐他力量履行之。”

哈瑞希·昌德离去，精神负担减轻许多；但在巴巴逗留德拉敦期间，他不消停，总来打扰。故偶尔获准来见巴巴。

德拉敦盲人收容所的几名男子来达善巴巴。他们虽看不见美赫巴巴的形体，却感受到他的爱，心怀感激。巴巴安慰他们：“**整个世界都是盲目，因为它见不到真理之神，所见皆虚假。从这个观点看，你们比那些深陷幻相者幸运。**”

一名大学教授问巴巴：“生活是什么？”

巴巴看看他，微微一笑，回答：“生活是个大玩笑！知此者，难以被人理解。不知此者，虚妄无明。日夜琢磨，却无从知晓。

**“何以如此？人重视生活轻视神，而我们本该重神轻生。那样才会知道：我们始终如此，也将永远如此——该玩笑的始作俑者！这种知识非来自推理；而是产生于体验。”**

就此德拉敦的活动在欢欣雀跃中结束，翌日巴巴停止施达善。近 2500 人参加了活动。3 月 24 日，克夏夫·尼伽姆携他带来的玛司特回哈默坡。25 日美赫吉从孟买来到，逗留 5 天。

巴巴希望到东南方 45 英里外的大镇萨哈兰普尔，给贫穷家庭送爱礼，彭度和埃瑞奇着手安排一切。他们选了友伴巴格（花园），内有会堂，巴巴可坐那儿，依次给贫困家庭发帕萨德。

埃瑞奇认为，应该找花园监管委员会的主任征求许可，可彭度说没必要。埃瑞奇还是找到主任，他欣然同意。埃瑞奇索要字据，主任说：“那不要紧。你担心啥？你要是坚持，就明天来，从我员工那里拿授权书。”于是，次日拿到批文，印制 1001 份门票，发给萨哈兰普尔的穷人。埃瑞奇和彭度完成工作，回德拉敦。

举办活动的头天晚上，埃瑞奇经巴巴允许，回到萨哈兰普尔。却发现会堂关着，于是去找主任，后者说：“我正等你。请在别处安排活动；不能在友伴巴格举办。”

“您已给了我批文，”埃瑞奇抗议，“请别此刻改主意。我们已邀请1001个家庭明日来花园；这么晚了，我们怎么可能将变动通知他们？还有，这种突然变化是怎么回事儿？”

“两周前，本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发生暴乱，”主任说，“委员会担心，这种活动期间，召许多家庭轮流进入会堂，很可能散布煽动性谣言。委员会的看法是，如果你想帮助穷人，为何不在露天公开举办活动？何需会堂？”

摩耶再次运作，制造阻碍。阿瓦塔总是在重重障碍中完成使命。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爱礼的接受者怀疑施者的真实性，须予以说服解释，他们才会接受。有时穷人会对巴巴为其洗脚、向其顶礼、给其帕萨德起疑心，因为这种事在世间从未发生过。“有啥陷阱？”是他们的常见态度。让这样一个人顶礼自己，违背他们的宗教。然而此乃神之礼物，这种事怎能符合宗教戒律？

埃瑞奇使出浑身解数，向主任解释，谈到深夜。最后那人说：“我个人负责把会堂交给你们使用，美赫巴巴匿名来我们中间做其工作，是我们的幸运。”

次日上午巴巴同彭度、古斯塔吉、埃尔查、基申·辛、库玛和赫伦来到会堂。工作于9点开始。按惯例做完给穷人洗脚顶礼的仪式，巴巴给每人21卢比，作为其爱礼。巴巴启程回德拉敦后，委员会从主任那里得知他的身份，为自己的愚蠢追悔莫及。为安保措施，他们甚至通知了警察，现场监视活动过程。

在德拉敦期间，来自北方邦的另一名求道者，斯瓦米·帕若玛南达，不期而至，求见巴巴。他曾是英语教授，但辞职一心求道。巴巴让他进来，帕若玛南达顶拜巴巴。（注：此人不同于1931年巴巴在波士顿会见的斯瓦米·帕若玛南达。）

巴巴问：“你怎么来到这里？”

帕若玛南达答：“我在北方邦时听说了您，受吸引来见您。我决心放弃一切世俗牵连，在您的灵性指导下生活。”

“此地和瑞希克什有许多古鲁和导师，”巴巴指出，“是什么让你来找我？”

“我觉得，您是能引我抵达目标者。”他答道。

“许多人来找我，寻求物质利益，解除身体痛苦，或找个合适的妻子或丈夫。你只为灵性指导而来，我很高兴。”

又说：“你想跟我一起生活，但那不容易——需要大勇气。最重要的是，跟我生活者必须无保留服从我。”

斯瓦米回应：“我准备好服从您。”

巴巴命他到房间外坐 15 分钟，重新考虑。

帕若玛南达考虑后回来说：“我服从您的决定依然不变。”

巴巴神情严肃，拼出：“谨记一件事。相比跟随我生活，并无保留地服从我，裸身坐在喜马拉雅雪山顶，静心、佳帕和塔帕（念神名和苦行）更容易！”

巴巴接着说：“注意听着。我有三条命令要你遵守：现在回去，想住哪儿住哪儿，但务必于一整月后来见我。这个月里，阅读我的书和讯息。但不要触碰任何女子。”

“你会这样做吗？”

帕若玛南达说会。“还有一点，”巴巴补充，“一个月后，你要独自来；不要带任何人。”

帕若玛南达欣然答应，走了。且看帕若玛南达是怎样遵守这三条貌似简单的命令的。

这个期间，巴巴达斯告假几天，回那格浦尔，巴巴批准。巴巴达斯于 1953 年 3 月 28 日离开——遗憾的是再也没回来。他剃了须发，因巴巴要他别再装成圣人。

当天，巴巴提到他不得不面对的蒙辱，说：

该受辱必须来临。我将被打、被掴、被踢，满德里亦然。之后我将因受伤而死。届时将发生两件事：失败与犹豫。爱我者的心会动摇，但我打破沉默时，一切都将改变。神将按其规定行事。今天我 100%确信这点。神的工作，神会做。

谈到爱，巴巴评论：

爱乃神给人的礼物，该礼物一旦赐予，便杀掉爱者——让他对世界死去——永远活于至爱。但他经受可怕的分离剧痛，唯有爱者能够通过。在此爱里，人必须燃烧。可其困境若让别人知晓，等于侮辱至爱。

几个月前，巴巴曾遣奎师那吉从萨奥内去乌塔-卡希。前文提过，尽管那时人们称他“奎师那·斯瓦米”，同巴巴建立联系后，他被叫作奎师那吉。1953年3月底，奎师那吉来德拉敦见巴巴。3月29日星期天，同他议事时，巴巴说：

保持沉默没有意义。我保持沉默，不是为了任何隐秘目的，而是为了我的显现。我这样说，是因为神知道，此乃绝对真理。我的沉默是为了世界。当我说话时，神将开言；否则，作为灵性撒达那，沉默则价值不大。必须沉默的是心。因此，别想着不说话。别想着自杀。我们死了，又从来不死。逃脱这个浊层面，并非名副其实的逃脱。

亲爱的奎师那吉，永恒以来我们一直在，将永远在。今天我来教你怎样活，怎样死。我给你讲这番话，是因为我真正爱你，倘若你能 100%听从我的建议，就会凭借神恩解脱。所以，不必担心。你不适合过世俗生活。尽管世俗念头仍会袭击你，但如果你继续执行我的命令，就不会为世俗事物所动。

在这个紧要关头，绳索一端在我手中，一端在你手中，第三端在幻相手中。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做一件事。切莫试图把你那端拉向自己，因为你知道，一端在我手里。你的任务是不抵抗我的牵拉。你若放手，摩耶会拉你。你若转向我，我会拉你。这意

味着，让念头出现，但为了神、为了我，为了诚实，切莫将它们付诸行动。那在灵性上将是致命的。不过别担心，因为我知道，神会帮助你。

这种沮丧、挫折和摩耶念头折磨之精神状态，从灵性观点看很好。它可成为转折点。圣经上言：“愚人不生气。智者生气却不表达。阉人没有性念头。勇士有这种念头却不付诸行动。”设想你有这类念头；不要试图阻止它们。你试图阻止，它们将以双倍力量再来袭击你。因此，让它们来，被消耗。

不必阻止念头出现，但不应把它们付诸行动。出路是什么？光说不把它们付诸行动？实际办法是什么？有人想且念：“我是神，我是灵。”但这种念头解脱不了人。只有体验神，才摆脱束缚；否则，所有的吠檀多理论都解放不了你。会发生什么？有这类念头者沉浸于摩耶，无所顾虑；纵容坏念头导致行动，享受世俗生活方式。但之后，随着这些业相的消耗，新业相冒出。此乃世俗之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吠檀多教徒对这类念头的漠视，认为惟有神真实，我们所做所为皆因神意。倘若你能够持续地确信，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出于神意，很好。但缺乏体验，不可能有这种坚定信念。

怎么办？有两个方法：第一，把自己的行动结果全部置于古鲁足前。让念头来，做事情，但将它们献给大师，保持自由。这样你就会灵性上自由。但这也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对此我们必须十分诚实。所以只剩下另一个办法，即 100%服从大师的命令，让念头来，无论好坏。不要让它们转化为行动，用别的念来抵消之。想念大师及其命令。这也困难，因为就在你沉浸于念头之时，是难以去想大师及其命令的。

那有何补救？做一件事：当你有性欲念头时，不要驱赶脑海中的女子形象。凝视之，想身材多漂亮，脸蛋多可爱。可里面有多少的污秽——尿、屎、血、脓、各种污物！你越那样想，先前

的女子美貌念头就越削弱。想到身体里污秽的时刻，念记大师的名。如果他是大师，就一定会帮助你。

因此别担心这一切。让淫、嗔、贪的念头来。它们必须来。火必须烧到最旺，才会逐渐熄灭。奎师那吉，告诉我，你是否依然准备好，无保留地执行我的指示几个月？

“我准备好了。”奎师那吉说。

如果我是我所是，你就安全。即便我不是你所认为的，你仍然安全！神会照管。你若完全信任地接受我的完美，服从我的命令，你的责任便止息。所以，在任一情况下，你都是安全的。但要100%服从我的希望。

我感到你曾75%服从我，而非100%。所以要下定决心100%服从我，而非75%或90%。努力100%地服从我，意味着努力绝对遵守我的指示，那样你才会彻底安全。你会遵从吗？

“会，巴巴。”奎师那吉答。

“你顶礼并触摸过圣人和萨度的足吗？”

“不是对全部，只对一些人。”

“有人触摸过你的足吗？”

“我触摸维希奴·杜特·迪伽姆巴的足时，他也向我顶礼。”

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因为你是这么诚实。你现在说的一切，我都知道，正是为此，才派你到那里（乌塔-卡希）。现在听着，亲爱的孩子，一如我如今反复强调的：惟有诚实要紧。你精神上所经历的，你已诚实地告诉我。不过，亲爱的孩子，这乃是所谓的灵性暗夜。在该状态，求道者的热忱完全冷却，对道途厌倦，遭受沮丧、漠然与挫败。

实际情况是，当我们真正被大师领向证悟时，在潜意识心中休眠的隐藏印象全都浮现出来，想被消耗掉；但这是灵性危机之时刻。无论多少的佳帕、塔帕、静心或宗教修持，都不能让你过

“桥”。惟有大师的帮助和你自身的诚实，才能使你成功。在你的处境，有很多人不会感到如此挫折、沮丧，也不会在乎我、我的名或你的目标，而会继续冒充灵性人物。那是堕落。这种意识状态到来时，一个人绝对必须做出选择，或者做十足的骗子。

你有三条出路：一条是沉浸于摩耶，向其脆弱屈服——结婚，育儿，随便怎么做。另一条是绝对的心灭。第三条是伪装——当骗子，伪装灵性却沉溺于摩耶！

“我选择第二条路。”奎师那吉说。

我很高兴听见这话，但你不要屈服于诱惑。我不是说你可以逃避，而是说你应当避开它们。不要逃避它们，意味着不应惧怕它们，对它们感到紧张，被它们战胜。

再说，这意味着不必阻止念头出现。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哪本书提到过。完全是为了我的爱者，我今天才指出这个灵性黑暗之秘密。

对淫欲、好坏念头不要遏制。让它们来。不如说，鼓励它们来！不要感到紧张或沮丧，但决不可让它们表现为行动。

会发生什么？为清洁心板，要用任何方式消耗这些业相。不在此生消耗，也要在来世消耗。所以，应当完全通过念头来消耗。如果通过身体行动消耗，我们说过，则制造新业相。所以应当仅仅在思想上消耗。其力量耗竭，你便自由。

因此别担心。我爱你，神若愿意，会关照你挺过这场考验，因为我知道这点。如果我不知，对你说再多，你怎么服从我，都毫无益处。如果我知道，则知道我将让你面对什么。所以别担心。你只有 100%服从我，才能解脱。这一切就连伟大灵魂也必须经历。

这些念头因何出现？从何而来？它们不是借来的，亦非来自外部某处。它们在你内心深处。现在不出现，也将在别的时间浮现。所以我再说一遍，别担心，你如果 100%服从我，就会自由。

巴巴给奎师那吉一些指示，派他去克什米尔几个月。在他出发前，巴巴重复了要他绝对服从的警告。

1953年4月5日，巴巴遣基申·辛到瑞希克什，见斯瓦米·希瓦南达。赫伦开车。正值宗教议会在希瓦南达的埃舍开会。主持人是在安得拉见过巴巴的瑜伽士，苏达南德·巴拉提。翌日巴巴又遣基申，给巴拉提捎去讯息：

美赫巴巴向你致以爱与祝福。

他说，这些会议、社团与活动谋杀灵性。巴巴还说，如他在塔德帕利古德姆对你所言，他将永远与你同在。

瑜伽士急于再会巴巴。基申6日回德拉敦时，也带来巴拉提。巴巴未反对，同他谈了几分钟。瑜伽士承认，这次宗教会议是场“闹剧”。

巴巴回应：“会议不能团结人类；那只有唤醒心灵才能做到。我不属于任何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属于我。言语已失败；我乃沉默的唤醒者。”

瑜伽士巴拉提邀请巴巴陪他赴瑞士，巴巴叫他稍后给他写信，他会予以考虑。

巴巴准备回住所用午餐时，苏达南德·巴拉提提出，可否在巴巴的房间打坐一会儿。巴巴让他坐在他同满德里谈话的房间。

静坐之后，瑜伽士对尼鲁说：“巴巴是大圣人。”

“美赫巴巴不是圣人，”尼鲁纠正，“他高于一切的圣人！”

“美赫巴巴做哪些灵修？”巴拉提问。

“他不需要做任何的撒达那。”

“你是啥意思？”

尼鲁解释：“美赫巴巴是一切知识之源。对于他，没有什么要达成或知道的，因为一切知识都源自于他。求道者做撒达那，成道者不用做。”巴拉提用过牛奶和水果，下午2点15分离去。

这段时间，另一则谣言在安得拉邦流传，称美赫巴巴被警方逮捕，关押入狱。那儿的巴巴爱者焦急不安，连连致函表示担忧。为安抚众心，巴巴遣埃瑞奇和彭度，于 1953 年 4 月初赴安得拉逗留 15 天。

从安得拉返回途中，埃瑞奇和彭度遵照巴巴指示，到那格浦尔看望巴巴达斯。告诉他，巴巴要他返回德拉敦，可巴巴达斯拒绝。因他不服从和无视命令，巴巴同他断绝一切外部联系，并公告通知所有相关者。巴巴达斯曾欺骗无辜人士，未经巴巴允许，以巴巴名义借款。然而，美赫巴巴后来竟同意，向那些受巴巴达斯欺骗者，偿还全部钱款。（注：后来巴巴达斯成了那格浦尔的塔俱丁巴巴陵墓的看护者，伪装圣人攫取民众钱财。）